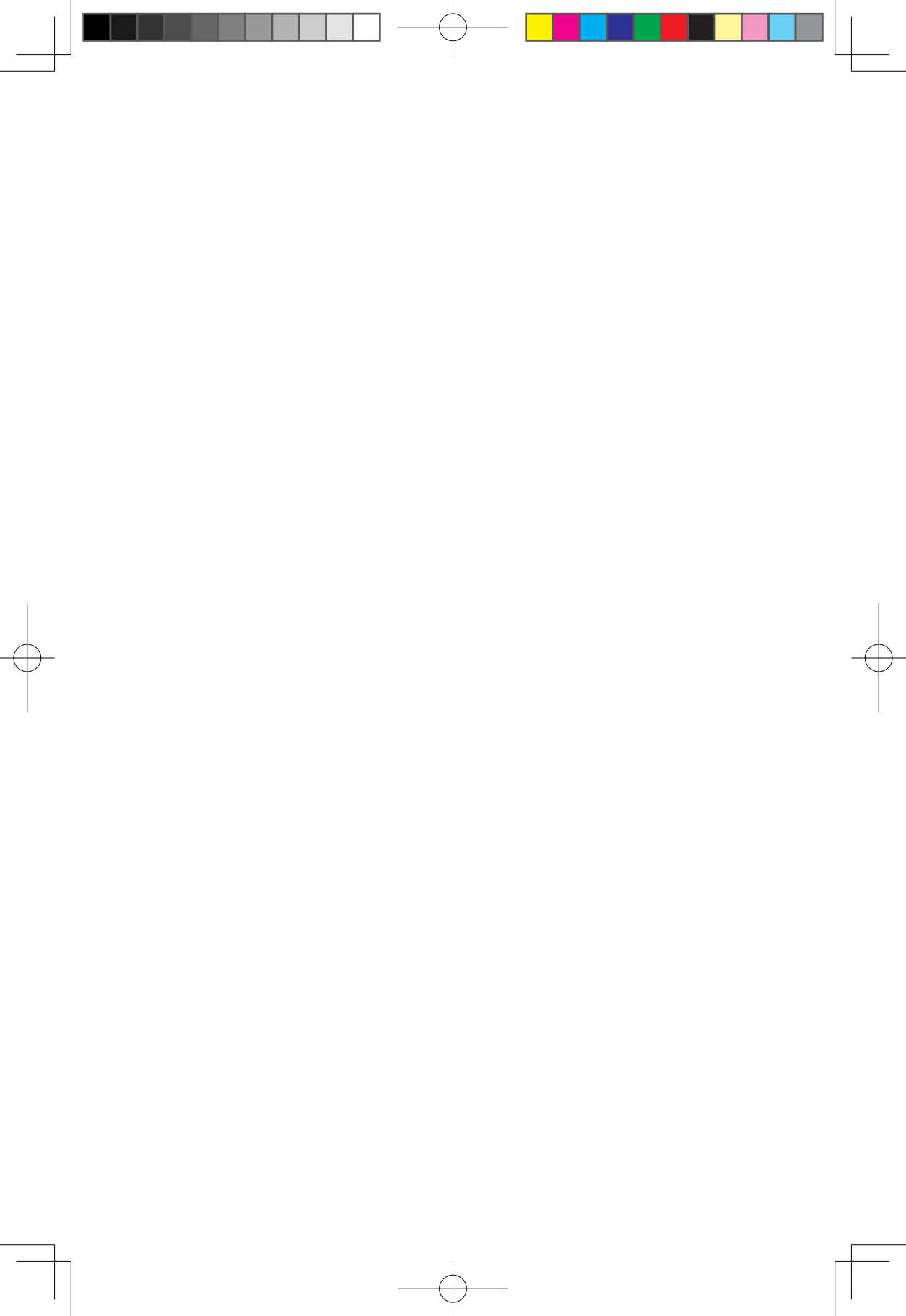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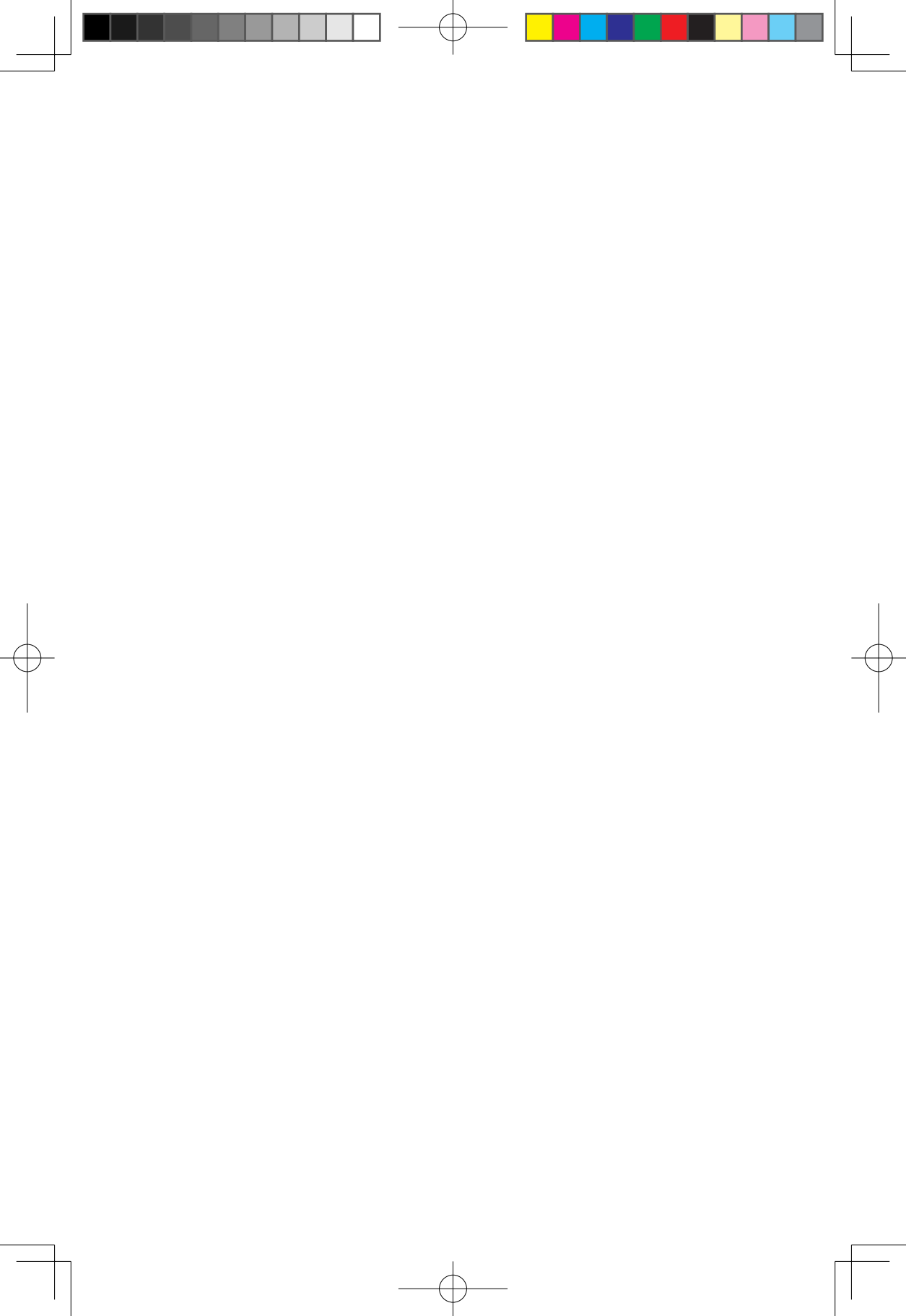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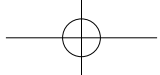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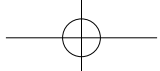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今天

NO.2/2019 总第 122 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小说编辑 韩 东 杨庆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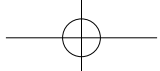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杨晓帆 敬文东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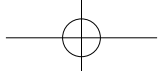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目录

视野：葛兆光特别专辑 _____ 001

	写在前面的话 _____	003
辑一	所传何统 _____	005
	祭罢炎黄祭女媧? _____	005
	“戴盆安能见天?” _____	016
	“乱花渐欲迷人眼” _____	020
	从背后看历史(三则) _____	024
	是儒是释抑是道? _____	028
辑二	藉史入思 _____	033
	以“国家”的名义 _____	033
	天启五年,天使在朝鲜 _____	037
	想象的朝贡 _____	044
	在古地图边儿上你读到了什么? _____	048
	“漫长的十八世纪”和“盛世背后的危机” _____	054
辑三	引颈偶眺 _____	062
	异域的眼睛 _____	062
	深入中国边陲 _____	067
	当“暹罗”改名“泰国” _____	079
辑四	普镇琐记 _____	087
	每逢花时——2010年普林斯顿纪行 _____	087
	日日是好日——2011年重访普林斯顿 _____	098
	那风和日丽的季节 ——2012年三访普林斯顿 _____	106



余英时先生

《反右五十周年感赋四绝句》笺释 _____ 117

辑五 奈当下何 _____ 128

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_____ 128

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 _____ 135

谛听余音

——关于学术史、民国学术以及所谓“国学” _ 140

辑六 附录 _____ 150

福州黄巷葛家 _____ 150

访谈：我·思想史·以及中国 _____ 160

小说新标 _____ 179

韩东 卷首语 _____ 181

司屠 关于写作：

我的语言对谁有效，我就和谁在一起 _ 182

司屠 新晴 _____ 188

司屠 游园惊梦 _____ 204

诗选 _____ 221

朵渔 期待与无明 _____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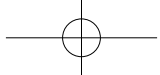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师涛 轻语者 _____ 234

王君 顶端指向反射 _____ 259

麦芒 我亦飘飘在人世 _____ 272

世宾 村庄物语(组诗选) _____ 294

谢炯 容器 _____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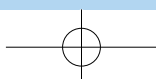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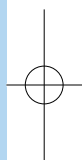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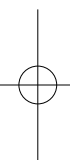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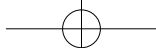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毛子 我的左手蔑视右手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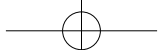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小说 331

孙一圣 虎变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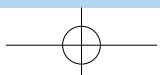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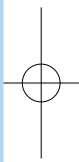
周云蓬 高渐离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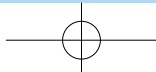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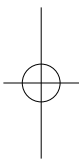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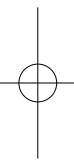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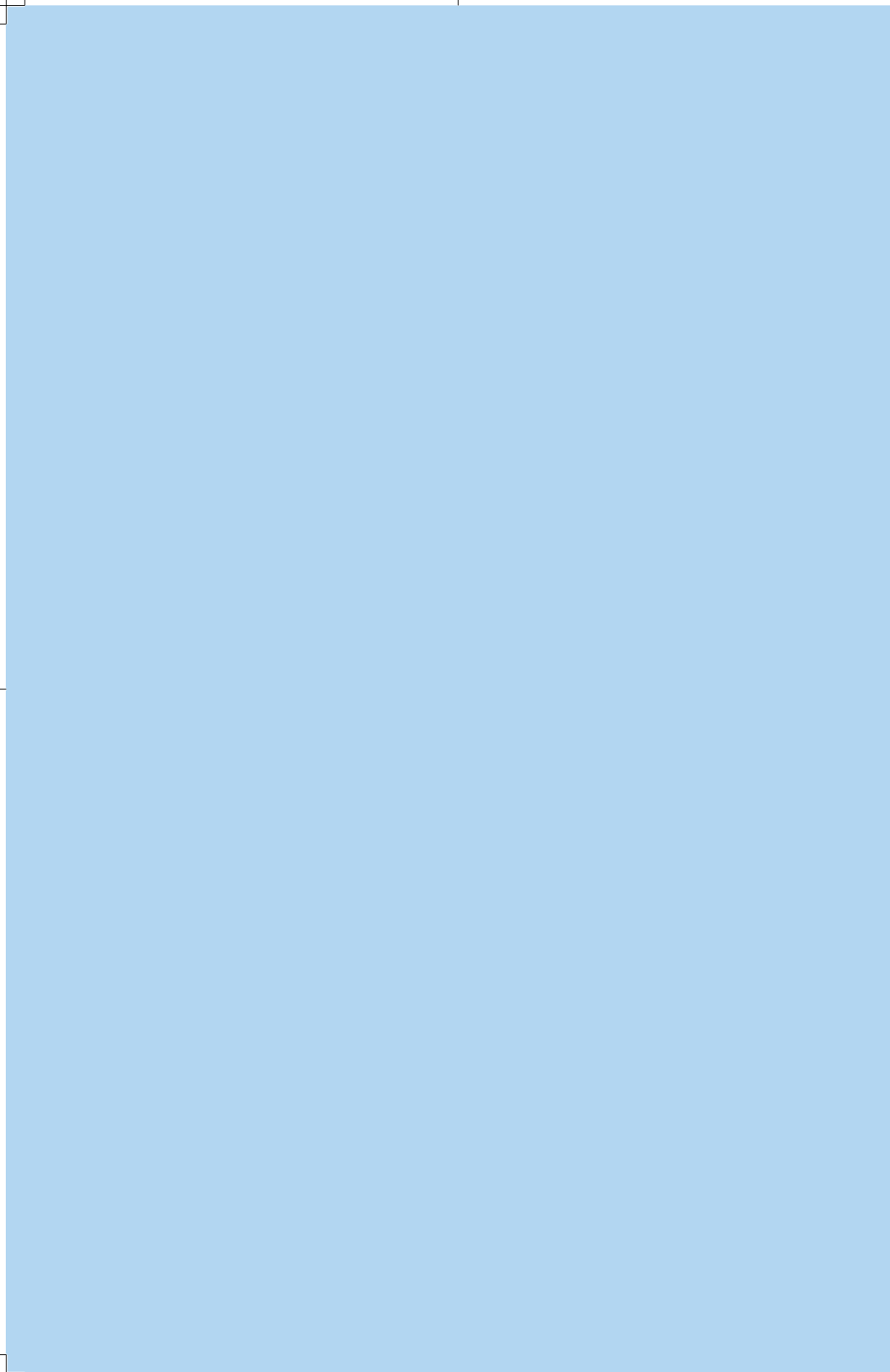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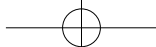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尤文虎 西夏旅馆 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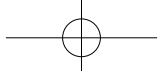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视野：葛兆光特别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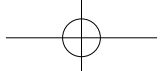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的话

在香港遇见北岛和甘琦，他们邀请我先给《今天》编一个“专辑”，然后再由香港中文大学编入“视野丛书”。记得是2018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饶宗颐访问学人讲座”，北岛还亲自到下榻的凯悦酒店来，带了前几个收录专辑和丛书的样品，让我照猫画虎。

说实话，我有点儿犯嘀咕，因为不知道我的色彩是否太“古代”，风格是否太“学究”，是不是会在现代感强烈而文学味十足的《今天》杂志里，不合时宜地横插进古代和历史，仿佛在摩天楼中间楞插一个农家庭院，显得不那么协调。到了十一月，我在香港参加一个论坛，又遇见甘琦，她特别说，北岛要在《今天》里编这些专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要展示中国各种不同的思想与学术，所以，才特意邀请我这个基本算是学院学者的人来参加，我心里这才有了点儿踏实。

文学谁不喜欢？可并不是谁都会做文学的。我虽然早年也有过文学梦，也写过文学作品，还撰写过《唐诗选注》、《汉字的魔方》、《古诗文要籍叙录》三本和文学有关的著作，但毕竟我自己始终是双脚站在文学之外，自己也总把自己定义为“学院中的历史学者”。半生所写，八成以上都是历史学术论著。但北岛又有言在先，说专辑里面尽量不要收学术论文，最好都是随笔杂文。这就苦了我了，搜尽囊中存货，也还是不那么文学的一些历史随笔、读书笔记，以及时论短评。一个历史学者，习惯了总是回头看过去，写的也多是古代故事。所以，下面选入的这些文章如果读来觉得乏味，我这里要事先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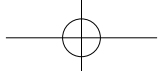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里的第一辑“所传何统”，多是讲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被宠信和被误会，因为近年来某些所谓“传统”走红得让人诧异；第二辑“藉史入思”，则是我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思考，历史学者也会思考，不过历史学者的思考不习惯乘着概念的纸飞机半空乱飞，总要有证据有文献才算安心；第三辑“引颈偶眺”，说的是一些有关边缘历史的观感，既从周边看中国，也从中心看边缘；第四辑“普镇琐记”，则是2011年到2013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的随感，记录的是我最感轻松和惬意的那段时光；第五辑“奈当下何”，则是我对今天中国思想、学术和人文教育的一些感慨，知道“说了也白说”，但习惯了“不说白不说”。最后的“附录”中，收了两篇文字，一篇是我写自己家世的《福州黄巷葛家》，对陈年旧事的琐忆，算是让读者知道这个作者的来历；一篇是韩国学者对我的采访，这篇访谈从来没有在中国发表过，由于非常全面地介绍了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收在这里，希望读者对我的学术与思想有所了解。

这里要谢谢北岛。说实在话，北岛和我并不算熟，但有一个重要缘分，就是他和我已故的弟弟葛小佳，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是同事，关系不错。2009年，我弟弟患病故世，北岛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悼念文章，我很感谢他的这番情谊。何况《今天》也是我所敬重的一份杂志，在风雨如晦的四十年里，它辗转北京、斯德哥尔摩和香港，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份理想。所以，当北岛邀请我在《今天》上编一期专辑，我当然觉得非常荣幸，又岂能不欣然从命。

于是就汇集了以下这些文字。

葛兆光

2018.12.30



辑一

所传何统？

好些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中国现在的所谓“传统回归”和“复兴国学”。我当然知道“让传统归零”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种所谓传统文化，伴随着“崛起”而来的“复兴”，却荒谬得让人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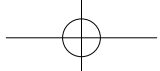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下面这几篇随笔，就是在陈述我的疑惑，所以这一辑叫“所传何统”。

祭罢炎黄祭女媧？

1

转眼又近清明。

也许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罢，清明历来是怀想亲人的时候，除了郊外踏青看绿草初生，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扫墓祭奠，面对已逝的先人聊慰思古之幽情。据说，各地都在筹备祭祀活动，弄得古人在天之灵分身乏术，忙着赶场子接受香火朝拜。一天，在研究室默坐，冷不丁地电话铃声大作，让我着实吃惊。原来，有人从河南打来电话，说要隆重祭祀属于他们县的葛天氏，希望我也参与一份。



葛天氏算不上显赫人物，只在《吕氏春秋》中，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么一笔，《史记》里面只是闪闪烁烁地说“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身世既说不清，经历也道不明，充其量，算是古代传说中的一个乐师。我虽姓葛，却从来没把他当自己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总觉得与其找玄之又玄的传说人物放在祖宗名录上挂帅领衔，不如高攀两晋之交史传有据的葛洪，虽然他迹近道士，但有名有姓也还够得着。听罢电话，心里有些诧异，现在这种你也祭我也祭，古人身价看涨，人人都有三牲供奉的当下风景，实在让人纳了闷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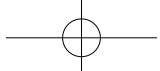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翻检行事历，看了看报纸，发现近年国内各种祭祀，最隆重最大宗的除了曲阜祭孔，就是祭祀炎、黄，烟火缭绕供奉在上的，为何是儒家先师和人文始祖？

细细想想，渐渐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2

前些年，台湾的沈松乔教授写文章，他说到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晚清以来黄帝的重新发现，其实是在需要重建“中国”的时候，汉族中国人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出来的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当时，知识界之所以要把他奉为中华共同“始祖”，很大程度上，是用它当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象征。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的报章杂志中，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各类论述，几乎形成“黄帝热”。甚至还有人把黄帝事迹谱作乐歌，用在教材中供儿童讽诵，还有人呼吁用“黄帝纪年”，全不管这个连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无法追溯的黄帝元年，究竟算得清楚，还是算不清楚。但是，人们打心底里明白，就连司马迁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黄帝，毕竟还是扑朔迷离的人物。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相信，这些“不雅驯”的黄帝记载，只是依稀的“传说”，并不是确凿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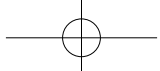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不过，历史转型时代中的历史学处境很尴尬。通常，历史学家们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承认“历史”是“科学”，不太愿意坦承“历史”有时也



是“虚构”。其实这本来不必隐晦，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常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和司马迁差不多同时代的《淮南子》里就说，为什么要制造黄帝？就是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所以“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说”。这是一个习惯和传统，远的不必说，像“天生玄鸟，降而生商”、“履大人之迹”，就是在历史头上戴一顶神话帽子。就说二十四史里面，那个原本“好酒及色”的泗水亭长刘邦当了皇帝，史家也要帮他虚构其母受孕时“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的故事，外加上后来在丰西泽中斩蛇的神话。甚至连原非华夏的契丹人，当他们建立王朝时，也要像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一样，编造一个耶律阿保机母亲梦见“日堕怀中”，他出生时满室有“神光异香”的故事。这很难免，不止是中国，世界诸国亦如是，按照一种历史学理论说，在民主的现代观念没有普及，天授王权思想还有效的时代，每当王朝更替，都得编一段神话，说得现代一点儿叫做“建立王朝合法性”，说得传统一些就是“神道设教”，借了神话吓唬民众说，这个王朝是你们的“天”，这个皇帝是你们的“神”。

炎帝和黄帝便是让汉族中国人遥想远古，认定四海中国本来一家的象征。在民族和国家都风雨飘摇的晚清民初，寻找认同符号(Image of identity)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沈松乔教授举出好些例子，像1903年，章太炎作《祭沈禹希(蕙)文》，特意用“黄帝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秋七月”的纪年；1908年，同盟会就在东京遥祭黄陵；1935年，中国国民党推派中央执监委张继、邵元冲“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之灵”。特别有趣的是，1937年中共陕西苏维埃政府也派遣林祖涵代表苏区人民致祭黄陵，还宣读了毛泽东、朱德所撰的祭文。在文学领域，最有名的是鲁迅1903年写的那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轩辕就是那黄帝了。

没想到九十多年以后，某主管科技的高官居然把这首充满想象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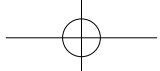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当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据，申斥那些疑古的历史学家道：谁说中国没有黄帝？为什么不能用黄帝纪年？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这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或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富裕的时候”，需要一个“神圣”的“念想儿”，作为动员力的来源，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也作为宣示国威的象征。

3

不过，凡是说近代中国的那些事儿，常常不免要扯上东邻西舍。说起来，不止中国人爱追溯光荣历史，这又不是什么独门暗器不传之秘，你会的他也照样会。在对历史的“发明”中，有关民族和国家起源的神话，总是最为紧要、也是最容易想起的一环。中国人爱说五千年文明史，埃及人爱说六千年文明史，隔壁的朝鲜人呢？也一样会追溯光荣历史。或许，是因为曾经为殖民地，又夹在日、中两强之间的缘故罢，朝鲜的这种历史癖好似乎比中国还强。

朝鲜人高攀的是檀君。这里要多说两句历史。原本，朝鲜人曾相信自己“箕子之国”，问题是所谓“箕子之国”的说法，并不出于朝鲜，而来自中国。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东汉时代中国人想象箕子把文明带到了朝鲜，早期朝鲜人也在很长时间里承认自己接受了来自箕子的文明。朝鲜古史书里像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就毫不忌讳地提及这码事儿，直到李朝朝鲜建立后，他们还说古代“箕子受周武之命，封朝鲜侯”，因此朝鲜国王受明朝太祖之封也并不是什么耻辱。连稍后的朝鲜世宗国王也说，“吾东方文物礼乐倂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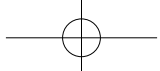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不过，箕子只是殷周之际的人物，供奉外国人作祖宗，就有点儿像老话说的“反认他乡是故乡”，除了说“此间乐不思蜀”的刘禅阿斗之外，换了谁心理上也不舒服。要让一个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不能不“再造历史”或“重认祖宗”。因此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



李朝朝鲜对满清中国越看越不顺眼，他们便打算自树一帜，要重新找到“檀君”认祖归宗了。近来，看到孙卫国君的论文《传说、历史与认同》，里面就对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的历史作了清理。他的论文让我们看到，在强调朝鲜民族独立和自我文明中心的时候，檀君的想象开始被放大，而箕子的历史渐渐被遗弃。

什么是檀君朝鲜？韩国人说檀君朝鲜，就好像中国说黄帝中国。原来，传说中的檀君是天帝桓因后裔，天帝之子桓雄率三千人，降临太白山顶檀树下，而桓雄与熊女之子，就叫檀君王俭，檀君建都平壤，于是就有了朝鲜。檀君在位一千五百年，后为阿斯达山山神，活了一千九百零八岁。追溯上去，朝鲜建国应当在中国唐尧时代，远在箕子之前。这个故事最早始于高丽时期的《三国遗事》，但来历不明，就像“不雅驯”的黄帝传说一样，最初朝鲜官方也不认可。朝鲜世宗在1427年就冷冷地说过，“檀君统有三国，予所未闻”，而很多相信证据的朝鲜史家也表示质疑。不过，由于这种传说比箕子的故事更支持民族自尊，所以，也有很多人私下里愿意相信传说。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大明被大清取代，华夏衣冠换成了辫发旗装之后，他们渐渐希望从中国笼罩下挣脱出来，也就越来越趋向重新书写“去中国化”的历史，把这种光荣的系谱追溯到桓因、桓雄、檀君。很妙的是，这种取向在近代，由于一方面得到历史学家对箕子传说进行科学批判的支持，一方面得到民族主义者摆脱中国笼罩重建朝鲜历史的意图的支持，再加上后来日本殖民主义者试图从中国阴影下重塑朝鲜的意图，在近代朝鲜，杂揉了民族情绪和追根风气的檀君传说居然渐渐蔓延开来，反倒成了历史溯源的主流。

历史真是充满吊诡。如果说，在科学史观下，中国学者对黄帝传说的批判瓦解了中国民族认同的旧神话，而日本和朝鲜学者对箕子传说的批判，却成就了朝鲜民族认同的新神话。朝鲜人推导出檀君诞生在公元前2333年11月3日，并以信奉檀君而创立了新宗教，他们把这一天称为檀君节（后改称御天节，最后定为开天节）。1921年11月3日，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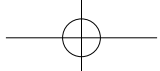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即今首尔还举行了开天节的庆贺仪式，以后，每逢这天韩国民众都举行活动来纪念檀君诞生。1948年，光复后的韩国第一次国会讨论用檀君纪年，以檀君诞生的公元前2333年为檀纪元年（一直到1961年12月，韩国国会才通过法律，改檀君纪元为西历纪元）。

4

这不奇怪，真不奇怪。1903年，中国的刘师培也发表了“黄帝纪年论”，他说所有的民族都要追溯起源，而黄帝就是四亿汉族的祖先，是“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因此他提出，应当学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以黄帝降生之年为纪年开端。这个说法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据沈松乔研究，当时章太炎、黄节、陶成章诸人，以及倾向革命的杂志如《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汉帜》等等，在当时都开始以黄帝为纪年之标准，黄帝纪年蔚为时尚，至今还有人觉得，这个纪年实在是长了国人志气。

当刘师培想出“黄帝纪年”的时候，启迪他的是日本。日本尽管常常对外来文化是“拿来主义”，但在保护自己文化上，其实很固执，就像丸山真男说的那样，“深深的古层”和“执拗的低音”始终支配着国民意识。比中国和朝鲜更早，日本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也在追溯历史上动过很多脑筋。在日本与中国渐渐分离的江户时代，那些要把日本“从中国文化中拯救出来”的国学者，就曾经重新叙述日本早期历史。从贺茂真渊（1697-1769）抨击中国思想凸显日本之道的《国意考》、本居宣长（1730-1801）重写日本神代史的《直毗灵》，到平田胤笃（1776-1843）追溯日本古道学的《古道大意》，都在把传说当作历史，把神灵算作人物，千方百计上推日本“神代史”，像本居宣长就维护《古事记》对于日本起源、天照大神、以及天皇的传说，把这种“日神精神”看成是日本认同的象征，显示出重写历史的强烈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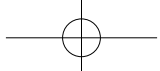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到了明治时代，为重建统一国家，闲置了近七百年的天皇居然又重



新成了凝聚国民的神圣象征。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对构造历史系谱格外重视，他们对“徐福东渡”之类故事，似乎和朝鲜人对“箕子传说”一样耿耿于怀。新的民族国家需要新的神圣权威，明治时代的日本，不但要重新确立天皇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开始对天皇历史进行神化。他们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传说，说日本元祖天照大神是“生命与光明的最高大神”，而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经历了百万年之久，而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即位的，相当于中国周惠王十七年。明治年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天皇统治”，这里所谓的“万世一系”，就是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重构的日本历史，这个历史可就长着呢。

如果这样一算，日本的文明史就比徐福早多了，也比来自大陆的归化人早多了。徐福是什么人？是秦时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史书《史记》记载的，他是秦始皇派出去到海上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死之药的，据说，他率领了童男童女数千人到了一个海上的“平原广泽”（即日本九州），就在那里称王定居不再回来了，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前210年。一千多年后的唐代，有人写了一首诗送给日本和尚空海，说“禅居一海隔，乡路祖洲东，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山冥鱼梵远，日正蚕楼空，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看来，当时空海也承认这个徐福到日本传播了周代中国的文明。可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还能承认自己就是徐福后人，而日本文化是“周礼”之遗韵么？独立和强盛的日本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所以，他们接着国学者的说法，宣称“做人要有做人之道，做人之道首先要知道祖先，也要知道国家根本，要知道国家的根本，就要知道天地开辟，而天地开辟的历史就在我国神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之中”。

这就是“世间万物皆变，惟吾皇统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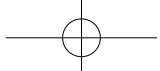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5

历史年复一年重演旧剧目，观众换了一轮又一轮。马克思当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一切历史事变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这句话很对，历史之所以可以反复上演而不被人们厌倦，因为在不明就里的新观众看来，旧剧目似乎总是新的，不免依然看得兴致勃勃。

其实，当下的炎黄祭祀热，过去不是没有，对于炎黄百般崇敬甚至神化的剧目更是不断重演。这让我想起八十年前的一场风波，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校、顾颉刚等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政府明令禁止发行，当时国民政府之所以禁止这本书，只是因为关于古史的叙述中，不仅没有三皇五帝，而且认为“尧舜揖让的传说，没甚根据”，一部分是流传的神话，一部分是托古改制的瞎话。作为建设年青一代国家意识的历史教科书，很多人觉得，必须追溯超越埃及、希腊、罗马的古老历史，以证明民族的独立与悠久、文明的古老和神圣，否则，国人会面对他族望洋兴叹，失去自豪与自信。当时的《醒狮周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阿斗”、题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的文章，记载一个叫做丛涟珠的山东曹州重华学院学董，她一本正经地上文呈请政府禁止这部教材，而国民党大佬戴季陶更严肃地说，你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出于一个祖先”。在这份报道上，记者形象地描述了国务会议的情况：“戴季陶这一天神色仓皇，一手握着这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辞，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胡适看了看这份报纸，无奈地笑笑，把它小心地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同样的戏码在中国演，也在日本演，就在中国这件事儿发生的几年之后，在日本有一个叫做津田左右吉的学者，和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一样，坚持用“无微不信”的学术立场考证历史，写了《日本上代史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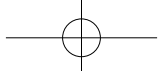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等著作，指出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时代的历史，是层层积累“制造”出来的，很多年代并没有根据，所谓“神代史是在国家组织整顿之后，试图在思想上论证国家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精心编织起来的神话”。他说，“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思想的构成”。然而，他也马上被日本右翼攻击，被安上了“不敬罪”，他的著作同样被禁止发行，而他本人也被迫从早稻田大学辞职。这一年，正好是日本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1940年。在这个时代，日本由于战争，亟须民族凝聚力与动员力，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古神话，正好支持了所谓“国民精神”的异样膨胀，本来取向不一的神道教、儒家、佛教、天主教在这种民族主义大潮中，结成了“精神报国大连同盟”，津田左右吉的历史伪造说，是一种不协调声音，难怪右翼分子对这个本来也相当大日本主义的津田左右吉，也要坚决抨击、抵制和惩罚。

奇怪的是，津田左右吉的一些思路，原本来自他的私淑先生、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然而明治时的白鸟演的是喜剧，而昭和时的津田演的却是悲剧。在日本明治时代重塑历史的潮流中，白鸟左手写《关于尚书的高等研究》质疑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右手写《檀君考》对朝鲜流传的早期神话加以批判，在他笔下，中国和朝鲜的“五千年文明和历史”都被解构。尽管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追求真实的历史学学术训练，但另一方面也有明治日本瓦解中国和朝鲜早期传说，凸显日本文化自主渊源的意思。怪不得白鸟成了国师级的人物，一度大红大紫，而津田亦步亦趋把这种历史方法挪用到日本的时候，却得了个“不敬”的罪名，被反复追究责任。

历史真是诡异得很。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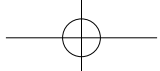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会为民族自尊和认同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历史，“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个悠久的历史”，Michael Sturmer说，“谁提供记忆，塑造概念，诠释过去，谁就赢得未来”。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关于过去的概念只是来自传说吗？提供过去的记忆只是依赖一些神话吗？历史学仅仅是“赢得未来”的工具吗？历史学家一直宣称历史就像科学，科学的历史学面对过去，应当像聚光灯下操手术刀的医生，面前只是有待挖瘤割疮的身体，却不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熟人。那么，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在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该何去何从呢？

回到《史记》。尽管秦汉时代炎、黄二帝已经逐渐成为认同象征，设了上峙下峙的祭坛被供奉，但司马迁还是觉得，“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尚书》中没有记载黄帝，这让他觉得很为难，只好南下江淮，北上涿鹿，西至崆峒，东达海边，听很多老人传诵黄帝故事，但最终仍然觉得人言人殊。作为史官，他既要寻找一个历史的源头，又不好违背历史真实，于是只好苦笑笑说，“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司马迁的犹豫让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很困惑，因为这种传说没根没据，而有限的记载好像又有些不尽光彩，清人梁玉绳在读了《史记》后说，就算是黄帝实有其人，历史记载中的他忽而拥护君主，忽而犯上作乱，“日寻干戈，习用军旅”，实在不能算是人文楷模，为什么要留下来放在《史记》当历史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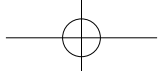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没有去过炎帝陵和黄帝陵，只是在照片上瞻仰过那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觉得夸张有些奇怪，我也没有参加过祭祀炎黄的活动，只是觉得呼唤了几十年破除迷信的政府官员面对虚构神祇却叩拜如仪，不免有些异样，学界中人有的像相声捧哏一样，为这种事情考证，也实在煞有介事得滑稽。隆重其祭祀，巍峨其建筑，也许到头来只剩下两个意思，一是期待它成为旅游资源来赚钱，一是花钱赚吆喝，让它当精神动员力的浮夸象征。关于虚耗公费的前者，我们无话可说，关于事关历史的后者我却要问，为什么老是“药方仍贩古时方”？你看东亚三国，在需要民族



认同的时候对历史的追溯和神化，就好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希望说自己的历史长，自己的文明好，而且都要想方设法证明它是来历久远的“自主产品”，并不是别人祖先下的“蛋”，可是，这种争先恐后把自己家谱上溯到虚无缥缈处的作法能够证明什么呢，是否反而会引起“历史的竞赛”并引起“无尽的争执”呢？

其实，檀君也好，天照大神也好，炎黄也好，始终是有人在质疑的，不说司马迁那么早的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庞朴先生就曾经写过文章，半是考证半是调侃地说，黄帝原本大概是黄河皮筏子。可是，严肃的历史证据毕竟架不住重塑历史的潮流滚滚而来，就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河南和甘肃正在争先恐后地“隆重祭祀三皇之首伏羲”，看看人头攒动的盛况，不觉暗暗吃惊。一个朋友来信说，连唐代人编出来的《三皇本纪》，有人也提议要重新放回被顾颉刚他们郑重将其删去的标点本《史记》前面了，那么，下面要追溯和祭祀的是谁呢，是女娲吗？

（2008年）



“戴盆安能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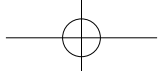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感叹孔子的当代好运

1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是孔子的自况。谁都知道孔子渊博，他精通六艺，学过音乐，懂得木石之怪是夔、魍魉，水里的怪是龙、魍象，土里的怪叫贲羊，也懂得会稽的那块大骨头是防风氏遗骸。就连一只大鸟坠落，身上有石矢穿过，他就猜得出是从肃慎飞来的。所以，他才能当老师，老师知道的就是得比别人多。

谁也不否认儒家经典内容丰富，虽然从一开始就丢了一本乐经，《尚书》经秦火又缺了大半，《春秋》原本只是“断烂朝报”。不过，这里有诗歌有礼仪，有审视过去的历史，还有预言未来的占卜，也算得上是包罗万象。难怪宋儒要说“六经为文史渊薮”，清人要说，读六经如吃“现成饭，不必外求，即厌足矣”。

不过，生有涯而知无涯，尽管孔子学富五车，满打满算，肚皮里知识也不足一光碟，尽管儒经无所不包，数数也不满一书架，碰到“天地转，光阴迫”，照样捉襟见肘，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更是囊中羞涩。只是汉代以后，孔子成为“圣人”，儒家推重的那几本“古典”成了“经典”，于是，就被看成万古不磨的真理渊薮，一句顶一万句，似乎你越出圣言经训，便不成了方圆。难怪不服气的人编了一个故事发泄不满，说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两个小孩辩论，一个说早上太阳大中午太阳小，所以早上太阳近；另一个说，早上太阳不热，中午太阳很烫，所



以中午太阳近。问孔子那个说法对，孔子无话回答。于是，“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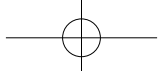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当然是杜撰，但是杜撰的背后，藏着深深的怀疑。

2

在没有外来新知的时代，一个孔子，几部经书，便可以支撑整个思想世界，牢笼全部知识天地。不过，到了佛教从西边来，道教从民间起，儒家就遭遇了麻烦。三国吴主孙皓曾经问外来的和尚康僧会，佛教究竟有些什么新玩意儿？康僧会解释之后，孙皓不以为然地说，这些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周公、孔子即儒家已经说过了，还学这些佛教知识有什么用呢？但是，康僧会却说了一句让孙皓无法回答的话：儒家知识只是“近迹”，而佛教的新知识，却能够“备极幽微”。

中古时代，佛教在挑战，道教也咄咄逼人。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记载，有人问，如果真的有神仙之道，“五经何以不载，周孔何以不言”？如果周、孔都不知，则不能是真理，如果周、孔知道却不学习，那么肯定没有道理。这番话的基本预设是：周、孔的知识世界，是包罗万象的，儒家经典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和知识。但葛洪却回答说，“夫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仅仅相信周、孔和五经的看法，是“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他反问道，你听说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吗？你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吗？你知道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吗？他嘲笑这些浅识之人，总是在五经里寻章摘句，哪里能够看见“玄之又玄，妙之极妙”的新天地。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带来了传统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域新知识。道教是中国的宗教，它翻出来的是曾被理性主义儒家边缘化了的本土旧资源。新知加上旧识，在中古时期冲破了传统儒家的边界，由于传统儒家的权威和经典，不能再解释和涵括整个“世界”和所有“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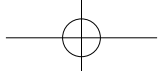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象”，便导致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于是，在中古思想史上我们看到，“在传统内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已经不够，已经出现了“在传统外变”（change without tradition）的征兆。上至皇帝，中到士人，下到百姓，都对固守传统不满，像宗炳《明佛论》就说，“《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连《周易》也只是局限在一隅，所以说“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沈约《宋书》则说，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如果固守儒家，便是“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坐井观天”。所以，那个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就干脆说，儒家那老一套，就是——

“戴盆而望，安能见天？”。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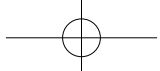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不过，中古时代终究没有让中国出现“在传统外变”。唐宋元明清，孔子依然是至圣先师在大成殿中，享受了千百年香烛供奉。但凭借坚船利炮，西力东渐造成的近世大变局，却真的搞得孔子和儒经支撑的思想世界，出现千疮百孔。不必等到吴虞老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也不必等到《新青年》振臂一呼反传统，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人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就在《万国公报》上说，儒家学说有六大问题，第一是膜拜先祖，缺乏自由观念；第二是用理气性命解释一切，有非知识倾向；第三是试图对天地追究终极道理，但把“天道天理”推至虚幻，而与科学知识对立；第四是尽管历史证明人性恶，但儒家却总说人性善，所以，不能以制度和法律来建立秩序；第五是儒家崇拜圣贤，对于一切学问，都以圣人言论裁度，不能坚持人的理性；第六是儒家对于自然用理气相感来解释，有反科学趋向。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谢卫楼批评的依据，当然是近代西方价值。不过，在东方遭遇西方的时代，你



已经无法再掩耳盗铃。没有看见过坚船，没有遭遇过利炮，没有见识过民主，也没有深思过平等，孔子和儒家在那个时代一度很落魄。

可历史很吊诡，几经风雨几度春秋，孔子和儒经还是九死一生，离了魂还又返魂。特别是，近来中国的风气渐转，孔子和儒经又红红火火地回到神龛享受供奉。穿汉服、祭孔子早已经是旧闻，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已不是新闻，当年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虽然在学院学术话语中，还羞答答地算合理，但随着国族自尊的需求膨胀，当年的这些批判早已渐渐退潮，甚至被安上了“断裂传统”的罪名。至于“批孔”，因为盛于文革更是早就声名狼藉，不再被人提起。孔子又成了堂堂中华象征周游列国，不再只是鲁卫陈蔡郑，而是远至法德意美澳，不仅天天站在纽约唐人街口享受香烟，回到大陆也倍受崇敬，前些年，电影《孔子》登场，更让孔子热得灼人。

有人说，大国崛起的时代，就是要有“国学”，可一国之学怎么就只剩下了孔子之学？还有人说，通识教育要鼓励熟读“经典”，但历史上的“经典”能只是儒家的《易》、《诗》、《书》、《礼》、《春秋》么？回看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如果传统被窄化为孔子和儒经的一脉单传，你不觉得这文化和历史，多少有点儿形单影只么？



“乱花渐欲迷人眼”

——从所谓“《道德经》论坛”说到大陆文化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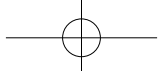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陆的文化潮流，近来仿佛初春气象，“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有些迷惑不解。在一直朝着“现代”上气不接下气地紧赶慢赶的中国，那些一直被冷落的“经典”和“历史”，似乎入了某些当政者的法眼，又从记忆里被翻出来，卖出了辣价钱。特别是兵临城下的电视传媒，借着“经典”和“历史”的大旗所向披靡，推出一个个新的文化偶像。近来，除孔子之外，和孔子一直不太过得去的老子、庄子也顺势红将起来。听说香港和西安有《道德经》论坛之举，我没有看电视直播，只是在报纸上略闻一二。据说，有万人齐诵五千文的盛况，让人不禁想象那早已远逝的圣哲，似乎又发出了嗡嗡的远古回声。

究竟这是怎么了？

1

大学里面不仅有佳人穿汉服巡游校园，还有了杏坛下仿古投壶的庄严游戏。某个留了两撇胡子的“山人”呼吁尊孔读经，还寻章摘句编了书，要让教育部列入中小学教材，传播儒家要义。一批“著名”学者则呼吁，大学应当把早晨朗诵英文的时间，改成吟诵四书五经。平时看惯了领导报告的电视屏幕，居然有人讲历史，有人讲经典，居然还弄出了大批fans，签名售书都手酸得要雇按摩师，这也许会让当年五四先驱们跌破眼镜。

消息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是人们开始知道，我们仍然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近百年来，中国人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总想割断那个拖了“现代”后腿的“传统”尾巴，人太焦急，就好像要拼命甩脱身后那个叫做“历史”的长影，一路狂奔，却仍然被附身随形的影子搞得焦灼不安。那时为了弃旧更新，各种旧的历史经典都被义无反顾地脱掉，而把新的文化潮流当作“跟上时代”的时装，没有自信的时候，人会把时装一件一件穿上，又一件一件地脱下，仿佛哪一件都不称身。所以，总没有消停和从容的时候。现在猛回头，阅读经典，重温历史，这很好。我曾说过，也许多读自己的经典，多看本国的历史，心中有几千年的底气，肚里有若干册的书本，能够让人变得自信，而自信则能使人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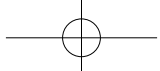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忧的是这种对于历史和经典的兴趣，会不会也变成新时装，而这新时装恰恰就是当年的旧货色？那种集体的庄严背诵，会让人想起当年齐声背诵毛语录，那种截取经典三两句发挥的做法，会让人想起当年活学活用毛选的讲用报告，那种过于风靡成为流行时尚的现象，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时代的一概席卷或横扫。特别是，在如今媒体时代，常常会把这种重温古典和回顾历史的事情，变成一个盛大和热闹的集体“秀”。“秀”的结果就好像时装台上的变幻无常，过了季节，这批时装就会被追逐时尚的人忘记，他们会迅速地追捧下一轮新时装，而把旧时装弃之不问。

《道德经》论坛会怎样？希望这不是一次盛大的时装秀。

2

让我们回到老子的《道德经》。

我曾反复读《老子》，试图回到古老时代，去想象和体验他的心情，我隐隐感到他的紧张和不安。对现世秩序的崩溃感到沮丧，他才对逝去的朴素时代感到惋惜。我想象在那个剧变的大时代，老子的心，处在深深的忧惧中，他不出牖而窥天下，总是在内心中玄思。仿佛一个躲在山中怀着悲愤冷眼观世间的隐士，偶尔伸头看看窗外，便只有低首长叹，



喃喃地说，“天道”静谧，“世道”淆乱，为什么不依照“天道无为”，却任用心智把秩序搞得一团糟？还是回到更古老、朴素的时代去吧！在那个时代里，民众只是生活在“小国寡民”范围内，既不迁徙，也不变动，没有战争，也不用兵戈。人也简单，心也简单，这才是和天道相应的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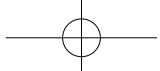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如果说，孔子把一切希望诉诸价值理性的建设，墨子把一切理想诉诸实用理性的落实，那么，老子对理性和文明建构的“秩序”统统表示怀疑。但这只是老子的一面。今人通过想象和理解，也许看到了他的这一关怀，不过我相信，他也在寻求一种生活秩序，只不过，由于他对历史、社会、理性、文化都深深地失望和恐惧，所以，他更多地关注个体生命，希望人类回归朴素和安宁，与自然保持和谐，维持生存永恒。

可是这真的是他的思想吗？

3

我一直在说，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传统也罢，经典也罢，历史也罢，一方面它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使我们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一方面它却是一个等待发掘的资源仓库，需要当下语境对历史记忆的召回，并且等待人们的重新解释。诠释是一种当下的行为，它使老传统变成新传统，让旧经典成为新经典，也使得旧文本和新意思之间，有了一个若即若离的诠释关系，对《老子》的理解也不例外。

诡异的是，作为现代价值，“理性”、“进步”在仍然现代的当下中国，居然落到挨批评的地步。原因收什么？原来是以西洋为尺度的全球性“文明”，在晚清以来西潮又东风的鼓荡下，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就激起了民族性“文化”的反弹。在经历了一百年来割弃“传统”的潮流之后，现在风水逆转，中国好像要回到拥抱“传统”的潮流中来了。因此，发掘传统、阅读经典、重塑国魂的潮流很盛，眼下大陆的文化风气中出现的种种传统回归和经典宣讲，便是这一潮流的呈现。不过，正如很多诠释学理论所预见的，被诠释的资源也许只是一个，但诠释却是多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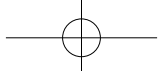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的引申。

经典原来的精神，和解释出来的意思，未必就一定相符。

《老子》也不例外，我不很清楚现在对《老子》的流行解释，但依我看，《老子》的思路中隐含了几种可以“再生”的资源，比如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社会的倾向，比如以内心体验为中心的反智倾向等等。也许，在一个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中，它可能引出追寻个人自由或保全个人生命的两种不同结果，在一个过于强调现实理性的社会中，它可能引导思想超越具体的有形世界，直探神秘的终极境界。在这个“理性”和“进步”笼罩一切的现代，它还有可能与“后现代”合作，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可是，这种“反社会”和“反智”的倾向，在仍然现代的社会中是否也有破坏性的作用呢？

话说远了，回头再想想，这还是《老子》或者《道德经》吗？



从背后看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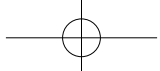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小时候常常看露天电影，没有力气和大人争正面的座位，只好到悬挂的银幕背后，和三两个朋友看背面电影，虽然有些别扭，倒也别有一番趣味。后来读历史古籍，想起鲁迅《狂人日记》的那些话，渐渐也学会从书页背后和字里行间看一些被遮蔽的历史。

于是，不免信手写下若干随感，下面就是近来写的几则。

一、夜聚晓散

不知什么时候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仿佛才是正常的生活时间分配，“昼伏夜出”似乎就有些谋图不轨的意思，在古代中国的观念世界里，在风高月黑之际出来的，非抢即盗，非嫖即娼，更不消说，还好多半人半夜聚在一处，这叫“夜聚晓散”。

历史文献中常常看到官方对于“夜聚晓散”的斥责。就说宋代罢，景祐二年(1035)，官方颁布了对益、梓、利、夔“夜聚晓散，传习妖法”的禁令，元祐七年(1092)，刑部又请禁止各地“夜聚晓散，传习妖法”，到了大观二年(1108)，信阳军又上奏请禁“夜聚晓散，传习妖法及集社香会”。被称为“吃菜事魔”的摩尼教，也就是后来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说的“明教”，官方历数它的罪名，就有“夜聚晓散”。元代人撰写的《宋史》中还特意说到，“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课察甚严”。到了明清两代，凡是要说哪一种民间非法聚会，也常常给他



们安上一个“夜聚晓散”的罪名。传统社会中，生活时间的反常，就是伦理秩序的颠倒，现代都市的“夜生活”和“夜总会”之类，在守旧的人眼中总是有些异样，这也难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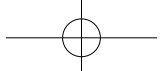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夜幕下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阴谋、混乱、肮脏和反叛，这一连串的联想是传统生活习惯的产物，也是传统秩序中建构的观念。古人没有想到，如今的都市夜以继日，也没有想到，如今的一些人已经真的习惯“昼伏夜出”。在这些现代潮人来说，华灯初上正是精神开始焕发的时辰，朝霞满天人们则打着哈欠准备就寝，酒吧歌厅的霓虹灯，已经把夜晚变成了白昼，在时尚中，已经没有昼夜的区分，现代已经快把传统的生活时间连同生活秩序一道颠覆，难怪政府觉得管理起来真费劲。

一个官员坦率地说：从政治秩序的管理角度看来，民众最好像玩偶一样整齐地排队罗列在官员眼前，免得一不留神就看不见你的行踪。

二、鉏麋心事凭谁知？

夜色如墨，只有内厅小门中一灯如豆，摇曳不定地把一个身影映在窗隔上，影动人不动，细看之下，此人衣冠整齐神色端肃，脸上正气凛然，这是赵盾，他在等待觐见晋灵公。此时，庭中大树背后，却隐着一个黑衣人，蒙面上方露出的坚忍双目中，似乎闪过一丝犹疑。刀出鞘，流光却微微颤动，显出心情不定。看到正襟危坐的赵盾，他心中原来浓浓的杀意开始减退。“这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想。胸中的敬佩和敌意越发交战，可是，来杀赵盾是君主的旨意，“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责任和正义也纠缠在一起，“杀忠臣和违君命，都是一样的大罪”。最终他选择了正义，于是以头撞树而自杀。

这是小说？不是，这是记载在《史记·晋世家》中的“历史”，故事最早出于《左传》。《史记》的原文这样说，晋灵公荒淫无道，赵盾屡次劝谏，于是，“灵公患之，使鉏麋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麋退，



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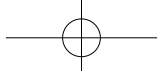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通常人们都以为，写在历史著作中的就是真实的事情。确实，这段记载似乎证实着历史，表现着赵盾的正义和忠诚，反衬着晋灵公的荒淫和暴虐，它为后来赵盾的弟弟袭杀灵公赢得了合法性。虽然董狐忠实地记载着“赵盾弑其君”，用真实维护着历史的严肃，但是，事实上真实的历史却抵挡不住充满情感和道德偏向的想象的侵袭。当人们读到鉏麇自杀前的感慨，再看到下面记载示眯明不惜身命为赵盾挡住扑来的恶獒，真实的历史就在想象的历史面前，淡化了它的存在。有人看出破绽，便追问道：既然鉏麇触树而死，那么，他死前的心事，司马迁如何得知？

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文学想象常常躐入历史，有时候它还充当并形塑着所谓的真实历史。所以，你不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记载当金科玉律，他们也有情感好恶，也有固执偏见，更不消说，在那个文史还没有分家的司马迁时代，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常常可以在一部书中和平共处。

三、欢喜佛杂谭

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常看见小小的石雕地藏菩萨被围上小小的衣服，据说这是因为地藏菩萨保佑儿童，这不由让我想起中国喇嘛庙里的欢喜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的密宗寺院像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那里供奉的欢喜佛，原本赤裸的身体，也被裹上了一些布帛，不为什么，只为的是禁绝观赏者想入非非，仿佛电影审查官们用剪刀把有碍观瞻的地方咔嚓一下剪去一样，用他们严厉的眼光和崇高的道德，爱护着观众们脆弱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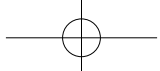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不过，这似乎不好怪欢喜佛。汉人的想象中常常已经有预存的历史、传统和道德，一看见这种似乎不雅的形象，就连忙掉头蒙面，尽管也往往从手指间的缝隙中，悄悄看看这让人面红耳赤的塑像。上层士大



夫对此更是道德主义得厉害，传说是元代郑思肖写的《心史》卷下，就说幽州建国寺佛母殿塑有“佛与妖女裸合”，用了“妖”这一字，就带的不屑和鄙夷；无奈的是，皇帝、贵族却喜欢这种玩意儿，据明人《庚申外史》卷上说，哈嘛向皇上“阴荐西僧行运气之法，号‘演揲儿法’”，而且把这种男女交合的方法，起了个名字叫做“秘密大喜乐禅定”；至于民间，也没有那么严格的道德诉求，所以这种东西也常有，像清代初期董含的《三冈识略》卷四就记载，辽阳古刹“内塑巨人二，长各数丈，一男子向北立，一女南面抱其颈，赤体交接，备极淫褻状，土人呼为公佛母佛，崇奉甚谨”。

其实，在佛教中这本来并没有诲淫的意思。据唐代善无畏译《大圣欢喜双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归依念诵供养法》（《大正藏》二十一卷，还可以参看《大正藏》十八卷第468种《佛说秘密相经》中的“作是观想”一节）说，摩醯首罗大自在天，与乌摩女生有三千子，左边一千五百以毗那迦王为首，专门作恶，右边一千五百以扇那夜迦持善天为首，专门行善，扇那夜迦就是观音的化身，为了调和毗那迦王的恶，于是“同生一类成兄弟夫妇，示现相抱同体之体”，本来是自我牺牲的象征，并不是教人房中取乐的技术。

那些让人面红耳赤、心跳加快的内容，大多只是自己的想象和联想。



是儒是释抑是道？

——从古人说梦谈及思想分野

窗外的雨打在芭蕉叶上淅淅沥沥。孔子倚几而坐，不由得从心底里生出一丝倦意。想到昨天才骂过昼寝的宰予，自己也不便白昼睡觉，便伸了个懒腰叹气说，“真悲伤呀，我老了，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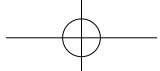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心有千千结，梦有万万种。梦境寄寓希望，也逃避绝望，还常常透露着愿望，有时候，它还仿佛暗示着未来的吉凶。古人相信，梦想与现实有缘，所以不止民间，就连官方也设置了专门破译梦想的官员，“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辩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人有哪六梦呢？《周礼》和《列子》都说，一是正梦，是自然而然的梦，二是噩梦，是因为惊愕而梦，三是思梦，就是有所思念的梦，四是寤梦，将醒来时的梦，五是喜梦，是高兴的梦，六是惧梦，就是恐惧而做梦。

孔子做的当然是思极而梦。他梦寐以求的，就是继承周公伟大的事业，建立新的秩序，“微斯人，吾谁与归”？可是，周公没有来入梦，仿佛暗示着孔子的希望有些接近了绝望。

1

周公不曾入孔子的梦，但后人却因此让周公来管天下的梦境。一百多年前在敦煌发现的几万卷中古写本中，就有一卷叫《周公解梦书》。

孔子梦周公，显示的是伟大的理想主义，但当世俗人让周公解梦，却表现了彻底的现实主义。他们常常把匪夷所思的梦，解释成实实在在的事；把后来实现的结果，附会到事先的梦境；把人们琐碎的期望，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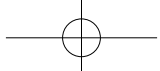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托在夜间的梦里；而把睡梦中的故事，却落实成具体的生活。《解梦书》里说，梦见印钩人得子，梦到侏儒事不成，如果梦到香物，则可以得到女子的欢心，而梦到竹子，就可能成为隐士。人把希望和恐惧，都投射在梦里，又把想象和联想，挪移到了解释，下围棋是互相斗智，梦见下棋就一定会引起争斗；围帘和屏风可以遮蔽，万一梦见围帘和屏风就要隐匿。用梳篦梳头，“其发滑泽，心泰喜也，虻虱尽去，百病愈也”，所以，梦见梳篦，大概就可以解忧。

不相信浪漫的梦境，也没有伟大的理想。在解说梦境时，更多的是把它当作生活世界的投影和折射，这投影和折射，又被所谓周公解释成生活中即将实现的细节。当然，也有伟大的梦境，但只是伟人的灵光一现，“汉高祖梦见赤龙，百日得天子，光武梦见乘龙上天，日月使人，五年得天子”，平头百姓不必也不能做这样狂悖的梦。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你梦见什么，最终落实的是日常生活。书里的周公倒很细心，把梦境分成了天文、地理、杂事、哀乐、器服一直到禽兽、龟鳖等等若干类，让人们可以按图索骥，让梦境能够对号入座。有的从心理上解除你的忧虑，梦见死人并不是不好而是得财，于是不必紧张与焦虑；有的只是根据联想进行好像合理的解释，梦见夫妻相拜是因为担忧别离，因为担忧才有格外相亲相爱，这是给你一个可以理解的答案，让你信服；当然，也有的是纯粹占卜，像梦见打鼓是有喜，梦见井水旺盛是家有丧事，无论灵验不灵验，反正可以帮你未雨绸缪。

最常见的解梦策略，透露着一个传统社会的现实取向。

2

和儒家不一样的是佛教，《金刚经》里说，一切“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最后是“如如”，连像什么，也只是像什么而已。一切都是虚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颠倒梦想。可“假作真时真亦假”，人在这个梦想世界中，便有种种焦虑和渴求，要望梅止渴，要么饮鸩



止渴，梦想不是理想，而是妄想，这妄想来自心灵，《僧伽罗刹所集经》说，人心常常远驰，就好像梦想，人心贪恋境界，就好像多动的猕猴，人心有种种贪婪和痴恋，就好像孔雀常顾影自怜。

也许世俗人会怀疑，我们真的是在梦想中么？如果我们在梦想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诱人？沉湎在这个“形在人间，神游上界”的梦想中，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像佛教徒一样，“栖栖独处，傍无笑语，剃发除须，违亲背主”？可是佛教说，你陷入这个梦想，就产生种种幻想，幻想之后会有妄想，妄想不成，便会有种种狂想，最终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一生又一生地缠绕在这种虚幻梦想中，沉浸在苦涩的绝望中。佛教的大智慧是什么？就是让你从这个梦想中解脱出来，“梦想销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羸重，前尘影事。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对于梦想世界没有留恋，这就好像大雁飞过湖泊，并没有想到把影子留在湖泊上，湖面映照出大雁的影子，湖面本身也并非有意要留住大雁，你所贪恋的世上万象，佛教看来不过只是偶然的“镜花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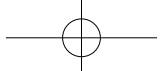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影外影为三等幻，梦中梦是两重虚”。前一句说的是世界虚幻，后一句说的是自身沉迷。龙牙和尚说，“在梦那知梦是虚，觉来方觉梦中无”，你是悟还是不悟？

3

和佛教相似又相反的是道家。

当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固执地希望梦见周公时，道家在一旁窃笑。庄子说，当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梦，当你醒来看见面前世界，你焉知这不是梦中的又一个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他的疑问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世界是梦境？还是梦境是世界？孔子固执地期待梦见周公，只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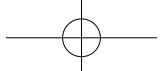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为有期待而把梦境当了实境。释迦让人远离颠倒梦想，只是觉得绝望，所以把梦境当作虚幻。庄子觉得，最好的境界是没有梦，最好的方式是你也别管它是梦不是梦。他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在《大宗师》和《刻意》两篇里面，庄子把这句话说了两次，觉得只有无梦的人，才能够虚无恬淡，与天地相合。

因为梦里不知身是客，才一晌贪欢，因为不知道梦只是一枕黄粱，才不愿意醒来，也因为不知道，究竟这是梦还是非梦，佛教才一味地要人远离颠倒梦想。所以，道家才说“至人无梦”，原来，最高的境界是没有梦。

4

不过毕竟没有谁真的是“至人”。梦想存在的理由，是人生有缺陷，“至人”生活在没有缺陷的世界，所以，他没有梦而我们有梦，有梦是对有缺陷的世界的一种反抗。它反抗的是绝望，而追寻的是希望。I have a Dream，马丁·路德·金这样说，郑智化也在舞台上唱，“风雨中，这点路算什么，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有梦，就意味着在这个缺憾太多的世界上，我们还有希望。

不曾失去希望，是因为梦想常常是理想。唐代大诗人岑参觉得，故人真是难得见面，便写了《春梦》说，“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似乎人同此心。稍后中唐的另一个诗人戎昱也说，“归梦不知湖水阔，夜来还到洛阳城”，而武元衡则说，“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就连那个很骄傲的顾况也说，“故园此去千余里，春梦犹能夜夜归”。如果不是梦想长了翅膀，怎么能飞越千里回到故园？有梦想可以留下希望，而没有梦境可能会带来绝望。那个被安史之乱搅得寝食难安的唐明皇，突然觉得愧对马嵬坡下的杨玉环，听惯了剑阁铃声，回到长安，看到傍晚萤火映孤灯，听到迟迟钟鼓彻夜空，祈求在梦中再见一面，可偏偏“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



不曾来入梦”。这不像《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游园惊梦，能见到柳梦梅，却像贾宝玉抱衾独眠，却梦不见林妹妹。

梦不助人，便只好长叹生死契阔，阴阳两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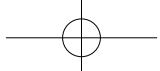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5

困难也许只是，如何区分梦想与妄想。

西方思想史家 Franklin L.Baumer 在一次公开讲演中，一一列举十九世纪伟人的业绩，最后郑重其事地对听众说，伟人有梦想，却不是妄想。他说，把梦想执着地当理想的，常常是热情似火的人。付出七分努力，再遇到三分机遇，便会梦想成真。但世上也有另一种狂人，他沉湎于妄想，如果不能自拔，或许会成为癫狂，或许会坠入绝望。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梦想与妄想，希望与绝望，只一线之隔，列位看官，自知的便是梦想，梦想暗示了希望，不自知的便落入妄想，妄想的终点只是绝望。

(2005年)



辑二

藉史而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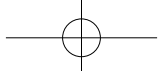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借助历史思考，原本是历史学者的习惯。中国人总爱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很肯定了历史学的意义。可是，最近却听到另一句格言，叫“不学历史的人必定重蹈历史覆辙，学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这话真让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尴尬。

尽管如此，历史学者仍然得借助历史思考。柯林武德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无尽对话，过去通过现在呈现，现在延续着过去。虽然无奈地知道“说了也白说”，但我们仍然坚持另一句，“不说白不说”。

以“国家”的名义

1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



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钞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一个大臣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当年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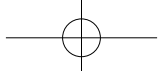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方的背后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写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

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讖。

2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的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編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



几十年以后，元祐四年(1089)，也算是欧阳修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褒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祐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褒之文，不得雕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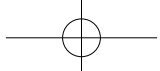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3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祐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重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度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国家，以“国家”的名义钳制新闻出版的官方行为，似乎接连不断。北宋的大观二年(1108)，由于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械的，就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



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做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来考试的时文所导致的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说因为读了书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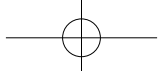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4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

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奥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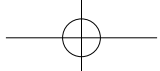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天启五年：天朝使节在朝鲜

1

天启五年，是后金天命十年(1625)，东北方向很吃紧，后金的军队占了辽东好多地方，迁都沈阳，还一度攻破旅顺。可明王朝这边，还一团乱糟糟的。皇帝把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顾宪成等一批敢讲真话的官员撤职的撤职，下狱的下狱，又下诏拆毁天下的东林讲学书院，把东林党人的名字发榜告示，让天下知道这都是坏人；这一年，又把本来挺能打仗的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反而对那个弄权的奸臣魏忠贤，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褒奖赏赐。昏君还特意赐给他一颗印章，上面刻了什么“顾命元臣”的字样。

这时的大明帝国真是岌岌乎危哉。不过，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概早就是历史传统。面对内外危机，明朝君臣好像并没有那么焦虑，还在甜滋滋地做着天朝之梦。只是因为后金势大，不免伸出头去，对东北方面略略多一点关注。这一年二月，明熹宗派人往朝鲜册封新国王，让他们顺便去看望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六)。去册封的使臣不是文臣，却是两个太监¹：正使是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太监王敏政，副使是忠勇营副提督御马监太监胡良辅。那几年里，通往朝鲜的陆海两路中，经由东北的陆路已经不通，他们只能走海路。明熹宗特意让他们在册封朝鲜国王之前，先到鸭绿江口的皮岛，慰问驻守在哪里的毛

¹ 以太监为天使，而且太监常常为非作歹，这在明朝已经是惯例。所以，早就引起朝鲜的不满。《世宗实录》卷二十二记载世宗五年(1423)九月，“上召政府六曹议曰：吾以至诚待彼，凡所求索，无不曲从，赠予之物，动计千百。今以不义，辱我边将，其贪婪无耻，至于如此。中国不遣朝臣，专任宦寺，何哉？”



文龙，还带去了慰问的银子和赏赐的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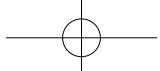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朝鲜时代，这些天朝派出的使者，常常被朝鲜人称为“天使”。不过，这两个天使可不是带来福音的善类，他们都是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党羽，在国内胡作非为惯了。这些太监们手持圣旨，口含天宪，不免颐指气使。一旦到了藩属国，更是一个劲儿敲诈勒索，弄得朝鲜上下惊慌失色。所以《朝鲜王朝实录》里说，天使“奉诏东来，而其意专在银、参，先声才到，举国失色”。六月间，天使刚到开城府，就借口有所谓宣读圣旨的“开读礼”，逼着朝鲜给了一万两千两银子，数量这么大，可他们还不满意。己卯日，他们到了京城，在正式宣读册封诏书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搜刮旅程。

2

那个时代，朝鲜是明朝的朝贡国。历史上朝鲜和中国关系最近，自从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后，朝鲜历代国王都要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这才算合法。而十六世纪末“壬辰之役”之后，朝鲜君臣更是对万历皇帝出兵抗日，拯救朝鲜的再造之恩感激涕零，所以，对天使的无端要求，他们往往能忍就忍。

不过，这次来的两个天使实在胃口太大。最近，我读朝鲜时代的《承政院日记》和《朝鲜王朝实录》，看到这两个号称天使的太监，可说是罕见的腐败。他们一会儿写一张纸条，要朝鲜陪同官员找活鹿，为什么？为的是他听说活鹿的血大补，所以要活鹿放血来喝；一会儿十万火急地要朝鲜搜括海狗肾（温纳脐）²，“求之甚切”，害得朝鲜国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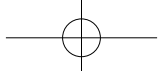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 海狗肾，中医所谓“温纳脐”，是雄性海狗（温纳兽）或海豹的生殖器和睾丸，往往在春季海上冰开时，捕捉海豹或海狗，取其生殖器官，阴干入药，主治虚损劳伤，阳痿精衰之类。



下谕于江原、咸镜道，各二十六个”；不过一天之后，又提出需要虎豹皮、好人参(《承政院日记》，韩国古典翻译院标点本，2009；237-256页)。当朝鲜方面好容易凑齐二十五个海狗肾后，他们又百般挑剔，说“皆非真也”，任凭朝鲜通事百般解释，他们仍然不依不饶，弄得负责此事的官员李堦非常郁闷，不知如何是好(《承政院日记》270页)。在朝鲜史官的笔下，那个叫作胡良辅的副使，不仅特别贪婪，还特别暴躁，“(胡)之为为人，计较毫厘，其心不无所望”，“请求之物，催督急于烈火，而不准其数，则辄生嗔怒”(《承政院日记》261-263页)。

副使胡良辅的嘴脸丑陋，正使王敏政的心术更深。朝鲜国王宴请之后，大臣们照样轮流款待，据说每天都要送一堆银子。可有一天，胡良辅突然发作，“怒礼单薄略，踏破宴膳”。一个所谓天朝大国的使者，不仅公然索贿，还掀翻饭桌，说起来实在是没礼貌缺教养。可他毕竟是天朝使臣，朝鲜方面惹不起，所以不仅国王派人来好言劝慰，大臣们也只好另外“优备银、参等物，名曰别礼单”，所谓“别礼单”说白了就是贿赂清单。可这个天使仍然不依不饶，得寸进尺，凡有不满，就不理不睬，或者威胁要打道回国。更有戏剧性的是，胡良辅居然当着朝鲜官员的面，说出无赖的话，“俺是内官，当行无知之事，宜以此语回告国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太监，本来就没文化，做事情也不讲道理，你就回去这样告诉你们国王，我就是这样无赖的浑人。说到这里，胡良辅回头看了一眼正使王敏政，突然也发飚说，“公何无徵督之言乎？”意思是你干嘛好处拿着，却一声不吭？可好一个王敏政，只是不紧不慢地说，“吾本口吃，未及发语。公先言之，吾以是默然”。

无奈之下，朝鲜君臣又送上一万七千两银子的礼单，他们体会到，这个不爱说话的正使，并不比爱说话的副使差，“盖上使无一言及于徵求，而所受赠与副使无异，盖为人多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五十二，3238-32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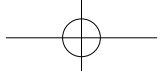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3

拿了钱办事儿，倒也罢了。可是贪官常常是拿了钱，却不办事。在不断地无端索要之后，这两个作为中国使者的太监，在政治上却全然是一团糊涂。

使节往来，承担的是商讨合作，交换情报之责。那个时候“北虏”也就是后金崛起，成为朝鲜和大明的最大威胁。朝鲜在东北，大明在西南，在军事上双方正好成为倚角夹击之势，明朝天使和朝鲜君臣当然要讨论到这个话题。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宴请天使的时候，就问“顷年闻孙阁老出关御贼，今则留那地？”他们傲慢夸张地回答说，后金没什么了不起的，“孙阁老方住关上，而所属猛将如马如龙辈，五十余人，军则八十万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五十二，3239页）。

其实，那时明军的形势大为不妙，关外明军不仅远没有八十万，而且大都羸弱混乱。孙承宗虽然“赐尚方剑，坐蟒，阁臣送之崇文门外”，而且手下有袁崇焕等，可以凭借觉华与宁远两地，互为倚角，坚守关外“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但毕竟挡不住魏忠贤之流在朝廷内部挑唆捣乱。据《明史》说，原本魏忠贤觉得孙承宗功高势大，还想笼络孙承宗，但孙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³。最后，孙承宗虽然能干，却并不能解救辽东危机。不止是孙阁老，那一天宴会上，朝鲜国王还问到了万历年间曾经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大臣杨镐的近况。朝鲜国王对这个本来能打仗的明朝官员很有好感，只是因为他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文武

3 幸好他在天启年间并没有被魏忠贤构陷，还看到了崇祯初年魏忠贤的败亡。但这个颇有才能的大臣，后来因为祖大寿投降清军之事引咎辞职，“家居七年”，在崇祯十年在清兵进攻家乡高阳的时候，“投缢而死”。见《明史》卷二百五十，64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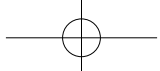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所以被下狱，可下狱并不是投降通敌的缘故。而这两个太监却得意洋洋，胡乱告诉朝鲜国王说，杨镐是因为和后金女真人勾结，正在监狱里面等着审讯发落呢⁴。

在大明和朝鲜最吃紧的辽东战事上，这两个只知贪污索贿的家伙对军国大事全无知识，只是凭着自己来自皇帝身边，就自信满满，乱夸海口，觉得撮尔蛮夷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传达的全都是误人误国的信息。面对两个浑人，朝鲜国王也有点儿无奈，只不过他知道天朝信任皮岛的毛文龙，为了报答毛文龙对他的支持便迎合天使，随口说毛文龙“自镇敝境以来，辽民归顺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38页）。还表示“小邦力弱，岁不能独挡一隅，而与毛帅协心，以为倚角之势，则敢不尽力”（《承政院日记》）。

其实，那个毛文龙岂是可以依靠的人？可国家大事胡乱昏庸，明朝君臣上下大抵如此。皮岛的毛文龙就从这些昏庸的君臣那里，得到诸多好处。朝鲜史料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王民政、胡良辅这两个家伙回程路过毛文龙的地盘，毛文龙“盛张军容，皆以锦绣为衣服旌旗，炫耀人目，使诏使巡见”，其实呢？朝鲜人说“其实疲军不炼者也，其败罔天朝类如此”（《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40页）。而毛文龙倚仗大明天朝，对朝鲜居高临下，盘踞在朝鲜海岛上却觉得高朝鲜一等，他们觉得“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鲜为子孙之国”，所以，他们不遵守朝鲜规矩胡作非为，却不许朝鲜官员管束，一旦冲突，就拿出天朝身份说，你这样“是不有天朝，不有老爷也”（《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33页）。

■ 4 《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6688页。



腐败的王朝腐败的官，昏庸的天使蛮横的兵。有这么一堆腐败而昏庸的人，大明王朝真是没有办法回天。仅仅过了两年，后金大军攻破朝鲜，国王李倧逃到江华岛，签订了城下之盟。也是在那一年，明熹宗去世，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被捕，随即自杀，王敏政和胡良辅也失势被贬。下一年，改元崇祯，大明王朝也终于走到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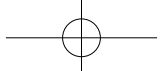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4

回到天启五年的朝鲜。

在京城折腾的天使，把朝鲜搞得天翻地覆。他们十万火急地催要银子，催要虎豹皮，催要海狗肾，催要人参，弄得朝鲜官方百般无奈，就只能向民间搜刮，民间一旦交不出来，就只好抓人，搞得“囚系满狱，怨呼彻天”。就连负责督办礼品的朝鲜大臣全湜也忍不下去，向朝鲜国王李倧痛诉，“天使求请之物，臣竭力求贸，启下单子数外，加给者甚多，而犹不满其欲，恐吓不已。其中，海狗肾、海獭皮则加严督，市人等以为，‘一死之外，更无觅得之路’……”。他们觉得，即使“倾国之力，而无以尽充其欲”（《承政院日记》277页，283页）。

应付再应付，总算熬到了六月戊子，天使终于要走了。走之前，他们居然把迎宾馆的“铺陈器具”全部打包带走，而且在欢送宴会和仪式上还向朝鲜索要“花马，体大而便于骑者”。这还没有完，在回中国的一路上，凡是碰上没有桥的河流，他们就借口无桥索要贿赂，朝鲜史料记载说，“托以无桥，必折银以捧，名之曰‘无桥价’。所经州县，一时荡败”（《中国史料》3239页）。

这是一个发生在天启五年东亚朝贡圈中的故事，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朝贡体制”。说起来，政治意义上的“朝贡圈”并不等于经济意义上的“贸易圈”。天朝有时候确实“厚往薄来”，为了撑住面子乱撒银子，但有时候也会居高临下，不免也向附属国敲诈勒索。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那种“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鲜为子孙之国”的傲慢和自负，往往使得天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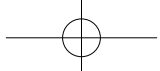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外派的使臣有了飞扬跋扈、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借口。费正清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说，朝贡体系是中国把处理内部事务的规则和习惯推广到国际事务，尽管现在批评费正清有关朝贡体系论述的人很多，但这话并没有错。朝贡体制是有中心、有等级的，有的中国使臣不光把内部的等级差异投射到外部的世界秩序，也把在国内官场那种上下相欺、层层盘剥的习惯，惯性地推广到国际交往的舞台，使得这种表面看上去以礼仪制度建构起来的朝贡体系，也变得像一个等级制度建造出来的腐败官场，最终各自离心离德，不得不在外力冲击之下轰然倒塌。

【附说】

这种太监充当天朝使节，并且敲诈勒索的事情，并不是天启一朝，早已有之，在史册中常见。如：

李朝《世宗实录》卷二十八，记载世宗国王七年（1425）五月戊子，明朝使臣金满“请白鹿皮、黑斜皮靴各一，油纸遮日帐各一，天青鞞一副，红火典皮皮替一，鞞鞞鞞银丝粧一部，海獭皮矢蔽一，命皆与之”。又，明朝往往索要土豹、海青（鹰），见《世宗实录》卷四十六，十一年（1429）十二月，朝鲜君臣都觉得，圣旨里索要这些东西，不成体统，连国王都无奈地说，“此则智巧，非正大之论也。予事大之心至诚，岂有一毫可为而不为乎？”

（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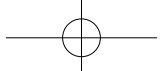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想象的朝贡

康熙十七年(1678)农历八月初六,皇帝请大小朝臣在神武门看西洋进贡的狮子。中国本来没有狮子,这次有了真的,很多人就想去一饱眼福。有观赏资格的人不多,能进皇宫在神武门看狮子的人,大多是一些位高权重、有头有脸的高级士大夫。这些士大夫蒙此恩宠,当然有些受宠若惊,在惊喜之余,就想起自己的看家本领写诗。一时间里,写了好些诗。今天的各种清人文集里,还有不少同时的诗作,让我们依稀想象到那次盛会:神武门下木囚笼中被困的狮子,神武门前冠盖云集,秋日阳光下,闪动的顶带花翎,还有嗡嗡的赞美声,尽管可能既文不对题,又言不由衷。

1

这里不想说他们看狮子的盛况。

看狮子不稀奇,很早的时候,就有外国人送来过狮子,至少在北宋的时候,占城国就送给皇帝两头狮子,还派了两个有经验的人专门来饲养狮子,“二蛮人留养苑中,上(皇帝)虑其怀土”,于是,送了盘缠让他们回国。现在就更不必说,不要说看石头的假狮子,就是看真狮子,动物园里狮子就很多,要去非洲天然动物园去看看野外狮群,也不是不可能,何况在电影院还可以很安全地看仿佛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狮子王。不过,现在回过头来读他们当年看狮子时写的诗,却发现很有意思,这些看狮子的诗,不大写狮子,偶尔有两句,像毛奇龄的“圆目昂鼻有筋力,悬星掣电无雄雌”,也写得不伦不类;大多数人写的,倒是由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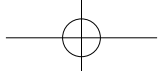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而联想起来的国际大事，这让人体会到，三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心里关于世界的感觉。

那个时候，西洋人其实已经逐渐富强，中国正史里很鄙夷的红毛番鬼，已经让中国的自信岌岌可危，自利玛窦、金尼阁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其实已经从一个中国边上无数小小的四夷，变成了万国并峙。西洋很多好东西，中国还没有，不说别的，就连康熙皇帝也知道西洋的药好，西洋的钟好，也会感慨“法自西洋始，巧心受所知”。不过，尽管这时的“朝贡”快变成了“贸易”，但是，中国上层人士的感觉却还是滞后，依然沉缅在原来想象的文明地图中，在感觉上维持着天朝的脸面，想象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靠四夷馆仿佛可通世界，用理藩院照旧笼罩四海。于是，西洋人送来狮子，就恰好给这种维持上国脸面的想法添上了想象的花絮。有的写“皇威远被海西偏，灵产欣观自九天”，有的写“端由文德洽，坐使国威扬”，有的写“圣朝威德弥九垓，海天万里梯航来”，好像在中国文明的感召下，西洋人正在纷纷争先恐后抢着来中国，向皇帝进贡各种珍奇物品。

历史记忆开始复活，在这种想象中，法兰西仿佛汉代的“条支”，英吉利成了古代边陲的“乌弋”，“条支入贡龙沙外，乌弋随朝凤阙前”；大西洋那边的来人，则让他们想起了流沙外人，“神物何时降海涯，远随贡使出流沙”。而中国紫禁城里的康熙皇帝，则在这些历史想象中成了周天子，甚至快赶得上尧舜禹，“王会地图过禹服，帝疆方物及尧年”。于是颇为不伦的比喻就脱口而出，能够想起来的典故是“获麟”，不能用孔子的典故，因为孔子获麟并不太吉利，这时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2

人常常处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回忆的夹缝中，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很长，读过些书的人在生活里看到什么，就不由自主地发掘历史记忆，来帮助自己理解和诠释。看到穿裤子打绑腿的西洋兵，就会联想到《山海



经》里的异国人物，想象他们没有膝盖；看到世界地图，也会想起古代邹衍谈天的“大九洲”，说这大概是偷了古代中国的发明。历史典故充斥的旧学，常常担负着翻译新知的责任，当古代中国人还不知道国际法、国际公约之类的现代外交原则，想象“国际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要联想起《逸周书》中的“王会”，汉唐帝国时代的“朝贡”。写诗也不例外，于是，当西洋人送给中国皇帝一头狮子，他就想象成是蕃邦蛮夷仰慕文明，向中央之国进贡方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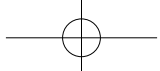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种想象没有维持多久，可这种心情却一直延续。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不要说西洋，就连“虾夷日本”，都敢欺负中国了，这使中国士大夫终于告别了“天朝大国”的想象，却渐渐产生了另一种奇特的心情。一半在不断地自怨自艾，埋怨自己的历史，一半在不断地回忆，在想象中唤回昔日的历史。于是接下来的，有自称“红色中心”的年代，“东风吹战鼓擂，如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着实让一些中国知识人再度唤回了对天朝的回忆和“纸老虎”的自信。即使在这些想象仿佛都已经过去的时候，也还在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于是常常用一些义正辞严的声明和色厉内荏的宣言，维持着天朝的旧梦，提醒着自己的尊严，靠这些东西支撑着脸面，延续着想象，也在想象中延续着历史，塑造着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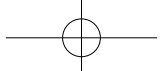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3

偶尔一次，去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谢遂《皇清职贡图》，里面的寓意说不上来，却总让人想起唐人仿梁元帝《职贡图》。也许，那个时候真的有过“朝贡”，外邦真的是想方设法来中国学习，可是清朝呢？

那个时候，西洋早就过了文艺复兴时代，已经环行过地球，占领了新大陆，发明了坚船利炮、有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再过两百年，西洋人就再次来到了中国京城，不过这次不是来进贡狮子，而是无数仿佛狮子一样的兵士，拿着洋枪杀进来的。到这个时候，轮到中国士大夫发掘



另一种历史记忆了。于是，他们想到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来自边地的乱军和来自西北的吐蕃、突厥、沙陀军队对长安的轮番洗劫。于是，他们笔下的诗句渐渐由“百官趋前呼万岁，万邦争先贡奇珍”，变成“胡儿胡骑呼胡语，忍将汉妇马后牵”，想象的朝贡渐渐远去，刚巧，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那一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发现了失传已久的长诗《秦妇吟》，诗里面凄凄切切的，是一个弱女子对王朝衰世的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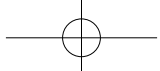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古地图边儿上，你读到了什么？

1

也许，是因为我写了两篇关于古地图与思想史的文章罢，最近几年，我对于古代地图有了很浓厚的兴趣，因为没有条件，我从来不奢望自己能够收集这些昂贵的地图真本，甚至不奢望收藏这些希罕的地图印本。

但是不承想，我的这点儿业余兴趣，这两三年里竟然得到了接二连三的满足。2000年的夏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参加跨文化中心张隆溪教授主持的一个会议，主办者不仅特意印制了一本精致的早期欧洲人画的《亚洲地图集》送给我们，而且周敏民女士还特意展览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若干早期欧洲的古世界地图，甚至还允许我拍照其中一幅最古老的。2002年的夏天，我到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一个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座谈会。招待会的中间，我过去并不认识的很出色的中国史专家，京大东洋史研究室的杉山正明教授，笑咪咪地递给我一本精致的画册，一看之下大喜过望，竟然是京都大学新出的一册《近世の京都图と世界图》(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出版，2001)，后半部正是著名的宫崎市定先生旧日在欧洲等地收集的各种关于亚洲、中国和日本的古地图。下半年，又承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帮忙，寄来了台湾翻译出版的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里面更有很多过去不曾见过的珍奇古地图藏品。

这使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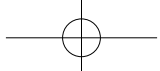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

带着地图在各地旅行，是常有的事情。最近听人说还可以在地图上卧游，仿佛老子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据说，这比真旅行的仿佛更高明。不过，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古地图，我想做的，却是在地图上作观念的历史旅行。

我总在想，通过一幅幅不同时代的地图，我们能窥见历史上那些不同的思想吗？我曾经针对不同地图上空间的位置、大小的比例、焦点与边缘的变化等等，讨论明清之际来自欧洲的古世界地图，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冲击。那时，我正在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二卷，要谈明代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的思想史变化，于是以这个话题为契机切入，从天文和地理的新知，说到这些新知的冲击后果至今还需要认真思考。因为可能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导致了传统中国知识世界的“天崩地裂”，使中国渐渐从朝贡体制中的“天下之中”，不得不走向了一个“万国并峙”的新时代。今天人们常常说的“全球化”，要扯远一些，其实可以从这里开始算起。

不过，这里并不想再重复讨论地图内容呈现的观念史问题。这些天来，我反复读这些地图，却从地图的边儿上，想到了另外一些话题。在宫崎市定收藏的《亚洲图》的四周，点缀着一些奇异的图像。说起来，在地图周围点缀图像，这很常见，毕竟四周留白不免显得难看。但这些安插在四周的装饰性图像，有意无意之中，可能会和地图中间的内容发生关涉，因而会透露或暗示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像我们古代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四周，就画上了十二个小神像，我曾经问过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这十二个小人儿是什么？他研究过楚帛书，还写过专门著作，但他谨慎地回答我说，这个问题还不能清楚地断言，这让我好一阵失落。不过，画上十二个小人儿，学者们都猜想大概和十二个月之类的意思有关，因为楚帛书内容讲的就是这十二个月的事儿，图与文之间总有点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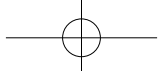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所以，我老是想，这也许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那一幅早期古世界地图一样，那幅地图周围，也有十二个鼓着嘴吹风的头像，想来这是象征着十二个月的不同风力，分别使天下气候变迁的吧。欧洲旧的地图，常画上这种形象，暗示着地理空间和天上的气候之间的某种关联。像托勒密《宇宙志》1482年版和《地理学》1511年版所附的地图也一样，在那个吹着气（风？）的头像下面，还画上了云彩，可惜的是，也许是太普通的常识吧，前面提到的艾伦那本精彩的书里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些头像的具体意思，虽然他特意摘了几个图像放在文字中间。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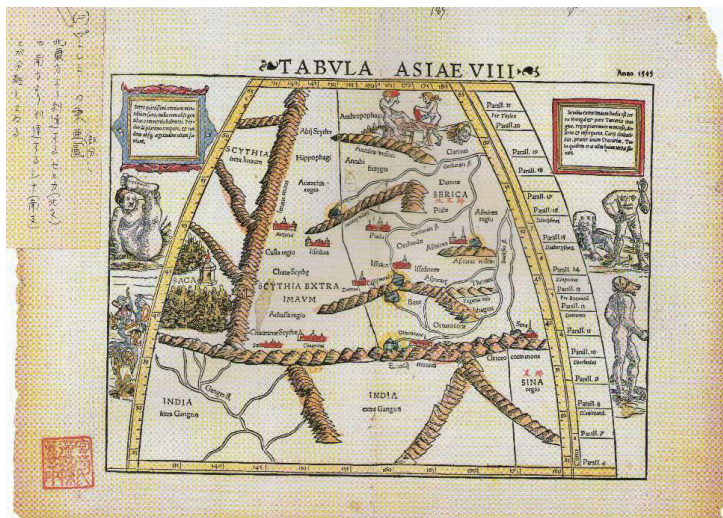
当然，这还不是我要说的正题。

前面说的那些图像上的小人儿或头像，毕竟还是神像，画了神像，表示地球气候十二月流转，并没有大不敬的意思，反而多少还蕴含了一些敬畏，包含了一些与地理相关的天文想象。但是，在这些地图上更让我觉得应当细看的，倒是地图周围另外一些仿佛《山海经》中的怪异形象。像在宫崎市定收藏的《亚洲图》中，左边画了裸形上翘一条巨腿的人，右面则画了脸在腹部而无头的两个怪人和一个长了狗头的人，画在东亚地图周围，这是暗示遥远东亚的异类人种么？而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藏的早期世界地图上，更是有画了六臂的、背上长鬃的、有尾巴的、鸟头尖喙的种种怪人，这是西洋人对欧洲之外的异域人的想象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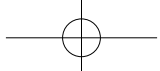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过去我们都知道，在《山海经》以后，中国人曾经是怎么想象外面世界的，比如从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到明代的《三才图会》，就曾经写或画了很多这样的怪物，像“狗国”、“女人国”、“无腹国”、“奇肱国”、“后眼国”、“穿胸国”、“羽民国”这些形象被当做异域人的形象看待，体现了一种把外夷视为“非人”的观念，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到这种想象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比真实的旅行记录更加普遍地被当做关于异域的知识。所以，古代中国人常常会沉湎于关于“天下”的自满的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藏 1493 年欧洲出版的古世界地图，图中描绘诺亚的三个儿子分别管理亚洲、非洲和欧洲



宫崎市定所藏 1540 年 Sebastian Munster 的《亚洲图》之八，见《近世的京都图と世界图》（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出版，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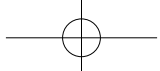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想象里面，这常常被批评为古代汉族中国人的无端傲慢和固步自封。

不过，从这些欧洲来的古地图看，这种想象是相互的，西洋人对于东方也一样吧，好奇加上歧视，想象加上想象。地理学史告诉我们，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以自我为中心想象了一个世界，标志就是那时候的TO形地图。在TO形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上方是亚洲，左下是欧洲，右下是非洲。在那个时代的想象中，亚洲很神秘，像《东方见闻录》里讲的，那极远极远的东方有巨人、食人族和黑人，而非洲很野蛮，像当时地图上画的，有只眼人、长脚人、无头人、狗头人。可是，经过地理大发现，时光流驶中渐渐地越来越全球化了，西方人咄咄逼人的强势，东方人无可奈何的开放，交通越来越方便了，照理说大家都可以放弃那些怪异和偏执的想象了，但偏见常常比知识更流行更顽固。像欧洲人在1722年所画的《亚洲地图》的边上，虽然已经不再是那些非人的异类，但仍然透露着西方中心的傲慢与偏见。例如，有关中国的图景，尽管当时也流行“中国趣味”，地图边儿上仍然有的画了赤裸上身的人在荒嬉游戏，有的画了残酷的行刑图。而在说明文字中，特意写的也是关于中国的“缠足”的事情。这不奇怪，刚刚脱离了福柯所说的惩罚式酷刑，进入隐蔽规训方式，自以为已经很文明的西洋人，对于东方残留的刑罚，对于东方的风俗，似乎格外有兴趣，这种兴趣背后是一份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一份对异族的好奇加上一份无端的鄙夷。

难怪爱德华·萨义德要写他那本《东方学》，愤愤然地批评西方人在想象中建构了一个“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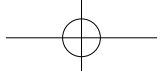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4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书店里面关于各种古代地图的书悄悄多起来了。前些年，董启章的一本拿地图来说事儿的书相当精彩，不过，他到底不是真的以地图为中心，看起来地图只是他的“话题的引子”，所以后来他的书列在“联合文学”中，算是文学书。可是，最近好几部真的讲



地图的书出来了，像前些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三大册《中国古代地图集》，像近一两年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和海野一隆的《地图的文化史》(香港中华书局，2002)，摆在书架上很引人注目。

大家都开始关注地图的内容，那么，有人会去注意地图的边儿吗？



“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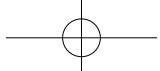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1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

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但是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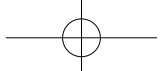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把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进化论下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哪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哪个皇帝五代同堂？有哪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整个欧洲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清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的想象中，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



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那样发展出蒸汽机（瓦特，1705）、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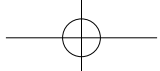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3

首先讲第一点，也就是帝国内部庞大的疆域、族群。

康熙到乾隆，一个最被夸耀的成就是版图扩大，这当然很了不起，因为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回看十八世纪的历史，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罗威廉所谓“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写了一本书就是《乾隆帝》，也承认他的这些功绩。

不过，这种庞大帝国很伟大，但也带来麻烦：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无论是远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准噶尔汗国，还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贵州苗疆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



要花很多钱(像平定仅三四万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万两银子,伤亡近十万)。平常,朝廷开支不过三千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战争,大概有个三五百万盈余,但是一旦大规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开支。怎么办?就得靠征收格外的税,让商人出资,卖官鬻爵。朝廷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远方的战争和驻守的军队,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1.2亿,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尾,其实“内囊已经尽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虽然可以理解为和珅贪腐得厉害,但也可以看到嘉庆手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除了作为主体的满汉蒙之外,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认同,也相当麻烦,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可是,各地的动乱此起彼伏,经历了回民、苗民、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帝国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这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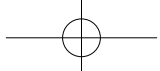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显然,大帝国有大帝国的麻烦,所以,后来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后,延续“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虽然相当伟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就相当棘手,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4

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

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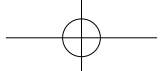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我一直想



写一篇文章，说皇帝在思想辩论中的角色。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就像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像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

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越来越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

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欧洲的实用知



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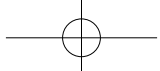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北美人民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

5

最后第三点，就是帝国中央权力，皇权也就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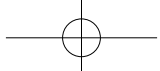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美国学者牟复礼(F. Mote)说过，蒙元、满清都是非汉族政权，他们由于军事上的崛起，习惯于严厉的控制，他们摧毁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对皇权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从雍正到乾隆，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字狱，大家记得曾静、岳钟琪和吕留良案吧，臣下该死，圣上英明。所以，许倬云先生说“清代的君主，独擅威权，天下臣民，都是奴隶”，绝不止是满人包衣之类自称“奴才”，而士大夫呢？许倬云也说，“在领导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权独大，国家太强，地方也好，社会也好，士大夫或知识人阶层也好，甚至商业贸易，都受到制约，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税代理人”，顾炎武《郡县论》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根本实现不了。

看一下欧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就像王赓武先生说的，这种宪政制度棒极了，“每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宪法”，这是英国《大宪章》之后，延续洛克政治思想才发展出来的宪政主义，更何况在英国，当时已经是政教分离(参看《王赓武谈世界史》)。而在中国，皇帝就是政治权力、神圣象征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华兹说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皇权或者国家的权力太大，始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1)没有“祖国/国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觉区分，就是王赓武先生说的宪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觉区分，政治权力就无边无际，用皇帝或国家名义为所欲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与权利分配，地方、乡绅、商贾就缺乏积极性，社会力量就形不成，商业贸易就没有制度保障，政治权力和经济行为也不能权责分离。(3)皇帝或者朝廷的权力太大，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就不能分化，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阶层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和监督的力量，“道统”无法制约“政统”，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没有办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为中心的朝贡制度，那是要面子吃亏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发展，当官方体制面对商业市场，也就是想方设法赚钱的自由贸易，差别就很大了。这使得清代中国从盛世之后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来，清流之类的士大夫兴起，各个口岸开放，但为时已晚。甚至直至今日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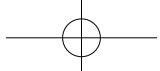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里顺便说一下，过去东西方很多学者喜欢讲“江南”，觉得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甚至比英国经济还发达，中国才是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学派就用“江南”和“英国”比较，讲白银资本，讲大分流。虽然他们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认欧洲中心论，是对西方近代的质疑，但是中国作为帝国，江南作为帝国高度控制的一个地区，和一个独立的、拥有殖民地的、现代制度下的新兴帝国，怎么可以比？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帝国国家控制力的强大，对于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对于市场、原料、关税等的国家调配，与英国很不同。你不能简单比较，否则我们要问，为什么江南或者中国没有形成“产业革命”和“现代社会”？



后我想回到世界史中，讲一个小故事：1796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他自己说，要不是向他的祖父、也当了六十年统治者的康熙皇帝致敬，他还会继续执政。选在这个时候退位，比康熙少当一天皇帝，是向祖父致敬，但他还是把皇位传给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了。恰好同一年呢？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他拒绝了第三次连任，为的是要坚决捍卫民主的总统制度。最近，有人提起这一点就说，在我们有关历史的印象中，华盛顿好像比乾隆皇帝晚得多，好像华盛顿是现代的事情，乾隆皇帝好遥远，其实，他们是同时代人，不是华盛顿近乾隆远，但是，从制度上看，确实一个太古代，一个很现代。

也许，从这一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大分流”，也就是十八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中国的衰落。

【按：这是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发言，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我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大陆的不同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辑三

引颈偶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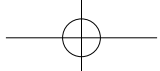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个话题其实说来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三点：一是想借了异域之眼重新打量中国，试图发现原来不注意的死角或盲点；二是觉得过去中心和边缘太清楚，历史总是以中心/主流为焦点，不免忽略了边缘/边陲；三是想看看周边或边缘的变动，怎样搅动了中心。总而言之，是看看我们能否借助过去忽略的东西，搅乱一直平静的一池春水。

下面选的三篇，大体上都呈现的是这个意思。

异域的眼睛

1

气象台报的香港夏日温度并不高，可是漫天的热浪却无孔不入，裹得人无处躲无处藏，总觉得好像进了旧时的澡堂，热气蒸得人每个毛孔向外冒汗，直埋怨气象台谎报军情，其实可能真是冤枉。没处去，只好躲在研究室里读书，也许是因为有冷气的缘故，时间一长，隔着慢了遮色纸的窗户，看着外面的阳光，渐渐觉不到赤日炎炎似火烧，外面明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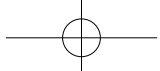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晃跳跃着的，感觉里倒好像是和煦的冬日阳光，错觉让人生出这样的幻觉。

读历史文献也会有错觉，也会有幻觉。因为要写思想史清代部分的缘故，不免多看了些清代文献。看了很多正史、杂史、文集，也看了一些现代人关于清代的歷史叙述，脑子里已经储存了固定的历史图像。但是，当我读着两百年前朝鲜人朴趾源(1737-1805)写的《热河日记》(我看的是日本人今村与志雄的译注本《热河日记》，它给这部写于乾隆年间的日记作了相当仔细的注释，而且有两篇解说、一个年谱及一些附录)，感觉中的清代竟与早先自己预存的历史图像大不一样，仿佛这里书写的是清代盛世的另类风景，从前习以为常的历史知识渐渐在这种风景中被瓦解，仿佛过去历史书中写的，就像隔着慢了遮色纸的窗户看外面的阳光一样，只是错觉或幻觉，或许，这一双“异域的眼睛”看到的，倒可能反是真实。

2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四十四岁的朴趾源随了朝鲜使节到中国来祝贺，也许他不是主要官员的缘故，他仿佛是在学术旅游，到处与人聊天，到处参观浏览，随手写下来，于是，在日记里有很多眼见为实的“盛世风景”。说起来，中国人看中国，一半是应了那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话，算是“当局者迷”，一半是因了“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情势，只好“噤口不语”，弄得后来的读者尽管在字里行间寻寻觅觅，看到的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帝国风景。都说清朝专制，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可是，这也许箝制了公开的议论，却挡不住私下谈论时的出位之思，好像如今街头巷尾满世界的民间传闻一样，步调整齐口号的“万众一心”常常只是表象，在“公”的世界外，另有一个“私”的世界。

《热河日记》里的《审势编》中记载中国士人这样的言论，“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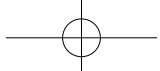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意思就是说清朝皇帝看到士大夫相信朱熹，就利用朱熹愚弄和控制士大夫，骑在你的脖子上，掐住你的喉咙，却摸摸你的背，士大夫不知道自己被愚弄，还很得意洋洋。这话就不仅是“腹诽”简直是“击鼓骂曹”了。不仅如此，他还意犹未尽地评论说，清朝官方尊朱子之学，愚弄天下，使得士人中，“其豪杰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讎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看来，两千多年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老话毕竟不假。

3

如果说，这只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人偶语，似乎也不尽然。那两个中国人王鹄亭、郝志亭，好像就不怎么管得住自己的嘴。《热河日记》中的《太学留馆录》记载朴氏与他们对话，王鹄亭就戳穿了大清帝国伦理风景的底线。外面说的是都遵行《朱子家礼》，王氏却说，实际上并不尽然，场面上都说是理学笼罩下“失节事大”，可是，私下里人们却在议论这种陋习的不合理。装模作样时都说是“百行孝为先”，可是，当朝鲜人朴氏讽刺所谓孝道“断指尝粪，尽是疏节，冰笋冻鱼，乃为笨伯”的时候，王鹄亭居然也同意。“冰笋冻鱼，已是天地之气一番浇漓”，全不顾还有《孝经》在头顶上。而另一个郝志亭甚至对“忠”也提出了疑问，说“陆秀夫之负帝赴海，张世杰之瓣香覆舟，方孝孺之甘湛十族，铁铉之翻油烂，人不如是不足以快。后世之为忠臣烈士，其亦难矣”。确实，古往今来，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用了严厉标准，以“天理”的名义约束人，甚至以“革命”的名义残害人，当人们无法公开违逆这种永恒真理



时，只好在私下里阳奉阴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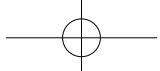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没办法不阳奉阴违，因为头上悬着刀，脖子上安着枷。这个王鹤亭说得兴起，有时不免说滑了嘴，他论“三厄”说，足厄即缠小脚，头厄指以发网代丝紧箍狠缠，口厄即吸鸦片烟。这倒也罢了，可是，有的话不免就出了格，像他和朴氏讨论“吾儒近世颇信地球之说，夫方圆动静，吾儒命脉，而泰西人乱之”的问题，就很大胆。当朴氏问他“先生则何信？”时，他很干脆地说“虽未能手拊六合之背，颇信球圆”。这就有些抛弃“吾儒血脉”，自掘祖坟的意思了。朴趾源看出他的思想是“贵黄老而贱经术，纵国贼为笃信圣人，推王介甫贤于范文正，抑扬太过，经术为坏天下之具”。

不过，到头来他还是无可奈何，据朴氏的记载，他与鹤亭共处五日，“每谈次，频发叹息之声，其声喟，古所谓喟然太息者是也”。一肚皮不合时宜，到头来只能化作声声长叹。

4

我曾经批评一位美国的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他把清代思想史看得太简单了，也太容易轻信公开发表的文献记载。在古代普遍皇权的笼罩下，由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和道德权力的三位一体，个人在社会中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正当性被那些看上去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话语垄断了，真理话语又总是被政治权力拥有。所以，要想了解真实的思想世界，不能仅仅看公开场合所表达的文字，就好像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精神生活，不能只凭借社论、文件、广播和正式出版物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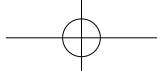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为什么？因为专制时代的人们可能同时会说三种话语：在公开的社会场合是一种，冠冕堂皇、正二八经得仿佛总是在背诵社论、宣布真理；在学术共同体中或在知识界的朋友中是一种，搜肠刮肚地表现知识和比量见识，连日记和书信都仿佛学术论文；在私人场合又是一种，低斟浅唱、呢喃软语甚至嘻笑怒骂，肆无忌惮地宣泄着自己的心情。如果



仅仅相信第一种话语，并把它用来充当真实的历史图像，恐怕重建出来的只是哈哈镜中的图像。

其实道理很简单，同样是历史，正史就与野史不同，同样是文字，给人看的和不给人看的也不同。大凡事先就存心给人读的文字，已经预设了读者，不免下笔的时候就始终在想着读者的反映，怕人误解，怕人联想，也怕人揣测到自己的用心里常有的那点私心欲望，于是遮掩涂抹。同样是汉语写作，天子治下的臣民和王化之外的使臣也不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是这么说，大概清国臣民毕竟更心虚胆寒。这一点，异域的朴趾源就看出来了，他说，他到中国来，看到人皆有苦心，其中“观人文字，虽寻常数行之札，必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当世之恩泽者，皆汉人之文也。盖自中国之遗民，常怀疾疚之忧，不胜嫌疑之戒，所以开口称颂，举笔谀佞，益见其自外于当世也。汉人之为心亦苦矣。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

这种话语的分裂，使得后来的我们要穿透公开的历史记载去体验真实的历史，常常不得不借助那双异域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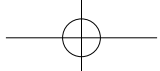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深入中国边陲

——读《苦行孤旅》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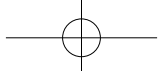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对于云南的知识，是那么零碎和片段。四十多年前，在贵州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曾经跟着两个年长的朋友匆匆到过一趟昆明，事后却没有对这个毗邻省份留下任何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对于那一片土地，记忆还是那么模糊朦胧。到了现在稍稍要关心“疆域”和“族群”问题的时候，回头搜检自己肚里的存货，发现我对这个“彩云之南”的历史知识，好不容易才数得出几类：（一）正史的《西南夷传》、杂史如樊绰《蛮书》、绘画如五代张胜温画卷等故纸堆和旧图像，（二）从传说中宋太祖玉斧划界，把云南放在“大宋”之外，使大理国在《宋史》里归了《外国传》，直到蒙元时代才收归版图内的历史，（三）因为看贵州苗族图谱而顺带看的及各种《滇省夷人图说》等图画，（四）匆匆翻过的丁文江《爨文通刻》、清华大学所藏纳西文书，方国瑜主编的十三卷《云南史料丛刊》，和八十年代刘尧汉等人关于彝族文化（如虎宇宙观以及天文历法）略嫌夸张的研究论著，（五）讨论佛教传入中国路径的时候，涉及西南丝绸之路的知识。真可以说是贫乏得很。大概唯一可以拿得来说说的，就是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阁楼上，曾经发现过陈寅恪先生手批清华大学1935届毕业生刘仲明的毕业论文《有关云南的唐诗文》。

在这篇论文的评语中，陈先生虽然称赞刘仲明“收罗大体齐备”，但也不由感慨，“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制限”。这种云南遗存历史资料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固然如陈先生所说，由于唐代它“不在文化区域之内”，而宋代又被划出国境之外，不免



受了历史记载的冷落。记得北宋人辛怡显《云南至道录》里就曾引用开宝二年(969年)官方册封文书中说,让云南王(驱诺),“统辖大渡河南姚、嵩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就是以邻为壑,把异族之麻烦扫地出门,所以,来自中原的唐宋文献资料依然有限。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原本就只关注汉族中心区域的朝代更迭、风云变幻,常常并不很留意隔山限水的边陲,所以在常见历史文献中,这一区域的记载总是显得支离破碎。特别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横断山脉之间那些非汉族人的生活世界,除了好奇或者猎奇的“采风者”,或者奉命巡视边疆的官吏,偶尔写一些“竹枝词”,画一些“蛮夷图”之外,很少有人真的对它作过深入考察和仔细描述。

可是随着西风东渐,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洋和东洋的学者纷至沓来,对中国学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与传统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他们不仅对“中心”的汉族中国有别出心裁的解释,也对“边缘”的满蒙回藏鲜、苗彝羌傣壮都兴趣盎然;虽然对“主流”的儒家一如既往地研究,但对“支脉”的佛教、道教、三夷教、天主教更有巨大的热情;对历史叙述中通常占据显著位置的“上层”文化有新的论述,但对过去历史文献中往往缺席的“下层”却更为关注。这种对于“边缘”、“支脉”和“下层”的研究,特别表现在宗教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中,一些早期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学者,可以说是“探险家”,可以说是“博物学家”,也可以说是“人类学家”,他们把颇多的注意力,放在现代(西方)文明互为镜像的其他文明之中,把极大的热情投入这片陌生的边陲和少人问津的边缘族群。我面前这部《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主人公就是一个多次深入云南(也曾深入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洋人洛克(Joseph Francis Rock, 1884-1962),他的本行是植物学家,可是,他更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者语言学家,他对纳西文字、风俗和历史的研究,对云南(以及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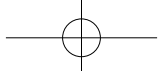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海、甘肃、四川)的地理研究，可能与他对中国珍稀植物的研究一样，足以让他在学术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1

还得再一次抱歉地说，在没有看到这部书之前，我对于纳西人，以及青海、甘肃那一带藏人和回民的知识少得可怜，基于文献的边疆史或民族史著作，也只能给我一个笼统而含糊的印象。所以，《洛克传》中那些来自洛克日记、手稿和论著的描述，带我走入这些活生生的地域。特别是，它让我看到了1920年代到1940年代，那个在汉藏之间(王明珂语)、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王赓武语)、土司自治与政府统辖之间、各种杂色族群和平民土匪之间，交错复杂的那个“边陲”。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西方人对云南一带并不熟悉”(61页)，不过，全球化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使英国人试图从印度经缅甸(的八莫和伊洛瓦底)，打通一条到中国的道路，这使得西洋人开始踏上这片土地，这一通道恰恰就是过去中国所谓“西南丝绸之路”。虽然最早是商业性的，但是很快，学术性的探险也开始了，洛克是这群学术探险者中的一员。1922年2月，他从暹罗一路向北，来到云南，开始了他二十多年对中国边陲的植物、人种、语言、风俗的种种考察。这二十多年的考察中，洛克经历了多少风险？我没有统计，我只是在这部书中不断看到，无论是丽江、永宁远离中心城市的艰难旅途，要经过今天想像不到的长途跋涉，不期而遇的暴风雪、雪崩和各种流行疾病，还是不断出现的土匪以及族群之间的战争，威胁着他的安全。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的无能之下，各种军阀、官员、土司之间尔虞我诈甚至是生死相搏，他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牺牲品。用一个当下流行语来形容，洛克在中国的旅程始终“步步惊心”，可是，他却始终不渝地要往这片土地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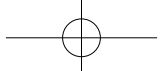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他是一个怪人，情愿长时期生活在异国他乡，在时空上远离



和自己享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139-140页)。作者萨顿(Stephanne Sutton, 1940-1997)女士说,对于读者来说,“大众总是惊叹于探险家超人的业绩和人类承受所有艰难险阻的心理因素”,所以,更乐意看到自己不曾见到的奇花异木,和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现象。但是,对于时刻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洛克来说,这种学术探险就是在以生命“殉”学术,因为这种学术对他来说就是宗教,探险就好像我们常说的“有瘾”,因为这种上瘾般的痴迷和执着,他一生在植物学、人类学、语言学,特别是有关纳西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才取得惊人的成就。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两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两卷)、《纳西文献研究》(包括对《神路图》的研究和对纳西驱除疾病之鬼仪式的研究)等十几种著作,以及他搜集的数以万计的纳西东巴文字资料,使他成为国际上对于纳西东巴文化“开拓性和奠基性的”研究者,尽管在他之前涉猎纳西之学的,还有三个著名的法国人,即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西藏及周边文字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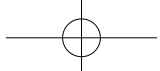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滇省夷人图册》之“么些”



源》，1885）、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么些研究：有关么些人的宗教、语言与文化的民族学研究》，1913），以及我们这一行最熟悉的前辈法国学者，被洛克斥责为“错误百出”的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有关丽江的历史地理文献》，1912）。

今天，随着丽江古镇、玉龙雪山、泸沽湖的旅游开发以及东巴文字、摩梭习俗、巫师信仰的研究，所谓“纳西”已经不再神秘，可是，在近百年之前，你能想象到这个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现象存在吗？就是今天，人们想象纳西族的时候，你能想到，使用东巴文字的纳西人，早在十六世纪纳西人就有汉文《木氏宦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和西方人互相沟通，进入过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和接受过现代的西方文明吗？凭着感觉隔空遥想，不是把一个民族想象成饮血茹毛的蛮夷，就是把这些地区想象成充满浪漫的异域风情，其实去真相很远。特别是，一个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为什么有关中国境内各种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真实描述和客观研究，常常是西洋或东洋学者先来开创，而中国学者只好紧追他们的步伐？像苗族调查，最早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在二十世纪初叶进行的，而中国学者像样的苗族调查，要到三十年代的凌纯声、芮逸夫及其助手石启贵才着手进行，因此不得不被动地回应鸟居龙藏的问题；而对于云南各族的调查，要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之后，史禄国、杨成志、芮逸夫，特别是陶云达，才开始对云南各族尤其是纳西人有了学术性的调查和研究，1936年，陶云达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发表《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才指出丽江一代的“么些”，自称“哪希”（纳西），主要分布在丽江一代，属于当地酋长木氏势力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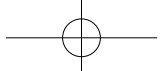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但是，这时洛克已经深入丽江、永宁已经十几年了。这让我们叹息和深思，学术如果也是竞争，也许正是中国那种外部饱受欺凌而内部无力控制的国家状况，加上现代学术制度和学术视野的缺乏，使得这种



“学战”中，中国始终落入后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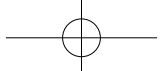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从不认为，一个人的学术遗产能证明这个研究者的动机纯粹，一个学者的成就高下也并不能证明他个人的品行高尚。古人所谓“文如其人”，多半只是事后诸葛亮一样的说辞。我也并不认为，有关人类学研究资料细致，就一定说明其描述立场正确，有关民族的风俗志水准很高，就一定没有其他意图。从这部传记看，洛克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纯粹学人，有趣的是，传记作者萨顿女士也并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完人。在这部书中，作者根据洛克本人的日记和书信，描述了一个浑身上下充满了矛盾的人。他用人苛刻，让手下的人每天都要面对他“不断的苛求，忧郁的情绪和尖酸的批评”（46页）；他喜怒无常，因为他有“反道统的个性、出奇的个人洁癖和刚愎自用的秉性”（88页）；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瞧不起中国人，“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赋予他权威”（155页），在中国他用这种白人的特权，居高临下地看待其他人，包括长期侍候他的八或十二个纳西随从；尽管他也常常与人为善给当地人治病和给穷人施舍，愤怒地谴责中国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压迫，但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考究，即使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要随身携带一个“阿伯克龙比·菲趣公司产的折叠浴盆，吃饭的时候还要放上桌布和餐巾，让那个始终跟随他的厨师按照食谱给他做正宗的奥地利风味晚餐”（12-13页）；他虽然出身并不高尚却始终追求贵族式的生活，甚至他还会因为虚荣，吹嘘和夸张自己的学历（46页）。不过，作为学者，他对学问，对于中国边陲地区植物种类和文化现象的近乎痴迷的投入，仍然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虽然我没有能力评价洛克在植物学和人类学上的造诣如何，但是，“他在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洛克收集了六万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和60件哺乳动物的标本”，引起世界有关中国西部珍稀物种的兴趣（20页），而他对中国西部的一系列论著，则“诱发了美国《国家地理》



的读者对陌生的国度和异域文化的无穷遐想”(30页)。

我读来最有兴趣的，是有关洛克内心冲突的记载，也许，洛克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好代表了很多观察东方的现代西方学者。感谢作者萨顿女士，她相当公正地指出了洛克内心世界的种种纠结。一方面他对西方文明有很强的失落感，回到欧洲或美国，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但是，另一方面当他身处“贫穷”、“混乱”、“肮脏”的东方世界的时候，他又极度轻蔑和反感。他在中国享受着西方白种人的特权，以至于回到美国没有佣人环伺就颇为失落，但对于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民族那里的眷念，常常是因为他在那里享受特殊生活。在那里，“能过上他异想天开的、有权有势的豪奢生活，除了置身于遥远的异邦，除了生活在‘次等’民族中间，哪里还有他理想的归宿呢？”(155页)有一段时间，洛克甚至觉得“往后最美满的生活莫过于彻底在云南安顿下来，度过余生”，但是，这种生活的前提是，“可以住着舒适的房子，时时能品尝健康美味的家常小菜，每天还有忠实的仆人在身边伺候着”(337页)。有时候他会觉得，除了北平，中国“仍旧是猪圈式的混乱和落后的生活，充满了奴役、腐败、盗窃、无能和欺诈”(382页)。所以，当他和中国佣人发生冲突，他“总是忘了自己生活的国度践行的是一套迥然不同的道德伦理观”(276页)，大发雷霆或者尖酸讽刺。作者萨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来到中国，去寻求真正的自我的，每当别人的言行不符合他遵奉的欧洲文化标准时，他总会受到莫大的刺激，甚至还觉得倍受屈辱”(276页)。

这让我们对这种学术探险者的观感充满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说，来中国(或者其他所谓“未开化”区域)来探险和考察的，是一群怀着好奇之心探寻异域风情，参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东方主义”共谋的西方人，但是，我们也要想想，如果没有洛克和一大批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暗昧不明的“边陲”呢？人们常常会颂扬罗塞塔石碑的发现，让世界开始破译埃及古文字，从而打开了通向古埃及文化世界的大门，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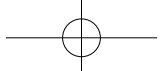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是，这一改变世界历史的发现不也是一项“殖民者”的副产品吗？我想，学术不一定都要和政治绑架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凯撒的可以归凯撒，上帝的可以归上帝，不妨对这些“政治不正确”或者“动机不正确”的学术成果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向这些敢于冒着风险深入边陲发现历史的学者立正致敬。没有洛克的收集、整理和解读，也许我们今天对于纳西东巴文字、风俗、信仰，还可能没有这么深入的理解。

3

说实在话，现在看洛克对于当时中国各种状况的判断，实在让人惊讶他的洞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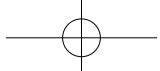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见解也不一定都正确，但是他对中国的理解却常常独具只眼，这也许是他深入社会底层和边陲区域的缘故。我们不妨略举几个例子。比如，书中提到他对保罗·门罗《中国：进化中的国家》的批评，门罗在外部观察中国，接受一种历史常识，认为近代中国的灾难都来自近代西方侵略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常常深入中国内部的洛克却指出，中国的灾难也来自中国人的“冷漠”，有三亿人（当时中国只有四亿人）并不知道这些条约，他们更直接面对的是“眼前寄生虫般的地方军阀，还有执政官僚，都以压榨民脂民膏和巧取豪夺为荣”，可是，这三亿人却始终沉湎在“马马虎虎对付眼前的窘境，再稍稍承受一下，日子也就挺过来了”这样的心态中，他们唯一在乎的是“面子和成规陋习”（86页）。又比如，对于193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当很多人包括外国政治家对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充满幻想，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带有一些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时候，洛克却看出“蒋介石就是诸多军阀中的一员。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归根结底是中国军阀传统的产物”。虽然他也承认蒋介石“有做大事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人直觉，还有深切的爱国情怀，和他本人力所能及的良好的从政愿望”，但他也很遗憾地指出，美国政府“傻呼呼地全盘相信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一味认为国



民党的确成就可很多政治大业”(270页, 277页)。他很不屑地抨击自己的同胞说, 美国政府总是受到传教士误导, 原因是“这些传教士身在中国, 理应对中国的情况有一番清醒的认识, 可是, 他们担心的是一旦讲出中国混乱的政局真相, 他们的活动就再也得不到政府的资助, 因此他们总是以讹传讹”(270页)。

这种判断, 也许和他“进入中国”的方式与其他观察者不同有关罢。他虽然也在北平、上海、昆明这些大城市待过, 也与很多上层文化人、驻中国使领馆官员和外国记者接触频繁, 但是, 他毕竟更多深入边陲和底层, 了解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他在华西看到“到处游荡、成群结伙的士兵”, 在云南看到满大街的乞丐, 在兰州看到国民政府军队、回民和藏人之间的厮杀, “到处是战争和骚乱, 实在是寸步难行”(276页)。特别是, 边陲各族之间的残酷战争, 使得这个国家处于极度的混乱中, 1925年, 他看到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出现的藏民、回民和汉人之间的纠纷, “藏民本就对回民怀恨在心”, 反回民的情绪激烈, 汉人一面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一面却想着“消除回民在甘肃西部地区的统治势力”, 而回民的历史记忆中对清廷19世纪镇压的恐惧, 则使他们效忠于马麒, 他们肆意掠夺拉卜楞寺周围藏民的财产。洛克指出, 国家对于这一地区的失控一筹莫展, 可是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人, 却只是注意到同时在沿海发生的“五卅惨案”, 注意到西方列强带来的诸多苦难(129-1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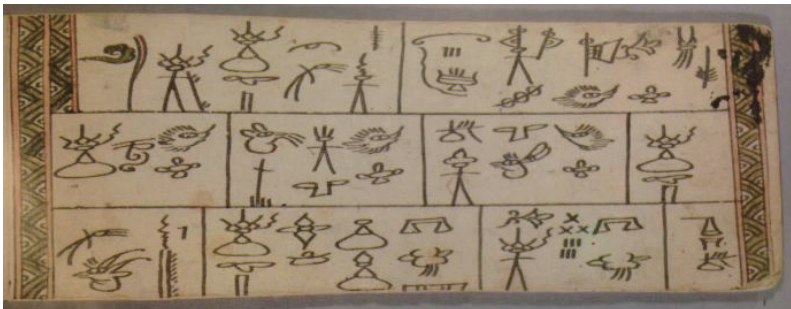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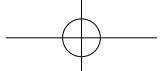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因此, 这个看上去有些像探险狂人的洛克, 常常有一些不同于历史学家、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 他的经验常常能够让他有出人意外的洞见, 这种经验对于“他者观察”偏偏极为重要。不妨举两个例子。他曾再三郑重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他在甘肃的经历使他发现, 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还是地方军阀的军队, 都觉得从农民身上狂征暴敛是正常的, 于是, 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吸引中国千百万农民的潜力”。尽管他并不希望共产党夺取中国, 但他认为,



忽视了这一点的蒋介石，恐怕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预见到，蒋介石“根深蒂固的保守的价值观”只能植根于中华帝国的过去，最终他会被重视农民的毛泽东取代(304页)。同时，外国人也不能拯救中国，因为他们一味希望中国开放，让农民走工业化道路，他感到非常惋惜和不安。他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像样的政府，普及的教育，还需要引进讲卫生的生活习惯和西方的医学技术，从而引导人民过一种健康的日常生活”(307-308页)。应当承认，无论他的见解是否全面和有效，但他确实看到了别人忽略的问题。另外，他也告诫西方人，要懂得在对边陲地区的管理制度上，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也令人不安。在清朝普遍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当地土司头人一方面在本地有生杀大权，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当地衙门控制，当地衙门又受到省级官僚管辖，一层又一层的权力似乎有所控制，但问题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则在皇帝那里。当清朝崩溃权威失坠，秩序就乱了，“权力纯粹取决于军阀手中的武力”(204页)。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大一统的结构，但是对‘野蛮人’居住的边疆地区，帝王时期的中央集权政府并没有施以全盘控制，而民国时期，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就更为松散了。”可是怎么办呢？“如果政府力图派大批武装力量进入这些边远地区，也许能一劳永逸，把这些尚未开化的地区和人口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之内，但结果显然得不偿失”(204页)。为什么“得不偿失”？日后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显然给他的论断做了注脚，让人不得不深长思之。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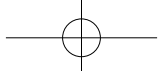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话题还是回到洛克的本行来。我说的“本行”，指的不是他真正的本行植物学，而是后来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中国民族学特别是纳西研究——“在深深的峡谷和高达两万多英尺的远古山脉的斜坡上，在去往中国西藏的西部入口处，生活着一个土著部落，汉人称它为么些(Mo-so)。这个部落远离中国北部和东部的汉族文明，僻居一方，几乎与世隔绝”。



洛克收集的纳西东巴文书之一，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1924年美国的《国家地理学会杂志》第五期上洛克撰写的《纳西人驱逐使人致病之恶鬼的仪式》一文的开头如是说，这是洛克有关纳西文化的第一篇论文（引自杨福泉等编《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据说，在这篇论文之后，一个“僻居一方，几乎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就像云开日出的玉龙雪山一样，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显出真相。我没有能力评价洛克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不过，正像一个德国学者普鲁纳尔（G.Prunner）所说的，“当对云南纳西族的研究正在发展为一个颇具特色而专门化的学科时，洛克的去世，使它不得不停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最后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纳西之学几乎就是洛克一个人开拓出来的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学科。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当你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他收集来的那些纳西东巴文书，看到他所拍摄的众多旧照片，看到他几十年间出版的种种著作，特别是，看到现代中国、日本、欧美学者有关纳西文化研究的著作中，洛克的著作在注脚中被反复引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半个世纪前已经去世的洛克，这部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开创和奠基”的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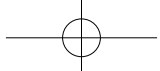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哈佛的第一个月，承蒙译者李若虹博士赠送，我抽空读完了这部刚刚出版的《孤行苦旅》中文版，匆匆写下了这篇急就章式的读后感。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表达我的两点感慨。首先，是作者萨顿女士的知识让我极为吃惊，一个植物园主任的秘书，一个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接触过纳西、藏、回的女性，早在1970年代初，如何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需要丰富知识的传记！凡是整理和使用过档案、日记、公文来撰写传记的人都知道，从那些凌乱潦草的字迹中，清晰地梳理出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复杂的内心，是何等的困难！尤其是一个并非中国学家的人，要准确描述出传主洛克在1920-1940年代所处的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是何等的不容易，可萨顿女士的叙述却出人意外的准确和深刻。其次，是译者李若虹女士对这部传记的翻译，译文不仅清晰流畅，而且这一涉及了边陲地区复杂历史、族群、人物、地理的传记，实在需要太多的知识，也需要查阅太多的专业书籍。尽管李若虹女士是出身哈佛的藏学博士，但是，这部传记涉及的，却并不全是她的专长藏学（尽管纳西人也与藏人有关），我惊讶地发现，译者添加的注释，来自相当多专业的论著，而补充进来的很多旧照片，则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无论是译者注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还是老照片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冲击，都让我们对于这部书的主人公洛克的那一段中国生涯，增添了更多的理解和感受。

（2014年）

斯蒂芬妮·萨顿著，李若虹译《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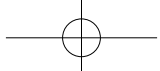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当“暹罗”改名“泰国”

——从1939年的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

1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上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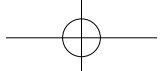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特别是，这一波风潮与当时汪精卫之叛变，日本南进策略、国内苗族复兴倾向相互呼应，是否会掀起一股分裂中国的波澜？

2

最早察觉这一趋向的历史学者中，第一个可能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时暹罗还没有宣布改名——他给顾颉刚讨论边疆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顾颉刚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Thai)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致顾颉刚[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遗札》，954页)。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罗宣布更改国名之后，国内气氛紧张，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国日报》上，就以“顾铭坚”笔名发表《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一文。在文章开头他就问：“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改国名是其自由，为什么改为‘泰国’便和我国发生关系了呢？”

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史家顾颉刚，对通过历史学论述捍卫国家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他强调说，暹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又得了中国



的无数好处，“不止靠中国人救回来，也是靠中国人充实起来，……中国确实是暹罗的母国，暹罗的种族、文化、经济诸端，无一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孕育长养起来的”。可是，现在的暹罗傍上了现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抢夺我们的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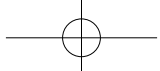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为什么顾颉刚说是“抢夺我们的国土”？他说，因为他们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掸”，《后汉书》有“掸国”，这个国家原本在缅甸(在今缅甸掸邦)，但日本学者怀着“独霸东亚”的野心“杜造历史”，说自古掸国等就是一族，他们都是泰族。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包抄拉拢的局势，让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暹罗改名的日本阴影，也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政治意图。因此他指出，暹罗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义”的人，就宣称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好些非汉民族，尤其是云南西南的摆夷，都是泰族。由于暹罗把它当做自己的来源，并且在建立大泰族国家的口号下，宣称“凡是泰族人都应当属于这个国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诸国的土地都应当还给这个国家”。

顾颉刚非常愤怒，他说，“暹罗改国号的一事，和我国西南边防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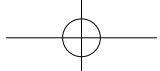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民族主义向来是一柄双刃剑。

在面临外敌侵略和国族危机的时代，正义的民族主义常常是国族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来源，在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贸易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往往造成人类之间的敌意。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我一直强调，历史学一方面当然有唤起民族认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促成世界意识的作用。可是，当民族主义的正义和热情影响到历史学，甚至干预了对是非真伪的判断时，它也会导致历史判断偏离甚至走向极端。暹罗更改国名的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原本纯粹历史学的判断，即暹罗或泰族，是起源于中国云南



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吗？他们是因为汉代和元代的压迫被迫南迁的吗？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主要是欧洲东方学界，对于“泰族”或“暹罗”的历史，往往支持一种说法，即（1）泰族起源于云南（甚至起源于中国内地），被汉族（如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迁；（2）古代的哀牢夷（汉代）、孟获（三国）就是泰族；（3）南诏（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些说法，得到很多西洋、东洋学者的研究支持。中国学者陈吕范曾列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汉族压迫泰族南迁”，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在《掸族发源地》（*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这篇论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汉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才从中亚进入中国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掸族的祖先，发源于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张，南诏就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英国人戴维斯（H.R.Davies）《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连线》（*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1909*）更认为，掸族发源于广东。这个说法得到德国克勒纳（W.Credner）的赞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勒纳在《南诏故都考察记》（*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说掸族是从华南热带地区迁徙过来的；而美国传教士杜德（W.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Iowa, 1923*）则认为，泰族属于蒙古血统，是比希伯来和汉人更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国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尔泰山一代，以后逐步由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又从中国中部迁入南部，再从南部迁入印支半岛（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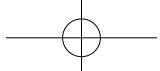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被誉为“暹罗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Damrong Rajanubhab, 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关于暹罗历史的系列演讲,后来被编辑为《暹罗古代史》一书,大致就是这样叙述暹罗的历史的(丹隆《暹罗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译本,1930。由于此书中译本错误很多,曾被许云樵等人严厉批评)。而集大成的英国学者吴迪(W.A.R. Wood)所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这些说法,认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东周简王元年)以前,中华帝国只是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都是蛮夷,“其中泰半殆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罗人、老挝人,与乎掸(Shan)诸民族之鼻祖也”。他们是在耶稣纪年一世纪,才“相率南移,达今之掸国北部一带之地”。他强调,南诏就是泰族所建王国,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诏(或大理)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迁”(《暹罗史》第一章,陈礼颂中译本,一九四七年)。

4

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却坚持另外一种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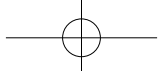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站在中国立场上,历史学家们的解释是,(1)泰族确实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起源的,它本来就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族群;(2)如果追溯早期历史,它们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掸国”,即《后汉书》中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记载的“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他们曾向汉朝进贡,汉朝授以金印紫绶。特别是史料记载,永宁元年掸国国王雍由调曾经遣使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当时,汉安帝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说明它很早就纳入了汉朝的朝贡圈。(3)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和各种遗物,说明掸国是“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延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即古代掸人之地”;(4)讲泰语的古代掸人,在与讲高棉语的扶南和



真腊，讲越语的安南，讲缅甸语的骠国，讲彝语的南诏，在互相联系和冲突中，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泰族的族群和疆域（如方国瑜、陈吕范等，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泰族是永宁元年来朝贡的掸国之后裔，自汉代就是“汉大都尉”，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境内族群之一；如果泰族作为一个整体族群，是在十八世纪才逐渐成型，那么，南诏、大理就不可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泰族也就谈不上被汉人或蒙古人压迫而南迁；如果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发生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中国境内各族应当是整个的中华民族，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大理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疆域的形成。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国瑜就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伯希和有关泰族为南诏国之说法提出反驳，指出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暹罗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国瑜更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一节，驳斥伯希和南诏通用语言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着重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强调南诏、大理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收入《方国瑜文集》第四辑，377页）。在方国瑜的论文中除了学术批评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险恶用心”，“无中生有”、“谎言无耻”以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等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词（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367-369页）。顺便可以一提的是，直到现在国内学者仍基本主张，南诏、大理与泰族无关，是由彝族、白族的先民，即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而忽必烈灭大理，是“铲除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但是，日本在“二战”时出于某种侵略野心，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支持大泰国形成，怂恿暹罗鼓吹“泛泰主义”，而且在学术上支持泰族起源云南，南诏、大理为泰族，以及元世祖征服后泰族南迁说。面对异国侵略和国土分裂，学者立场为针锋相对而往往偏向一侧。国内一些历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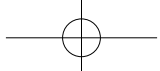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家在讨论暹罗和泰族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暹罗接受多少中国的好处，泰族受到多少汉文化的影响，就像前引顾颉刚所说的那样。著名的学者陈序经甚至在《暹罗华化考》一文中，引用《大明一统志》卷九十《暹罗国》的话说“暹乃汉赤眉种”，还说，如果这个话可靠，那么暹罗人本来“就是中国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国文化”（《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二十一号）。陈序经当然注意到“暹罗人的大汰主义”和日本人的“大陆政策”一样，“都是侵略的口号”（陈序经《暹罗与日本》），但是把暹罗人说成中国人甚至“汉赤眉种”，这个说法也太过偏颇，史料依据也实在缺乏。所以，当时专门研究过暹罗史的许云樵，就在《读暹罗华化考》一文中，针对这些说法在史料、文化、语言方面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并说，“暹罗的染濡华化，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较之印度化，相差犹远，这是稍加研究暹罗文化的人所公认的事实”。

“立场”使得有关南诏大理国家与族群问题的历史学研究，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和时势的意味，有人干脆在论文中，把“泰国”的“泰”，写成“埋汰”的“汰”。

5

当民族主义或政治意图支配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很难超越“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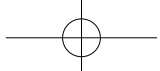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最后讲一个有意思的旧事。在暹罗改名泰国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民国政府评“蚁光炎奖”，蚁光炎（1879-1939）是泰国华侨，也是支持暹罗抵抗日本的领袖，后被暗杀。当时，中国政府用他的名义设奖，显然是在表彰东南亚抗日华侨的精神。然而，当评审委员会把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评为第三名时，傅斯年却非常警惕。他说他偶然看到这一消息，“顿觉此事大有毛病”，便立即给朱家骅、翁文灏、叶企孙写信，指出这部书是调查“芒市那木寨的宗教活动”，与评奖原则中“专给予研究泰国、越南、马来亚之历史、地理、文化、经济而有重要成绩之中国人”一条不合。它不仅“不在本奖金范围之内”，更重要的



是，这部书研究的是“摆夷”，而摆夷就是泰族。傅斯年说，“全中南半岛之泰族多矣”，“全中国说泰语者，恐有二千万人，皆中国人也”，可是由于暹罗近年来“不知自量，要玩大泰主义”，“以云南、广西为其失地”。他强调，属于中国的云南西南部包括芒市，本来“以受南支佛教影响，颇有离心力”，如果政府再把本来专给外国研究的奖金，给了研究云南芒市中国人摆夷的田汝康，那么就等于“将云南划归中南半岛，且显示泰国研究课包括云南一部之人，与暹罗政府之妄言吻合”。所以，傅斯年强力主张删去这个第三名。

傅斯年曾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可问题是，什么是纯粹的学问？什么是无聊之学问呢？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民族情绪充斥之时，这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2018年）



辑四

普镇琐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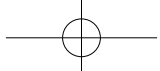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从2010年到2013年的四年里，担任 Princeton Global Scholar，能够每年去普镇小住，这是我近年来最愉快的时光。无论是在胡适曾经担任过馆长的葛思德图书馆，还是在爱因斯坦曾经待过的办公楼，抑或是常常可以看见约翰·纳什的食堂，你总是能感受到这里浓郁的文明和知识。更何况在这里，常常有机会和余英时先生见面，和余先生见面和聊天，成了这几年最珍贵的记忆。

每逢花时

——2010年普林斯顿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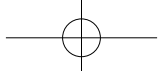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普镇的春天印象

刚到普林斯顿，还是早春季节，住在 Lawrence Apartment，公寓后面是高尔夫球场，侧面有密密的树林，在树林中到处是残枝。据说，前段时间天气异常，下大雨刮大风，甚至有两三人合抱粗的大树，也被风雨劈断倒在草丛中。褐色的断树和潺潺的溪水，让人觉得好像冬天还没



过去，到处没有绿色。但奇怪的是，这里并不给人残山剩水、枯枝零落的感觉，因为树丛中，已经有星星点点的黄色迎春花，也有些不知名的红色花苞，显出春天的生机。仅仅半个月以后，这里真正进入春天，风景就大不同了，似乎刹那间便川原红绿、花团锦簇。除了迎春花开得黄灿灿地发亮，还有处处满树的玉兰花，白色的开了又谢，花瓣立着变成倒挂，紫色的接着又开，像汉代陵墓中发现的九枝灯一样，淡淡红色的樱花插在白色的玉兰中间显得很艳，低头看去，地下处处是黄蕊白瓣的洋水仙。到我离开普大的五月初，中午太阳下，洋人都已经穿了短裤汗衫，白色的威尔逊学院后面，喷水池中居然已有小孩戏水。

这个春天里，我每天到东亚系去看书。东亚系所在的 Jones Hall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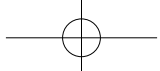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座老楼，因为原来有爱因斯坦办公室，又因为后来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 *A Beautiful Mind* 在这里摄制，所以感觉上很熟悉。这座建筑奠基时间是1930年，我之所以能记得这个时间，是一次到余英时先生家，余夫人送我一张余先生在 Jones Hall 旁的照片，照片上有这座楼的定础石，上面就刻着“1930”的字样，余夫人说，余先生和这幢楼同龄，因而注定要和它相伴并在这里退休。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楼的202室是一个雅致的会议室，正中间挂了台湾著名艺术史研究者庄申教授题写的字“壮思堂”，把 Jones Hall 译作“壮思堂”，真是很妙。

二、演讲与课程：呼应与差异

我在普林斯顿最重要的正式活动，就是在 Jones Hall-202 即著名的“壮思堂”的报告。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听，大概操持此事的艾尔曼 (Benjamin Elman) 教授也没有想到，所以事先准备的复印材料不够。

在开场前，我先讲了一下闲话。“胡适六十岁生日那天，也是在普林斯顿，我比胡适小六十岁，我也将在普大度过我的六十岁生日，这似乎很巧合。胡适当年在这里度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心情很黯淡，乘火车回纽约时，想到自己有心脏病，人寿保险也不接受了，所以，周质平说是他‘黯淡岁月’，我是否也将黯淡？不好说。不过，他当时写了一个《生日决议案》，说如果生命不长了，那么他要还一生的文债的话，第一个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见胡适和我都在关注思想史。”听众都笑起来了。我随即转入正题，从这里开始讲《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从听众反应上看，似乎还受欢迎，东亚系的柯马丁、韩书瑞、太史文都来了，连普大国际教学与研究委员会的 Diana 也特意来听。特别有趣的是，当我的40分钟报告结束后，主持人，也是我的老朋友周质平教授兴奋得只顾自己评说，几乎忘了事先安排的评论人汪晖的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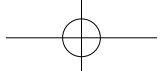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一直到我提醒才把时间交给汪晖。在汪晖五分钟的简单评论后，袁清（袁同礼之子，退休大学教授）、柯马丁（普大东亚系教授）、王晴佳（罗文大学教授）等人提出一些问题，包括中国思想史为何不涉及经济观念问题，福柯的影响、1895与1989之间的连续性问题、新资料和清华简《尚书》、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关系等等。

按照和东亚系的约定，我在普大有很简单的工作，就是分别给宗教系太史文（Stephen Teiser）教授和东亚系艾尔曼教授的Seminar讲两次，题目是《中古道教仪式》和《东亚研究的新史料》。太史文教授的课上有十四人，我用三十分钟讲了一下中古道教变化，然后一一解释《洞玄灵宝五感文》中的内容。在讨论的四十多分钟里，有人提到“神圣化”和“世俗化”翻译的问题，有人提到道教坛场和曼荼罗的象征性问题，有人说到道教何以不如佛教，缺乏影响的问题，也有人提到福柯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在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课上，居然韩书瑞教授也来了，大约有二十几人，我讲的时间稍长些，因为要做注释性的导读，休息之后才接着讨论。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包括（1）中日越韩上流社会的记载与下层民众的观念之间，有无异同？（2）是否燕行文献主要涉及中国北方而日本长崎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南方？（3）日韩越文献的版本问题；（4）文献中有无各国自己的偏见；（5）明清之间的变化，是否就一定导致认同之分裂？我一一回答。

晚上，韩书瑞和艾尔曼教授陪我去马来西亚餐厅吃饭的时候，韩书瑞教授还在就这些问题和我进行讨论。看来，在中国历史领域，中国和美国学者之间也还是可以有好的互动和回应的，未必都是“聋子的对话”。

三、捎带的活动：在费城、罗格斯、纽约与安娜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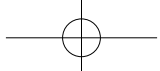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普大的那一个多月里，半是休息，半是工作，顺便也参加了几次活动。



第一个活动是在费城参加今年的AAS，即美国亚洲年会。这个会三月下旬在费城召开，还没有调好时差，我就和香港赶来的郑培凯教授匆匆赶去。住进大会统一预订的Marriott饭店，饭店在费城Market St，邻近市政厅和Macy's商店。饭店的背后，有一个“大食堂”似的Market，卖万国快餐，正值中午饭的时间，会议并不管饭，所以人们都到这里来找吃的，于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人头攒动”，什么叫“熙熙攘攘”。

美国亚洲年会和一些学术大Party一样，未必一定有什么学术上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朋友聚会的机会，来的人多得仿佛是赶集，可以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就在这个大食堂里，我不时遇到好多新雨旧识，像加拿大UBC的丘慧芬和杜迈可，达特慕思学院的艾兰和邢文，洛杉矶加大的胡志德和清华的汪晖、圣巴巴拉加大的艾朗若、哈佛的汪悦进、欧立德、罗文大学的王晴佳、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黄克武，以及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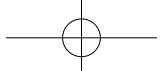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葛剑雄、齐东方等等。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也是一个亚洲研究的图书展览，各个出版社都设了柜台，把各自有关东亚的图书陈列起来，也提供很多即将出版的新书目录。在书展上最容易见到熟人，好些朋友来找我谈，除了以前的学生清华大学的刘国忠之外，还有现在在美国任教的陈怀宇、赵刚、黄士珊，还和特别赶来的高教出版社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的编辑丁海燕，特意聊了聊她们刊物的事情。

第二个是 Rutgers 大学“真武大帝”的讨论会。那是在四月初，Rutgers 大学的刘迅希望我去参加。我答应了，那天早上，便搭了韩书瑞教授的便车，一同去位于 New Brunswick 的 Rutgers 大学的会议中心，参加孔子学院赞助的（儒教赞助道教？）“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真武崇祀”讨论会。到了以后，才发现原定参加的中国学者因为签证问题不能来，我意外地成了惟一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其他有美国和日本、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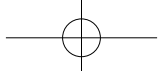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的学者七八人，好在老一辈的于君方教授和同辈的韩书瑞教授都来了，去年认识的朋友，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罗柏松 (James Robson) 也来了，此外还有法国的德宝仁 (Pierre-Henry de Bryun)、加拿大 Alberta 大学的女教授 Jean Di Bernaldi，以及过去认识的刘迅、王刚等等，讨论得倒也很热烈。

第三个是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到纽约很方便，搭火车只要一小时，随时都可以去。这次特意去看中国馆的专题展览，但近期主题展览是“谢稚柳绘画展”，这对于我来说不大有意思，只好看例行展览。其中，门口大厅有北齐的四面佛石祠 (Shrine with four Buddhas)，与波士顿博物馆的相仿佛，看来中古北方多此类；而北魏孝文帝浮雕石刻 (Emperor Xiaowen and His Court) 恐怕就是《礼佛图》。当墙正面，一个元代山西药师佛壁画，巨大得有震撼感。在馆内仔细看了汉代陶制双俑六博戏、北齐至隋代一石棺座，甚有意思，也看了一下《大唐故徐府君墓志铭》(盖与铭俱全，徐德闰为舒州同安县令，原为高平人，垂拱四年卒，永昌元年薨于北邙)。又顺便去附近拜访了一下胡适旧居，旧居在东 81 街 104 号，是一幢红砖的公寓，从外面看起来，房间不会很大，作为一个退任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二三十个名誉博士头衔拥有者，一旦作了寓公，却只能住在这样的地方，也让人唏嘘，难怪周质平说 1950 年代初是胡适的“黯淡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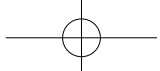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第四个是去密西根大学演讲。从纽瓦克飞抵底特律，只要一个多小时，飞机提前到达。一个自称来自东欧的司机到机场接我，半小时车程即到了安娜堡 (Ann Arbor)，入住 Campus Inn。窗户对着两个教堂，看起来还满有味道。

七八年前，我曾经到访过这里，但是没有好好游览，只是留在印象里的是这里有点儿像欧洲小镇。当晚无事，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杨继东先生陪我到处看了看，镇子比普林斯顿热闹一些，据说是因为学生有三四万人的缘故 (普林斯顿只有六千学生)，所以，城镇也比较大。在



Down Town，颇有些灯红酒绿，正好碰上电影院开场，居然会排长龙。第二天下午，到比较文学系讲《利玛窦之前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念》，本系的David Porter教授主持，不多的听者中，有比较文学系的唐小兵，有图书馆的杨继东，有做宋史的裴志郢(Christian De Pee)等，还有几个东亚研究的年轻人。

讲完之后，有人问何谓“汉族中国”，有人问中国自我中心的观念与英国自我中心观念之差异，有人问的是什么时候中国人也讲“世界”这一词。我一一作了回答，似乎气氛还好。有些吃惊的是，美国也和中国一样注重形式，一个小小的演讲，居然也摆了饮料和点心，但忙于答问，也忘记了去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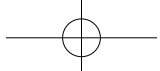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四、普大有关中国的 Seminar：青铜钟和《盐铁论》

和普大宗教系博士生一道，到普大艺术博物馆 Marquand 图书馆二楼，听有关周代铜钟问题的报告，这是艺术史系关于曾侯乙编钟研究的 workshop，一个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王海成（音）讲 Ancient China as a Culture of Bells，来参加的人居然有裴德生、贝格利、史嘉伯和艾尔曼等。我总觉得，讲者心中好像有一个大框架，提纲一开头提出 “Why is there a need to write a new book on Chinese bells?” 问题是，他的讨论主要围绕在南方（尤其是湖北以及江西、湖南一带）出土的各种铙、甬钟、编钟，他指出它们与北方（以陕西、河南为中心）的各种青铜器的相似性，并且以西周曾南征荆楚之事例说明，西周文明存在于南方，故铙、甬钟和编钟有一种联系。这个话题其实涉及面很宽，他最后的问题是，What happened to Musical bell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离开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是否太大了。

另一天，在壮思堂听 UCLA 的史嘉伯 (David Schaberg) 关于《盐铁论》的报告 (Purposes of the Discussion on Salt and Iron)，他主要用的是细读和翻译的工夫。讨论围绕着《盐铁议》如何成为《盐铁论》。他的报告有两点可记：一是他注意到《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郑陈传》的“赞曰”中，有“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桓宽)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百言”，故一定是后见之明；二是注意到《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郑陈传》的“赞曰”引用桓宽语有“观公卿贤良文学之议，异乎吾所闻”，而《盐铁论》中的桓宽的“杂论”本来中间还有一段，后面则作“异哉吾所闻”。所以，他的翻译中特别注意把前一句译作 Thi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ve heard，而把后一句译作 This is different indeed from what I have heard。

洋人也许阅读中文没有我们顺溜，不过也因此会比我们读得仔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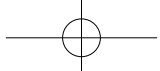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尾声

也许是难得浮生一个半月的休闲时光吧，现在留在脑海里的，多是普林斯顿大学古色古香的楼群、百年前古运河的流水、花园之邦里春天的阳光、普大小火车的汽笛和Nassau街上的风景、葛思德东亚图书馆丰富的书库，当然，更有和余英时先生几次愉快的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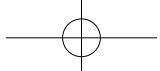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那么贵族化的学校。小镇上没有麦当劳、肯德基和汉堡王，据说，这是维持精英化的市民坚持不准大众食品进入，以维持讲究品味风气的结果。看看威尔逊学院那条街的两侧，那里有那么多精致小





楼，据说，都是学校出租给大学生联谊用的会所，为了沟通大学生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他们有出身普大的认同。我不能判定这种多少有些贵族气的做法是否好，不过在普大，这个传统已经连续多少年，它只有几千学生，没有赚钱的商学院和影响巨大的医学院，居然始终能和哈佛、耶鲁等大学打成平手，至今仍排在世界大学榜首，或许这也是一种教育模式吧，在普遍的文化沉沦、知识平庸和操守崩溃的时代，精英化和贵族气，是否也仍有一种价值呢？

（2010年）



日日是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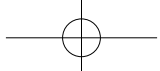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1 年重访普林斯顿

2010 年是三月下旬到普林斯顿的，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了那一个多月的生活。2011 年赴美，比 2010 年晚了半个月，春天比我们到得早，寒冬的风雪早就无影无踪了。所以，尽可以充分享受春日融融的大好天气，应了那句话“日日是好日”。我很奇怪的是，这里为什么总是阳光明媚，天色一碧如洗，高树树叶嫩绿，低处樱花如雾，到处是紫色如小灯盏的玉兰花，与明亮怒放的黄色迎春花。我们最喜欢的是，傍晚从 Lawrence 出发，沿着百年前的运河边散步，走到 Harison 桥以外的水库旁，夕阳映照，波光粼粼，远树葱茏，空气澄明透亮，风景真是难得。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虽然已经时隔一年，可那时的风景仍历历在目。于是，便翻检了一下当时的日记，写下这篇回忆重访普林斯顿的文字。

一、在美国谈论“全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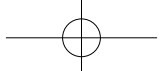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到普大后不久，依照惯例与具名邀请我的普林斯顿国际教学与研究委员会主席见面，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到。今年的主席是历史系研究南美的教授 Jeremy Adelman，据他说，他的祖父母曾在山东传教，他祖母的妹妹曾到过香港。其人甚健谈，只要说起全球史，他便会滔滔不绝，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他特别说到，他特别关注 1571 年，西班牙人由墨



西哥运白银到菲律宾，菲律宾的中国人把土人当奴隶运到南美，这便是全球往来史的一页。席间，还谈到他们撰写的全球史教科书 *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 : 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to the present*，我很有兴趣。全球史现在是大潮流，几天后，我应邀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洽谈双方合作的事情，第一天去拜访历史系研究非洲的教授 Jean M. Allman，她也谈到从女性立场以及从非洲角度出发的全球史。她表示，现在撰写全球史的一个目标是“去美国（欧洲）中心”。

全球史仿佛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大热门。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曾经指出，“1945年之后，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因此他倡导一种“全球的历史观”，这种注重全球视野的历史观念，加上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世界的后殖民理论与现代性批判推波助澜，从学术与政治两方面，把“全球史”推成大潮。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国别史”已经成为陈旧的写法，而“全球史”则不仅学术新颖，而且政治正确。有人甚至声称，全球史的意义是“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则表现为“‘历史’没有什么重要与不重要的分别”。

可是，我一直怀疑，历史如果不能在意义上，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么，历史就成为堆垛和杂烩，这可能吗？毫无疑问，当下的“全球史”乃是针对某种自我中心主义立场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而来的，其背景是“政治正确”与“后现代”理论，所以治全球史者常常乐于宣称，自己是没有特定立场和特定位置的全球历史观察者，可是，这恰恰是把撰写者放在普遍的“居高临下”、“全知全觉”的位置，这样没有“偏见”的全球史是否可能？这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我向 Jeremy Adelman 教授提出一个问题说，是不是真的有“无偏无倚的全球史”？是否应当有一个从“中国眼睛”观看的“全球史”（Maybe we have to write a New global history from China's eyes?），而我也回应 Jean M. Allman 教



授，“也许美国学者的全球史撰写，其意义是有意识的淡化美国（欧洲）中心，而中国学界如果要撰写全球史，恐怕会有意识地把中国多放一些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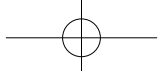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因为，我想到了当年关于《剑桥世界近代史》缺少“中国”的争论。

二、大千世界真小

普林斯顿的Nassau街上虽然也有两个中餐厅，但是人们好像都格外钟意购物中心附近那个大千美食林，这个据说原来算是上海菜系的餐厅，菜肴的味道其实早已五湖四海了，但是仍然比其他几个好一些，所以每天门庭若市。

大千美食林仿佛就是普林斯顿的“大千世界”。我已经记不清在这家餐厅吃过几回了，不过倒是记得，大凡在这个餐厅里吃饭，就会屡屡遇见熟人。记得刚到普林斯顿的那一天，艾尔曼教授夫妇请我们和两位研究日本历法与占卜的德国人去那里吃饭，一个来自剑桥大学，一个来自巴黎狄德罗大学。吃着吃着，抬头看见一位老者，似乎很熟悉，突然想起原来是在清华大学曾经见过几次的方闻先生，他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学者；刚刚打完了招呼，却又听见背后有人用中文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米家燕，一个曾经在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加州大学读书，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学者，顿时就想到“大千世界真小”。

后来再想，也并不奇怪。一来是普林斯顿聚集了太多华人精英，据说中央研究院海外院士聚会，仅在普林斯顿一下子就可以来六七个。近年回到中国大陆的顶尖学者，普大也有姚期智和施一公，他们的离去，曾让好手如云的普大，居然也会有“马群顿空”的感叹。我在那里见面的著名学者，除了方闻先生之外还有好多，余英时先生夫妇也是那里的常客，连这里一个福州籍的工作人员，都认得余太太。也许，是因为中国美食的吸引力罢，朋友聚会、接待远客、举家欢宴，都愿意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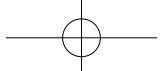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来。每年五月初，全美汉语教学大会在普林斯顿举行，汉语教学有关行当的人，近百个聚集在这里，把偌大的餐厅挤得满满蹬蹬的，我在那里见到那个汉语说得像老北京的林培瑞，他就是那本讨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书的作者，有趣的是，书名不是翻译成“鸳鸯蝴蝶”，倒是翻译成“北京鸭与花蝴蝶”。

三、与余先生神聊

在普林斯顿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可以常常与余英时先生夫妇聊天。余先生和我一样喜欢天南海北地聊，虽然谈的始终是中国，但话题却时而历史，时而政治，有时学术，有时趣事。余夫人陈淑平和内人戴燕有时一起聊，有时也分了拨儿对谈。上海的朋友陆灏兄曾希望我带个录音机去录谈话。可我总觉得，拿了录音机就不能放开来神聊，似乎总有一个监听者或者窥测者在旁边，更何况余先生与余夫人是长者，没有他们首肯，录音显得很不够恭敬。

没有录音，没有边际，也没有主题。有时在考试中心，有时在 Nassau 街上吃鱼的餐厅，有时是在大千美食林，最多的是在余家客厅。事后回想起来，话题真是变幻多多。像刚刚在复旦作系列演讲的王汎森兄所说的“执拗的低音”，余先生就谈到他对边缘史学与被压抑之历史资源，始终相当注意。对于我所关心的禅宗史，余先生也很赞成我对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上的意义的肯定。他还特别说到胡适为人之不可及处，他说，胡适看来为人从容大度，颇为随和，但其实也很重视思想立场和独立人格。他提到在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有蒋私下里对胡适的极度怨怼，他居然认为胡适对其羞辱，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和对蒋的态度，却始终不卑不亢，一以贯之；有时候，余先生也会说到他的兴趣，他特别喜欢阅读前辈的日记，余先生对胡适日记读得极熟，现在正读邓之诚日记。我告诉余先生说，我前年曾经在哈佛读杨联陞先生四十余册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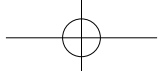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读到杨先生患病被电击之苦，读到杨先生对于回北京的期待与顾虑，读到杨先生对种种学人观察深刻的评价，都很有意思，余先生便向我讲述了他这位老师的种种往事，不免也相对感慨。特别是，近年来余先生和我都曾细读过《吴宓日记》正编与续编二十册，我们聊起这个既冬烘又新潮，既软弱又固执的学者，对其日记中呈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很是唏嘘，对这个出身陕西乡下却留学哈佛，执着于理想甚至幻想的怪人很是同情。

当然，有时也聊一些学界轶事，如杨联陞与何炳棣当年的故事、钱钟书与李慎之在美国的故事，还说到余先生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无锡口音与日常趣话，张光直先生的壮怀激烈和晚景凄凉。余先生是长辈，和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旧识，那些亲见的故事，常常让人遥想学者风采，让我们这些不及亲炙前辈的人感到亲切。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余先生对各种学人评价的宽容与克制，常言道“谁人背后不说人”，但在背后议论仍然能秉持公道与公心，对任何人都怀抱善意，能够如此的人却不多见。当然，我们最多的还是聊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余先生有一本书的书名叫《中国情怀》，确实，他也始终眷念故国乡土，但他更看重的是文化传统，有一次接受香港电视访问时，他这样说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中国’”。他身在美国，何尝有一天忘记中国。五月底，我们要回国，临别时他给我们写了一幅字，用了他三十三年前重访大陆，也是唯一一次回到中国时写的一首诗，“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四、看普大校友返校与毕业典礼

大学如何让学生在这里成长？学生如何会永远记住自己的母校？换句话说，四年大学生活的历史，怎样才能成为他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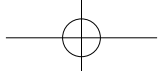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五月三十日去普林斯顿 Nassau Hall 看校友返校日，真是热闹得



很，门里门外到处是人，都穿了橙黄黑色相间，标志着“普林斯顿大学”的衣服，有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来的，甚至还有一位坐着轮椅的100岁老人，他是1934届的毕业生。人群中，前有鼓吹，鼓角喧天，中有苏格兰乐队，手持风笛，身穿短裙，各级毕业生穿着普大传统的橘红服装，分门别类，一群又一群。据说很多校友带了支票，回来捐助母校。听说，前些年普林斯顿大学曾有计划，想一年募捐八亿美元，结果令人吃惊的是，这八亿仅用三个月即完成。香港商人胡应湘，就是那个曾经当过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的人，1958年毕业于此，据说曾经一次捐过一亿美元，成为普大捐款的当时记录，但这个数字很快就被另外的校友打破。这些本科就读于此的人，自费从世界各地或美国各地而来，对母校的认同感真是强得让人吃惊。人人都说，这是因为学校对本科生关怀备至，但是，仅仅是依靠关怀(或者买好)就可以培养学生的认同感吗？如果没有“贵族气息”、“精英意识”，没有对常春藤盟校的自豪，没有好的校园文化生活和留下的深刻记忆，怎么会培养出如此认同的情感？

与周质平兄闲聊，他也说到普大对本科大学生之眷顾。如果有人要申请研究课题，大多能够如愿，所以申请虽然花样百出，但往往能够命中。听说，有申请调查日本人对酗酒之反应的，有申请调查中国磁悬浮的，尽管有的研究最终一无所成，但也说不定，就有天才灵光一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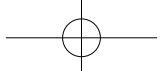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就了未来的一个大学者。周质平感慨说，普大之东亚项目，有人甚至特别捐助，专门“人所不出者，则由此间出”的冷僻领域，故纵然有钱流入无意义处，但正是因为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普遍鼓励，使得学生始终眷念这个学校。他说，近日有一普大生物学女生（华裔）欲研究熊猫如何成为国宝，希望我能和她谈谈，我当然同意。

五、在这里上课和听课

今年的公开演讲，我找了一个老题目《从古地图看中国人的世界观》，因为有图片可以展示的缘故。没有想到这一天居然来了五十多人，连余英时先生夫妇也来了。因为余先生自从台北病了一场之后，很少到 Jones Hall 来，他的现身让场面热闹起来。Peterson、Teiser、袁清等教授都来与余先生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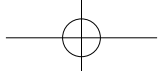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按照规定，作为 Princeton Global Scholar 应当作一次公开演讲和两次 Seminar，我这一次在佛教史 Seminar 上讲“中古道教仪式”，在东亚史 Seminar 上讲的是朝鲜的黄嗣永帛书。这里的学生提问相当踊跃，在东亚史课上，有人问，虽然东亚政治优先于宗教，但蒙元满清是否与其他朝代宗教与政治关系不同？有人问，佛教与天主教进入东亚，何以反应程度不同？有人问，朝鲜与中国传教所用文字语言差异如何？有人问，帛书是否对东亚当时产生影响？还有人质疑说，这份帛书是否仅仅是一种修辞和宣传？真是五花八门。美国的学生主动性和挑战性，比起中国学生来要强得多。研究的选题也各显神通，艾尔曼教授让他们各自介绍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有人做晚清民初昆曲票友研究，有人做朝鲜满鲜通事研究，有人做清代彭定求道教信仰研究，有人做东南亚华侨医疗史研究，还有人做回教进入东亚历史的研究。

今年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三个合作学校（复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在这里商谈明年计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羽田



正教授远道而来，所以东亚系特意安排了一次演讲。他讲的是日本三十年代回教团。他先讲到日本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最早来自18世纪初的新井白石，虽然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有东洋学包括中亚西亚的学术研究，但有趣的是，一直到20世纪初日本与回教才真正开始有实际接触。1936年，Okubu Koji(1887-1950)建立“现代回教圈”，1939年8月，在南满铁的“东亚经济Bureau”支持下，出版《新亚细亚月刊》，从1938年至1944年，又出版了《回教圈月刊》。他分析了“回教圈”的建立在日本的意味，一是想象了一个从满洲到非洲的大伊斯兰世界，二是设想一个跨地域的泛伊斯兰共同体。不过，他也指出，虽然“伊斯兰世界”的发现，在日本是1930年代的事情，但进入知识世界如高校教育，却迟至1956年。这个世界对于日本人的意味，仍然是遥远的“他者”。

(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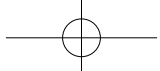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那风和日丽的季节

——2012年三访普林斯顿

从温哥华到纽瓦克，要坐六个小时的飞机，说是跨越两国，但除了在温哥华机场办理加国出关和美国入境手续外，几乎就像在国内旅行，交运行李按照国内规矩是要交费的，空中服务员说话的口音甚至长的模样，好像也都没有分别。午夜时分，到达纽瓦克便直奔普镇，到达的时候已经两点多，匆匆睡下又早早醒来，睁眼看时，人已在普林斯顿。

这是我第三年到普林斯顿来客座，也是合约中的最后一年。像前两年一样，初见普镇，依然是一派春色。此前在温哥华停留了几天，记忆中，留下的是蓝色的大海、白色的雪山，想起北温哥华山中的鲑鱼养殖地，那墨绿中泛白的溪流轰鸣声仍然在耳，Stanley公园那黝黑色的森林，和处处倒卧的巨树，感觉风格好像很狂野。可就像余英时先生初见面时说的，“正是普城好风景，花开时节又逢君”，这里真的恰是花开时节，眼前的普镇，无论是拥有那一片开阔草地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还是繁华的Nassau街头，还是屋宇错落的普大，处处看到的，都是点点照眼明的花朵，黄色的旱水仙和迎春花，白色的狗木花，红色的垂樱、紫色的玉兰，风格却是那么温婉。

在普镇的一个半月时间很快过去，现在想起来，不知为什么，似乎都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似乎始终是五彩缤纷的花季，尽管实际上也有风，也有雨，而且从三月到五月，花季过去繁华落尽，树木的颜色也从浅绿变成了深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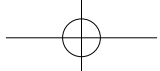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在纽约看林书豪

早就和艾尔曼教授约定要去看一场NBA。本来，住在新泽西，应该去看近处的新泽西篮网，但可惜的是这个队近两年成绩不佳，人气不旺，所以，一直犹犹豫豫。这次因为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大红大紫，才终于下定决心去看。24日下午，与内人一起乘火车赶到纽约，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与约好的艾尔曼夫妇见面，按照他们的计划，到33街的韩国区吃饭，谁知找了半天，原来熟悉的小首尔餐厅没有找到，只好在另一个韩国餐厅吃了烤肉和石锅饭，其实也差不多，原本不必刻舟求剑。

饭后去麦迪逊花园广场，就在Pnn Station出口上面，没有想到里面这么大。今天是纽约尼克斯队与底特律活塞队比赛，我们到达的时候，场内已经是人山人海，音乐大作，热情与节奏交织，有趣之极。林书豪果然极有人气，一出场就全场欢呼起来，甚至比1号安东尼和6号小斯还要“火”。现场好多穿着17号衣服的Fans，体育馆里强烈的音乐节奏和震耳欲聋的Di-Fense吼声，让人知道什么是狂热。不过也因此知道，在北美，球赛就是球赛加上商业，并没有什么“为国争光”，也不是背负着“民族面子”的责任，所以，Player就是在职业球赛精神中Play，这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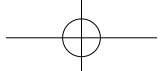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想到，体育与政治的分化，恰恰倒是体育正常化。反观中国，球员往往因为精神负担太重，体育和政治、娱乐与国家无法分化，倒常常会出现紧张甚至失常的情况。

昨天纽约尼克斯输球，今天却大胜活塞，现场看球与电视转播确实不同，电视转播用的是“优选法”，总把漂亮的、精彩的呈现给你看，现场却不同，看上去没有那么神奇，倒是看到不少失误。虽然失误多，但纽约尼克斯队还是凭借篮下绝对优势，打得活塞队一败涂地。这一场，林书豪发挥只能说一般，得了13分，但有几个绝妙的传球，让人感受到这个疯狂小子的想象力。散场后，买了一件有林的17号标志的篮球衫，居然要价87美元。事后看新闻，渐渐得知这是本赛季林书豪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此后他便因伤停赛，一直到季后赛中，纽约尼克斯被迈阿密热火淘汰，他也再没有现身，这让我觉得这场球看得很值，虽然这么远的位子，票价竟然高达一百二十五美金。

二、惊魂一刻

三月底的一个周末，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的孙志新教授约好，一起去New Brunswick附近一处中餐馆吃饭，据说，这餐厅是现在在复旦任教的老朋友吴以义向他专门推荐的。普林斯顿的两家中餐厅，莲园和大千美食林，都已经吃了太多遍，孙志新兄很周到，想让我们换换口味。从Lawrence的住处出来，便驱车向北，经Nassau街，转向东开去。一路上捉对儿聊天，内人与孙太太在后排聊，我和开车的孙志新教授在前面聊，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帝国时代”(The Age of Empires)展览计划，说到展览的内容和主题，说如何召开讨论会与论文集，也谈到展览如何凸显秦汉帝国形成的意义。

天空下着细雨，公路上车不多，车也开得并不快，大约也就是四十英里的样子。但是，当车开到680号及27号公路附近，意外惊魂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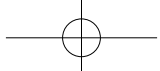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出现，也许是由于下雨，视线不佳，突然对面一车竟然方向一拐，与我们后面的一辆越野车相撞，被撞的越野车很诡异地没有停顿，却猛地超前，先在左侧追上来撞击我们的车，又因为撞击打了一个趔趄转了个圈，迎头撞向我们的右侧。万幸两次都只是侧面擦撞，而开车的孙志新教授也反应奇快，立即刹车。惊魂不定的我们自己检查，还好大家都绑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只是孙夫人在后排被撞伤下唇。

这次可见识了美国的交警。不到一刻钟，就在细雨中，两辆警车与三辆救护车呼啸而至，下来好些人，每个车都盘问一番。检查下来，我们的车算报废了，前面那辆越野车也略有些损伤，最先肇事的那辆车也大体上不成了。事后回想撞车那一霎那，好像就是美国大片里枪战追车人仰马翻的感觉，这也不知道是事后的追忆，还是当时的感觉，其实，那一瞬间人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或者是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美国志愿救护者很细心，尽管我们觉得孙夫人嘴唇虽有点伤，但其他地方绝不会有问题，可一个黑人救护员却用硬塑料护具在十分钟里始终紧紧按住她的颈部，以防颈椎有伤，让我们也给感染得生出疑窦，觉得万一有问题便大事不好。所以，当交警催促她上救护车时，我们也力劝志新兄陪同夫人去医院检查，我们则另外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我们回家。

在细雨冷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朋友总算来到，在大中华超市附近吃了一碗热腾腾的越南米粉后，才算回过神来。晚上，与孙志新通电话彼此安慰，都万幸人没有受伤，而没有提及那辆报废的车，也算是孔子“伤人乎，不问马”的意思。

三、在华盛顿逛图书馆和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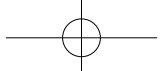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艾尔曼教授夫妇开车，陪我们去华盛顿。经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已经是日当午。在华盛顿这个老式车站吃饭时，听艾尔曼教授说这个车站的历史。旧式的车站穹顶很高，仍是当年修建时的模样。据



说，原来纽约车站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 Penn Station 改建后拆掉穹顶，曾遭到很多人的批评，现在纽约只有另一个42街的中央车站(在那里可以搭去纽黑文的车)仍然保留传统模样。但纽约都是高楼，所以车站穹顶显得并不突出，反倒是华盛顿车站周围空旷，所以看上去还气势宏伟。

在 Washington Court Hotel 住下后便出去游览。先到国会山附近的国会图书馆，门口把守很严，进去后倒很松，这里建筑相当漂亮，尤其是楼层极高，所以吊灯和藻井不仅金碧辉煌，色彩缤纷，而且在格外的高旷下显出一种特别的气派。由于遇见熟人，得以在周末进入亚洲部参观，亚洲部的阅览室两侧书架甚高，有专用梯子上去取书，中间却仍然有传统的卡片柜，随便翻了翻，看到中国与日本书甚多，甚至还有文革时期的《红色娘子军》。记得余英时先生曾说，前几年他还没有获得克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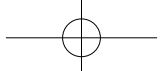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格奖的时候，曾经应邀来此住了半年，他每日看书，余师母常常可以去附近看博物馆，是退休十年中过得最惬意的时光。从国会图书馆出来，经过罗斯福总统纪念碑及雕像群，总觉得这样的设计相当好，因为和其他纪念性的建筑物比起来，人可以与雕像面对面相处，不像一般万神殿那样高高在上，倒很是人性化。这一天，从杰弗逊纪念堂经越战纪念碑，到林肯纪念堂，我们居然围着华盛顿的中心区域走了一大圈。

第二天突然大雨，仍然按计划到弗利尔(Freer)博物馆。博物馆正在举行“罗汉”与“葛饰北斋·富士山”两个特展，原本以为大雨天气人会少些，没有想到参观者却出乎意外的多，据说，是因为正值纪念华盛顿与日本100周年交往。100年前的大正初年，日本为了与美国修好，特意赠送樱花树，种植在华盛顿的湖边，成为如今华盛顿的一景。而当年弗利尔博物馆的东方收藏，听说就是从葛饰北斋的作品开始。其中，葛饰北斋的富士山组图非常有名，那么多富士山的图像，难为他居然画得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这是实景写生，还是想象描绘？实在说不清楚，或许呈现的是葛饰北斋对富士山梦萦魂绕的那一份厚爱罢。至于“罗汉”特展，我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走马观花似地匆匆浏览了一番。也许仍然是由于纪念日本美国交往百年的缘故罢，另一个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也在举办日本花鸟画展，不过，尽管这些绘画色彩斑斓，但感觉并不出色，因为多是近代以后的世俗绘画，雄鸡、鸳鸯、花卉，多有浓妆艳丽者，但过于逼真，迹近写真，所以艾尔曼教授笑道，这不是艺术是科学，他的意思是，因为“写实主义”太多，远不如文人画的“想象变形”可欣赏体验。不过，很意外的是，蜂拥来看的人相当多，似乎大雨并没有打消赏画的兴致。

从弗利尔博物馆转到赛克勒(Sackler)博物馆，原来经由地下通道就可以到。2002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曾经来过赛克勒，可是为什么没有穿过地下通道到弗利尔去，现在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赛克勒也有好东西，前些年，我来看的时候，本来特别想看长沙子弹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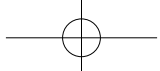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的楚帛书，那是最早出土的帛书，我对那十二个谜一样的神像，和回环书写的形式特别有兴趣，但是那时刚好不展出，觉得很遗憾。不过，记得当时正在展览徐冰的天书，也算是见识了一番，现在徐冰的天书没有了，但徐冰制作的以26个英文字母变形而成的长链条，仍然从穹顶一直垂下来。

四、在美国看病

和朋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Garden House吃饭，说起我的痛风发作，艾尔曼教授便一定要让我去诊所看病，反正我有医疗保险，不看也白白浪费。谁知道，在这里看病相当麻烦。先想就近到Jones Hall背后的学生诊所，却被告知教授要在Alexender street的医院。没办法，只好请艾尔曼教授开车送到那里，又因为是初诊，就得先一一填表，美国的表格很复杂，用了半小时才弄好，等候片刻，Dr.Cole便来看病。在中国医院看病习惯了，还真不习惯那种美国式问诊，美国医生真不像中国医生，在中国医院那个嘈杂混乱的诊室，医生只能匆匆忙忙把人快速处理(或处决)，可是在这里，医生又是量体温又是测血压，检查了好一阵，最后，居然还拿出一本书来和我讨论，问平时我痛风所吃的药是什么，由于不懂通常所服用的“秋水仙碱”的英文名字，为此还啰嗦了好一阵，幸好陪我去看病的东亚系博士生郑心闲，用iPhone搜索出来，然后，医生和病人才细细商定了用药，开了处方。

开了处方，却被告知不能马上拿药，似乎在美国确实是医和药分开的，这个处方要到CVS，也就是一个专门的超市去取药。开车回Lawrence去拿了自己的医疗卡后，去Nassau街上的CVS，却被告知没有这药，需要明天再来。美国医疗虽然既技术先进而且服务细致，但是也有麻烦处，一是医药极昂贵，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自费医药是很昂贵的；二是制度颇教条，钉是钉铆是铆，螺丝钉对螺丝帽，倒不像中国医



院，可通融时且通融，对于习惯了中国式看病的人来说，好像也不灵活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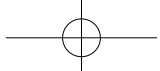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等到第二天从CVS拿到药时，我的痛风病已经霍然而愈，这瓶昂贵的药也就成了我三年来在美国唯一一次看病的纪念品。

五、在美国读日本书

这次借用的是在普大东亚系教日本文学的教授Okada的研究室，所以，可以顺便看很多日文书，包括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思想大系等等。Okada教授病了很久，研究室一直空着，我们来，既借用他的研究室住锡，也顺便看看他的藏书。

总是想着下学期的一门课，要讲“亚洲宗教思想的交流”，可自己明白，我算有一些心得的，主要都在中国古代宗教史，而且只是六朝隋唐的禅宗和道教，面对学生无法买空卖空来搪塞，所以只能对日本、朝鲜宗教补补课。看到架上有《日本书纪》（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本，岩波书店，1967,1979年14刷），虽然早在研究生时代就看过，仍然取来慢慢浏览，每天翻上几页。其中，关于神道教的一些资料，虽然常见，也一一摘录下来，将来可以做资料，叫学生细读。日本最早的几尊大神，在这部书中是这样说的：“洗左眼，因以生神，号曰天照大神，复洗右眼，因以生神，号曰月读尊，复洗鼻，因以生神，号曰素戔鸣尊”（卷一“神代纪”，95-97页）。传说中，天照大神可以治高天原，月读尊可以治沧海原潮之八百重，而素戔鸣尊，则可以治天下。关于神道教的三种神器，如八坂琼曲玉及八咫镜、草薙剑，三种宝物。其中，素戔鸣尊以草薙剑（又名十握剑）斩蛇的故事，这里也活灵活现地记载着，不过要是追根溯源，好像还是从中国汉高祖刘邦的故事那里借用来的。

《日本书纪》、《日本纪略》等等日本文献中，其实有好多可以借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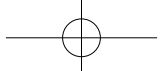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研究中国的资料，做中国史的学者较少用，实在很可惜。学者比较熟悉的，像小野妹子和裴世清日隋往返事、大唐使者高表仁出使日本事，日本资料都比中国文献详细。就连安史之乱，他们也一一记载，我没有细细比对，也许，其中会有中国文献忽略的东西。在平安时代撰成的《日本纪略》（吉川弘文馆，新订增补国文大系本，1978）前篇卷十中，有一则天平胜宝六年（754），也就是大唐天宝十三年即安史之乱前一年，日本使团与朝鲜使团争座次的故事，说天宝十二载正月各国使团向唐玄宗贺岁的时候，在蓬莱宫含元殿举行仪式，西边是吐蕃排在第一位，日本在第二位，而东边是新罗在第一位，大食在第二位。这一次，日本副使大伴古磨就争辩说，“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殆久矣，而今列东畔之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在他的抗议下，大唐将军吴怀就“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我没有复查这个记录的真伪，还不清楚这是平安时代日本史家出于自尊的追叙，还是根据当时档案留下的实录。不过，这次有关使团座次之争如果是真的，恐怕是亚洲国与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礼仪之争”。

顺便要记下的是，很不幸，在4月4日，我们借用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人，长期卧病的Okada教授去世了。

六、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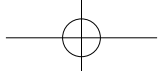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并不是只在研究室看书，在普林斯顿三年中，东亚图书馆不能不提。除了研究室之外，壮思堂（Jones Hall）和Frist Campus Center三楼的东亚图书馆是我待得最多的地方，每次想起在这个图书馆看书的时光，总是觉得流连和怀念。

我曾经在普林斯顿一次演讲中说，胡适六十岁前后，曾经在这个图书馆当馆长，我六十岁前后，却在这个图书馆读书，硬要攀援的话，也算是一个缘分。那时，胡适正处在郁闷之中，看看右边，他对退守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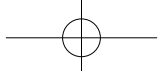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湾的国民党有些失望，看看左边，共产党正在大陆对他猛烈清算。有家回不得，1950年5月他在美国不得不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作为1950-1952年的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可是，就是这个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旗手”，当过北京大学校长，民国政府的驻美大使，差点还成了总统候选人的胡适，拿到这一聘书，居然还不能够换过签证上的身份，折腾了好一阵才算办妥。以他一生赫赫事业和崇高地位，担任这样一个图书馆馆长，想想也实在有些委屈。但让我佩服的是，胡适毕竟就是胡适，他在那里不仅把这个图书馆弄得有模有样，购入不少有价值的东亚图书，还举办了题为“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的图书展览，他亲自给展览写了一篇“*Eleven Centuries of Chinese Printing (Introduction to an Exhibition of Books from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Princeton)*”。尽管按照周质平教授的说法，那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今天，Gest东亚图书馆成为美国最好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多亏了当年胡适的努力，在我刚刚到普大的那一年，图书馆就给了我一份简介，一看之下大为惊诧，原来六十年后所用的，仍然是六十年前胡适写的那篇*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我曾经走过美国一些大学，看起来觉得，设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密西根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和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亚图书馆，是四个最能让人满足的大学东亚图书馆。果然，在我这三年普大客座的时间里，我确实在那里看了很多早已希望阅读的书，也看到了很多原本没有想到要看，却意外发现的资料。举一个例子罢，至今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默默地整理了一些有关中国的剪报，既有现代的像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的，也有古代如李渔、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的，其中，也有一份薄薄的“陈寅恪资料”，里面剪贴了196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去世后，海外报刊的各种有关文章，不少是研究陈寅恪的学者所没有见过或未曾提及的。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第二十一章《深厚是



非谁管得》中，曾经引用过香港《新晚报》、《春秋杂志》（1969年12月1日，298期）、台北《中央日报》（1970年1月26日）、《传记文学》（16卷3期），来说明陈寅恪死后哀荣在两岸的殊异，但是，如果他能看到这份剪报，就会增加很多很多资料，如曹聚仁、今圣叹、费海玠、清华生、章曼的回忆和纪念文字。我扫描了一份存在手边，几次想以此为据写一篇文章，却因为疏懒的缘故，始终没有写出来。

（2012年）



余英时先生《反右五十周年感赋四绝句》笺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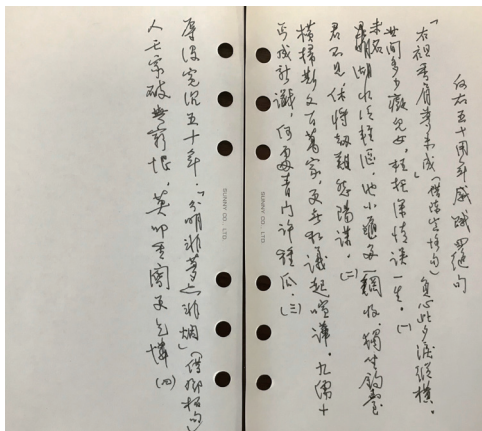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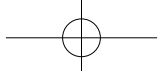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07年夏天，日本关西大学举行授予余英时先生名誉教授称号的仪式，仪式后，余先生夫妇参加了随后有关东亚文化交涉的学术讨论会。与会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香港的郑培凯、来自台北的王汎森、来自上海的周振鹤、来自意大利的马蒂尼等，当然，还有日本很多学者。会上会下，大家有过非常愉快的交谈，无论在关西大学百年纪念堂，还是在内藤湖南旧居恭仁山庄，因为有余先生夫妇在场，所以论题很广，话头也常常移形换位。从思想史研究到学术界动态，从往日旧事到当下情状。也许，是余先生看我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比较多和我谈论大陆文化与学术的变化，并随手拿起我的笔记本，用钢笔写下他近日所作的《反右五十周年感赋四绝句》。这两年来，时常看到笔记本上的余先生手迹，不由心生感慨，匆匆为这四首绝句作了一番笺释。古人云，“诗无达诂”，何况余先生之诗既有今事又有古典，率尔作注，也不知是否能够切中余先生诗意。

【其一】

“右袒香肩梦未成”（借陈寅恪句），负心此夕泪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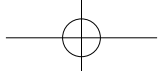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

“右袒”句：陈寅恪《丁酉七夕》“万里重关莫问程，今生无分待他生。低垂粉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长地久绵绵恨，赢得临邛说玉京。”此诗作于1957年8月，正是反右高潮中。见《陈寅恪集·诗集》129页。右袒，《汉书·高后纪》



“（周）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陈诗或以汉高祖喻毛泽东，余先生诗则借陈寅恪句，以喻1957年“引蛇出洞”之前，知识分子皆以为毛氏提倡“为党整风”为真，以为气候适宜，时机已到，颇有跃跃欲试，故误右袒为吕氏，乃遭汉高所忌恨。

“负心此夕”，此夕，或可指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大清算，所以形势逆转，美梦未成，已被打到，只得涕泪纵横也。故诗云，“痴儿女”（右派）原本“枉托深情”，如今怨怼，以为是（党）“负心”，终误自己一生也。之所以会“痴”，是因为百年来为“中国”追求“富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常常被民族主义感情和理想主义想象所吸引，相信这个新中国是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唯一希望，相信这个新政党也是反抗帝国主义、驱逐列强的唯一力量，所以，他们怀着真诚参与“鸣放”，正如余先生在《燕京末日的前期——巫宁坤〈孤琴〉序》中所说，“在‘引蛇出洞’的‘阳谋’期间，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却曾一度‘大鸣大放’，这是因为他们误信中共会实践以前关于‘新民主’的承诺”。这段历史，可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及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



【其二】

未名湖水泛清沔，池浅龟多一网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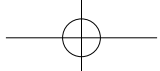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难怨阳谋。

“未名”句，未名湖原是燕京大学校园风景，并入北京大学后，成为北京大学的标志，故多借以喻北大，而北大又多象征中国知识界。“泛清沔”，疑指当时北京大学因为被鼓励而兴起的批评风潮，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贴出第一份鸣放的大字报，5月23日，林希翎在北大演说，影响甚大。到五月下旬，大学已经局面失控，连6月6日民盟六教授会议，都觉得“情况十分严重”（章伯钧语），但实则这种文人议政，并不能在中国社会上掀起大风大浪，仅仅是“清沔”而已，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见容于当局。

“池浅”句，传说，毛泽东曾因为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而评价北大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一网收”，一网打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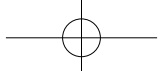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独坐”句，俗语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传说古代姜子牙曾以直钩垂钓，故民间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语，当年反右中，毛泽东先以大鸣大放诱之，后以千钧之盖压之，仿佛独坐钓台诱鱼上钩。又，中国政治高层人物，常住国宾馆北京钓鱼台。前句“池浅”，后句“钓台”，让人想起毛氏《和柳亚子》中所说，“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原意似是劝柳亚子不必抱怨和归隐，不如进入北京庙堂，但从事后历史来看，昆明池水之浅，似反衬“王八多”，观鱼之胜过“富春江”，则是因为把各种牛鬼蛇神统统集中在“昆明池”中，而右派诸君却“不见”及此也。

“劫难”，一作“劫数”。“阳谋”，盖指毛泽东曾言，“反右”非阴谋，乃阳谋。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1957年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所以，



直至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中央指示的提要”,说“几年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并且说“这次整风运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到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又曾在天安门城楼约见各民主党派人士,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号召民主人士揭露官僚主义等等,随后中央统战部还召开两个座谈会,让党外人士大鸣大放。这一系列姿态,使得很多天真的人以为可以畅所欲言了,甚至有人天真地提出,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

但事实上,1957年初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就已经警告过,“去年(1956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见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到五月中旬,据李维汉回忆,他向毛汇报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有如“姑嫂吵架”时,毛就已经明确驳斥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因此,这时严厉的反右方针就已经成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转引自韩泰华《共和国之路:探索与代价1956-1966》33-35页),而对于不同政见的严厉打击,是早有“预谋”。据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一文中说,在1957年“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对各种因为大鸣大放而引起的批评进行反击,但最初之所以未曾反击,乃是因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因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页)。到了1957年6月8日,毛亲自撰写《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才开始揭开反右的大幕。又,参看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页)。李慎之在《毛



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已经有所涉及。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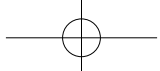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横扫斯文百万家，更无私议起喧哗。

九儒十丐成新讖，何处青门许种瓜。

“横扫”句：反右亦如文革，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右虽不如文革之酷烈，但亦波及面极广，按照毛的说法，就连鲁迅如果活着，也不例外，黄宗英《上了年纪的禅思》中曾回忆，1957年7月7日见到毛泽东，毛曾回答罗稷南关于“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问题时，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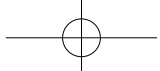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更无”句：中国古代习惯听“公论”而禁“私议”，所谓“公论”是皇权所持主流政治话语，而“私议”则是知识人私下的政治议论。但是，长期以来有一个传统，包括古代中国知识人也常常习惯于一个声音，而害怕众声喧哗，这使得皇权得以用《孟子》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借口，垄断言论的合法性。如《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四》引宋王安石语曾说，“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历来朝廷都非常注意防止“异论相搅”，连朱熹都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杂学辩》中，也希望“天下之大，人无异言，家无异学，岂复知有异端之害哉”。

“九儒十丐”句：谢枋得《谢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引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言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所以他感慨“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又，郑思肖《心史》也有“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獠、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的记载，



后世所谓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之称盖源于此。钱穆《国史大纲》亦称在蒙元异族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地位的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然而，此言在元代多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哀悼衣冠的沉丧，语出偏激”，萧启庆《元代的儒户》（载其《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即指出，由于元代对各民族文化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各民族思想及宗教也不偏不倚，故“儒家思想遂从‘道’的地位转变为许多‘教’的一种，而儒士也失去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不过是几个受到优崇的‘身份集团’之一而已”。然而，在出身汉族而非异族的毛氏治下，儒士即知识分子却不仅不再“受到优崇”，沦落到“臭老九”的地步。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竟然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52页）。从反右起，一直到“文革”，知识分子不仅被看成是“最无知识”的、“最愚蠢”的“臭老九”，而且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故前句说是“横扫斯文”。

“何处”句，“青门”，汉长安东南门，本名霸城门，因为门之色青，俗称“青门”或“青城门”。《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载：“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其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据《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意味名也”，阮籍《咏怀》之六：“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九“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又，陆游《鹧鸪天》亦云“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此处意谓反右中罹祸之人，虽然想坚持气节，



为种瓜之布衣，在偌大中国却无一处可居之青门。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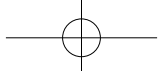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辱没冤沉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借邓拓句）。

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阁更乞怜。

“辱没”句，自1957年至2007年，恰好五十年。2007年，世界各地关心中国的团体和个人均对此事有纪念活动，但在大陆却对此一事件讳莫予深，反右运动中的幸存者、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撰《泪祭罗隆基》，均遭封杀。对于历史的掩盖，很可能使得右派“冤沉”再五十年，因为当年至少五十五万人的右派分子中，已有不少人已经过世，现仅剩一万人左右。所以，戴煌说这是“隐瞒、歪曲、粉饰，伪造历史”。参看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

“分明”句，出自邓拓1959年告别《人民日报》时所作七律首联：“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此句是说，五十年前“反右”这一劫难，虽然半个世纪，但造成的对知识分子之侮辱，及给无数人带来“不白之冤”，这是历史真实，既非“黄粱一梦”，亦不可能“往事如烟”。

“莫叩”句，重阁，指宫门九重，暗喻最高权力机构。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梁书·皇后传·高祖丁贵嫔》“遗备物乎营寝，掩重阁於室皇”。宁调元《癸丑狱中作》“生世何堪当五浊，问天毕竟阻重阁。”通常在专制时代，受冤屈的人会寄希望“上访”而得到“平反”，但1957年之后，对于“反右”这一劫难，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执政者幡然悔悟，为反右一事下罪己之诏，则会重蹈“皇上圣明，臣罪当诛”的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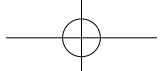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看看 John Nash 的眼睛

2010 年到 2013 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客座，东亚系在 Jones Hall 的二楼，据说曾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处。大概是台湾的艺术史学者傅申先生吧，给这座楼题字称作“壮思堂”。壮思堂与食堂所在的 Frist Campus Center 相连，我常常中午在那里就餐，有时，会看到一个清癯瘦弱的老者，在几个年轻人的簇拥下到食堂吃饭。有人告诉我，那就是《美丽心灵》这部电影中的原型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偶尔有一两次，我看到他自己一个人来，因为没有人陪同，脸上便显出孤独和紧张。但没有想到，几年后，意外的消息传来，他因为车祸去世，这真让人悲哀。当年，我写过一篇有关纳什的文章，现在收在这里，作为我对普大生活的一份回忆。

看《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还是在这一届奥斯卡奖公布之前，觉得那个去年凭了《角斗士》而拿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澳大利亚人，把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数学家实在演绎得用力用心，而那个始终陪伴病中丈夫的女性，也真的伟大，导演很精心，一切都很好，唯一的遗憾只是觉得影片有些“以成败论英雄”，出了电影院，只问得妻子一句，“如果 John Nash 没有得诺贝尔奖又如何？”

1

纳什得了诺贝尔奖，《美丽心灵》也得了奥斯卡奖。树大招风的缘故罢，大凡一个人或一个电影得了奖，就不免有吹毛求疵，有捕风捉影。就不算那些苛求酷评、八卦新闻罢，仅仅是各种“背景”、“花絮”、“故事”的纷至沓来，就可以瓦解电影刻意呈现给观众的意念和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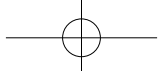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也可以引起人们对主人公生活和思想的种种质疑。比如在奥斯卡评奖之前，关于纳什是否说过反犹太话语，就曾经引起议论纷纷，而电影获奖以后，关于纳什的身世家世的种种报道，又使得人们对电影主题发生怀疑。记得钱钟书在电话里婉拒一个采访者说，要了解那个鸡蛋，何必一定要了解生蛋的母鸡？真是通人之言。十年前吧，我曾经拿两句唐诗开过一个玩笑，唐代宋之问有名的诗《渡汉江》里，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如果硬要考据历史和身世，那么，这正是宋之问从流放处潜逃回来时所作，一旦把诗与史联系起来，那么，这种离家越近越不敢开口问来人的诗句，意思就从对家乡的刻骨眷念变成了逃犯的心惊胆战。如此考据又何苦来哉。

不过，总是有人喜欢绕到后台去探一探究竟，看一看卸了装的主角。

2

本来，电影是理性人编写的，纳什从普林斯顿的数学天才到精神分裂住院，从精神病院回到普林斯顿的讲堂，以及“正常”到“可以应付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庄重场面”，电影选取这一段故事，是对纳什“回归”正常人生活表示欣慰。电影试图引人动情的，一是经过艰难卓绝的自我控制，纳什终于得到“常人”和“社会”的认同，二是同样“正常”的纳什之妻，用正常人的理性和耐力，唤回了纳什。人们为纳什回到“正常”而高兴，“理性”在影片里欢呼着自己的胜利。

这让我想起一个佛教的故事，故事出自《杂譬喻经》，意思却好像相反。据说有一个王国，常常下一种奇怪的雨，如果雨水落在江河井池之中，喝了这种水的人就会狂醉七日，全国的人都饮用了这水，于是“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只有国王很聪明，他盖上了井口，所以没有精神迷乱。国王穿着平常的衣服，用了冷静的眼睛看着一众发狂的人，可大众并不知道自己狂乱，反而觉得国王很孤独很可怜，一力要给国王治病。在大众汹汹的压力之下，国王只好自认“我有良药能愈此病”，也



脱下衣服，以泥土盖脸，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这个故事也收录在《经律异相》第二十八卷，它让我想到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也想起了《宗镜录》里的话：“狂醉见闻，事何真实，昏梦境界，忧喜皆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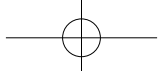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于是，不由得怀疑起来，究竟是谁处于“狂醉”之中，在狂醉的大众普遍的眼睛里，穿了整齐的衣服，不用泥土涂脸的国王是疯的，如果让他们来拍一场电影，最后一定是国王治好了病，获得了大众的欢呼，就像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约翰·纳什。

3

真的治好了“病”么？前几天我看一个采访纳什的专题片，却悚然一惊。纳什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有意无意中用了一个词“世俗之人”，来指代我们所说的普通的、正常的“人”。“那些（幻觉中的）声音和形象像数学一样真实”，他说。偏偏电视专题片一开头以特写镜头拍摄了他那双似乎混浊，而又潜含了狡黠的眼睛，我仿佛觉得，在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嘲讽、暗昧和揶揄。不知为什么，让我想到中国古代一出戏曲《倩女离魂》，我感觉他好像是离魂者，跳出他的躯壳在反观这个有秩序的社会和有理智的我们，他不仅在看我们，好像也在看自己，他抛出一个“我”来应付这个使他不得不“正常”的社会，赢得诺贝尔，赢得《美丽心灵》的掌声，赢得多少正常人的泪水，可他，却冷冷地在暗中看着这一切，他有两个“我”，一个在无可奈何地和我们周旋，一个在看着那个无可奈何的“我”和我们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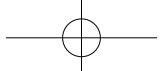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庄子》中的那个著名故事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4



又有一个奇怪的联想。大陆出生的五六十岁这一代人，没有看过《红岩》的人不多，记得华子良的人不少。华子良是被当年国民党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那一批共产革命人士中，身份最特殊的一个，因为他从进来的时候就装疯，而且一装就是好多年，所以，押他的人都麻痹大意，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疯子，也任他出出进进，最后，终于被他钻了空子，救了好些人出来。这个现代版的“卧薪尝胆”故事，后来成了传奇，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添油加醋，不断有新的故事传出来，据说真有其人，而且还活了好多年。我总琢磨着，这个华子良，在他装疯卖傻的时候，看满牢房乱走乱忙的特务，大概心里暗暗生出鄙夷来。

纳什是华子良么？我看着纳什的眼睛，不由地从佛经联想到道典，从道典又联想到华子良，从心底里掠过一丝寒意。



辑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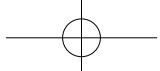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奈当下何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中国当下的精神状态。有人说，我可能是最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按道理说，大凡理想主义恰恰应当保持乐观，因为他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在中国却偏偏不是，理想主义者常常在现实面前觉得沮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许这就是宿命。怀抱理想的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就像燃灯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暴风雨中看到残灯熄灭一样。

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1

陆陆续续传来的消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似乎都让人沮丧。人文学科越来越边缘化，似乎已经没有人特别在意人文学科的生死存亡。2006年，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布转专业名单，人文学科有82名学生提出申请转换专业，获得批准的59名学生中，除了9人仍然留在人文学科，大多投向了经济、法学和管理这些可以“立竿见影”的社会科学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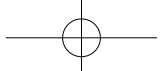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业。2009年，据说，中国的清华大学录取了四五十个文理两科的“高考状元”，文科有18个状元的志愿是经济管理学院，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人文学科；2010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取消了哲学专业，理由是本科生太少，这让很多人对它那里很著名的“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是否能够存在产生忧虑。

这让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忧心忡忡。当年，鲁迅和郭沫若从“医”转“文”的事情，现在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现在还有谁会这么傻，愿意丢掉金饭碗去端泥饭碗？所以，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人文学科都似乎岌岌可危。2004年，我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园教授，曾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还发出“救救人文学科”的呼吁。而2008年美国学者Stanley Fish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上也写了这么一篇文章，*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 他指出，如今艺术与人文学科最不容易得到资助。大学的学科得不到资助，仿佛被扼住喉咙断了粮，当然生命就暗淡没有希望。这好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开头那句著名箴言来形容，就是一个蔑视人文学科的幽灵，似乎已经在全世界徘徊。

2

这种全球性的人文学科危机，原因很复杂，在中国，说得简单一些，一方面要归咎于现代商业化社会带来的实用风气，一方面要追究特别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自由人文研究和探索精神的限制。1990年代初期，在中国就已经有人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不过，那还不是讨论“人文学科”的衰落，毕竟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声音还是洪亮和有力的，他们在洪亮而有力地追问“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那么，为什么现在不仅是“精神”，连“学科”也越来越充满了无力感？我总在想，除了这些客观环境和外在风气，那么，人文学者是否也需要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方法进行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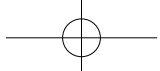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人文学科能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人文学很有“用”，你看，历史学承担着回溯传统，建立民族、国家认同的责任，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强敌环伺的生存环境中，如何重新书写犹太人的光荣历史，我们也看到日本、韩国对于自己民族与国家历史甚至神话的渲染，欧洲为了一体化而共同书写欧洲史教科书，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也在为建立欧洲认同重写欧洲历史教材，俄罗斯也对自己的历史教材郑重其事，最高当局三番五次地关照这个看来并不起眼的东西，2007年国家杜马授权政府重编《俄罗斯历史(1900-1945)》，为的是对大清洗、大饥荒、二战、斯大林、赫鲁晓夫等等历史重新检讨。而文学呢？人们都会同意说，它承担着提升国民的教养与风度的重任，让国民在传统的熏陶下，谈吐有致，成为受尊敬的人，同时又让国民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和表达，成为有文化的“世界公民”，在理性时代它往往充当了理想和信仰的激活剂。而哲学和宗教呢？不消说，它更是了不得，它承担着国民的信仰、智慧和精神，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会超越自身的生存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精神的问题。所以，我们能够没有文史哲吗？

可是，上面这些人文学科的自我辩护，已经讲了无数遍，也已经讲了很多年，看上去理由充足，没有什么可以否认可以反驳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仍然漠视人文学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文学者对自身的存在忧心忡忡？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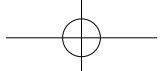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谁也不会反驳这些有关人文学科伟大的理由。这些年来，焦虑的学者们已经说得太多，有时候，说得太多反而会把绝对真理说成陈词滥调。所以，你不能总用“精神”、“心灵”、“品格”、“情操”之类空洞的口号，来宣泄焦虑，说服人们，也不能总借着“通识教育”、“全人培养”这样看起来堂皇的标签，来保护人文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认同”、“修养”、“素质”、“人格”之类的话虽然有意义，但画饼充饥保证不了



人文学科的现实存在。我们常常听到有自然科学出身的学者说，你这一套谁不会？写写美文，讲讲风月，谈谈心灵，我们也一样可以，甚至不比你差。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这些悬浮在专门知识之上的高谈阔论，确实并不是人文学科或者人文学者的专利。现在要追问的关键是：什么是人文学科能，而其他学科不能？什么是必须经由人文学科训练才能达成，而其他学科的训练却不能达成？什么是必须在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专业地学习，而不能仅仅凭着业余爱好自学而成的？请注意，这才是人文学科有必要存在的基础。我常常痛感的是，如今大学里的人文学科，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常常忽略这些看上去形而下的艰苦训练，却把那些浮光掠影、吟风弄月的本事，当做自己的看家本领，或者把大学严格的专业训练，仍然看成业余爱好和兴趣的延伸，看上去花团锦簇，实际上花拳绣腿。

必须区分作为知识专业的人文学科，和作为良心及修养的人文精神，也必须区分经由严格训练而成的专业学术，和仅凭热情与模仿而成的业余爱好。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区分什么是业余的模仿和自学所不能得到，什么是无须专业训练，只要刻苦自学和模仿就可以得到的。只有这样，大学人文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院，才能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我总觉得，至少有五个方面很重要：首先是语言能力，包括精通一种或多种外文，也包括准确地使用本国语文，而不是任意创造或者胡乱涂鸦；其次是常识，即对于本领域基本知识有准确和全面的了解，既不能蜻蜓点水，也不可畸零残缺，再次是对文献与材料的鉴别能力和考据能力，不仅对文献的真伪、轻重、是非有严格认知，而且不是空口说白话，抓到篮子里就是菜那种随意；接着是对问题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它应当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就是懂得如何建立逻辑和提出证据，懂得全面而不偏颇地讨论问题，而不是任意挑选或随意开口；最后是懂得人文学术研究的规范与纪律，不能够抄袭他人，不能够隐瞒证据，漠



视学术史积累和违背学术界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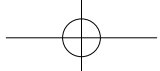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可是，我看到现在大学尤其是文史哲学科中，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有太多的随意、任意和轻易。这也许让学生感到很轻松，可是，如果哗众取宠可以获得好评，如果信口开河可以博取掌声，如果牢骚讽刺可以赢得喝彩，那么，人文学科教育最好的结果，可能只是培养了一大批“名嘴”和“清客”。我说的这些，看上去都是常识，可是常识却恰恰是基础，而基础最容易被忽略。

4

当然，在这样的专业知识基础上，你再谈论那些宏大的精神、认同、人格、素养等等，仿佛才有力量。专业学术知识往往是你说话的“信用”基础，有如银行要想让人觉得它可靠，要有庞大的资金基础保证，而这个时候你所说的社会意义，才如同可以兑现的“存款利息”，让顾客愿意交钱存款。如果你和普通大众一样，没有知识和专业，凭什么让人相信你说的？如今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言，其公信力往来自他是“教授”、他是“专家”、他有“知识”。

当然，我们除了需要人文学科除了守住专业的底线之外，更希望人文学者能够介入社会生活，深入大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话题。回顾历史，可以反思的是，为什么欧洲16-18世纪的人文学科如此兴盛？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文学者不需要自我焦虑与自我辩护？就是因为在那个历史的变动时期，他们始终在批判在追问，他们批判的，是人们希望批判却没有能力表达批判的，他们追问的，是人们希望追问却无从追问的。他们提出了走出神学笼罩时代的种种命题，论述了理性、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民主的政治等等。在那个时代，他们影响了大众，反过来也确立了自身学科的价值。

曾经，中国也有过这样的时代。1980年代文化热中，为什么是人文学者一呼百应？能够提出话题，影响公众，当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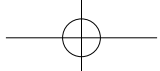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当做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嘴巴没有被封起来，你的大脑还能够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一直在说，不仅要有充满现实关怀的人文课题，要重建批判精神和思考能力，也要有高明的学者去占领文化传播的领地。可是，如今的中国人文学者能够有这样的话题吗？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吗？就算你有这样的能力与话题，现今社会允许你放言高论吗？就算让你畅所欲言，你有传达和发布的渠道吗？不幸英年早逝的 Bill Reading 在其遗著《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 中说，大学本来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文化传统，本来与“展现权力和秩序”的国家意志史冲突的，在这样冲突下，大学人文学科才呈现它的意义并且受到重视，可是，当它也匍匐在政治权力意志之下，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异常声音，而成为权力意志指挥的喻喻合唱声中的一个次要声部，当然没有人会关注；本来大学应当是一个纯净的知识世界，可是，现在不仅各种负面新闻把大学弄得声名狼藉，而且充满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媒体，也已经把大学的人文学科像扭麻花或拧毛巾似的弄得变形，而且他们的发言背后充满了种种动机。

那么，人文学者还能感动中国吗？难怪有《桃李》这样的小说。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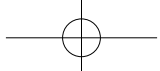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在大学教书，这些年看到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在渐渐衰落。

我们拿什么来拯救人文学科？请原谅，我还是要再回到最底线最起码的话题。尽管上面讲的社会关怀、人文精神、自由意志、追寻真理都很好，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仍然觉得要呼吁人文学科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记得前几年，曾经惊喜地看到在某著名大学有这样一门课程，叫做“人文学科导论”，我满心以为这门课可以解开我对人文学科的内容的疑惑，可是仔细一看，它说人文学科是“智慧”，具有根源性、历史性、特殊性、综合性、经典性。这种空洞的说法听完之后，你知道人文学科是干什么的吗？我只是倒抽一口凉气。



不要怨天尤人，首先自我反省。有句老话说，“打铁还需身板儿硬”，所以，首先需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学科的状况。如今，不仅我们的学科内容变得如此空洞无力，而且我们在大学的教学也渐次有如浮云。哗众取宠的插科打诨成为当红的课程，坐在云端不着地的空谈高论成为时尚的风气，以一知充百知的批评撑起横扫千军的高调，钻头觅缝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成为表现自己高明的捷径。一些人若干年一贯制地念诵早就落伍的教材，一些人则干脆满嘴跑火车，根本没有教学计划把传授知识变成清口或相声。本科、硕士、博士的知识和课程根本没有必要的进阶，好像可以坐电梯，“上上下下地享受”，而一些本来不需要在大学训练的文人风雅，却成了大学最受欢迎的学习内容。如果大学人文学科是这样的课程，那么何必专门化四年、七年甚至十年在这里，焚膏继晷地苦苦学习？如果大学人文知识就是这些业余可以模仿习得的东西，那么何必还要这些拥有博士、教授头衔的人在这里坐馆？

（2012年）



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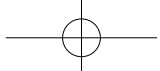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不止问“我们是谁”，也问“谁是我们”

“我们是谁？”

这本是塞缪尔·亨廷顿一本书的书名，也是这次杂志编辑的命题作文。从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听来，这大概是要讨论中国人的“来源”，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身上流淌的是谁的血脉？不过，如果把这一问反过来说“谁是我们？”也许意思就反转过来，成了追问中国人的“认同”，就是什么人可以成为“我们”，什么人能够被我们承认为同一文化传统中人？

我曾经多次提到日本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在普遍相信“万世一系”的纯粹历史，普遍自豪大和民族的语言一致、文化一致的东瀛，他居然敢说，日本文化、甚至日本民族不过是“杂种”，很让人肃然起敬。倒是如今的中国人，对“杂种”似乎依然忌讳，尽管当年“古史辨”已经为重建历史，瓦解了传说时代的种种神话，但为了“崛起”时代的重拾自信，还是要证明自己文化“源远流长”和民族“渊源有自”，一句“三皇五帝到如今”，害得地方上又是建炎帝陵、黄帝陵，一个“建立民族自豪感”，还得要级别够高的官员出来，向原本子虚乌有的“先祖”焚香祭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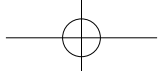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现在不止是炎帝、黄帝，还有女娲，也许将来这份越来越长的祭祀名单上，还得加上颛顼或者蚩尤。



二、从上游到下游：“我们”这个文化与族群的混融性

尽管“起源传说”很重要，每个传统都会为新人讲述“好久好久以前……”，告诉他们“过去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和谁“血浓于水”，我们会有哪些“同祖同宗”的伙伴。但是，实际的传统却常常就像一条河，上游汇入百川，中游携泥带沙，到下游才宏大恣肆，滋养整个流域，甚或冲积成洲扩大疆土。你在长江下游取一瓢饮，这一瓢水可能已汇入青藏之水、巴蜀之水、澧沅之水。前段时间，我曾应一家报纸的邀请，写文章讨论思想传统，我就说，就算孔子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单靠儒家一脉单传支撑不起文化中国这片天。南朝人宗炳就说，周公、孔子两位老人家没出过国，没有见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没有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也没有见过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怎么可以说儒家就一家独大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它就是一脉单传地来自孔子的精髓，它就已经穷尽知识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现成饭”呢？

所以中国传统里面才有佛教，有祆教、摩尼教以及景教，也刺激出了中国的一个道教。文化如此，族群亦如此。现在的人对汉、唐有无限自豪，恰恰在汉、唐之间胡汉大混融。“三十六国九十九姓”，随着北魏南迁便成了“河南之民”，随北周入关中便成了“京兆人”。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好多居民就是“胡种”，据说城里卖珠宝、耍杂艺、传异教的波斯人就好几十万口。说来也无奈，古代经典里面虽然一再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事实上“中国”仍不免是“杂种”天下。就说唐代罢，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就连刘禹锡也是匈奴人种，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当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来混沌，就算他们“仅就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但经过通婚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们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



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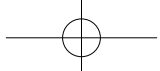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陈寅恪先生说得是。不止是唐代，宋代也一样，经历了种种异族藩镇和武人在中原的交错纵横，经历了各色民族首领先后执政的五代，宋代再强调华夷之大防，很多或明或暗的血统和风俗也还是草蛇灰线地潜入汉族中国，就连大书法家米芾，据说前世便是来自西域的外国人，偏偏他玩儿的是最中国的书法艺术。和陈寅恪并称二陈的另一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说的是蒙元时期好多西域人渐渐融入中国，学了汉家文化，不过，那时也有好多汉人经过通婚与交流，身上也融入了外国人的血脉。反过来，蒙元并不长的一朝里，好多汉族人倒也融入了蒙古，他们不光“辫发椎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而且还学了蒙古人的习俗“弟收兄妻，子承父妾”，害得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当皇帝三十八天，就急急忙忙下诏书要移风易俗，“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可是，明朝之后是清朝，又一个不是汉族人的天下。

三、历史还需加上现实：对于“我们”的认同与归属从何而来

无法查遍每个人的血统，也无法检验所有人的基因，你不能奢望确知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楼兰美人的基因，有没有匈奴、鲜卑、高丽甚至罗马(想想甘肃那个罗马军团的传说)的血缘。也许，当我们追问“谁是我们”的时候，倒可以不必过度追寻血缘，“认同”的基础在文化，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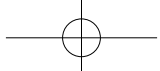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看上去突兀，细细想却有趣，或许这一方面是夫子对诸夏过于自信，或许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把国家秩序建立在文化上而不是制度上。其实就是儒家也承认，如果礼乐遵从中国，那个地方就是中国，如果风俗全是蛮夷，那么即使地方在中国，也只是蛮夷而已。所以孔子才能接受流亡海外，说“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犹记得以前一句相当流行的话，“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只要听到《国际歌》就能够找到祖国，这让我想起苏东坡的“吾心安处是故乡”，给你安全感的“祖国”是“吾心安处”，而“吾心安处”就是现在时髦理论里的 **Culture Identity**，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

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有三个要素，首先，你得承认这些人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其次，你要承认这些人现在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种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最后，这些人相信彼此共享一些价值，相信将来要走一个共同的道路，所以要在这条道路上会同舟共济。这里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面向，所以仅仅靠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共同的肤色、语言、风俗，并不能简单地提供认同与归属，正如骆家辉效忠美利坚，莲舫服务于日本，而同样说汉语的海峡两岸，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样，“认同”并不仅仅依赖于外在的族群特征，而依赖于什么可以是他们共同信赖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这种文化与制度是否能够使他们安心，恐怕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让他们安心的东西，一方面是历史，通过无数时代，纠纠缠缠地凑到一起，形成深入内心的文化，一方面是现实，经由种种观察，反复比较后成为共识，铸成普遍依赖的制度。可麻烦的是，除了汉语、孔子之外，仅仅依赖炎帝或者黄帝祭祀？仅仅靠春节的舞狮和联欢？仅仅凭着念诵两句“学而时习之”或供上“天地君亲师”？“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们就自然归属到“炎黄子孙”来了吗？我深感如今我们内心中那些“共同的”、“信赖的”基础并不坚固。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姓社和姓资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曾看到“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冲突”的核心就是“宗教”。也许，他有西方立场或者什么别的意图，也许他是后冷战时期报忧不报喜的“乌鸦嘴”，不过他让我们注意到，引起冲突的绝对信念和唯一信仰来自宗教，给人认同的巨大安慰与群体归属也来自宗教。尽管他沿袭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 把中国也看成是人类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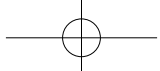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文明之一，但是，缺乏强烈宗教性内核的中国文明，怎样才能像具有强烈甚至激烈的基督教信仰或伊斯兰信仰内核的“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那样，把各种各样、分布在世界的“人”凝聚在一个文化和制度的基础上，使“他们”形成“我们”的亲切感？

除了提供历史上“我们”的“共同起源”，谁来提供“现实”中的安全感与亲切感，让我们觉得是“我们”，并且让更多的人觉得，应当认同和归属“我们”？

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是一首曾经很流行的歌，里面有一种漂泊感。现在，有人用“离散”来形容这种悲凉，那么什么才能使人感到“归来”的温暖？古代中国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园田居，少小离家老大归，那个“归”字里，有说不完的意义，并不只是秋风鲈鱼莼菜，要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种温暖的家，才能唤来“风雪夜归人”，让他们成为“我们”，所以“认同”换个说法可以叫“归属”。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需要问的倒是，什么让人安心，什么让这块土地成为“家园”，什么使人“归来”，最终“他们”成为“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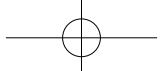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谛听余音⁵

——关于学术史、民国学术以及“国学”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照例，交出文稿，就该写序和定名，可是，用什么为题？写什么作序？我却很彷徨。原来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编入各种集子，但也有十几篇，曾经分别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涧》（1996）、《并不遥远的历史》（2000）、《本无畛域》（2010）几本随笔集里。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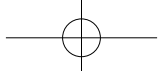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5 这是我的一部书《余音：葛兆光学术史随笔选（1994-2014）》的序文，写于2015年。



据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时代，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思想不好直接讲，所以便只好热衷谈学术。也正是从那时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这种对过往学术与前辈学者的缅怀、悼念和追忆，害得一些怀念八十年代的朋友以为是“思想落地，学术上天”。其实仔细琢磨琢磨，就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说是学术，背后还是思想甚至还有政治，准确地说，这还是八十年代“以文化批评政治”思潮的延续。在我看来，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尽管我写了不少有关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总觉得，把这些别有怀抱的随笔看成学术史，其实多少有些误会，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话说回来，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



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二十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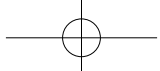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马分道而驰。则必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二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把话题转回学术史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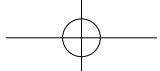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本集子里面写到的人物，除了少数之外，大多人的学术生涯，都经历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换句话说，好些人都可以称为“民国人物”。除



了杨文会在民国前夕逝世之外，沈曾植以下，王国维、吴宓、陈寅恪、顾颉刚、潘光旦、罗常培，好些都是在民国学界最活跃的学者，就连周一良这个活到了21世纪的学者，他的学术黄金时代，也有一大半应当算在1949年以前。这让我不得不面对近来一个颇有争议的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评价民国学术（这里，我把晚清也算进来，统称“晚清民国”）。

评价实在很困难。序文不是论文，还是说一些随意的感想罢。以前，杨联陞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朝代间的比赛》，现在争论晚清民国学术好还是不好，多半也是“朝代间的比赛”，无非是拿了本朝比前朝，或者是拿了前朝比本朝。较长论短之际，不免有立场的差异，也有观念的分歧，还有感情的偏好。大凡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种进步学术史观，如果再加上捍卫本朝荣光的立场，自然可以罗列不少“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例子来做视前朝；大凡有些怀旧情感，如果再加上对现实学术情状持悲观态度，也往往会隔代遥祭，为学术另寻道统，拿了业已大浪淘沙后前贤留下的精品，为现在的学术截长补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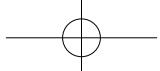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学术史不能这样“比赛”。大凡比赛，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下驷这样的孙膑兵法常常出现，更何况人文领域也没有办法按“比赛成绩”来排名次，颇有一些人喜欢弄“点将录”或者“龙虎榜”，这只是把学界当作军棋作沙盘推演，想象这是真枪实弹的厮杀，但这毕竟是“纸上谈兵”，也绝不是真正的学术史。我在一次研究生的学术史专题课上曾经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要讨论的有几方面：第一，学术史要说明今天我们从事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也就是说，学术转型是一个重点。第二，学术史要指出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学术制度变化，是新资料新方法的推动，还是政治情势、国家危机和国际环境的作用？第三，学术史还要说清楚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和方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改变的，什么是显著的主流，什么是被压抑的潜流？只有这样，学术史才能够给今天的学者指明，过去如何变成现在，现在又应当如何变成未来。



要是我说的没错，那么，不妨平心静气谛观这一段学术史。因此，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评价，可能就要看这样几个大关节。

第一个大关节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公平地说，这个时代不仅在政治上遭遇“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学术上也堪称从传统到现代的“轴心时期”。梁启超《新史学》之后，原来的四部之学变成文史哲三分天下，西洋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加上科举废除，新学堂、新知识、新式教科书，连同报纸杂志，逐渐把传统学问做了一个大改造，所以，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中国文学史改旧换新，中国古代史重新书写，整个儿学术变了一个模样。现在你再回看我们自己现在从事的所谓“学术”，可不仍然在这一巨变的延长线上？

第二个大关节是“新发现”和“新解释”。1920年代，王国维在《库书楼记》、《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署名抗父，但多数学者相信出自王国维本人手笔）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清华学校的演讲）里面，曾三次提醒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什么？因为晚清民国恰恰是大发现的时代。甲骨卜辞、敦煌文献、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以及胡适指出的日本、韩国有关中国文献）等，恰恰在这个时代被发现，说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就像王国维说的，何以西晋汲郡竹书不能激荡起学术波澜？而晚清民国的大发现却把学术界搞得天翻地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新资料的重见天日，正巧遇见新学理的所向披靡，于是像化学反应一样，激荡出无数新问题。你可以历数殷商史的重新解释、中西交通的走向前沿、明清社会史的巨大发展，以及宗教研究的视野扩大等等，都和这些新发现的“发酵”有关。至今学界颇有影响的考古学（对于早期中国城市、国家形成的历史）、古典学（如走出疑古和简帛之学）、敦煌学（包括抄本时代、图像证史、中外关系、外来宗教、俗文学等等）、艺术史（对于古代建筑、石窟、雕塑、图像的研究）、社会史（从明清档案中重写明清社会）、“新清史”（通过满文资料重新讨论清史），甚至最近我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等等，也都是在追



踪晚清民国前贤的足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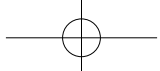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第三个大关节要提到的是“自由环境”与“时局刺激”。晚清民国的政治强人未尝没有王安石那种禁绝“异论相搅”的念头，但晚清正处乱世，民国政府不强，加上从帝国而共和，总需要顺应民主自由大势，因此，对学术的控制相对松一些，这给晚清民国的学术带来自由空间。比如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章太炎、梁启超影响犹在，胡适、顾颉刚正是当红，陈寅恪、傅斯年成为主流，柳诒徵、缪凤林也依然不弱，就连被胡适后来斥为“反动”的钱穆等人，也照样进了大学当教授。特别是，这半个世纪里面，风云诡谲、政局多变，加上从帝制到共和，既统一又分裂，刚启蒙又救亡，时势对于学术提出太多的问题，也刺激了太多的思想，因此，这个时代的学术，就有着传统时代所没有的内在紧张、丰富内涵和多元取向。

所以，不必搬前朝万神殿，也不必拿本朝功劳簿，我们只要看看1946年顾颉刚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以明白。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那个时代机缘凑合，时势催人，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

三

有意思的是，这些值得纪念的学者，有好些现在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在现在“国学”不仅得到官方首肯，而且被列入体制作为学科，各地纷纷成立“国学院”，以“国学”颁头衔、发奖状的主流中，把这些学者放在“国学”祠堂里面配飨陪祭，这让我不得不讨论长久以来一直避免直接批评的所谓“国学”一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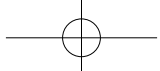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记得李零兄曾经讽刺“国学”乃是“国将不国之学”，这也许稍嫌苛刻，但是他确实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在过去中国自诩天朝，自信国



力与文化还无远弗届的时候，传统文史无所谓“国学”。重提“国学”，大概要到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帝国）转型至“万国”（现代国家），而且还面临新的民族国家深刻危机的时候，那种严分“我者”与“他者”的界定，促使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借了日本国学（其实还应该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之名，催生了现在的“国学”这个概念。1905年，邓实接连写了《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四篇文章，大力提倡“国学”这个称呼，但就是邓实自己，也说过这只是仿照欧洲的古学复兴，毕竟复古还是为了开新。在《古学复兴论》中，他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表示这是借助“国学”追溯根本，以古学换取“复兴”（所以，有章太炎以及1912年马裕藻、朱希祖发起“国学讲习会”、“国学会”，罗振玉和王国维1911年曾办“国学丛刊”）。

可是，毕竟“古”不是“今”，现代学术已经与传统文史很不一样。仅仅就史学而言，晚清民国以来，有关中国历史观点的最大变化，是“空间放大”（从中央正统王朝到涵盖四裔之历史）、“时间缩短”（把三皇五帝的传说神话驱逐出去，让考古发现来重建历史）、“史料增多”（不仅诸多发现至今仍在继续，历史观念变化也使得更多边缘资料进入历史书写）和“问题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分析立场和评价角度，取代了传统或正统的历史观念）。这四大变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学术世界，仅仅用“国学”来表达有关中国的学问，即使不是圆枘方凿，至少也是“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这里借用我过去一篇文章的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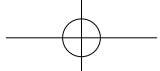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怎么不合尺寸？从“国”这个字来说，现在所谓“国学”门径很窄，似乎并不包括汉族之外即以前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如果说“国”就是汉族中国，是二十四史一以贯之下来的中原王朝，这当然还勉强好说（恐怕也难以涵括蒙元与满清），但是，如果你还想维护满蒙回藏汉苗的“五族（或六族）共和”的“中国”，这个习惯于追溯三皇五帝、捍卫周孔程朱之学、动辄要制礼作乐的“国学”，似乎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从“学”这个字来看，现在国学提倡者的所谓学问，恰恰和前面



我提到的现代学术四个变化冲突。按照传统文化认知，中国文化总是在儒家文化范围或正统王朝范围，这就与“空间放大”不合；按照传统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得上溯三皇五帝，至少也得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是这就和“时间缩短”不合；按照传统文献范围，那些敦煌文书、甲骨卜辞、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之类，大概并不是习惯使用的资料，更不消说域外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显然和“史料增多”也不吻合；至于捍卫儒家、理学主流文化，最多勉强纳入佛教道教资源，在预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学术研究，也完全不符合“问题复杂”的取向。

我出身古典文献专业，原本以为，我在大学里学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六门，加上经、史、子、集四部，就应当基本是所谓“传统学问”，该算为“国学”。可没想到，现在所谓“国学”，仿佛比这个“传统学问”还要狭窄。看某些人的国学观念，似乎要回到汉代经学、宋代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的时代，仿佛只有这样才出身清白。可是，这个时代其实已不是那个时代。1930年，陈寅恪给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的时候，接着王国维“新学问由于新发现”那句话再次说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他说，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做学术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做“预流”，如果不会用新材料，不会研究新问题，叫做“不入流”。

其实，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学术史就明白了。这个时代出现的新学术潮流有三：第一是充分重视新发现、新资料的运用，我们看到当时的新材料，都刺激出了新问题；第二是突破传统中国历史的空间，寻找中国周边各种殊族和异文，这就是前引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寻找这样的东西，从周边来重新研究传统中国；第三是中学与西学的汇通，就是把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理论方法自觉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途径。陈寅恪曾总结过三句话，这三句话虽然是说王国维，但也归纳了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第一句话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也就是用地下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和现在传世文献上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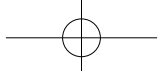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字材料来相互证明。第二个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就是外族的文献和中国的史书互补，像研究辽金元、西北史地就要通过这个方法。第三个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是用外来的新观念、新理论跟我们中国本身所有的材料来互相证明，这样可以在旧话题中开出新思路。

这是“国学”？记得季羨林先生为了弥补“国学”这个概念的问题，很勉强地提出了“大国学”，虽然用心良苦，其实徒费苦心。

四

在纪念各位前辈学者的这个选集中，我特意收入两篇“附录”。

“附录一”是《运化细推知有味》，讲现代的佛教史研究。其实，我的话中话就是“时势比人强”。学术史的进与退，学者的幸与不幸，一个领域的平庸和不平庸，不完全在那几个天才。近来，人们特别喜欢“天才总是成群地来”这句话，但是天才成群出现，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时代。我最近去一趟法国，看了好些个博物馆，深感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出现那么多艺术天才，留下这么多艺术珍品，真的不全是他们的天资、聪明和努力，可能翡冷翠、威尼斯的环境、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世界变大，和弗朗索瓦一世等爱好文艺君主的眷顾，也许倒是成就他们一代才华的关键。所以，在这篇随笔中我谈佛教史研究，就说“那个时代佛教研究中能出这么一些著作与学者，文献的大发现、新旧学的交融和学院式研究的独立恐怕就是极重要的三个因缘”。同样，如果现在让我回顾学术史，我仍然要再度强调，没有这些因素，学术无法辉煌，如果这个时代依然像王安石设想的要使用权力“一道德，同风俗”，如果这个时代仍然像雍乾之时“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那么，哪怕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会成群地死。章太炎曾说清代“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为什么？因为“多忌，故歌诗文史槁，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毕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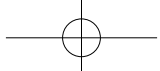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时势造英雄，就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只有重新发现并借助古代希腊罗马经典超越中世纪神学，让各种新时代与新观念的进入学术，推动宗教改革与各种独立大学的兴起，才能够让欧洲进入“近代”。

那么“人”呢？难道在学术史上，只能人坐等“时势”吗？当然也不全是。只是这种需要积累涵泳才能做出成就的人文学术，既需要“荒江野老”的沉潜，也需要“代代相传”的滋养。毫无疑问，时代已经变化，知识人已经从帝制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学问也从传统的经典文史知识，转型为现代学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种读书思考的传统，应当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总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炉灶。坦率地说，中国学界现在缺的是从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沉潜，太多了“倚马立就”的急就章。其实，学术往往是马拉松或接力赛，不是百米短跑。所以，我选了另外一篇《世家考》作为“附录二”，其实，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只有政治与制度创造了一个“放得下平静的书桌”的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让社会稍稍减少一些庸俗实用、唯利是图的风气，让人们延续那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文的传统，一方面允许学者拥有“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看得无比重要，也许，这个学界才能变好，现代的学术超越晚清民国时代才有可能。

2011年夏天。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提问，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话曾被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用作书的标题，至今这个标题仍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因此，我也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学界会好吗？”这句话被记者用在了访谈的结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说真的，好多年了，这个问题仍然在我心里反复出现，只要你关注学术史，就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重新追问这个问题。

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辑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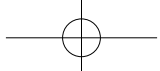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附录

福州黄巷葛家

一

从籍贯上说，我是福州人，虽然我出生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兴填籍贯，所以我填表也好，办护照也好，各种证件上都写的是“福建福州”。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从小在福州长大，虽然大半生在上海、北京、天津和贵州打转，但终究叶落归根，近退休的年龄从贵州回到福州。一直到去世，一辈子操着浓重福州风味的普通话，他算是真的福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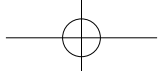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葛家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黄巷里，有一处老宅。在现在福州的各种坊巷志或者旅游书里，都把它叫做“葛家大院”，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就是我的老家。我父亲一直很得意地对我们说，葛家大院原来的大门口，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丹井传家远，黄楼卜宅长”，用了东晋道教中人葛洪的典故，说明这是葛家祖上传下来的。但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宅最早是不是葛家的，也许，在我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时买来的，我父亲曾说，早年葛家大院的大门上方还悬挂了“中宪第”，二门还挂有匾额上书“会魁”二字，可我一直没有查出葛家哪一代有这么好的科举功名。所以，我怀疑这个院子原本是别姓的，只是葛家后来买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各种书里，它都叫“葛家大院”。传说中，它还是唐代一个叫黄璞的文人的旧居，传说晚唐黄巢闹事，大军



越过仙霞岭，打到福州的时候，因为尊敬黄璞是读书人，下令不得焚烧这里的民宅，它才得以保存下来。但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想象，几分编造，谁也说不清。葛家大院毗邻另一个清代名人梁章钜的故居，两个宅子中间有一个“黄楼”，但长期以来，为了黄楼究竟应当归属谁家，葛家和隔壁争执了很多年。

老宅过去确实是阔气过的。据说，左右两边原来好几大片宅子原来都是葛家，院子里有七口井，一处池子，俗称“七星八斗”，花厅也有山石叠成的假山和雕梁画栋的亭阁，还有一处不小的水池。不过，1979年我第一次回到福州老家的时候，那个大院已经破败不堪，穿过原来很不錯，可已经瘦身再瘦身的天井，七八家人已经把这个有些历史的老宅，分割得七零八落，原本有假山亭囿小池的花厅，也早已经堆满杂物，上面瓦间漏水也望见星星，下面则晴天满是晾晒衣物雨天满是接水锅盆。一直要到政府想发展旅游，重建三坊七巷作为旅游的景点，这才重修了大门，今年(2013)夏天我回去看的时候，原来很破败的大门，突然变得很古雅堂皇，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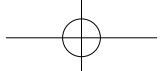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二

更有趣的是，在福州一些旅游书上，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传说，就是葛家出自古麻刺朗国。古麻刺朗国倒是真的，《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说，“古麻刺朗，东南海中小国也”，据说，大概位于现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中国派了中官张谦去传达天朝诏令，海道遥远，张谦大概在那里待了三年。永乐十八年（1420），麻刺朗国国王幹刺义亦奔就“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永乐皇帝就给了他们如同苏禄国王一样的待遇，为他们颁赐了印诰、冠带、仪仗、鞍马等。可惜的是，这个国王回国路上生了病，永乐十九年（1421）便死在福建。于是，随同诸臣便留在福州为其守丧，因此寓居在福州，成了这一方人氏，传说中的葛家祖先就是陪臣中的一个。这原来是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不太清楚，记得当年福建电视台也来采访和拍摄过葛家，也许，是因为黄巷这里所谓三大姓“毛、萨、葛”都算是外来人口？萨家过去就是蒙元时代的色目人，传说祖上是雁门萨都刺，元末迁到福建。毛、萨、葛都是以前地方志里应当归入“流寓”的那一类人。不过，现在为了发展旅游，杜撰噱头，说这里曾经有过中外交流史上的“遗迹”，所以以讹传讹，我们也只能“假作真时真亦假”，随它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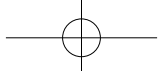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葛家究竟来自哪里？过去，连我父亲也说得不太清楚，但没有疑问的是，葛家原来应该住在福州城外的洪塘国屿一带，我父亲晚年给我写信，说他小时候曾经去国屿的葛家祠堂参加过祭祖。1990年代那里大兴土木，要把过去的坟茔拆掉，曾通知葛家去迁祖坟，我二伯匆匆赶去，一块大碑已经毁坏，另一块小碑很幸运地保存下来，这是一块清代康熙年间的石碑，约高八十公分，宽五十公分，篆文题额为《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有了这块碑，我才把祖上的历史渐渐解开。



三

《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碑文，是一个叫翁煌的人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撰写的，篆额的则是另一个叫林文英的，而书丹的则是自称晚生的蒋晟。据这位翁先生写的碑文说，蔚庵先生也就是我这个祖上，叫做葛煥(1647-1702)，字子章，蔚庵是他的别号。给他撰文书丹篆额的三位，我没有专门去考察过，不过，看来都有些功名，但我的这位祖上蔚庵公，却好像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根据碑文记载，虽然他的祖先也曾有在明永乐年间中进士并督学山左，但后来的子孙却很难跨过科举那道“荆棘之门”，蔚庵公也只是“少攻儒业，卒入成均”，并没有中过进士，据《福州侯官县志·耆旧录》的记载，只是一个监生而已。他可以被写出来夸耀的事情，主要是在当地作了一个有力量的乡绅和有道德的典范。据说，他“素好行善，闻人有义举，必心羨之，曰彼何幸，乃得好事行之？常出赀，为人完聚骨肉，匪直匍匐救丧而已。遇后生寒酸，出赀礼，劝之卒業，往往因而成名”。按照翁煌碑文的说法，“闽中盐政，不至大坏，实先生力也”。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乡间儒生的善行，与福建的盐政坏不坏有什么干系？不过，他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乡绅，经营了洪江江山也就是国屿那一个葛家的基业。据说，他为了家族，先购买了“烝尝田”以防万一，也建造了七世坟地，把两百年来的家族坟地整饬一新，他又害怕老人寂寞，特别在城里买了夏屋，“迎奉入城色养”，不知道这个“夏屋”是不是就是黄巷的这片老宅，如果是，那么这个宅子姓葛，至少也有三百多年了。

碑文里面说到，蔚庵公的先人讳回公，“由永乐进士，督学山左”，既然中过进士，似乎不像是从古麻刺朗国刚刚来的外国人，看来我们追溯上去，还是中国的读书人。一直到蔚庵公葛煥，仍然是“雅喜读书，款延师傅，训诲子侄”，后来，我父亲那一代葛家人，也曾延请了一个本家叔叔作私塾老师，从小就读四书。看来，“丹井传家远”，不是因为信了葛洪炼丹，而“黄楼卜宅长”倒是因为奉了孔老夫子，能读书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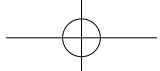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四

按照碑文的记载，蔚庵公葛煥，先娶陈氏，续弦王氏，共生有子六女三，陈氏孺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大梁，蔚庵公去世的时候是“郡廩生”，次子大埏，那时是“国学生”，三子经邦，那时是“郡庠生”，都算是读书人。王氏生了三个，叫大培、大疆、大超，大概蔚庵公去世的时候还小，碑文中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二伯曾经问我，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间都用了个“大”字？为什么老三又偏偏名字又不用“大”字？我也讲不清楚。不过这以后，大梁一系的葛家，则按“元运开泰，保世滋昌，渊源孝友，欲振家声”这十六个字排辈分，我爷爷是“滋”字辈，我父亲是“昌”字辈，我本应是“渊”字辈，只是到了我这一代，天地翻覆，革除旧习，就再也不按照这个辈分起名字了，只有台湾大伯家的儿子还用这个“渊”字起名儿，而我弟弟葛小佳1990年代给国内写文章时，之所以用“葛佳渊”这个笔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葛生蒙楚，蒺藜于野”（《诗经·唐风·葛生》），说的并不是葛姓的“葛”而是植物的“葛”，不过，葛藤覆盖荆棘，杂草蔓延遍野，倒也可以用来形容葛姓一族在福州逐渐生根。据我父亲说，蔚庵公之后支脉繁盛，我们就是长房大梁的后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中国的规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长盛的家族，除了官方护佑的至圣先师孔家之外。以前，潘光旦先生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说嘉兴有长达十几代一直兴盛的家族，代代出人物，这也许是比较少的，潮起潮落，兴兴衰衰，在中国传统时代的乡里很常见。葛家也不例外，蔚庵公之后，虽然家族还算是绵绵瓜瓞，但在仕途上葛家并不太兴旺发达，所以地方志、乡绅录里面也不见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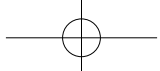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直到我爷爷投笔从戎，当了军人，福州黄巷葛家才好像真的要“重振家声”了。



五

我的爷爷葛滋承(1890?-1952)，大概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和蒋介石、毛泽东等是同辈人，都是在乱世浊流里面混出来的。在这个中国社会重新洗牌的时代，人的命运很诡异。生逢世道巨变的人，或者从绿茵而辗转泥途之中，沦落下僚，也可能鲤鱼翻身跃过龙门，一下子成为人上人，全看运气如何。晚清那个时候，福州马尾办过船厂，办过船政学堂，办过最早的大清海军，黄巷的“毛萨葛”三家中的萨家，就因为办海军而出了一类很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既当过大清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又当过民国初年海军大臣的萨镇冰(1859-1952)。我的爷爷不知道和萨家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远亲不如近邻罢，也作了这个大潮里的一个弄潮儿。1922年，当时的海军总长李鼎新派了杨砥中，在马尾成立海军陆战队的统带部，曾经发展很快，在福清、长乐、连江、厦门都有驻军，到1928年编为两个旅，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据说，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大概二十年代末，爷爷就从营长一直当到了海军陆战队混成旅的副旅长。

这里又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民国那会儿，也许当官需要资历或学历。我爷爷有学历，号称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算起来，和著名的叶挺、顾祝同、邓演达、薛岳，都是同一级的同学。保定军校原来是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在民国初年，名声仅次于黄埔军校，也是赫赫有名，1912年到1923年间共有九期学生毕业，里面出了很多战将。很多年以后，我弟弟在美国教书时，特意去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保定军校的资料，发现确实有“葛滋承”这个名字。可是，听我父亲晚年病榻上的叙说，才发现这是一个颇搞笑的故事。原来，我的爷爷压根儿就没去军校读过书，用他的名字去军校真的读了军事学的，是他最小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四叔公。换句话说，我爷爷用了四叔公的毕业文凭，而四叔公却用了我爷爷的考试成绩。中国这种冒名顶替之风，也许源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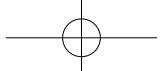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长，不是现在才滋生出来的，难怪以前科举时代考试的时候，有作弊，有枪手，也有小抄。

更有趣的是，四叔公学成文武艺回来，却并没有货于帝王家。他毕业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却压根儿不愿意进入军界做事，原因据说是他发痴一样地爱上了一个女子，就是我后来的四婶婆，为了这个据说很漂亮的女子，他天天呆在家中。这也许可以理解，一方面四婶婆当年可能真的很漂亮，1990年代我在福州还见过她，从她老年时的相貌，也可以想见她年轻时确实很秀气；另一方面，我猜想是保定军校文凭写的是“葛滋承”，我爷爷凭了这个文凭可以当官，四叔公没有这个文凭，在海军就得从下层干起，从小受宠的他也许不愿意吃苦。所以，他就在我爷爷手下当了一个副官，据说是在庇护下吃干饷，根本不去当差，整天宅在葛家大院里面。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爷爷当了官，出钱把黄巷葛家大院又重新整顿一番，弄了好多葛家堂兄堂弟来一起住，就由我奶奶主管家务。顺便说一下，我奶奶叫何红蓉，中医世家出身，在福州也算名门，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我爷爷的部下，这个人叫什么忘记了，后来曾在邱清泉手下当装甲师师长，1949年以后出走香港，辗转台北，最后定居美国，好像这位姑奶奶很长寿，一直到2000年前后，我弟弟还去加州她家去看望过她。在我奶奶的主持下，这个时候的葛家大院，似乎又兴旺起来。

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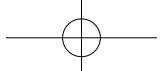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父亲是爷爷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伯，他比我父亲大不少，大学时代在上海学化学。据我父亲说，他上大学时常常出入舞厅，花钱如流水，差一点儿就娶了上海舞女，被我爷爷严厉制止，甚至威胁要断钱断粮才作罢。抗战后期，听说曾经到遵义火柴厂工



作过，后来台湾光复，1946年就去了台糖就职。父亲下面有两个妹妹，就是我的五姑、七姑，也都随大哥去了台湾。我奶奶曾经短暂去过台湾，帮着照料大伯一家和两个姑姑，但1948年为了照顾我爷爷，又回到福州黄巷，此后天各一方，一直到死，也再没见过她的这几个子女。他们一直留在台湾，直到1990年代，他们和我父母亲才在香港再次聚首，那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据说，后来我的五姑和七姑到福州郊外去祭拜爷爷奶奶，哭得像泪人一样。

说起来，爷爷的四个子女中，父亲排行是老二，但葛家却用大排行。祖父一辈兄弟的孩子统统混算，我的大伯是老大，老二即我的二伯，却是我祖父弟弟的孩子，所以，后来我的堂兄弟们总是把我父亲叫三叔或三伯。他出生后葛家家境大概是最富庶的，所以，父亲的童年记忆都是欢天喜地，什么过年大吃大喝，什么福州坐大水的时候在天井划船等等。2003年夏天，他胃癌手术住院，我去医院陪护，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他先是读私塾，由同宗一个当过云霄县知县的长辈坐馆，教他读四书，这位私塾先生也姓葛，就是祖爷爷之叔伯兄弟，据说很严厉，但父亲是爷爷奶奶宠爱的孩子，我猜想他当时一定学得不好，常常被打手板心，所以后来改弦更张，去读新式的英华学校，据说，在洋学堂里面，他旧学古文算好的，但是新学即数学和英文却不好，不过，英华学校很有名，总算后来也考取了当时设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可是，父亲上暨南大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暨南大学撤到福建，先在三明，接着在武夷山继续课程。后来，我父亲回忆这一段时光，最喜欢讲那时暨南大学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何炳松是校长，不过，尽管何炳松是中国有名的大史学家，可我父亲并不学历史，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个是他的同学里面，后来有一个当过副总理的吴学谦，但吴学谦后来当大官，同学从来也没有联系过，也没有沾过半点光；再有一个，就是他在福州家里带了不少洋钱出来，出来的时候，怕日本鬼子搜查，大洋都绑在腰上，所以，尽管当时山里的暨南大学伙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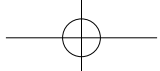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极差，但他可以时不时拿出大洋在茶馆里吃鸭子，这倒是真的，也符合我父亲那种老饕性格。我曾经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那时根本没有好好上课，他也毫不忸怩地爽快承认，他原来上的是法文系，但考试总不及格，于是，二年级转上外贸系，改学英文，好容易才毕了业，于是一辈子就干了对外贸易这一行。

七

海军陆战队的差事并不好做，抗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很快就丢了船，海军变成陆军，我爷爷随着部队，辗转到了江西、湖北和湖南。1945年，中国八年抗战总算胜利的时候，我爷爷正在湖南芷江警备司令部任职，曾经亲历了日军投降仪式。不过，那时他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涯，就在湖南倒腾了两车药材，辞去了军职回到福州。也因为这个缘故，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没有参与，1949年后这段戎马历史侥幸没有被追究，直到1952年患病去世，还算平安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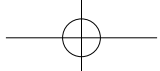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可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做事的父亲，却被簸弄到巨变之中。海关原本是常言说的“金饭碗”，可1949年前后他却失业了，生活陷入困境。那时，他已经与我母亲结婚，金圆券大贬值，人心惶惶，据说，那时他为了尽快花掉手里的钱，曾经急急忙忙拿一麻袋纸钞，匆匆地抢购了一件英国呢子大衣。尽管有我外公和爷爷两家作后盾，生活不至于无法维持，但是，他心里却很苦闷烦恼。我父亲原本性格就很不安分，福建人的性格也很勇于冒险，于是，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冀朝鼎的鼓动下，在我出生之前的1949年，就悄悄跑到已经解放的南京，进入共产党的军政大学学习。按照后来中国大陆政府的规定，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即老干部的特殊政策，他也算赶上了这个尾巴，这是他后来很自鸣得意的地方，就好像当时灵机一动，买了一支好股票一样。

不过，尽管他一直很想跟随潮流，但潮流却总是在嘲弄他，一辈子都



不得意。后来细细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来他的阶级成分不好，父亲算是国民党军官；二来他娶的是上海资本家女儿；三是四兄弟姐妹中有三个在台湾，也就是说他算“台属”。更要命的是，他结婚时的男方证婚人葛滋韬，也就是我父亲后来常常说到的“韬叔”，居然是军统特务，这个军统特务偏偏又是我爷爷的堂兄弟。后来我才知道，葛滋韬别名徐勉，抗战中曾经在军统的闽南站当过副站长，1948年我父母结婚的前两年，他已经去了台湾，转行办起了经济通讯社，大概那时正好在上海，就代表我爷爷做了男方证婚人。1995年我去台湾访问，还见过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和善老头儿，并没有传说中军统特务那种凶残狡诈和深沉。可1950年代我父亲在向党“交心”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无所隐瞒，便把这个事儿说了出来，没想到这给他带来无穷的后患。尤其是，他还常常口无遮拦地讲一些自觉高明的话，这总让他的上司或上司的上司很不爽，所以，几乎每一次运动来了都不好过，申请入党好些次，党也始终不要他，可每次折腾，却都少不了折腾他，最终是每下愈况，一会儿从北京被下放到定县农村劳动，一会儿从北京被贬到天津当中学教员，最终又从北京被下放到贵州，在贵州东南的一个县城一蹲就是近二十年。

我从出生后，父母去了福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又到了天津，我却一直在上海外公外婆家住，福州黄巷葛家，好像与我没有太多关系。但1957年要上小学了，外公外婆下了狠心，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于是，沿着京浦线咣当咣当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当时在天津的父母身边。从此，福州黄巷葛家的历史，就开始和我的人生交集，我也从此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这个黄巷葛家大院的烟尘往事之中。



我·思想史·以及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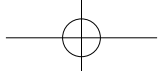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韩国闵丙禧教授与葛兆光教授的访谈

闵丙禧(Byounghee Min, 以下简称“闵”) : 葛兆光教授您好, 很高兴通过访谈向您请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除了中国史以外, 还从东亚史与全球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在这些领域, 您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拓宽了新的视野, 很幸运能够借助这次访谈的机会, 来聆听您的想法。这次访谈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思历程。然后请您谈谈关于您近二十年关心的两大主轴——“思想史”与“中国”——为中心的学术问题。

1、学思历程

闵: 尽管葛兆光教授您以历史学家闻名, 不过您却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的古典文献专业。您所读的这一专业与欧美大学的“department of the classics”专业设置很类似, 欧美也有专攻古典(classics)的学者以文献知识为基础, 对哲学、文学、历史、政治学等许多方面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那么, 请简单谈谈您的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背景是如何影响您走上学术道路的?

葛兆光(以下简称“葛”) : 我是197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攻读古典文献专业的, 之所以读古典文献专业, 是因为别无选择。1977年是中国“文革”以来第一次高考, 据说有560万人参加了这一次考试。我希望考上北京大学, 但那一年北京大学在我所在的贵州, 先是宣布只招收古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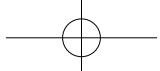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文献专业的学生，所以，我只能报考古典文献专业。不过幸运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虽然设在中文系，但它的训练却给我提供了贯通文史哲不同领域的基础。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主要精力集中在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与文学两个领域：第一个是中国史学史，我的本科论文讨论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硕士研究生论文主题是关于明清之间的史学思潮；第二个是文献学，我和我的指导教师合作撰写了五十万字的《古诗文要籍叙录》，考订各种古典作家的文集的版本源流、注释优劣和篇目分合，这本书至今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好的文献工具书之一。

正如您所说，古典文献专业很像西方的“古典学”专业，可以进行跨文学、历史和哲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一点也许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必拘守在某个狭窄的专业领域中。

闵：我从阅读您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开始，经过里程碑式的《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以及2017年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从一个主题到下一个主题的转化过程，让您的学术历程显得很有逻辑。我的问题是：您最早的研究为什么选择禅宗作为主题？然后请介绍一下您从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到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这一学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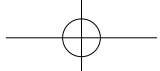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葛：我是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禅宗研究的，那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因此，了解我那时的禅宗研究，可能要先了解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也许韩国学者听说过，1980年代是中国“文化热”的时代。什么是“文化热”呢？简单地说，“文化热”，就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追寻现代化运动。一方面，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当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向往现代化，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思想世界基本上仍在五四甚至晚清以来“寻求富强”的脉络之中。在这种被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称为“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也就是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科学、民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因此，当时的主旋律是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声音还很强。特别是，由于不好直接批判政治，就批判传统，所以，当时很多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人，就会发掘传统文化里面那些导致中国封闭、落后、蒙昧的因素，这个时候，儒家、佛教、道教就统统被重新放在聚光灯下和手术台上。可是另一方面，学者毕竟对于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有一些依恋的感情，而且传统的天朝大国心态，也让中国学者不那么容易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总觉得中国传统还是有现代资源的。所以，对于符合士大夫口味的禅宗，包括在历史上非主流的那些自由的思想、反叛的行为、怪异的公案，都很有兴趣，在批判的同时也不免有点儿留情，对它的好感，会从前门被赶出去，却又从后门溜进来。像我自己1985年开始写《禅宗与中国文化》那本书，在谈到它造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理内向和封闭的时候，可能批判的意味很重，但谈到它刺激了中国人在文学和艺术上追求“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时，又往往不自觉地称赞。

应该说，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背景，刺激了当时中国的“禅宗热”。不过这个“禅宗热”，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或文献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现实的社会关怀与文化反思下的政治批判。在这个时代，禅宗只是对于中国文化批判和反思的一个案例，并没有从历史和思想上真正深入研究。我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也许是现代中国大陆学界第一部专门讨论禅宗的著作，但也受到这种时代情绪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写得并不好。所以，1990年代我重新写《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就开始对这种情绪化的研究方法进行反省，开始沿着胡适的方法，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路，重新对禅宗历史作批判的研究。

至于从“思想史”研究转向“中国”研究，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在《宅兹中国》一书的序文里面说过，我写两卷本《中国思想史》，最后一节是《1895年的中国》，我觉得，1895年在思想史上是中国的传统时代的结束，到了1895年之后，中国不得不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也就是进入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所以，也不得不重新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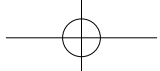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国”自我界定，究竟什么是“亚洲”？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国”？你不能还停留在“天下”的想象里面，觉得自己还是天朝，还是天下，还是朝贡体系的宗主国。所以，1895年以后，原本不是问题的“中国”就成了“问题”，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但是好像从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概念，从来不觉得“中国”是要在历史中重新界定的。所以，这就是我要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坦率地说，之所以转向研究“中国”这个问题，与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有直接的关系。原本我还有《中国思想史》第三卷《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1895-1989)》的撰写计划，但是后来因为精力不足，而且问题太复杂、资料太丰富，加上政治忌讳比较多，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可是，当初准备些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像传统帝国那样，在亚洲和世界之外自我孤立，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历史世界，那么，怎样在亚洲背景和世界背景中，讨论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第二个问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从传统帝国转向现代国家，它真的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了吗？为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上，是不是一种国家的特殊形态，或者说它因为什么样的历史原因，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这也是我研究“中国”的背景之一，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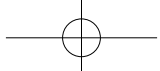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闵：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年生的，很冒昧向您提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想知道，您所经历的时代和社会对您的学术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葛：对我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1960年底我全家从大城市北京下放到贵州一个偏僻的县城；二是1966年开始的



文革和1968年被迫到苗族地区插队落户；三是1978年重新回到北京上大学。回想起来，这三件事情也许对我影响最大。我生在上海，在北京上小学，都是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但1960年底父母突然被迫下放，到了中国很偏僻很贫穷的苗族地区，从中心和都市，变成边缘和底层，这种生活，渐渐让我体会到中国的真正情况，这也许是我思考和认识中国，有时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维度的来源吧；1966年文革和1968年下乡更是一种切身的经验，它一方面使我不再相信政治领袖或意识形态的神圣，看到了政治的残酷，也看到人性的幽暗，另一方面也让我“接地气”，不再仅仅从书本中重构和想象历史，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去理解历史。尤其是，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是苗族地区，它更让我懂得“中国”的复杂性，不至于习惯性地以汉族为中心去研究历史。至于1978年回到北京读大学，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那时的中国，先是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批判，接着又是前面我们说的“文化热”，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亲历时代的转变，让我基本确立自己研究历史的立场和价值。很明显，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每个学者的研究也都与语境相关，我也不例外，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经历了一个“大时代”，在我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政治发生转折，社会剧烈变化，问题变得复杂的时代，也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不一定舒服，要经受种种动荡，但在这个大时代进行历史研究却非常幸运，在这个动荡、曲折的大时代里，比起平庸、幸福、安定的时代，你的问题意识、观察角度和思考活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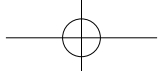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闵：再次冒昧向您提另一个私人问题，大部分研究者也都比较关心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看起来学者的生活显得既稳定又平淡，实际上，一辈子维持对学问的热情（走上学术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直到现在，您仍然活跃于学术研究领域，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与心态支持您做到这样，您比较重视哪些方面的努力？



葛：要维持一辈子持续不断的学术热情，对个人来说，代价就是生活也许会很枯燥很辛苦，确实不容易。不过我想反过来说，它也许会很有趣很刺激。不是吗？我个人觉得，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你要把阅读和研究当作你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乐趣，就一定能够乐在其中（这一点，可能经历过中国“文革”时代那种人生没有选择、没有条件读书的学者，比较容易理解）。第二，你要把学术研究和你的社会关怀连在一起，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时代、价值相关，而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职业”或谋生的“手段”，这样就会有刺激和动力（这一点，生活在政治化社会中不得不抵抗各种压力的学者，比较容易理解）。第三，你要把学术研究放在国际学界的对话之中，这样彼此激荡，互相刺激，不断有新问题新想法，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免于平庸和重复，也很容易获得新鲜感和成就感，这样也就不会觉得重复和单调了。

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大变局后，中国的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学界，以及大学前进和发展的方向？我们都知道，包括韩国在内，全球人文学科遭遇到了困境，在同样巨变的中国社会中，人文学科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葛：关于这个问题，刚好我有一篇旧文章《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在最近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很广，不妨引用我在2012年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在中国，人文学科面临危机，“一方面要归咎于现代商业化社会带来的实用风气，一方面要追究特别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自由人文研究和探索精神的限制”，这是全世界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又加上了政治因素，我觉得，人文学者“既不能总靠‘精神’、‘心灵’、‘情操’之类空洞的口号，来说服人们关注人文学科，也不能总借着‘通识教育’、‘全人培养’这样看起来堂皇的标签来保护人文学科”。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一方面要守住“专业底线”，不至于沦落成“业余爱好”，另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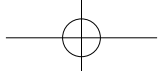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面要能够介入社会生活，深入大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能够和当前政治、社会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话题，让专业知识引导民众通过历史认识现实。所以，我一直说，人文学科的学者，虽然不是给国家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但是他应当是诊断病源、提醒病人的医生。如果人文学者只是吟风弄月、插科打诨、无关痛痒，那么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要人文学科？

2、思想史

闵：您的这部《中国思想史》在所涉及的长时段、多主题以及丰富资料范围等方面都算得上里程碑的著作，尤其是用了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没有使用过的丰富资料与新的解释框架，令人佩服。其中，《导论》部分特别值得注意，它已经在韩国单独翻译出版。这些跟过去的研究方式很不同的方法，以及对思想史根本问题的重新省察是令人激动的。能够从思想史的角度上就思想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您进行讨论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将以您论文或著作中没有提及的问题为中心向您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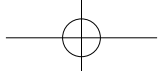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闵：关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可以如何定义的问题，有许多异见。您认为“思想史”应该如何定义？您认为，“思想史”区分于历史学的其它领域的理由是什么？

葛：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过去，一种是把思想史看成是“观念”的历史，比如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巨链》，有人也把它看做“思想”的历史，比如像Franklin L Baumer的《近代欧洲思想》(*Modern European Thought*)用五个关键性观念，即上帝、自然、人、社会、历史，来叙述欧洲思想的变化，就是Being和Becoming，做得很好；还有一种是把思想史写成大号“哲学史”，在中国过去就有不少这样的著作，这样，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脉络就差不多。当然，像侯外庐先生也注重思想史的社会性质分析，有人说它是“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但是，



他的“社会史”最主要是分析思想的社会性质(什么阶级的、先进还是落后的),而“思想史”又比较围绕它的哲学意味(比如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可是,我总觉得,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意思,比“观念史”要宽得多,比“哲学史”要大得多,应当涵盖(1)作为思想基础的的知识与技术(也包括当时普遍认可的常识和预设),比如,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形成对“他者”和“自我”思想认识的基础,对自然的知识,也是我们形成对于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理性认识的基础;(2)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思想(包括精英思想也包括一般思想),观念史也好,哲学史也好,都太狭窄了,他们完全不考虑民众的常识世界,也不涉及历史上看起来并不高明的思想;(3)也包括宗教、精神和信仰,这里说的并不只是过去宗教史、哲学史常常讨论的宗教领袖或者宗教学者的思想,而且应当包括普通信仰者的想法。所以,我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副标题里面,都有“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三个词。这也许就是我所理解的“思想史”应当叙述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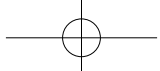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闵:因为过去的思想史著作,主要是围绕着精英为主的观念(思想)世界的叙述,所以,有些批评认为它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影响力,或者实际上只是并不存在的少数思想。但是您的《中国思想史》不仅记述少数精英的经典和思想,而且对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给予了叙述,以便能够克服过去思想史的限制。尤其是,除了少数思想的天才以外,您也比较关注中层思想家。不过,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可以批评少数精英的观念世界对现实影响力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一种思想(idea)最终能给世界以实际的影响,那么,应该存在有意识地建构并供给这种思想系统的主体。因此,我认为思想史的主轴还是系统思想。在这样的系统思想(高级思想)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同主体意图完全不同的展开。有时候由大众转播(大众之间既广泛又不系统地传出去)的思维形态,最终也影响到精英的思想系统,对于这样的多层



关系您是如何理解的，如何才能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样貌？

葛：这是我的《中国思想史》出版之后，引起最多争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要讨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呢？其实，我并不反对思想史讨论精英的和系统的思想，但是我觉得，过去对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够多的了，但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讨论得不多，可是，这就造成了思想史的局限。为什么？第一，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是精英思想的基础，精英们生活在普通民众之中，无论是统治民众还是引导民众，他的问题肯定来自他每天要面对的这个生活世界，他们要回应和解答民众的日常的问题，这就是刺激精英们思考的来源。你不讨论这种土壤和来源，也不一定讲得清楚精英的和系统的思想呀；第二，精英或者天才们的思考，也许有时候过于超越，过于前卫，并不一定会很快直接影响和支配社会生活，所以，真正在社会生活里面发生作用的“思想”，我强调，它常常是经过“制度化”（经过国家制度的规定和推行）、“常识化”（经由各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而形成）、“通俗化”（通过礼仪、风俗、文艺，口耳相传并且成为伦理道德的传统），是磨掉了过于超越、过于高深部分的“妥协性思想”；第三，形成、传播和贯彻这些看上去不那么深刻的“妥协性思想”的人，并不一定是那些天才或精英，可能主要是一般知识人（乡绅、塾师、艺人、巫者等等），这批人过去往往进入不了思想史，可是思想史应当遗忘这些人吗？我们的思想史为什么不能关注这一批真正影响社会生活的“中间阶层”，为什么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抽离出历史、时代和生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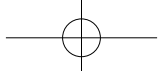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闵：中国与东亚的前近代思想史专业学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除非懂传统的学术系统，否则很难研究思想史。对于一般学者来说，时间与精力有所制约，在现代的学术系统下，正确了解与处理传统的学术系统之后，再从现代学术系统的视野来进行分析或说明很难达到。比如您强调，为了正确了解东亚思想史，在传统的学术系统中对经学的了解是



必须的，我也同意这一点。不过，学者们仅仅为熟练传统经学花费了很长时间，而这些努力却在现代学界与大学不容易产生研究成果。相应的是，尽管传统学术系统的继承人熟悉经典与经学，不过从现代学术的框架来进行分析或用现在学界的问题意识与语言来进行沟通的研究，也十分有限。您有没有将传统与现代知识世界联系起来的总体研究方案？

葛：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现代学科分类，确实对理解古代传统形成一定的障碍，这就是容易把古代知识原本的系统分割开，使得它原来的整体面貌看不清了。所以，我还是提倡要先回到古代语境中，去看看古代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就像您所说的经学，作为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来源，作为古代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最基本的文献，作为古代制度的合法性神圣性依据，它有一套经典内容互相支持的整体结构（贯通五经），也有一套传统的解读方式（小学、注与疏），还有一套经由教育和考试传递的渠道（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儒家经典，你不能简单地用哲学来解释《周易》，也不能简单地用文学来解释《诗经》，也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学来解释《春秋》。所以，我一直说，对于古代知识、思想和信仰，要像陈寅恪说的，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者像Robin Collingwood说的那样，必须回到历史里面去想象它。这样，你才能真正地理解“那个时代”。同样，现在考古发现最多的日书（择日之术），对于古代影响很广的堪舆（风水），对于古代一直有关生命和健康的巫医（中医），你也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观念，说它们就是“迷信”，还是要回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看它。

要懂得这些复杂而古老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确实要费很大的力气。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知识的学习，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花了很多力气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也用了很长时间去阅读文献，考证历史，特别是阅读前四史、《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各代文集；另一方面是理解和分析这些古代思想的现代理论与现代方法，从1980年代起，我也学习了很多来自西方的论著，包括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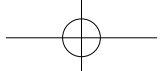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年鉴学派的著作、福柯(M.Foucault)有关权力与话语的著作、萨义德(E.Said)有关东方主义的著作,也包括一些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欧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著作,你看我2005年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和2012年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就可以明白。当然,我学习得好不好,是不是真的理解,还很难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进入学术界太晚了,年龄太大了,两方面的学术训练都不够,传统知识方面不够扎实深厚,现代理论方面可能是生吞活剥。所以,您说的把传统和现代知识连接起来,这个伟大的理想,还要看后面的一代学者。

闵:思想史本来就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最近您的研究是超越国别史范围,除了跨学科方面以外,还要广泛地涉及诸多领域。您对跨学科研究怎么看,实际上,为了做扩大研究的领域,需要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您对合作研究有什么看法?

葛:您可以看到,因为我对思想史有自己的理解,主张扩大思想史的范围,也主张把思想放回政治、社会和生活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所以,我不太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领域里,总是希望思想史和社会史、知识史、教育史,甚至科技史等互相沟通。我觉得,“跨学科”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口号,而是实践。往往在你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走出原来的领域,进入其他领域。所以,我觉得所谓“跨学科”,第一,是根据研究课题自然而然地走出狭窄的学科边界,第二,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运用其他领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三,是接受其他领域典范、模型和理论的启发,发现新的问题。而不是先喊出一个“跨学科”的口号,预设一个“跨学科”的目标。

近来我特别赞成合作研究,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我们在推动“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需要把“中国”研究和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蒙古等国家的研究结合起来,可是,没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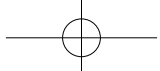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学者可以精通各国语文、各国历史和各国文献，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合作，更广泛的合作。

闵：您使用史料时所显现出来的广博知识与丰富的史料范围令人佩服，您总是主张用新史料研究，最近，您关注中国周边国家（地域）的记录、旅游记与地图等，除此以外，如果有您注重的新史料，请您讲述一下，您关注哪些史料，为何注重那些史料。

葛：扩大史料的边界，是历史学进步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离不开资料的新发现，以前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都讲过类似的看法，傅斯年当年就讲，史学就是史料学，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这话说得有一点极端，但是，新史料的发现推动历史学的进步是一定的，近来中国学界在出土简帛、石刻碑铭方面有很大进展，就推动了对古代、中古的研究。我是学文献专业出身的，当然也关注新资料和新发现，更注意对文献资料的新解释。

最近这些年，我当然最关心的是1938年胡适就注意到的“保存在日本、韩国的有关中国的新史料”，这十年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此外，最近我给博士生开设“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课程，讨论古代如何超越国境，使东亚连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就强调外交、战争、贸易和宗教传播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注意到使节、僧侣、商人所记载的有关另一个国家的各种文献，这些文献有的已经被使用，有的还没有被关注，有些看上去与本国历史的研究无关，但是仔细分析和解释，也许会发现新意义。比如朝鲜通信使文献，看上去是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往来文献，但是我也看出它时时刻刻与明清中国相关，也可以用在对中国史的研究上；另外，这两年我给大学生开“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课程，就通过古代图像讲观念史，比如通过历代的“职贡图”讨论天下帝国与四裔，通过“蛮夷图”讨论帝国内部族群的整合和认同，也就是通过图像来说话，所以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让图像作为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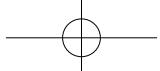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3、“中国”

闵：最近您从新的角度来重新研究我们以前视为当然的对象即“中国”，在您的著作里，“中国”是疆域或种族不断变迁、不固定的实体，不过，尽管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王朝变迁，可是在文化上仍然有着坚实稳固的认同，所以可以说，这些文化都认同“中国”。尽管不能简单地讲，不过我们还是想知道您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有何看法？

又，您认为17世纪以前存在着以汉、唐、宋模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模式，也就是现在称为“东亚”的区域具有一体感，似乎存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不过，17世纪以后这样的一体感却在断裂之后分道扬镳了。因此，您主张中、韩、日的观念世界中，并不存在“东亚”或“中华”这样的概念。不过，我认为17世纪以后韩国与日本不是否定“中华”观念本身，而是不承认满族支配的清朝代表中华。令人疑惑的是，这就不是不承认普遍的“中华”文化观念，而是不承认现存的“政治的实体”。您认为17世纪以后在东亚、中国对“中华”观念的认识，有没有根本变化？

葛：我之所以强调十七世纪中叶，汉唐以来逐渐形成的东亚文化认同逐渐崩溃，其实目的是针对中国国内一种不自觉的观念，就是始终把东亚文化看成是汉唐时代奠定的“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其实，自从蒙元时代刺激了日本、朝鲜和中国独立的文化意识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自我中心主义”。正如内藤湖南说的，元寇事件之后，日本就萌生了文化独立的意识，开始发掘和重建“神道”，开始塑造“神国”意识；即使是引入中国的朱子之学，也正如丸山真男所说，从朱子学，到古学，再到国学，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蜕皮重生，使得日本文化、思想和学术逐渐摆脱中国而独立的过程；朝鲜虽然表面看上去和中国一样，崇尚来自中国的朱子之学，但是，朝鲜对朱子之学既有自己的发挥和创造，又有把它推到绝对化真理的趋向，贯彻和尊奉，比中国还极端，因此形成正统的意识和自负的心理。你看李朝出使中国的各种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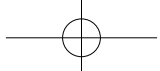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录，就可以知道。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比赛”。所以在比赛里面，日本、朝鲜和中国都觉得自己是“中华”，别人是“蛮夷”，本身就已经以国家为立场划开了彼此界限，并不是汉唐时代形成的单向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了。

当然，十七世纪中叶明清易代，正如日本人说的“华夷变态”，正好给了朝鲜、日本一个借题发挥的契机。这就是，一方面把文化和种族联系起来，说中国已经沦为“蛮夷”，虽然政治上还是天朝上国，但是因为满人统治，所以文明已经变成野蛮，一方面又把政治承认、贸易交流和文化认同互相区分开来，尽管李氏朝鲜还承认朝贡体系，承认你清朝是宗主国大皇帝，日本锁国时代还是要开放长崎，和中国通商，但是，在文化上都开始批评中国。应该说，十七世纪中叶就是这样一个契机，中国内部王朝的变化，引起了外部文化认同的根本变化，这一点在韩国保存的燕行录、通信使录、日本保存的唐船资料、唐通事会所日录等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闵：在某种层面上，您对“中国”的看法好像是跟“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类似的“中国例外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在民族-国家形成与膨胀过程中，因为中国历史的轨迹颇为特殊，用西方的理论与框架不能完全说明，我也同意您的这一看法。不过按照您的思路，领土或疆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情况，都好像归结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我的认同与正当性的逻辑。有的批评“美国例外论”的危险性在“中国例外论”的逻辑中会再次展开，您对这批评有什么看法？也想听听为克服这样的危险性应该拥有怎样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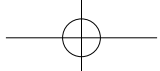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葛：其实，您也许没有注意到，我并不赞成中国“例外论”或者“特殊论”，恰恰相反，我是想指出，中国应当怎样从自己的特殊历史中走出来，建设现代国民国家，融入到现代国际共同的规则和秩序之中。我同意，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现代中国还是要像Joseph Levenson说的



那样“从天下到万国”，或者像徐中约说的那样，要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转型”。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不能凭逻辑想象，你也看到中国的国家转型相当艰难，它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传统，也有现实刺激下的民族自尊，因而从晚清到民国，一方面是“从天下到万国”（成为现代国民国家），但一方面又“纳四裔入中华”（保存大一统的帝国）；一方面在国际压力下，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一方面在外敌环伺之下，又要捍卫传统疆域、族群和国家。所以，正像我在《宅兹中国》里面说的，中国是在传统的“天下帝国”意识中，有着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又保存了“天下帝国”的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是从传统天下帝国中蜕变出来的，但是现代国家却依然残存着传统天下帝国意识。为什么现代中国会是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混合在一起的特别形态？这就必须从秦汉以来中国特别的历史说起了。我写《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三本书来讨论“中国”，实际上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说明这种非常特别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意识，是怎样从历史延续下来的，它在族群、疆域、文化上的复杂性，怎样造成了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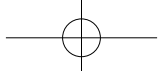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是“中国特殊论”吗？如果说“中国特殊”，只是说“中国”的历史很特殊，说明中国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并不是同意现在的中国，特殊到不必遵循现代国际准则和现代世界秩序。你如果看看我最近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看看我前年写的《对“天下”的想象》一文，就知道我对“中国特殊论”和“天下主义”的批评了。

闵：最近历史学界比较注重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超越国别史的视野是历史研究的大潮流，不过您还是强调国别史视野历史研究也仍然必要。我想知道您对于以比国家小的区域单位、中国、亚洲、超越国别史的区域以及全球史（世界）这样不同的单位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怎么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研究？



葛：我完全赞同超越国境的全球史、区域史的研究，我自己也在试图做一点区域史比如东亚史的研究。但是，同时我又非常担心在滚滚而来的全球史和区域史潮流中，历史学家忽略了“国家”在形塑政治、文化、思想上的重要性。特别是东亚国家，“国家”的力量太大，东亚和欧洲不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面说到，第一，东亚缺乏一个可以超越“国家”和“皇权”的普遍宗教（如基督教），作为东亚内部各国互相沟通与认同的平台或媒介；第二，在日本、朝鲜与中国之间，并无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族群迁徙和政权交错，所以国家之间疆界、民族、文化界限大体稳定与清晰，那些影响政治、形塑文化、构成认同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是由“国家”或“王朝”主导的；第三，十九世纪之前，这一区域缺乏一个超越国家与民族，可以彼此声气相通、联成一体的知识群体（士人），彼此的国家立场相当强烈；第四，虽然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居于宗主国和大皇帝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对于周边诸国并无全面支配的力量，近世以来，各自在渐渐建立思想传统的主体性（如日本的“国学”、朝鲜的“朱子学”），又在渐渐强化语言的独立性（谚文或假名），更在渐渐构造历史的独立性（神代史、万世一系与檀君传说）。因此，东亚很难简单地成为超越国家的“共同体”。因此，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区域史很重要，国别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政治史领域。

但是我也要说，我希望把国别史研究，放在更大的背景，比如全球的、东亚的背景下研究。我之所以在复旦大学开设“东亚史研究方法”的课程，之所以推动“亚洲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史”计划，都是希望国别史能够超越国境，放在更大的语境中。其实，全球史、区域史、国别史，为什么一定非此即彼？强调全球史，或者强调国别史，为什么要互相冲突？同样，比国家小的“地方”史研究，我也并不反对，像美国的宋史研究者就很重视地方，包括您的老师 Peter Bol 教授，他对婺州的研究就非常精彩。但是，我始终强调古代中国自从秦汉以后，国家对地方的统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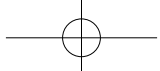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能力很强，每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虽然有它的特别之处，但是仍然受制于整体的国家，无论是行政管理、商品流通、销售市场、宗教网络，它都不可能是孤立于整个全国或其他地方的，所以，应当把“地方”放在“国家”背景下来看，你才知道中国的“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把某个地方“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单位。比如，近年来很多学者用近代英国和明清江南进行比较，我觉得就有一点儿疑问，为什么？因为这是否会忽略，明清江南作为“中国”的“地方”，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英国是不一样的？

闵：最近您出版了《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一书，在“从周边看中国”视角上关注韩国的资料，一边跟韩国学界交往，一边进行独立研究，您认为韩国学界的中国研究有什么特点，与欧美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区别？不是在“从周边看中国”视角上了解韩国或日本，而是通过了解韩国史、日本史本身来了解中国，这有什么好处？

葛：必须坦率承认，由于我不懂韩文（中国历史学界懂韩文的学者很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不敢讨论韩国的中国研究。但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收集和整理朝鲜时代的燕行使文献和通信使文献，深切地感到应当多了解韩国学术界，正如燕行使文献和通信使文献提供了看中国的“异域之眼”一样，我觉得如果了解韩国学术界，用韩国学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中国，肯定能让我们看到我们未必注意到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现象。

其实，除了韩国的中国学家之外，我也很希望与韩国历史、韩国思想史、韩国宗教史的学者多多交流。说一点我的经验吧。我曾经在京都大学（1998）和东京大学（2015）担任过客座教授，在日本，除了与日本的中国学家讨论，我也常常和研究日本思想史、日本宗教史甚至日本史的学者交流，从他们那里，也获得很多启发，产生很多共鸣。为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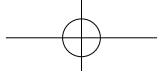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研究“本国史”的，研究本国史的问题意识、关注重心、叙述方式，都有很一致的地方，就连书写本国历史的时候，所受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压力，也往往大同小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编写历史教科书，怎样通过历史叙述强化本国的国家认同？怎样通过历史叙述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怎样在历史资料的解读上采取对本国最有利的角度？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会共同面对的政治压力，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的纠缠？其实，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会有共同感受，在交流中大家也许可以互相理解。

闵：现在，对全球化的反抗带来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东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历史的政治化好像引发了历史战争的现象，这一情况在东亚地区相当严峻，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作为历史学者如何回应这些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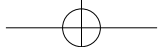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葛：历史学家应当是清除民族主义狭隘偏见的重要一环。因为历史学家才会告诉你，如果回到历史里面看，国家的疆域是不断移动的，族群也是常常变动和融合的，国族认同有时候是一种群体的情绪，有时候是一种想象，就像 Harold Isaacs 那本书前面，白鲁恂 (Lucian Pye) 说的那样，“认同有时候能建立一个族群，有时候也能撕裂一个族群”，只有回到历史里面去，你才会知道固执的国族主义立场是怎样产生的。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因此，历史学的责任很大，好的历史学家和坏的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作用完全不同，套用白鲁恂 (Lucian Pye) 的话说，“历史学家有时能够瓦解偏狭的国族主义，历史学家有时也能刺激出偏狭的国族主义”。

最近我一直说，历史学家是诊断病源的医生，当然他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但是，如果能够告诉人们，偏狭的国族主义和狂妄的天下主义是怎样来的，也可以作为一剂让人清醒的药。所以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之所以在这些年讨论“中国”，讨论中国的“内”和“外”，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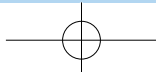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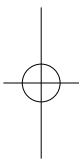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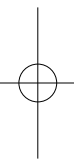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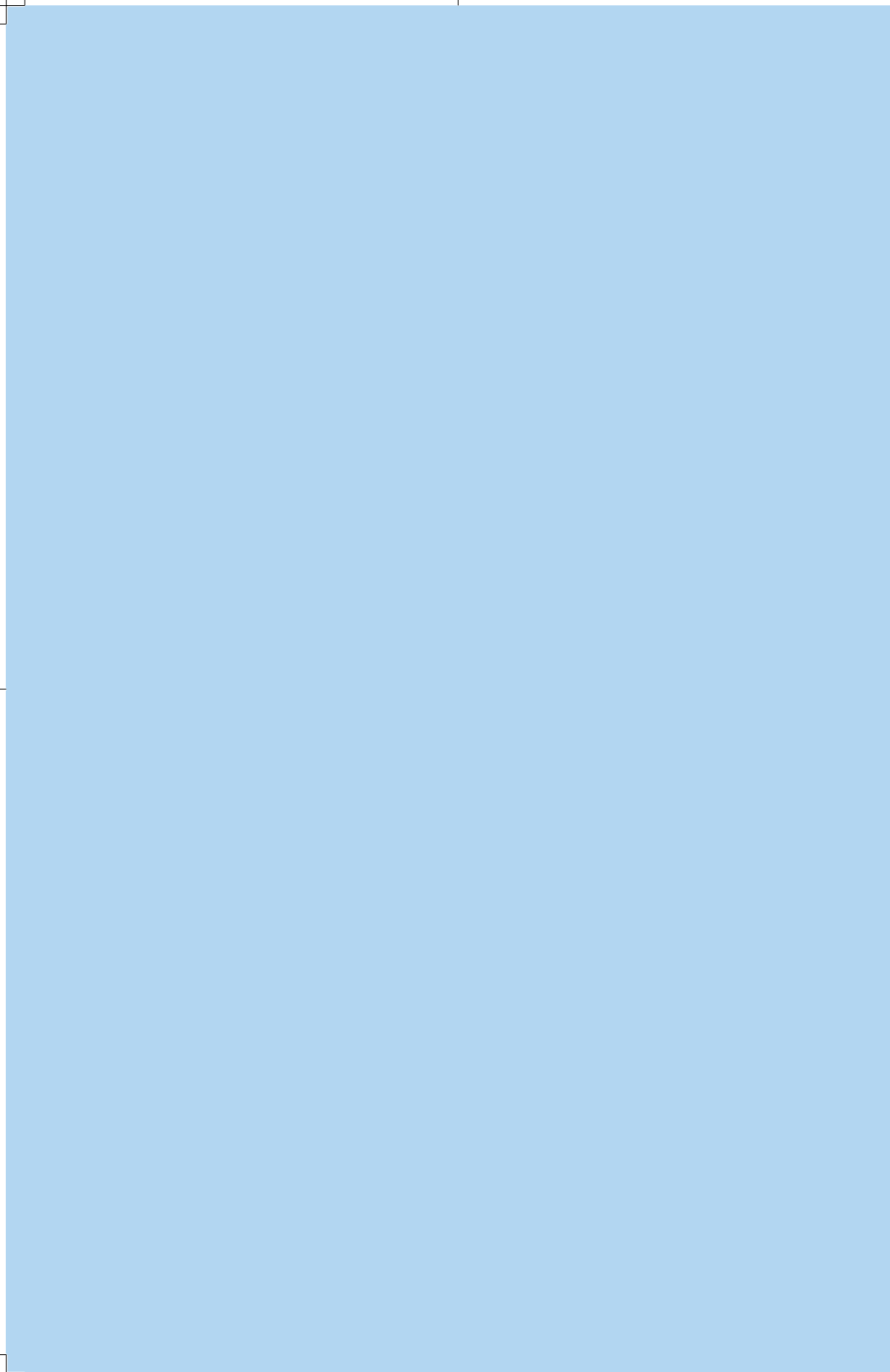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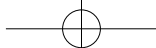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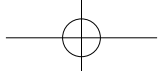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及疆域、族群、宗教、国家和认同等等问题，其实就是为了针对四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传统帝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是一个混融了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的特殊国家，还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体？第二，这个“中国”是应当成为现代国家融入现代国际秩序，还是另起炉灶回归帝国时代，通过“天下”想象重建“新朝贡体制”？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其疆域是如何变化和成型的？应当按照现代中国领土来回溯历史，还是应当根据历史中国疆域来书写历史？为什么中国与周边国家总是有领土、领海的问题？第四，历史上认同“中国”的族群与现在包含在“中国”中的各个民族，是怎样被整合在一起的？它们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中华民族”吗？如果是一个，那么它会被中国境内所有族群接受和认同吗？

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当下重新讨论“中国”的意义。



小说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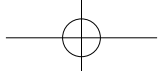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编者言

司屠写作多年，但隐而不出，这是由于他的固执，由于他在语言问题上的超级敏感以及毫不退让。比如，他自称“写作艺术家”，而拒绝“作家”之类的称号。就其作品而言，你首先能感觉到的就是这种语言上的透彻和较真。在司屠看来，语言事大，语言就是世界观。经由语言，司屠建立了一套关于写作甚至关于人生、世界的框架。或多或少，司屠的写作是“超前”的，也就是说与眼下流行的写作及方式拉开了很大距离。说它“超前”并非未来世界的人们会像司屠那样写，而是，司屠的固执和努力，或许会结合进未来的写作常识之中。司屠是提供未有形式和标准的人，这一动向始终贯穿在他的写作中。虽然，司屠写作中的“所指”也那么精彩纷呈，但其形状被某种形式之上的光芒掩盖了。我们必须踏上司屠设想的独特路径才能走进他变焦以后的世界。或者司屠认为这是一次对原本如此的校准。还是来读一读他如何谈论写作，以及他落笔无悔的作品。

司屠另有短篇小说《离家》、《曾经我也在蒲松龄》将在《大益文学》2019年第四期“新标”栏目刊出，主持编辑仍是本人。

韩东

2019.5.4



关于写作：我的语言对谁有效，我就和谁在一起

司屠

在一个“写作呈现”如此艰难的今天，我们不能光顾着自己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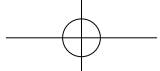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们的写作和古代小说写作是相通的，只不过时空不同，形式不同。古代小说有它的伟大，但已经完成，我们的写作正在进行，也有它的形容词，也会成为古代。

写作的前提是选择事实去经历，包括为这种选择做的准备，有些无意也是有意。写作因此成为生活，使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至于太过随波逐流。

写作是一种仪式，就像超度是另一种。写作者写作，和尚超度。写作者不要去超度。

写作中的自我感动。在某些即时的情绪驱使下，你写出的某个句子某个段落或者整个作品，远没有达到典型，而你却以为人们能够感同身受。

在一个童话和小故事盛行的年代，如果你不能自大，你就没法再写下去。



新形式的发明者，不会看不起旧的形式。他在旧的形式里发现同样的精神。他和那些发现了旧形式的人是同一种人。以离而合，在不同的时空里。

“不要读古书”，这是鲁迅给我们的最好的思想（他为我们极端过了）。虽然他本人读过很多古书，但他确实是一款新的写作者。

佛陀、基督本就是写作者，我们写作者何苦舍近求远去信教。可能你已不再相信写作了，而写作从没有让我虚无，我只是觉得自己远远不够。

我的语言对谁有效，我就和谁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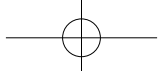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个写作者的语言（作品）显示了他比较真实的那部分。也许我们没法通过他的语言看到他的这一真实，那么，作为补充，想了解、看到他生而为人种种物质形态，也是可以理解。

目光底下有新事。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怜的亲爱的野兽。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这个相信强力的世界上，一个写作者去获得一些名誉，包括自己给自己命名“岂是蓬蒿人”，是为了保持基本的体面。

在我写作时，我是人类。



写作，是在一个具有个性的框架内，尽可能地去填充无限。

一个小说有九章，九故事，有一种安排好了的感觉，完整，深沉。
而8，开放，清亮。8，有时我喜欢8。

海是情调，山是情调，异国是情调，唐诗宋词和释迦牟尼都是，一切遥远的事物被拉到我们身边，来成为情调。

说人生的道理，总是有点像伪君子。人生的道理应该死了以后再说。活着时，要让它们成为诗。

说“人生没有意义”，要像说“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它两条边的平方之和”那样说，而不是用感叹的语气说，因为，“人生没有意义”，这是事实，不是抒发。

如果你相信才华，就不要再相信命相了。（命相是生活中的事情，我不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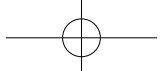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走到一边去，温和地表示抗议，保持沉默，更坚定地走自己更好的道路”（尼采）。我在你们的时代里也如是。

改一下歌德的一个句子。（原句忘了）。

从事这样一件如此持久的劳作，我们不会不流露出感情。

“想像是一个有雨飘落的地方。”迅速把你带到一个画面里。

当我们活到40年，我们发现自己也经历了很多，不比那些古人少。



我们是所有过去时空的语言的外行，是我们自己语言的成就者。

在你活着时，人们要看你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要去人群中成就。
在人们活着时，人们看你的作品。

有些话要对所有人说，不要对个体说。这就是写作。对所有人说和对个体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不要拿肉身去和死人比。

这个人的写作没有脱胎换骨，这是他长期留在“徒”的处境里的结果，这也是一种“文艺范”。

因为我们有限的可能性，我们像是坚决地走着自己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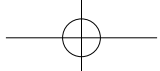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眼前只有无望，不管人家道不同。

当我们郑重其事地描述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实时，它们就具有了仪式感，它们值得你写。

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顿悟。

塞林格，《九故事》的作者。一天夜里，有个人来拜访他，他不得已从屋子里出来。天空中在下雪，他喃喃自语说，夜雪七寸。

过去的雪不比今天的雪大。



写作是一种行为，古老而新鲜。

我们写作的，活得屌丝一点(又不失体面)，是应该的(这关系到一个怎样做中年人的问题)。

我们不给他们做榜样，谁来做？

大批鲸鱼不如一匹鲸鱼来得壮观。

不要轻易在作品之外流露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感情。

我们的故事，对某些人来说是八卦，对于另一些人是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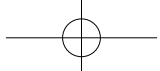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山大湖产生自己的气候。

深夜，独自走过草坪，青草萋萋路灯下，就好像我在《聊斋志异》。

据说，老子看着孔子远去的背影说，这个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觉得，老子这么说很有感情啊，有一些感叹、欣慰，意思是眼前的这个人是个新人啊。阳光下，我有点感动。好像周围的人都是老子和孔子。

过去的作品给你以支撑，你写出过这样的作品，它们也让你无望，它们似乎是偶然出现的，而你也已厌倦它们，它们跟你无关已大于有关。每一次，你都在更少的可能性里。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一个小说应该做到它能做到的一切，它做不到的由下一个小说去实现。



避免语气成为腔调、姿态(艺术家“时尚”但非偶像)。

使叙述大于所有的个性，叙述成为最大的个性。

很容易被“文学”拉回去一点，很难向“艺术”再前进一步。

在(最终)惟一的这样写之外有无数的那样写。

他在路边停靠，记下一个句子。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多一样爱好，迟早多一样难受。

我无数次走过一片草地。我写草地，就像我走在这片草地上。

我窗外的雨只能由我来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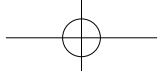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光已经逝去。(维特根斯坦)

天才走不远(对他自己来说)，但也已足够(对别人来说)。真遗憾。

夜深人静。时空无情，语言有情。

我偏爱某些形象，它们的特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恰好并不起眼。

不要厌恶你们的进化对象。



新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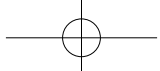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司屠

大山大湖产生自己的气候。

那里的四个人，他们走着。随着两脚的交替前行，两手前后摆动，并且总是另一只脚对另一只手，左脚跨出时，上来右手，换成右脚时，右手同时后摆，向前的成了左手。每个人都这样，可能某个人的幅度大一点，某个人的幅度小一点。不过，当三个人伸出去左脚右手时，另外一人伸出的却是右脚和左手。

这个在那一方面没有和其他人保持一致的人转过身去，但后面这人并没有在看着她，他只是因为她转过了身来才看看她，她冲他按下了手上相机的快门。他指指她身后，走在她前面的男人走起了正步，相机斜背在肩。她点点头，快步走去，到达走正步男人的身边，弯下腰。因为她是个高个子，她的弯腰给人的感觉既勉强又很有力度，似乎比一个平常个子的人弯腰更像是“弯腰”，在那男人的大腿上她拍了两下，拍在同一个部位，第二下紧接着第一下，随即收回，戛然而止，形成一种节奏，像是在着重指出一个基本事实，“你在走正步”，似乎也以这样的方式表示了赞赏认可。

走正步的男人在她拍他时低头看着，在她拍完后侧过头去和已经直起了身子的她点点头，继续正步走去，看着她，加快了频率。高个子女孩心领神会，学他的样也走起了正步，和他走在一起。她的头昂得高高的，刻意发挥着与走正步相应的风度。一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



女孩、她手中的相机从土路边的田野转向了走正步的男人，给他拍了一张，在那高个子女孩也走起正步时，给她，也许是他们，拍了一张。她也加入了他们。她没有走到他俩的身边去走，而是就地走了起来。在她和他们之间大概有三四个身位的间距，她也要靠后一些，大概靠后两个身位。

在三个走正步的人的后面，那男人双手插在西装短裤的裤袋里，微笑着看着这三人。

穿白裙子的女孩首先停住了脚步，但保持着手势，一手后摆，另一只手横在胸前，两只手都握着拳头，她从她的左面也就是后摆的那只手所在的那一面转过身去，问那男人，怎么样？

像——刘胡兰。他说。在像和刘胡兰之间有一个停顿，但没停顿到让人等待的地步。而刘胡兰则是不假思索的连贯。

靠。

白裙女孩说着放下了双手。其他两人也笑着恢复了平常的步伐。高个子女孩耸起双肩，双手捂着腮帮，双膝略微下蹲，左右扭动着身体向前走去。走正步的男人似乎有模仿的意思，但没来得及，高个子女孩停止了扭摆，挥了一下手，说，“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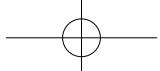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比利珍啊比利珍。走正步的男人笑着对她说。

那颖禹啊那颖禹。比利珍看着走正步的男人说。比利珍是个外国女人，她用她那门语言说话的方式说中文，这在一个认识那颖禹的人听来，就好像她不是在叫那颖禹，这让人觉得新鲜、有趣，百听不厌。

Green啊Green。没有走正步的男人说。

张早啊张早。穿白裙子的女孩和比利珍一起说，因此她叫Green，其实是Green先说，比利珍当即跟进。她们笑着一起说完。张早竖起中指。因为她们走在他前面，她们说张早啊张早时是头也不回地说的，她们也看不到张早在竖中指。

比利珍转过身来，倒退着走着，把镜头对着面前的三人。三人都



配合地看着镜头，一个前伸脖子、握着拳头很凶恶的样子，一个点头微微笑，还有一个和她对拍。比利珍拍下了这一幕，从相机上抬起头来，看向他们身后的什么东西。张早回头看了一下。比利珍把相机又举到眼前。三人走近了她，走过她，她的左边两人，她的右边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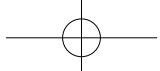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出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场景，差不多走成了一条直线的三个人，当他们走到比利珍身边时，四个人恰好处在了一条直线上。

三人走过去之后，比利珍的两旁顿时空了出来。随着他们继续前行，比利珍身后和他们之间的空间在逐渐地拉开拉大。

四个人，走走停停，不时变化着前后次序。有时某个人走在了最前面，有时这个人走在了最后面，有时他又走在了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或者与另一人并排走到了一起，在最前面，在最后面，在中间……随着他走位的变化，其他人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而在他不变时，其他人也可能在变化，其中三人在变化，其中两人在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前后队形上的种种组合。这些组合纯属偶然，没有规律，难以捉摸，你很难知道下一次会是怎样，也很难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到来。

变化的不仅是前后次序，和前后次序一样，随着前后次序的变化或者不变化，各种横向的移动也在不时发生，不时还有人停下来，这都增加了归纳的难度，根本就是一团混乱嘛，只不过这是一种平静的混乱，因其分散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内显得平静，当你最终放弃了徒劳，你就看着它们，也不再去设想和预感，任由它们在那里活动着，这样单纯的观看有其乐趣，这种单纯的运动也不乏看头，等你看进去了，那里就像是一个舞台，那几个人也就像是演员了。

虽然清楚这不可能，但也会有这样的时刻，比如，刚才发生在三个人之间的前后左右的交叉换位太像是刻意安排好了的，你不禁问自己，这真的是出于偶然吗？真的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吗？毕竟它们太像是一个表演了，演的也足够娴熟、流畅，一气呵成，一点也看不出演的痕迹，



但正因如此，它更像是一个表演。

停下来是这样，三个有照相机的人停下来基本上都和拍照有关，或者，Green有一次，她站住了想打一个喷嚏，但是夭折了，看到张早正看着她，她就说干吗干吗？张早摸摸她的头，Green又说，是很难受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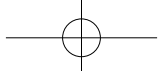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那颖禹站停在路边的玉米丛外撒尿时，比利珍自他身后拍着他，Green也发现了，也拍。你们别拍啊，那颖禹说。）

张早没有因为他没拍照，就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确实要比其他人更久地处在最前面。走着走着，他就走到最前面去了。那时他独自走着，时快时慢，东张西望，在这样一种行走里人是不会感觉到自己双脚的运动的，人的心思在四周的景物上，在天气上，在自己的某个念头上，而把行走完全交给了脚，脚自己走去，按照它一贯的节奏，以它不为人知的方式，根据探索到的道路状况，一颗石子被踢飞那也是脚自己在行动，当它被踢飞他才意识到他踢飞了它，有时也没有意识到，有时目光接触到了石子，把它踢飞的念头要滞后于踢飞它这一行动本身——但走着走着，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他意识到自己的行走，为自己的行走所吸引，沉浸在了这行走中：视四周如无物，心无旁骛，排开看不见的气流，步伐有力、清晰而规律，每一步都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的声音，只有这一声音，跟随着这声音，一步一步，感觉着这一连续，进入这连续——直到来到那一时刻，在那一时刻他将意识到他离开他们很远了、他独自走得很久了，他停下了脚步，回身等着他们。

在他不在最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停下来是和Green在一起，让Green给他拍照，或是他看Green拍照，和Green一起看他们拍的照片，有时他也给Green拍。

张早后退，先左脚，然后右脚，再左脚，站住了，此时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两脚之间距离一鞋，他把相机举到眼前，按下快门，然后低头看了看显示屏里的照片。

这会，张早又走到最前面去了，他就要走到这条路的尽头，接下来



是一大片青青的湿地，过了湿地是湖。张早停在湿地的边上，侧身看着后面的三人。

哇，有人对着这一大片青青的湿地发出了感叹。

他们站在湿地的边上，看着这一大片湿地——面对这种环境，人也会感受到自己的呼吸，满满地吸进去一口，呼出去。

青青的湿地里有许多马，黄的，白的，褐色的，有站着的，也有在奔跑的，奔跑的马的尾巴长长地伸展在身后。

有人举起了相机。

这是沼泽吗？Green问。

这是湿地，没事，可以走的。那颖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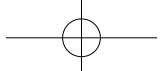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是沼泽我还敢下？张早说。

比利珍、那颖禹和Green也下了去。他们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拖鞋。当他们的脚下去时，他们会期待某种感受，这感受将被证实是凉凉的（也可能什么都没想，一脚就下去了，因此会出其不意地感受到那种凉快），像是走在暴雨后的操场上。那时，他们意识的重心在脚上，也由于初次涉足还提着一股劲——脚随即遇到一股阻力，其实是到底了，比想象的要踏实。

脚落到水草中，提起，再落下，不时会带起水来。经过的大部分地方都平整，水草密集，并不泥泞。有的地方坑坑洼洼，坑中映出天空一块，顺便可以洗去粘在鞋底的泥（也可以在水草上蹭去）。有人脱掉了鞋子，一手一只拎着走，这样走一开始脚底会有硌感，这就像是那种凉快的感觉，以及来到一个新的行走环境里的新鲜感，要在走过一段时间之后，脚才会不再感受到它们。从那时起，人才算完全融入了环境。

他们向北，和湖平行地走着。目光转向东面就能看到湖。湖狭长，闪光。湖的另一头是山和山下的村庄。

前方有两匹马在亲热嬉戏。一开始他们就是在向它们走去吗？显



然，一开始他们就注意上了。也许它们正好是在他们走去的路上？无论如何，他们离它们是越来越近了。他们此刻肯定是在向它们走去。

马在嬉戏一望而知，它们是在嬉戏而不是在干别的，不过它们嬉戏的方式和人还是有所不同，马没有手，没法抚摸、拥抱，好像也不会舔吻，马静静的站立，磨蹭着各自的头部，在这种情形中，它们头部的歪来扭去显得尤为激烈；马一跳一跳，跳起来的同时，头碰到一起，彼此摩挲着，这一亲热显得梦幻，人做不来。它们也用身体的其他部位磨蹭，由于它们有一个很大的头，它们的那种耳鬓厮磨最引人注目。

有一幕值得一提，当它们同方向并排站立，摩擦彼此的肋侧时，它们的头抬起，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它们是在静静地体会？

哇，好大。Green说。

呵呵。那颖禹笑出声来。

What? 比利珍问。

张早指指黄色马的阴茎说，big。

Hmmm。比利珍摇了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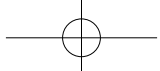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家都笑了。和前一次的突然、短促(笑声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样，这一次那颖禹笑得明确、放开。两次笑的分贝是递进的，前一次是“呵呵”，这一次是“哈哈”。

无论“呵呵”，还是“哈哈”，它们都是即时的反应，体现出一种爆发力，要比这里其他人的笑更给人以情不自禁的感觉。

他们已经走得离那两匹马很近了，他们停下来给它们拍照。花斑母马两次扭头避开了黄色马的贴靠(避开时，花斑母马看也不看黄色马一眼)。这在此前好像是没有的。黄色马低下头去，啃吃着地上的青草。那颖禹走到黄色马身边，抚摸着它。

这马昂起头来，瞅着那颖禹，那颖禹抚摸它的头部，它又把头晃了两下，明显是要晃开他，但很快它还是在那颖禹手下平静了下来。

那颖禹搂着马头，和马耳语着什么。那颖禹摩挲着马的肋部，搔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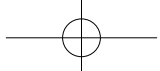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的痒痒。那颖禹从裤袋里掏出一包薯片，（那颖禹还有薯片，张早说），拆开，取出一片塞入马嘴。那颖禹把薯片放在手掌上，让马自己伸过头来吃。比利珍从各个角度拍摄着那颖禹和马。张早双手叉腰看着那颖禹和马。Green也过来抚摸马，但她不及那颖禹那么自然，那么投入，Green的动作显得小心、局促。Green看着那颖禹抚摸着马。

那颖禹抚摸着马，他的抚摸有板有眼，看上去很合理，让人觉得马会很舒服（仿佛我们就是那马），好像抚摸马就应该像他那样抚摸。他有一些和马交流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表明了他和马这种动物相知。在这件事上，人们看到他这样子就会被他吸引，信任他，模仿他。

比利珍和张早也过来摸了摸那两匹马。马毛滑滑的，手掌透过滑滑的马毛感觉着马暖暖、肉实的身体和这身体上的呼吸起伏。人的手在这高大而温驯的活动物皮毛上触摸的感觉很特别，踏实。

他们离开这两匹马，继续向北走着。比利珍边走边从显示屏里调出相片看。她停了下来，看着后面的那颖禹。那颖禹注意到比利珍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就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比利珍把相机递到他眼下，让他看一张相片。相片中，扮着鬼脸的那颖禹抓着黄色马的下颚，看着那马，马伸直马头，也在看着他。那颖禹看着比利珍，点点头说，good。比利珍要那颖禹看的就是这个了，而在他和两匹马的后面，是湿地，是地平线尽头的山群。那是五座山，第一座起始于相片中间偏右的位置，逐渐往相片的左边升高，快到达相片边缘时有所下降。第二座，它的起始部分被第一座的起始部分挡住，即它在第一座的后面一点，这两部分仿佛相交的地方就位于这张相片的中间，这一座向相片的右边起伏伸展，它最高的地方也是在快到达相片边缘时。第三座差不多就在这张相片的中间，也就是在第一座和第二座仿佛相交的地方的后面，因而，它的左边部分在第一座的后面，右边部分在第二座的后面。这是第三座。它后面第四座的起始部分几乎完全和第三座的起始部分重合了，它向右边逐渐升高，很快就高出了前面的第二座和第三座，它也是在快到达相



片边缘时开始有下降。而最后面的那一座是一个山头，崛起在第一座和第三、第四座的后面中间偏左的位置，下降的两边随即分别被第一座和第三、第四座挡住，在视觉上它和第一座一边，左边，第二、第三、第四座又是另一边，不同于线条柔和的前面四座，这最后一座在远处尖尖的矗立。

它们的前后次序明显从它们颜色的深淡上可以分辨。第一座山最绿，最清楚，看得到山脊上稀稀拉拉立着的一些树木，树冠张开，躯干细细的。第二座相当于第一座，它的郁郁葱葱也一目了然。第三座就模糊了，已经看不到具体的树木，显示不出树木、草、岩石这些物体的颜色的差别。第四座和最后面的那座山头一样是黛色而不是竹青色了，只不过这最后面那座更加朦胧。它那剪影般的轮廓加上它尖尖的样子，以及它差不多又位于这一画面的中心位置，使得它在这几座山里最显眼。而在这五座山的上方，天空（好像天空不在湿地的上方）是灰白色的，带着一些蓝色。

我也要。Green 说。

厉害吧。那颖禹说。

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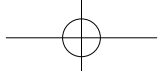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厉害，厉害。比利珍用中文学说着。

什么什么。张早问。

四个人的头凑在了一起，八条腿靠得如此之近，然后就分开了，头和腿都分开了，各自的头带着腿、腿带着头。

沿途的马有两三只在一起的，也有单独活动的。无论是在动的，还是站着不动的，这些马的四只脚表现出了种种形态，有些形态人是想象不出来的，无法想象这些脚居然可以这样分布。对于只有两只脚的人来说，看到它们这样，大概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要为它们感到别扭。

还有它们的头和它们的脖子，它们的脖子很长，长长的脖子带动着头扭来甩去（有时候好像能够甩到身体的中部），很是方便，也有点不可



思议。

一匹正低头吃着青草的马的臀部拉出了一坨粪便，高高地砸落在地。

这马好漂亮。

哪里？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他们走到那匹漂亮马身边。从不远处跑过来了一匹马，跑到他们的附近，“吭哧吭哧”地吃着青草。

它这是怎么了？

它是来保护它的。

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

有的吧。

这马也很漂亮。

嗯。

比利珍抚摸着那匹漂亮马，另外那匹漂亮马不时抬起头来瞅瞅她。
张早向它走去，它的前腿踢踢草地，闪开了。

它不喜欢我们。那颖禹说。用英语和比利珍又说了一遍。

唉，那走吧。张早说。

马和人也挺像的。比利珍用英语说。

动物嘛。那颖禹在前头用英语说。

比利珍在说什么。张早问。

马跟你挺像的。**Green**回答他。

这地方真的是很大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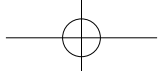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Big, big. 张早回过头去对比利珍说。

Big? 比利珍左右张望着。

坏蛋。**Green**说。

坏蛋坏蛋坏蛋，坏蛋坏蛋坏蛋蛋。

啦啦啦啦，啦啦啦。比利珍模仿张早的调子摇头晃脑地唱着，快步



走过了张早和Green。

比利珍很滑稽。张早说。

对啊，她挺感性的呀。

比利珍回过身来，朝他们唱，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张早接上。

这是什么歌，我想不起来了？张早问Green。

好像是——想不起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张早停下来，歪着头唱了唱，接着摇摇头说，想不起来。

二三十米外，走在最前面的那颖禹已经来到了一块菜地的边上。

那颖禹这是要去哪里？张早说。

不知道，Green说。

Green轻轻地哼唱起了刚才那调子。

这些菜可以吃了。在菜地边上的小路里走着时，那颖禹自言自语着。

他捡起一根树枝，把它扔得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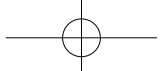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当他走过菜地，张早和Green才到达菜地。在他和他们之间，也就是在他刚走过的小路的中间，走着高高的比利珍。

在菜地北边的一条土路上，比利珍赶上那颖禹。他们交谈着，一高一矮地向东走着。

天色起了变化，有人注意到了这一变化，抬头看了看，天色正在暗下来，天上往来着灰乌的云阵。

在这正暗下来的天空下面，前方，一头公牛卧在土路的中央，头朝着他们，一动不动。

他们，比利珍和那颖禹，应该早就看到了它，但要感觉到它的威胁（感觉它有威胁），似乎要来到一个特定的距离，似乎在这一距离之外这威胁就不可感，只有当他们进入这一威胁的辐射范围，它才会像一股气味般被他们闻到、像一个声音传入耳中——那颖禹的脚步慢了下来，慢



的结果是他离开大路，拐向了一旁泥泞的庄稼地。比利珍跟着他（是那颖禹的慢提醒了她吗？而那颖禹也知道这一点，就没有再和比利珍说什么——以说的方式提醒她，还是，她和那颖禹是同时感受到的，这一范围不只适用于那颖禹，也适用于比利珍，有可能也适用其他人、虽然不会是每一个）。等到张早和 Green 就快走到那颖禹他们进入庄稼地的点时，他们看看走在庄稼地里的这两人，又看看那牛。那颖禹回过头来对他们说，牛很危险的。张早挽着 Green 也进入了庄稼地。

中途，Green 弯下腰去，把沾满了泥的拖鞋拿上来，提在手上。她又赤足走着。

一行四人默默走着，不时注意着土路上的公牛。

走过它将近二十米的距离后，那颖禹率先返回了土路。在土路边上，他回头去看，就要来到土路上的比利珍在她的位置上也回过头去。有那么一会，两人静止在了这一姿势之中。在他们的后面，张早和 Green 正低着头双双从两垄地之间的土沟上跨过。而那头依然背朝着他们的牛，一直保持着卧着的姿势，在他们绕行的过程中，它也没有动过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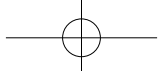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土路尽头的小山坡上，他们看到了湖。当他们沿着小山坡向上走去，还没走到小山坡的上面——在他们的头探出山坡时，他们就在树丛中看到了水光。视野被树干与树叶阻挡分隔，湖显现在它们之间的空白处，湖面破碎零乱，但是人的经验会去补充它们，在脑海里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

Lake。

Lake, lake。

仿佛她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此地遇见湖。

随着他们身体的上升，大片湖光展开在他们眼前。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觉，好像树梢处这树叶掩映间的白光来自一片天空。但这当然是湖。



现在，他们站在了小山坡上。透过林间，在一片湿地的外面，湖静静地。

游泳英语怎么说？我忘了。张早问。

Swimming。Green 说。

Swim？比利珍问。

Swimming, swimming。张早指着湖，对比利珍说。

Ok, ok, go?

No, no。那颖禹从她身后走过。南面不远处有一个小棚屋。

Green 背包里的手机在响。另有两人也拿出各自的手机看了看。

喂。Green 说。

嗯。

嗯。

好的。

小棚屋铺着防雨的油布。里面有一些被子、毯子和破旧的衣服。

嗯嗯。

但在夜里……

哦。

他们三个的头在棚屋里，身体余下部分却在棚屋外，就像是头不见了，等头退出来，这一具具身体才又重归了完整。

这是干什么的？张早问。

是放牧人用的吧。那颖禹说。

可以来这里野合。Green 插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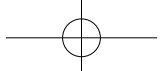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好主意。

不是和你说。Green 对手机里的人说。

我说，我刚才那句话不是和你说。Green 又说。

比利珍、那颖禹把相机、背包放入棚屋。那颖禹从裤袋里掏出手机、钱包，和相机放在一起。

嗯，嗯。Green 还在通话。



Green看着比利珍脱去T恤和长裤。

好。Green点点头。

好。

Goodbye。

你们怎么不脱啊？Green按了手机。

穿着也可以游。

天要下雨。张早看了看天空说，语气里带着一定的疑问，似乎是在征询身边的人们的意见，或是在寻求支持。

要下。那颖禹说。

比利珍有带伞吗？张早说。

Green问比利珍有没有带伞，比利珍说她没有。

比利珍、张早、那颖禹把鞋子脱了。四人赤足走下山坡。

我也好想游。Green说。

下次教你吧。

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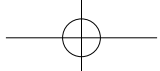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他们走进树林，迎着湖光走去。

树林里的湿地平整、结实。脚下传来脚踏在这平整、结实的水草地面上的声音。这声音一路响着，但很快就不再被他们听到。他们会听到小鸟的啾啾鸣叫，其中一只叫得特别响亮，单调重复、不间断，吸引人去寻找。还有风从林间“呜呜”吹过。在一片树林中，人们能更清楚地感受到外面光线瞬息、微妙的变化，大概一片乌云正经过林子的上方，四周突然暗了下来。树林里又变得悄无声息地安静了，脚步声又回到他们耳中。

路遇一只没有了盖板的座便器，座圈也没了，坐在幽暗树林和水草地中的白色座便器很醒目。

它怎么会在这里？张早说。

谁知道呢，呵呵。那颖禹说。



等一下，等一下。Green叫住他们，她要比利珍坐到座便器上去。

Good!

那颖禹拔了把水草，擦了擦座便器的座沿。

比利珍坐了上去，Green给她拍了一张。然后是那颖禹，然后张早。Green让张早给她也拍一张。

张早把相机交还给她。

怎么样？

还行吧。

他们嘻嘻哈哈地向着林子外走去了——他们向着树林口的一片白光走来，在朦胧的光影中逐渐移近，他们就像是几只小动物，身着五颜六色的衣裤，有红的绿的黑的白的蓝的，他们的周围是绿色和褐色的水杉，他们行走的姿态时时变动又大同小异，当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出树林，他们就像是从一副画面中走出来。在高高、挺拔的水杉树下，他们一字排开，朝着前方灰白色庞大的湖面。

好大的湖。

要不然怎么会叫海呢。

这里的人估计没见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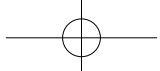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哈哈，有可能。

不过它确实很大。

离真正的湖面还有一片三四十米的湿地，但路况和小树林里不同，也和第一片湿地不同，这里的水草茂盛，越往外走，水位越高，在这样的水草丛中跋涉，很快就深一脚浅一脚了。

张早从Green身后拉开Green背着的双肩包，从裤袋里掏出手机、钱包，放入包里。

水位漫过了Green的裙摆，这是一条过膝的棉褶裙，Green站住了，低下头，用双手把腰圈部分往外翻卷，湿了的裙子贴着大腿上升，到达大腿根部后，Green把裙摆前前后后拧了一遍。



你不要走了。

张早把脱下的衬衫扔给她。

我也好想游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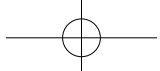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雷声轰隆。张早走向前去。最前面的那颗禹的西装短裤以下已经完全没入水草丛。他身后的比利珍右脚在前，左脚在后，正拔起后面的左脚。他们越过后在草丛中留下一条水道的痕迹，张早沿着这一条水道走着。他回头，看到 Green 脸上的眼眶部分被她一手举着的相机挡住了。Green 按下快门。张早转过身去。远处的那颗禹已经在湖面上，比利珍潜入湖中。张早偏离了他们的路线，进入旁边水草丛中的水潭，在水潭里游着，双手一下一下前伸。他只有肩部以上露出了水面上。他正移过最后的那片水草丛。

Green 拿起相机，对着天空。厚重乌黑的云阵在天上快速来去，低低地聚压在湖面上。水草在风中东倒西歪，空气湿湿的。眼看就要下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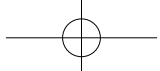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湖面上突然比刚才亮了。Green 拍着湖水中此起彼伏的三人。三人都小小的，但还是能分辨得出谁是谁。中间的比利珍在向她招手，她向他们招招手。

Green 摊开手掌，一颗雨点落在了她的手心里。Green 用左手拇指把背包的左边肩带抬起，让背包带移出左肩，拇指沿着带子下滑到底部，左手顺势从松了的背包带里抽出来，右手向后托住背包底部将它送到身前，用左手拉着背包将它固定在身前，右手把拉链拉开，把搭在右肩的张早的衬衫拿到右手，塞进包内，放开了的双手拿住挂在胸前的相机带，举起来，同时低下头，把相机带举过头顶，举到面前，头抬了起来，Green 一手提着相机，一手把包拉到胸前，把相机也放入包中。大雨落了下来，在湖面上激起一阵水汽。Green 背好包，回头看了一下树林。雨齐刷刷地落着。Green 的 T 恤、裙子很快贴住了肉。

雨点在湖面上三个人的头边不断下落、跳跃。他们正在返回。游到



了水草丛，都站起来。在他们身后，湖面仿佛在微微地晃荡。Green看着他们向她走来。在回荡的水波中、在水草丛中，他们逐渐升起、变大，抱着双臂，和她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他们一开始没有来注意她，他们忙于开拓出一条路来。后来，当他们从变得踏实的行走中抬起头，几乎就是同时地看到了她。他们看着湿透了的Green站在水草的中央，正低头检视自己的裙子，她的裙子高高束起，裙子下面露出白白的大腿。



游园惊梦

司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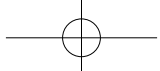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昨夜，我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里，我在撕开一个避孕套，那应该和某个少女有关，我忘了接下来的梦境了，或许并没有什么接下来。

第二个梦清清楚楚。梦里，我独自在公园里散步，那是两天前我刚去过的玄武湖公园，我正从一座桥上下来——两天前我也从那里下来——像两天前那样我下到湖边，看着青青的湖水，水平面引导着我的视线自然地来到了尽头崛起的山峰，山峰在大面积的青黑中间散布着一些白，那是积雪的颜色。那是紫金山的南面——我无数次看过它的北面，几个月来，从我住处的窗口（我还是不习惯把我的住处叫作家）。这是我第一回看到它的南面。梦里，我也在看。梦里的感受好像就是两天前的感受。我是平静的，注意着和从我窗口看它时的不同。

不同很明显。在这里，在南面，两座山的山峰，左边高的那座在后，右边低的那座在前，在它们之间构成一个倒三角。（后面那座山右边下降的部分被前面那座山左边上升的部分挡住了）。不像从我的窗口看出去，看不到后面低的那一座山峰，只有左边下降中的部分露出来（高出前山下降中的部分），在前面的山脊着地后，它还继续在后面向东伸展。有时候，很多时候（忽一眼看到，或者，那里起了雾），它像是属于前面的那一座山，我看到的似乎只是一座山。

看着眼前的这两座山，想着我平时窗口所见，我有些怀疑它们并不是同两座山。

这些区别和感受是一瞬间就获得就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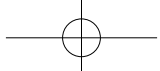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也看着湖，湖水宽阔，湖水蓝蓝，这是湖边，湖中间偏青灰，再远处显灰黄。湖水具备多种颜色，它跟天空有关，跟光照有关，跟视觉有关，也许还跟看的人的情绪有关呢。湖里两山的倒影——因为水、波的中和，不再有颜色的深浅，也看不出是两座山了，不再有前山和后山的差别，看上去就是一座山的两个山峰。它整个的形态，柔和、模糊，像所有倒映在水中的物体一样，又有着它的个性，它的独特的形态就是它的个性。

一只白色的电动船从右边开来，开进水里的山峰。在它前后的四个立柱之间，一男一女并排坐着，只见上半身。它们都在水中有倒影，在最底下的顶棚的倒影和船身的倒影之间的两个人影，头朝下。船身的倒影和真实的船身连在一起，倒影的颜色是黄的。这上面的部分就这样带着下面的部分往前往左边开去，在它们后面，湖水破开，离船身越远的地方荡开的面积越大，因此是船身带着一个长长的三角波。当它把水中的两座山峰都开过之后，它后面的三角波就慢慢地波及了它们，使它们模糊一团，不再像是山峰了。

电动船在不远处发出“哗哗”的破水声，在这宁静中，我举起手机，拍下了它。

虽然我还在看着手机屏，但左后方有个人却进入了我眼角的余光。那是一个女人的形体，一个女人的形体和一个男人的形体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们都只需要粗略的一瞥就能感觉得出来（这不仅是一个看的结果），当然我们也走眼。这个形体引起了我的注意，要不然大概它也不会被我看到，看到了我也不会突然紧张起来——它反应在我的身体上是一下的绷紧，那是一种我清楚这个人是谁才会有的反应，像是提前出现了，一种身体的预警。

我被短暂地固定在了这一不安与戒备的身形中。接下来，我的心理想要回避，想要“视而不见”，身体且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我转向她，想要去看个清楚，去落实。



正是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熟悉的过程，让我当时意识到了那个人是我的前妻，同时我也确认了就是她。我迎着她走去，走了几步，停下了。她匆匆地走着，一直在东张西望，却没有看到我。她脸上的神情焦急、无助，是这神情让我停下来，我被那神情感染，我也焦急和担忧起来，我有隐隐的预感的。

“恬恬呢，你怎么来南京了？”我问。

她在我的声音中停下来。她看到了我，认出了我，似乎这之间有一个过程。

她站在那里，焦急、无助的神情转换成了怨恨又有期待（我太熟悉她，太熟悉它们了），她的眼睛顿时红了，就快要哭了。

“恬恬呢？”我提高了声音。

“恬恬不见了。”她怯怯的说。（我就知道是这样，但我仍然看到了她的神情随即变得强硬，这神情的意思是“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以及怨恨，“都是你造成的。”）

“你怎么回事啊你。恬恬，恬恬。”我左右看看，喊了起来。

我们正位于三条路之间，一条通往桥面，另一条是她刚才直直走来的方向，我向中间的第三条路跑去，同时给出一个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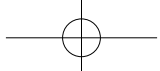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你再回去找，那边我刚过来，别慌，没事的。”

我前妻转身，像我那样也跑动起来。在我完全回过头去向着我的道路的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她跑动的样子。我对这跑动的样子有一个印象。我很少看到她跑动的。

她的带着哭腔的喊声同时响起来。

我们跑动着、喊着我们女儿的名字，没入了各自的道路。

沿着湖边的一条小路，我跑着，一会喊着我女儿的小名，一会喊着她的学名。我先是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大片的湖面，仿佛恬恬也有可能湖中央。我非常害怕似乎又有点期待看到湖水中恬恬在挣扎，这样至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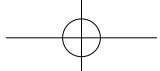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可以去救她。然而水面平静，也许恬恬已经被淹没。也许她就快要掉入水中，在我不能看到的地方，她的双脚落在了水里，双手紧抓湖边的树枝，害怕让她不能呼救，我也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叫出声来，一放松，她就会抓不牢树枝。别放松啊！也许，她已经被一个坏人捂住嘴巴抱走了，她想喊也喊不出来，她甚至不敢挣扎，她是个胆小的孩子，只露着她惊恐的双眼。这些可怕的场景过到我的大脑，我感到腹部一阵惊悸。我不想想像，不想被这些想象分心妨碍了我的搜索。我的目光显然不够用。目光扫视着路与湖之间那一块区域，扫往另一边深深的树丛，和路的前方。我忘了问我前妻恬恬穿什么衣服了，我应该能一眼就找出恬恬来的。

我的前妻在树丛的另一边，我听到她的叫声，她正在这叫声中快走、跑动和张望。这叫声因为隔着一片公园变得轻声，它似乎是在呼应我。我们，你一下我一下的叫着。因为我的出现和这样一种呼叫，她又产生了希望，她的声音中有了希望，她不再像之前那么惊慌了。

如果我们最终找到了这孩子，这样的时刻也是挺好的，值得回想。

当我快速跑进湖边的小路后不久，我就稍稍慢下了脚步，改为小跑。我现在想起，我能清楚地感到这一转换。我的身体很自然地处理了这一转换。在那条长长的小路上，我不时地做出这样的转换，变动着我的步率。一目了然的地方我一跑而过，我相信自己的目光，如果经过之处有小女孩，目光会捕捉住，不需要看到她的全部，只需要在树枝和灌木掩映之间看到她身体的一角、她的一举一动，很有可能，我当即就能认出恬恬来，恬恬的特征一定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目光里。而地形复杂的地方我不得不多看几眼，我扒开竹叶，或是绕到假山的另一边。有时，我也跑入右边的树丛，在树丛里张望，叫喊，退出来后，因为在树丛里耽误了时间而更快地向前跑去。

这里是冬日的下午。一道阳光在水面上闪动，闪了一下跑动的我的眼。湖边一个老人面朝蔚蓝的湖水站立，那是一个老人，我有这样的判



断。一个男人向水面甩出钓线，白色的钓线在空中形成一道抛物线。在我的奔跑中，我似乎看得更加真切，似乎能体会到一些平常不会注意的东西。一对中年男女牵着一只哈巴狗走来，我听到他们两个人在用南京话交流，他们和狗说的是普通话。在一张木椅上，坐着一对情侣，女的头弯在男的肩头上，男的听到了我的叫声、感觉到了我的奔跑（我感到），他回过头来看我，他的转动带动了女人，她从他的肩头抬起了头来。

一男一女背对着我走在前方，我跑过他们几步之后，回头，看到他们的中间现在有了一个孩子，我正要大叫一声“恬恬”，正要向她跑去，随即看清楚了那不是恬恬，我在那一下停顿（这一整个心理活动表现为那一下的停顿）之后，转过身去，跑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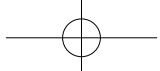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男一女向我走来，当我快要经过他们时，他们在路边站住，把跑动的我让了过去。他们的身体随着我的跑动转向了我，他们站立在我身后的道路上，继续看着我。

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公园树丛。

已经听不到公园另一边我前妻的叫声了。公园一定很大，不知道这是梦里的印象还是前一天就有的。眼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通往公园里面，一条沿着湖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跑在了湖边的小路上。

我跑到一个人的身边，我仍然在跑动的节奏里，只不过比刚才慢了点，我问他，前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似乎并不需要他的回答，我已经跑过了他一点。我听到身后他说没有。然后我提速，回到之前的跑动中。

我向前方的岔路口跑去，跑进了公园里。我有个感觉，恬恬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公园深处。她正在那里害怕，在盼望她妈妈出现，但她不敢哭出声来，怕引起坏人的注意，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点胆小，有点懒惰，自从我没有陪伴在她身边后，她一定更依赖她妈妈了。听我前妻说，两年前（在我们刚分居时），当她在卧室的卫生间里洗澡，恬恬就



呆在卧室里，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去，还让她开着卫生间的门。她们两个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一起上学，一起睡觉，一起逛街，一起吃饭。那是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的“形象”。只要其中一个不在，这个形象就不完整、不成立。当你看到无论哪一个，可能你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但视觉会让你觉得哪里不对，似乎缺少了什么，这也正是我在桥下刚看到我前妻时那视觉形象传达给我的信息，它让我迅速警觉了起来。

也许这时候她也想到了爸爸——我前妻说起过，每当恬恬生病发烧的时候，她就会想到爸爸，会在梦里叫“爸爸”，她也是个要强的孩子，她不愿当着她妈妈的面叫出来。她知道要是她的爸爸在，他就会找到她。她的爸爸总是表现得有力量。但是“坏人呢，坏人呢，我这么危险的时候，你也不在”，她今年只有八岁，就已经学会使用这样的语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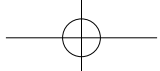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那些不时出现的一块块的场地上空无一人，它们在树丛上方的蓝天白云的下面，由一些石子路和被石子路环绕着的一个圆盘、圆盘中间植着一棵大树组成，在石子路边上有一两把空着的木椅或者是石凳，在等待着经过的游客坐上去的样子，我为有些人感到，抵制住这样的诱惑好像也并非容易。

有一次，我特意探过头去看了看铺满了白色碎石子的圆盘里面，我不需要探过头去、我从它旁边跑过时就能看得清楚，那里根本藏不了恬恬的。

在下一个圆盘，我突然想到恬恬也有可能在大树上，我抬头去看，期待着接触到一对正在看着我的眼睛，那一定就是恬恬的。

在一个斜坡那里向上走着一群人，看得出来属于一个集体，有一个前后的基本队形，有一些旁逸斜出，那是一群游客，由一个挥着小旗的导游带领。我的叫喊引起了几个人头在各自不同的姿势里，从人堆里升起，朝向同一方向，望着我。我在路的另一边侧身面向着他们慢慢地跑着，留意着这群人里有没有恬恬，跑往他们的身后，跑下了斜坡。

我似乎又听到我前妻的叫喊，那就是她的声音，在右边的树林里。



一声接着一声，两声之间隔着一段时空，作为等待，用来响起恬恬的回应。当我听到一声叫喊，我随即跑过了我听到它的地方，我在下一个地方听到了下一声，我感到声音的接近（它表现为音量更大、传入我耳中更加清晰）、和我们之间空间的缩短。突然，我听到这声音的调子变了。之前一直是焦急的喊叫。现在它变得柔和，成了声声呼唤，像是我前妻突然想到了换一种叫法可能会找到孩子，她寄希望于这样一种转变。我不禁慢下脚步，看着那呼唤的方向。

我看到她的着黑颜色衣服的身影在右前方的树林里闪动，树丛茂密，这身影的一部分接着一部分、一团黑色接着一团黑色在枝叶间出没，因为跑动也因为树的隔挡，不可能显露出一个完整的人体，但我知道（就算她没有喊叫）那是属于一个人体的，是一个人的身影，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是我前妻，而不是其他人。

当阳光成为这跑动的背景时，即，当我前妻跑过从她后方照进树丛的一片阳光时（也许她就跑在阳光里），这身影显得尤其黑，而边角被柔化，让我觉得有点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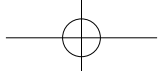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于是我的声音也轻柔下来，我也“呼唤”起了恬恬，也是想让我前妻知道我就在这边。我能感觉到我前妻听到了我的呼唤、在她的跑动中向我这边看了过来，那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动作。

她在向我跑来，而我在向前跑去，我们将交汇于前方的某个点上。

当我们就要跑到一起时，我和她都慢了下来，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我故意无视她目光中的温柔（甚至可以说是甜蜜的），我也刻意表现得淡定，我指指左边的道路、点点头，然后我们擦肩而过，她跑向了湖边，我继续直直地向前跑去。

当我们再次相遇时，我们迅速地交叉而过，不允许去看对方一眼，时间过去的越久恬恬找不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一座桥出现在了面前，我毫不犹豫地跑向右边的树丛以便从那里看到桥洞底下，然后我跑往另一边的桥墩，看了看与湖的交会处有没有



就要失足落水的恬恬或已经失足落水了的痕迹。

我站在了桥中间，望着四周、主要是前方，尽量望得更远更广。我叫了一声“恬恬”。

叫声在周围的空气中一层层传开起。我站着，静静地体会着这一扩散。

我看到恬恬从前方公园的假山后面挪了出来。第一时间我就看到了那里出现的人的部分，我紧紧地盯着它，有无比的耐心等待形成一个完整的人体。那是一只脚、一只粉红色的旅游鞋；然后是一部分的腿、手、手臂和脸（这些是同时的），是裤子的黑色和羽绒服的红色；然后是更多的脚、腿、手臂和脸，颜色的面积在扩大，但在我眼里是形体。它们就这样一寸寸地移现，成为了“恬恬”，仿佛直到此时我才确认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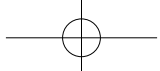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恬恬从假山后面显身的样子让我真切地感到了她的个性。我有点难过。此时她站在白色假山的一旁，穿着粉红色的跑鞋、黑色长裤和红色羽绒服，矮小，惊惶。她似乎不能确定这叫声是在叫她，是我在叫，她还没有看到我。我冲她喊“恬恬，我是爸爸”，同时朝她招手。我向她跑去，她看到了我。

我注意到恬恬认出了我，在我最后的跑动中。她的内心肯定发生了变化，她应该体会到了安全，但出现在她面前的是我这她没有想到，她好像不知道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反应，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想怎么办。她撇了撇嘴。

我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一跤摔倒在路上，我从我趴着的地方抬起头来，冲着两三米外的恬恬笑。

我起来，走到恬恬的身边，抱住她，嘴里说着“宝宝，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我听到她在我肩头轻轻地嘟哝着“坏人”。然后她挣了一下。让我感到她被我这样抱着不习惯，不舒服。

我把她放了下来，给我前妻打电话，告诉她恬恬已经找到了。我让



恬恬和她妈妈通话，恬恬带着生气的哭腔说，“妈妈，你在哪里，你快来啊。”我搁了电话，对恬恬说，“我们找妈妈去。”我和她手牵着手，向我跑来的方向走去。

“怎么和妈妈来南京了，来看爸爸的吗？”

“才不是呢，你是坏人，我们才不要看你。”

“那怎么来了？”

“不管你的事！”

“刚才害怕了吧？”

“都是你不要我。”

“胆子要大一点。”

“你不教我，我怎么大，你回家来教我啊教我啊。”

“爸爸跟妈妈离婚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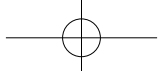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你不用解释的，你就想到你自己，你不是我爸爸。”

“不能这么说。”

“你不自私吗你不自私吗，你连女儿都不要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好了，她在我这里一直是很伶牙俐齿的（好像这也不是“伶牙俐齿”，是这是对她来说最重要、最想不明白、最“难过”的事，她心心念念，她的语言也就都体现在这上面了，在别的人别的事情上她不是这样的）。她不想让我牵着她的手，我抓住它不让她脱开。我们父女俩已经多久没有过这样的散步了？有过的散步好像都有她妈妈在。我只记得这一次，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天晚上，那时她还没学会走路，我抱着她，在我以前居住的县城里，街上没有人，也很少有车、偶尔很快地开过一辆，是我33年来看到的最空荡的一条街、接着一条街，比每一年的年三十下午和晚上都要空。我和恬恬，我们一路走去。我告诉这孩子——她还小，小到不会惊奇——人们都在家里看电视，他们都疯了。我很少这样说人家的。

我们，我抱着她，她抱着我，漫步在无人的街头。我有一种满足，



而她似乎也被感染，仿佛那万众一看的中国奥运会开幕式是为了我们开，为我们制造了这一处境，让我们今夜漫步无人的星球。

我们来到了一片积雪的草地边上，残雪在绿色的草叶和黄色的枯草之间稀稀落落的散布。我注意到了它们的好看。我让恬恬站那里去，我要给她拍照。

“这里有什么好拍的。”她看了一眼，说。

不过，她还是走进了草地，并且很快摆出了一个Pose。她喜欢拍照。

我拍了好几张，她变换着Pose，Pose真多啊！每一张都不同。

“好看吗？”我给她看照片。

“还行吧。”她瞟了两眼。

我们继续向前走。

“爸爸，你回家来吧。”她说。

“哦。”

“回家多容易，你有双脚啊，你走过来就到了。”

“嗯。”

“爸爸，你回来吧，没有爸爸，宝宝很难过的。”

“有什么困难的有什么困难的，我是小孩，我更困难，你不知道恬恬有多困难。”她突然加快了语速，一定是在反驳我可能说出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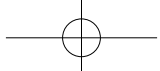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爸爸知道恬恬难过。”

“知道，你怎么不回来，那你回来啊，嘴里说知道有什么用，哼。”

“真会说话。”我带着爱惜与嘲讽看看她。我似乎能看到她长大后的样子。

她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伶牙俐齿”，她吐了吐舌头，又翻了个白眼。

我们走在了湖边的大路上。我和她说说着话，不时地逗着她。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方式有抗拒，又本能地体会到新鲜。她会装出无奈、勉强的样子来和我玩。我感到有一会儿恬恬也像是忘了我和她在找她的妈妈。



有一会，我看到了我们、我和恬恬手牵着手走着的这一画面。这是这样的一种画面，它非常平常，又必不可少。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福气，能和小恬恬再一起散步。我不能等她长大了再和她作这样的散步，这是童年的散步，我知道它对于一个孩子和我自己的重要。我有点盼望我前妻不要太快来到。

如果没有今天的意外——我对发生这样的意外有了些感激。

我握着她的手握得太紧了，我放松了点。

“恬恬。”在前方快步走来的我前妻看到了我们，就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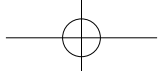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恬恬也看到了妈妈，顿时变了个人，哭叫着，恼怒地向她妈妈跑去，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游船收费处的工作人员有点面熟，像是在哪里见过。我边掏钱包边在想。也许只是脸型的关系，比方说，我以前熟悉的某个人也是这样的脸型，于是看到类似的一张脸，会有熟悉的感觉。但我现在也想不起来这一脸型属于我熟悉的哪个人，或许，我和他真的认识。

他带笑看着我们，好像他什么都知道。知道我们已经离了婚，并且还在猜想我们要复合、眼前的情景分明是一个迹象——正是这两点加在一起，使我似乎想要向他解释，我只是偶然碰到了我的前妻和女儿。我只是这样替人想了想，想到了人是会有这种行为的。

我既然想不到他是谁，面对着这一上帝般的笑我就不舒服。我想尽快离开他。我给了他60元租金和100元押金，我给的是两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他找了我40元，一张20元面值，和两张10元面值。

我收了找钱，对他点了一下头、不易察觉的，转身向岸边的电动船走去，我意识到自己的转身。我拉起我女儿的手，装作投入了当下的情景。走了一会，我回头看看，看到他站在收费处的门口看着我们，依然是那样的神情。我赶紧回过头去，一个不加思索的反应。接下来，我就在这一神情的笼罩下走着。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完全脱离了它，不再去



想着他了，大概是在面临上船时。

电动船在岸边的水波里轻轻地晃荡，在淡淡的阳光下。我先下到船上，把恬恬接下来。我前妻有些害怕，似乎希望我也能像拉女儿一样拉她一把，我没有那样做，我克制着，为的是不想让她产生我回心转意的错觉和她终将破灭的期望，同时我又觉得自己的残酷。恬恬向她伸出了手，说，“妈妈”。我前妻搭着恬恬的手下到了船上。我们在船里坐下来，恬恬坐在我和我前妻中间，三个人都穿上了黄色的救生背心。一名工作人员叮嘱了我们几句，开启了电动。由我把着方向盘，船“突突”地向前开去了。

船速较慢，船体平稳，应该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开了一会，我女儿提出了要更换位置，她想坐到她妈妈那半边去。我说不安全，但我前妻没听到似的，把恬恬抱到了腿上，然后她向我这边移了移，坐在了中间，把恬恬放下在了最左边。要在没有离婚前，我前妻一定会听我的。但我现在（早已）感觉恬恬是她一个人的，我也不好怎么说她们，我就默默地接受了。

“恬恬会游泳吗？”我别过头去问，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船行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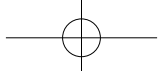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会。”恬恬响亮的说。这个“会”字带有一种朗读腔，说出它之前，有挺胸、吸气，说出它之后，立即收回，整个过程似乎还伴随了一个手势，大概是从她的小学女老师那里学的。

“连自己女儿会不会游泳都不知道，你这爸爸当的！”我前妻说。

我没搭话。船驶离岸已经有一段距离，我们完全在天光水色中了。景色使人短暂地忘我。我们开始从这个位置去欣赏四面的景物。而我还能体会到一点驾驶的乐趣，它按着我的意愿前进着，我让它在水面上兜一个圈。

“真，好玩。”恬恬看着水中的圆圈，用她的朗读腔说。

“好玩吧。”



“哼！”

“恬恬，你看，这是什么？”我前妻指着山那边的几只白鹭。

“鸟，鸟。”恬恬向它们伸出手去。

“爸爸帮你开过去。”

“好，吧。”恬恬仿佛无奈的音调。

船开向了湖水中倒映着的紫金山，正在接近那山尖。

母女俩在窃窃私语。

“在说什么啊？”

“不告诉你，坏人。”恬恬说。

说着，恬恬拉低她妈妈的身子，凑在她妈妈耳边，又说起了悄悄话。说的同时，恬恬狡猾地看着我，说完又“哼”了一声、甩了一下头。

“坏——人。”

电动船载着我们开进了湖水中的山，水上暗了下来，感觉身上似乎也凉了点。我朝水面欠身，伸出手去碰到水，水冷冷的，是那种雪水的冷。

船就像是在暗暗的山中开着。船上安静了。我看到了我前妻望着湖面的忧郁的神情。

恬恬也看到了，她拉拉她妈妈。

“妈妈。”

我前妻“哦”了一声，依然目视前方。

“妈妈。”恬恬叫得更响了。

“你这小孩怎么这样的。”我前妻回过头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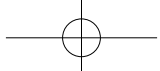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妈妈，妈妈。”恬恬哭了起来。

船在恬恬的哭声中前行。我和我前妻一时都没有说话。

“好了，恬恬，别哭了，别哭了。”我说。

“你让她别哭了，水里不要哭了。”我对我前妻说。

我前妻抱起了恬恬。



恬恬观察着她妈妈脸上的表情，看到她妈妈眼眶红红的，她又叫了一声“妈妈”。她见不得她妈妈难过。

我们就要到达山下了。那既是倒映的山下，也是现实的山下。

岸边的几只白鹭飞了起来，在它们离水的一瞬间，它们的脚爪上带起了一缕水。我让船转向它们飞去的方向，从后面观赏着它们。

“真好看，真好看。”恬恬拍着手，摇晃着脑袋。这样的动作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她在我不在她身边期间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动作和表情。从这些动作和表情，我体会到了我和这孩子的疏远。

“这叫白鹭。”我前妻说。

“白鹭鸟，白鹭鸟。”

“快看它们的头颈，有趣吗？”我说。

“有趣，有趣。”

“想要有这样的翅膀吗？”

“想，想。”

白鹭的翅膀很白很大，它每扑扇翅膀三到四次后就平飞一小会，然后再扑扇翅膀，再平飞。当它们平飞时，就像是应该就是处在刚才那几下扑扇的惯性中，是一种滑翔。我替白鹭感到一种乐趣。这样的动作循环着，形成一种节奏，让人也百看不厌。

它们渐渐的飞远了，在远处的空中成为小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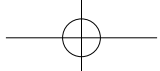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船往来时的方向开去。

“坏人，你回来吧。”恬恬说。

“哦。”我看看她。

接触到了中间的前妻的表情，她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前方的水面。每当我和我女儿说到这些（当我给恬恬打电话或者每隔一两个月去看望恬恬时，她总是在和我说这个），她总是这样的一副表情，似笑非笑，仿佛这事跟她没有关系，“那是你们俩的事，我不管”。

“宝宝求你了。”



“爸爸知道了。”

我前妻冷笑了一声，我知道她的意思，意思是“你知道什么”。

“宝宝求你回来，宝宝给你跪下了。”说着，恬恬看了她妈妈一眼，站起来，就要做下跪的动作。

“干什么，快坐下，你让她坐下。”

“你别这么大声，你这样会吓着孩子的，恬恬，坐下。”

恬恬坐了下来。

“不要乱动，船上不安全，哪里学来的这些？”我是生气了。

“小孩子嘛。”我前妻搂着孩子，说。

“以后不要这样，对谁都不能这样。”

“都是你这个好爸爸当的呀。”

有一会我们又没有说话。我的激动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恬恬，看，这是什么？”我说。

恬恬不理我。

“没有父亲陪伴的童年是很艰难的，你不知道，我们学校里的那些单亲孩子，没有一个成绩是好的，都不太正常，一看就看得出来。”

“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我们到现在还瞒着人家呢”，她并不看我，像是在自言自语，“恬恬也不敢去别的同学家玩，袁老师的女儿叫过恬恬好多次了，是不是恬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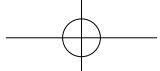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嗯。”恬恬响亮的“嗯”了一声，毕竟还是个孩子，有时候我真是害怕她做出特别大人的举动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去了别人家，别人到时也要来你家。”

“恬恬，没事的，不要担心这些，爸爸妈妈离婚了又怎样，跟别人不一样没什么不好的。”

“你话说得真轻松啊，你哪懂孩子的心思，她早已不是你知道的那



个小孩了。”

我没有说话。我们沉默了。过了一会，她的声音响起来。

“你是成为你自己了，我们可是被你害惨了，这样的日子一天一天根本就没法过，我咬咬牙也就算了，可是恬恬还小，她需要有爸爸陪在她身边。”

“她太冷清了，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她都看在眼里的，有些话她也不跟我说，但我知道她在想，你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去想这些，你这算什么爸爸啊，她很快就长大了，依她的性格，你觉得她长大了会原谅你吗，你会失去你的宝贝女儿的，你真的打算这样过下去吗，你真的能心安理得吗！你这是什么人啊！”

声音停了一下，然后又响起来。

“恬恬还是挺像你的（“妈妈”，恬恬喊，她听到她妈妈说她像我，她不高兴），很有主见的，她不接你的电话，不肯跟你出去，你以为是我教她的吗，那都是她自己的想法，我们母女俩从不隐瞒的，我们真的在相依为命，要不是有这孩子——”

她不说话了，在安静下来的船上，听得见发动机的“突突”声和船体破开水的“哗哗”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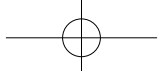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也很难的。”我喃喃自语。

“你是也很难的，那你就回来吧，就算是为了这孩子，你知道，我胆子小，也管不了恬恬，恬恬这种性格不能没有爸爸的，一个家庭不能没有男人，我们像从前那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在一起多好啊，过去的事情就都忘了吧，你比我们强，你就为我们做出一些牺牲，我们一直在等着你，有这么好的女儿，你应该知足的啊！”她一口气把她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说完，她温柔又难为情地看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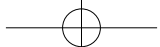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我避开她的目光，望着前方。

“回来吧。”她叹息着，靠到了我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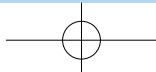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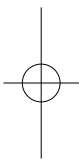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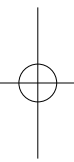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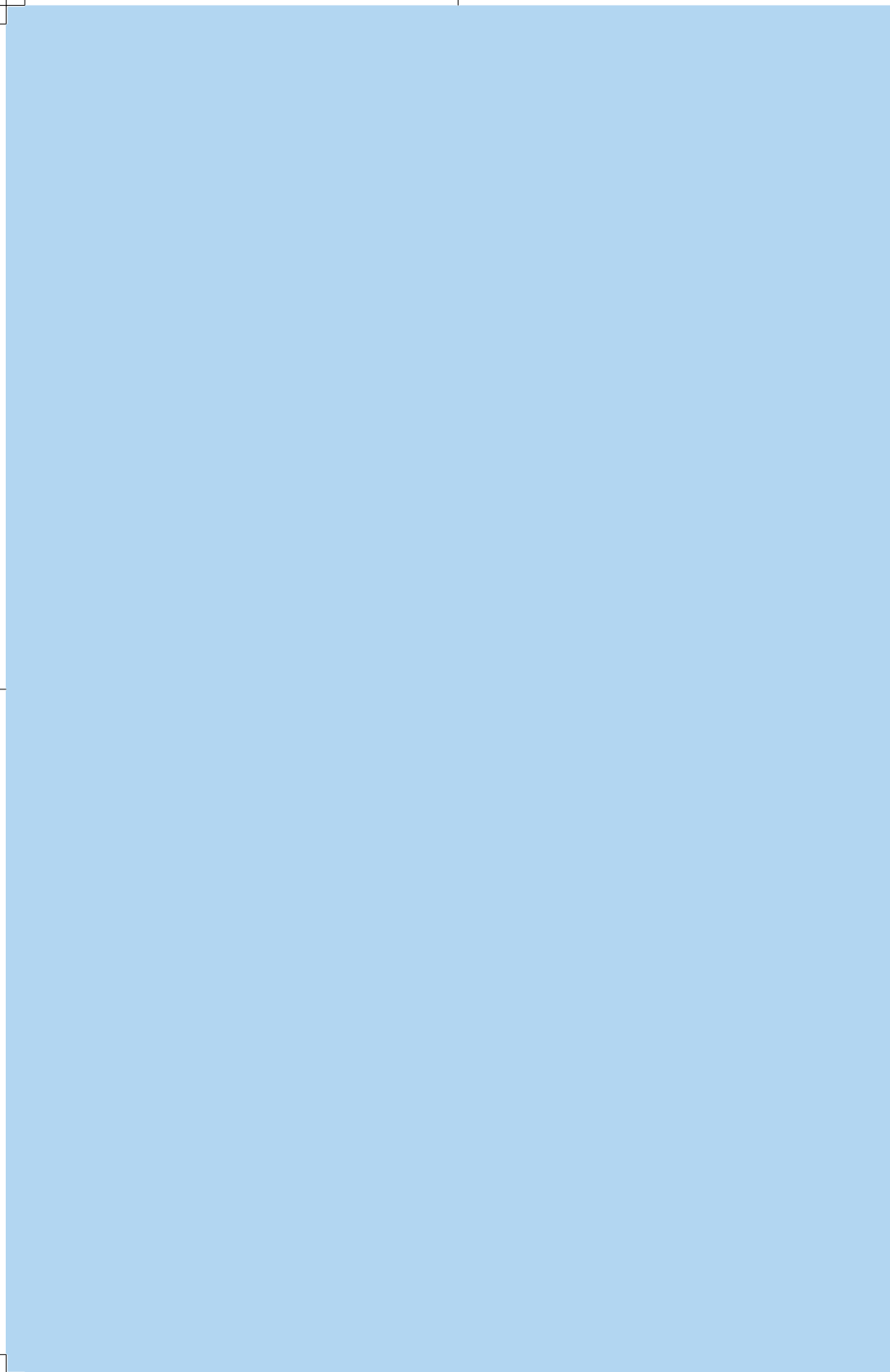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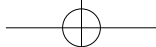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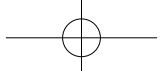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傍晚的黄光射在船体上。我的前妻靠着我，我们的女儿歪着头、笑着(她就快要拍手了)看看她妈妈又看看她爸爸，这是她难得见到的情景，这就是幸福的情景。

我、我前妻和我女儿，像幸福的一家三口坐在2015年、湖中的船上。在他们身后，碧波荡漾，刺痛醒来后的我。



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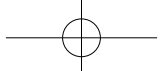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期待与无明

朵渔

我觉得我并没有在生活

我觉得我并没有在生活
很久以来，我只是在不停地思索
但思索不是生活
我想让自己的灵魂安静下来
像落在接骨木树丛里的那道微光
清澈而无用
在白天，就做一个枝繁叶茂的人
在夜晚，就尽量发一点光
风雨如晦时，敲打起体内的钟
让那脆弱与不安在梁木间鸣响
要争取每天和一个物有效交流
对话，或眼神凝视，这很重要
如何调适在地上的生活
星空的教诲已经足够
也不再费心辨认属人的形象
静坐，看雾霾爬上积雪的房顶



爱是一种微弱的赠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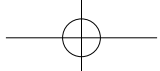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爱是一种微弱的赠与。今天早晨，当我跨进社区的办事大厅，我能想象，那位柜台里的姑娘会有怎样的粗暴和不耐烦。但我用准备好的笑脸和无法拒绝的礼貌化解了这一切，使她不得不和我一起变得温和起来。爱是一种微弱的赠与，爱也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¹。

雪意与满盈

天空在下雪，很小的雪粒
你脸上的微笑像瓷器上的光
心里也是满盈的
雪粒像你的舞伴

从酒馆出来后，雪已铺满一地
我们还要沿着这条积雪的小路
走过一段距离，才能回到
我们的家。在温暖的灯光
亮起之前，我们都很感激

1 |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语。



这短暂的距离，让嘴唇缄默
只在内心歌唱。小巷里
一个男人冒着雪往家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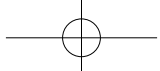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昏昧的路灯照着他，像一头
温和的兽。我们都很熟悉
这种疲惫，在长长的、被情感
啃噬的岁月里。

叫

雨落在阳光房的玻璃顶上
像一种轻柔而悲悯的呼吸
你躺在微凉的大床上，想象这
新一天的开端，没什么要紧的事做
没有要见的人和要说的话
世界仿佛只存在于滴答的雨声中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仿佛根本
就没有人存在——你使一个房间变空
使自己变得不存在，而此时，你试着
轻轻叫了自己一声……

时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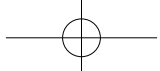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雨水的室内乐，延续着梦境
一阵高音C突然穿透我的耳膜



像一个巨大的思想在膨胀
想将我们一网打尽
帝国的残局，总有人邀我入群
像一个宾客盈门的客厅
而我总是羞愧难当
生怕在众人中看到自己的孤单
告诫自己，不要因过分自责而变得懦弱
告诫自己，不要做时代驯服的奴隶
以免来自后代的目光刺伤自己
时代如此，当大隐隐于你怀里
被春天的雨水洗过的小镇
又重新变得可爱起来
天空湛蓝如湖水
像圣者所展现的遗容
而那空中伟大的垂钓者
又向我们投下新的饵料

智者

刚才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个人哪里去了
他始终一言不发，像个沉默的智者
永远保持着一个无知者的谦卑
并通过聚拢一种呼吸所创设的宁静
让我们习惯性地将他忽略
当他离去，那空出来的位置越来越空旷
凭借这种空旷，我们认出他精神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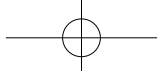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呼吸艰难

我们在尘世的每一次呼吸
必须大于一场战争，但小于
一滴雨，这其中的逻辑，犹如
灵魂是一片绿叶而非抽象的总和
如今，作为悲剧里的小角色
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得恰如其分
一个党派有它怪异的形而上学
佛祖和耶稣都在它的领导之下
你看这么多低矮、驯服的屋顶
却没有一副刺向天空的十字架

当有人转身消失在浓雾中……

当浓雾在平原上生成时，我们还年幼
我们彼此互害、互爱，组成奇异的家族
一段无神论的历史始终朝向眼泪和目的
所有的不测来自我们自身的复杂性
当有人转身消失在浓雾中，大雾像海水
将我们隔绝成一个个单独的人
我们将孤独地穿过街巷，奔赴前程
树叶不偏不倚，落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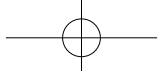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先知的下落

他们说雾霾太重了，虚无笼罩了一切
他们说旷野里的道路已被荒草遮掩
这时，一束枯竭的光穿透栅栏
映照在一丛垂头丧气的荆棘之上
微暗的光中浮现出同伴浅灰的脸
——这颓败、疲倦的人间啊
悲哀已经变旧，死亡也不再新鲜
那属人的形象哪里去了？
那提着灯、拄着杖、通过一阵
越界的风送来教诲的先知哪去了？
黑暗使一切都具有了虚无的深度
此刻，一颗伟大的启明星升起在
旷野之上——这就是先知的下落了
他将自己的影子斜插在大地上
洁白的骨骼就像一头猛犸象。

谢幕

一代人已经开始谢幕，陆续消失
老人们最后一次拥抱，艰难地告别——
而他已在旷野中行走很久，像一个
丧失身份的人，此时，称之为“人”，已显多余
他已走出了这个世界，大地为他延展着舞台
他走了，名字从我们中间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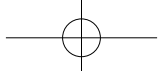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只留给大地一个背影——他去了哪里？
我看到花朵飘上了天空
和巨石、云朵结成高空的邻居
我看到一切纯洁的事物都随天使一起
飞了起来——大地上只剩下一群老人
在做着长久的、长久的告别……

唯有旷野是我的归宿

连日来，我已失重，写虚无缥缈的诗
做人间最繁琐的事，全无道理
当一只麻雀站在黎明的窗台上为我鸣唱
我知道，是该做出些决定了——
在这崭新的世界上，惟愿我的心灵
依然是旧的，在这光鲜的城市里
请保留我乡村般的褴褛——
在这昂贵的土地上，我宁愿没有
立锥之地，然后只身走进旷野里。

期待与无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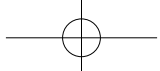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你知道地狱里的魔鬼是怎样折磨灵魂的吗？”
“我不知道。”
“他让它们期待着。”
——荣格《尤利西斯：一段独白》



那么，贪欲是何时被植入
我们体内的？仿佛我们内心
巨大的坑洞，永远填不满
一种结构般的无明已在
我们身上发生，更窒息，更粘稠
在岌岌可危的境况里
我们仍在拼命抓取一切
眼前之物，并期待着
能够从未来身上获取更多
而我们中间的智者早已
从粗鄙的人民中间起身
发现天色已晚，无处可去
随即进入雾霭沉沉的夜色
此时天空也变得朴实无华
并没有为我们呈现
一个天堂般的景象

漫漫长夜正是我们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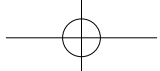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午夜的雪落在棚顶，阒寂无声
世界赤裸如荒野，我们来时的路
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在这个初冬的夜晚，那些艰辛的岁月
都随着杯中升起的白色烟雾消散了
最坏的日子已经过来了
那些吃粗盐的岁月，我们有记忆



一个新的未知正在缓缓敞开
我们都知道，这是巨兽的夜晚
是厄运与天使结伴而来的夜晚
但漫漫长夜正是我们的机遇
黑夜的伟大将从微弱的启明中显现
如卡尔·洛维特时常回忆起的
1919年，他在韦伯的讲座中
听到的一句话：
不要只是问黑夜还有多长
仅仅渴望和等待是没用的
应该去做些什么……

让我们假装热情地活着吧

时常想起墙皮剥落的小酒馆
朋友们欢聚，朋友们离去
朋友的一生多么短暂
有说有笑的一生多么短暂
我们肩并肩走过的路程多么短暂
如今都沉入苦涩的记忆
如何让哭泣变作幸福的哭泣
仿佛亲密的爱人久别重逢
让欢笑就是那真实的欢笑
其中并没有隐藏不可知的厄运
这世上，听得懂哭声的人不多了
伟大的悲剧总是和你笑脸相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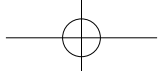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还是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等待那来自天堂的邮差
为我们送来半生的账单
让我们假装热情地活着吧
夜深了，记得劝自己回家

梦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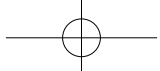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伴随着腐烂钟声的鸣响
人们进入子夜的梦剧场
薄情、厚伤、物哀……
谎言正成为一切伟大梦想的开端
在这乌托邦的时代
听得懂哭声的人已经不多了
喜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一个又一个杰出的小丑，不停地闹笑话
伟大的悲剧也总是和你笑脸相迎
当恶人们展开痛苦的喉咙歌唱
那些轻型的恶
也将迎接一个溃散的未来

历史是即将到来的时刻

在这被枪炮命名的世界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玫瑰在交头接耳



相互使着眼色
每张饭桌都在谈论政治
每瓶酒都在闹起义
广大的人民，依然像荒年积雪
这一年，有些光辉的事物不再闪光
一种新型的仇恨也被发明出来
痛苦没有让我们变得更清澈，而是更混沌
哀悼成为一种可供享用的情感仪式
天空的面庞就像一个病人，苍白，孱弱
几只鸟在慵懒地飞翔
大地变得松动，铁桥泛着锈色
几个疯子在为我们安排着法律
这世界简直就像一场胡闹
而历史是即将到来的时刻
没有比此时更困难的处境
在此之前，你还得努力塑造
自我的基础，你爱过的、恨过的
也将参与对你的塑造。



轻语者

师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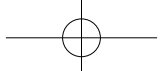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有人被风撕掉

有人被风撕掉
有人被悲痛撕掉
有人被女模特脸上的
皱纹撕掉，有人被
一本书撕掉。撕掉
书的一角
知识的彩色银河
并不缺少这一把
炙热的骨头

201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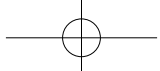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颠倒的，就是流行的

颠倒的，就是流行的
比如《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
必须倒背如流；



比如一则广告语“乐·自由我”
可以读作“我·自由乐”；
比如血液循环，倒流
是否可以返老还童？
人类的返祖现象近来
有专家开始探讨，引来
积极的呼应；比如
有人说“不快乐，才快乐”
还有人公开宣扬
厚武薄文的冷战思想——
打，（打一场不要胜利的圣战）
来证明我们果然
不是汉奸，不愧为
炎黄子孙。
不爱祖国，（你将与移民出境？）
相关十万八千里，却与
监狱近在咫尺
最好给自己的骨头安装
一副起落架
当世界向你说“不”的时候
从容品阅自己的
白日梦

2011.12.1



梦中收到一堆虚无的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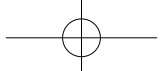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梦中收到一堆虚无的信件
没有具体地址，没有熟悉的名字
像一片乌云轻轻附着在
另一片乌云之上。我开始拆
信：其实它们一经翻动
就字迹全无，音讯全无，乃至
睡意全无
剩下一只空旷的牛皮信封
像一只巨型棺材
敞开着，蔑视人们好奇的
眼神。

然后开始倒计时：三、二、一
醒来，秘密已经自行曝光

2012.1.3

平民的月亮、囚徒的月亮、垂死的月亮

平民的月亮、囚徒的月亮、垂死的
月亮。
它一动不动地挣扎着，像我的
肚子异样扭动
像风笛幽深的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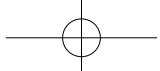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梦中被枣红色的飞马营救
却躲不过另外一场无妄之灾
有人的地方就会设立法场
旁观者也有机会体验
刽子手的快感。

垂手肃立的人们顺从地聚集在
独裁者发威的门前
没有人说话，因为空气也会泄漏机密
没有人抱怨，因为怨气已经
饱满，容不下更多一丝同情

睡梦中，世界被坦克碾成
平整的地图，一面是硬币，象征
所有的财富，另一面是海洋
象征深不可测的命运或
他人心目中的地狱
死亡换来“崭新的自由”

革命，就是扑灭
梦中之炎，吹响实心的
风笛，臆淫平民的月亮
折断刽子手的砍刀，就是
伸出脑袋
在孤山远影上空，断头而行



隐秘人生是西山对峙时

1

隐秘人生是西山对峙时。一个人
在傍晚时分全身而退

2

门，急于救赎；门槛，急于救赎
合页被铁锈色的腐烂迷住

3

干旱的冬天，水管冻住。我
一阵乱敲，呼出热气，是为名相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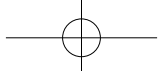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他(诗人骆一禾)头脑中的鲜血像锯末燃烧
而弱者，从来不会为所谓的世界呐喊

5

春节，我远离亲人，听任鞭炮炸开
痛苦的伤口。我品尝自己的冰糖心

6

血液在身体里流成病，就像
昨天的报纸新闻败坏了人民的胃口



7

肝部、我的肝部，就像多年的友情
受到严厉的拷问

8

我只能珍爱诗歌中的“山中八月”
珍爱死无葬身之地的诗人，神的奥秘

9

活着，依法活着；死亡，依法
死去。西西弗的巨石上，踮踮快乐者的脚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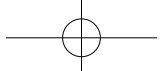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2.1.13

我以为今生今世只能与苦难为伴

我以为今生今世只能与苦难为伴
以为仇恨只是一团深深的
黑眼圈。

我的怜悯就这样在
各地飘零
如唐诗
“呼叫狂走乃下笔”——
这是倒退的二十一世纪

故人的一片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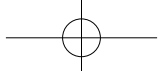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
恰如沃尔特·惠特曼
诗句“这堆混合肥料”
金陵子弟化为一堆白色
骨灰，紧紧握住
凄凉风雨宝剑，刺破

肺癌这只夺命的玉壶

201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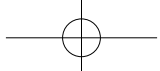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交给你了，黑夜

交给你了，黑夜
这间有毒的房子
我脱下囚衣暂时
扮作思想者韩寒
在有毒的空气中
和自己的坏脾气谈谈革命
监控器下面的愤怒
已不再狂躁和年轻
徒有一张
苍白如月色的面容
日本人加藤嘉一说今天中国
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
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



不像学校”
使我的好奇心
产生极大的饥饿感。然而
我也不像韩寒、不像
李白、杜甫或鲁迅
不像长鼻子大象和
长颈鹿，不能够
靠想象逃离现实的囚笼
独自一人时
国家大事说三道四
习惯性地把自己分开脱节
左边与右边的分歧
常常让我大吃一惊
屁股下的稳定有时候
是可以压倒一切
坐禅其中
腹部深处的暮鼓晨钟
轻轻荡起裸体的浪潮
此起彼伏
污秽和粗鄙
神秘而不可名状

2012.1.21



龙年

2012，龙年

除夕日，我想把自己

双脚裹起来

止步于预言中的

世界末日。

对准国家电视台的

春节联欢晚会

意淫一首唐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和广大观众一起傻笑

蓝色精灵的警察

用刑期

在我们身上练习书法

“大爱无疆”、“顺其自然”

一种是执著，一种是超越

儿子们，长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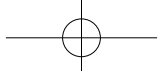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凤爪龙角

女儿们

开放、妖娆。记忆深处

我们都曾是妈妈的小棉袄

面具，一层套上一层



目光，避开国家灼热的
一双龙眼。口水早已
流亡到一本烹饪画报
我爱火辣辣的铁板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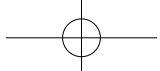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更爱贪吃贪睡的人民

2012.1.22 除夕

摇头，我不停地摇头

摇头，我不停地摇头
仿佛只有这单一的动作
才能够否定你我
多年来的隔离
我摇着时间这颗小小的
果仁，感情浓郁地
缩在一张精巧的糖纸
——没有这层隔膜
我怎能想得通，为了你
甜甜一笑，我不停地在
地图上变幻场景
千万里路之外的孤魂
辨识着尘世的杂音

我的音乐之旅



我的信仰之旅

我的慈悲之旅

2012.1.25

脱掉裤子，脱掉一身巧妙的皮

脱掉裤子，脱掉一身

巧妙的皮，脱掉

皮屑中的读书种子。

坐在囚床上读一本书

《奥义书》或刘军宁先生的

《世道人心》，为东林党人的

旷世冤情脱掉一层

历史的干系。

冬日午后的阳光，如

左光斗赴死之前的如炬

目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

读书人，人人都想成为

帝王之师

但是谁也不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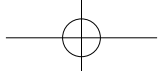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来到这个似曾相识的地方

在布告的名字上打刺眼的

红叉。

留名青史的感觉

就像窗外不远处燃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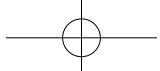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烟花，偶尔几声
沉闷的响动
与革命无关，与世界
宽容善良的精神观照
无关
文学依旧，与所谓的
自由主义无关。
即使如我‘身陷大狱’
吃光喝尽，脱掉裤子
放屁，也得穿一点
诗学意义上的底裤
掌握一定的“叙事”技巧
让苍白的想象力“凌空蹈虚”
淡定在夜长梦多的
迷离盛世

2012.1.26

我深信这春风沉醉的夜晚

——为刘晓波博士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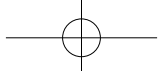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深信这春风沉醉的夜晚
必然有一个人苦苦地醒着
铁窗上的铁条，坚固、
冰冷，不多不少，正好
十一根。



十一根呵，每一根，代表着
一年的刑期。而谁又能够
体会，一年刑期的漫长滋味？
文学博士，他只好
每天和狡猾的耗子捉迷藏！

我深信，这春风沉醉的夜晚
也必然有许多人和我一样
在为他写诗、给他写信
绿色的邮箱里装满
他无法收到的信件。
隔绝人心的禁令
有时比这夜色还要温柔
就是不让人们彼此
靠得太近
一个模模糊糊的头影
印在一枚巨型金质
奖章上
背面用火红的汉字
铭刻着燃烧的诗句：
“最美的风景来自地狱！”

2012.2.15



抖落一地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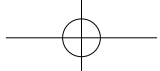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抖落一地恐惧 成群的
蜥蜴饿得皮包骨头
扑向祭坛上这根垂死的男根
棕灰色的亚麻布
紧紧裹住
木乃伊们的时尚之梦
空洞的眼神微妙地
暗示着复古之风——
骨灰在泡沫的盛宴中复活
直立行走的是马赛克拼凑的
人形装置：男人和女人
哭丧的脸和严肃的脸
黑洞洞的眼眶默默地
见证这个世界的混乱与美丽

而我一直深深地爱着
你们这些性感的木乃伊

2012.2.26

时间过得太快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的眼睛跟不上我的脚步



每个人都有一个祖国
而我的祖国，就是——
监狱。

投射我的胃口，在这张
刻着圣经的小餐桌上。

催眠的药物已经失效
经验之砖敲破
昨日之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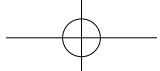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当然，谁也逃不脱
农耕文明的
树影。

熄灯，就是命令
我们在狗的安逸中
传播新闻。

2012.3.11

我怒，故我在

我怒，故我在。
几首短诗的小伤悲不是
为我清水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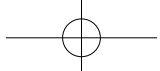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悲咒忘我地称颂
遗忘的美德。
身为革命者怎能满足于
用酒精麻痹自己
沉浸于苦涩的梦境之中。
一面镜子，你看你看
它能反映出多年以后我的
鹤发童颜
伪装不为人知的惶恐与孤独。
等闲如深不可测的泉眼
有时短暂清醒，以身相许
有时肉体争斗，迷痴星空。
早年的悲观如瀑布奔驰
源自噩梦中的激流。

2012.5.13

他们相互投毒，嫁祸于禽兽

他们相互投毒，嫁祸于禽兽
他们易粪相食，代表着人民
他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癌症村

一个声音高叫着：“伟大啊，盛世！”
红歌红旗红地毯直达天庭
为奴才晋升的狗洞敞开着



国家的巨兽紧咬着机密的钢牙

泛着怪异紫光的缪斯女神

猛烈地飘着尖锐的

高音：噢噢噢，童真已死？

噢噢噢——狗血当立！

2012.5.13

安静

安静

我只写了一行

夜的小诗。

对面

是另一个独坐的我

僵硬的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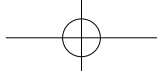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五月

半人半马的怪诗人要

驾鹤西去。

大地

何曾有过这样崇高的信仰，收录一首



邪灵的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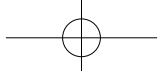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2.5.13

人在笼中

人在笼中，对月光十分敏锐
古典诗词的韵律
被禁锢在几根
栅栏之间
在神秘的黑暗中吟唱
月光，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你不可以把我
一生的时光
都溺爱在这
痛苦的子宫里

除非有某种
更高的觉悟
在暗处秘密转换
这代代相传的
无序的哀痛——
我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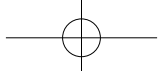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2.5.15



踱步在牢狱长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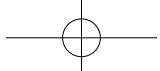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踱步在牢狱长廊
脚下点滴着晚唐
细碎的夕阳
是时候穿越乱世
去亲近那些伟大的亡灵
触动王陵深处
三彩的暮光
在这片土地上
每一寸光阴都被国家经营
不断飞过山色的焦土
人生像滑梯
跟着故人的背景飞奔
欲望美如流星
暗处难以琢磨
不妨鄙夷富贵
淡出的鸟儿捕捉到
会说话的快门——
一声咳嗽
立正稍息

2012.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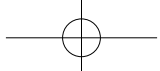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深夜读《聊斋》

深夜读《聊斋》，苦于
无鬼可以交谈
无酒，空对残月。
行走时，私人的心事
如露珠涌现
一路丢下难懂的话语
好似梦游。
天下大事，不过
八步以内搞定
四海而外
每一个人都是高深的隐者。
唱荣或唱衰
直观上可以用眼泪
衡量。
表面上“花落春仍在”
闲话时，无人不擅长
男盗与女娼。
塔身在明月夜分外
孤零
不正是那坚守正道的
元始的“一”吗？
宁可站着死，不肯
躺下生。躺着
鼻息碌碌众生的香火
横着鹤舞白沙，金光盖地



铜臭薰天时，最难
将息。
狱中流离多年
惯见人间丑态
幸而三匹金马梦中送宝
得《金刚经》一部
得《金刚经》二三部
晨思夜读，忽而开悟：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
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不再抱怨酒肉朋友无情
不再长吁短叹爱情
无义
肮脏一生终可释然
碌碌无为无所谓
卑污
与金刚怒目打成一片
与慈眉善目欢乐开怀
写些不伦不类的诗歌
牵挂远亲近邻的衣食
奢望美女坐怀
悲叹春风易逝
花果山上寻常客
不见全猴人间来
书中人曰：
此愿有何难遂？

2012.5.23



如果我不打算背负沉重的爱情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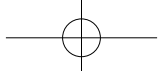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如果我不打算背负
沉重的爱情回家
那我就每天一点一点
撕碎它们
看看她们
怎样毁灭在我的手上
长满霉菌的指纹

低调的盔甲包裹着
低低的嗓门：
我回家了
从地狱的第二故乡
重温
对地狱的深深眷恋

2012.5.24

日复一日，我读着墙上的影子

日复一日，我读着墙上的影子
仿佛那个空空荡荡的头脑
在代替我思考
为我承担坐牢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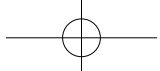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生中有多少时光在空耗
在饶舌的笑谈中磨灭掉记忆
空缺的器官在别人的身体里
策略着疼痛。

笔尖顺着诗句的节奏
错落有致地划分春秋
色相总是服从于幻相
不断闪现又不断将二者合拢。

人，有时很遥远
像颜料堆积成沉甸甸的画布
而学问在于起伏的光线
共和于最后的黑暗。
签上名字，我或许会成为显赫的
英雄；提笔信手挥洒
一行暴怒的诗句，或许我将遭遇
历史的不测，孤独胜过所有的厄运。

诗难禁，细读之下必有隐秘的力量
敲打铁窗。在这没有信仰的时代
每一则头影都充满政治的禁忌
只有爱情，万岁、万岁、万万岁！

2012.5.29 子夜



坦然地谈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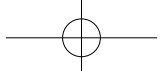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坦然地谈论死亡
在这个时代
仍然是某种不可逾越的禁忌

纪念日，仿佛成了一座神秘园
生者与死者徘徊其中
却苦苦不得相见

掬一把清泪，像
古老的禅师挥去浮尘，却
总是要轮回到

故人面前去
解开缠绕万千众生的
生死谜团

忧患值得去读
像废墟抽干疲惫的记忆
在哲学上仍是美的
小河淌水的青春啊
你们如今在哪里呢？旧日夕阳下的
读书声，唱晚了萋萋草草迷离的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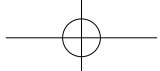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善念一开

善念一开
我看见
每个人脊背上
刺画着张牙舞爪的怪兽
都变成了
翩翩起舞的
火凤凰

善念一开
我看见
那些被踩在脸上的脚印
变成一朵一朵绽放的
莲花
来代替人间的铁丝网
代替斧头和棍棒

善念一开
我在很遥远的地方
怀念
眼前这一堆
来历不明的废墟

2012.8.23



顶端指向反射

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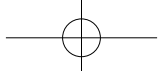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三只蝴蝶

三个因为飞奔得太快而飞成了
蝴蝶的警察
遇到从地藏殿里冲出来的
三只松鼠
警察大喝：不要动。而松鼠反问道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哭？
蝴蝶说，我们哭了吗？
哦，在天台，野杜鹃挣脱了菩萨的掌心
正在无法无天地开放

201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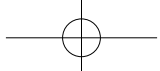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火供现场

药材供养给失语的病人他们
举着被剥皮的玫瑰
他们喊着“玫瑰玫瑰”看到的是日落。
而从枝上摘下的玫瑰



供养给肥大者他们臃肿的身体
塞进了更多的“有”
在那里，废弃多于站在废弃上的鸟。
酒供养给占据天空的人
心被花摘走，他们举着大象的
牙幻想天鹅的流云。
苹果供养给鲜艳的奴隶。
被松鼠藏在沧海里的坚果们
供养给贫瘠的奴隶主。
从上面坠下来，坠下来的
来不及去捡拾的百合、荆棘、宝瓶
供养给苍蝇内心的一道裂缝
它听到的是葡萄大海唱出的是百花齐放。
火供养给独眼的晚霞。
烧得更猛烈的火供养给双目失明的
晚霞和随后到来的夜。
烧成灰烬的火供养给地球最后一夜的
这个夜晚：死鬼，恶鬼，野鬼
风流鬼，替死鬼
是的，我们都自由了。

201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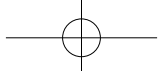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纳波巴寻找母亲

纳波巴是一个印度人
他出现在地球时释迦牟尼已经来过。
他们并不直接认识，因为纳波巴惦记的
只是一只虫子。
虫子？从太空的高度看
（他真的能站到这么高）
地球转了一圈24小时，是一个虫子
又钻出来了。天黑了
所有亮起的灯都是虫子在壳里拱来拱去。
有一次，他的神识也曾把他的肉体
捏成一团塞进了牛角，他躲在里面避雨。

地址：银河系地球有限公司；
收件人：像气体一样漂浮的一个人形物；
母性。善。泪水的满月是孤独的圆；
脸部的褶皱装得下七座山峰的有限。
纳波巴向每一片树叶、每一条蚯蚓
发出问函——你认识我的妈妈吗？

他穿越了一千多公里、无数个混沌的
迷惑，数次迷惑里的阴晴不定
然后他来到藏地。
请小心一点，他说。他向一个铁匠
鞠躬，合十，像小鸡啄米。
铁匠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地狱，更不可能就是这个要锯开的铁球
只值半块银子的工钱。

糊状，铁匠想，地狱最起码应该是
烧糊了的东西。

他举起锤子，容器一下就裂开了。

一个不存在的空间隐去了，代替进来
一大团喜马拉雅冰冷的气流。

底部，黑色，蠕动，柔弱无骨

发出低声的火花状的呻吟——

妈妈，这是我的妈妈，纳波巴

对着虫子大喊：看，她似乎还活着！

2019.2.1

咕玛拉扎上师梦见鸟

我读到：春天，龙钦巴尊者回到桑耶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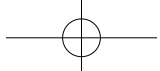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龙钦巴尊者：我获悉伟大的上师古玛拉扎
正在亚砦山谷，他即将做一个梦。

亚砦山顶的松球：雪化了，我可能会落下
我落下来，还能砸到雪。

游客甲：当我们登上半山看到冰川时
我和大师兄，阎王，小妖精

决定自己沿小道向山顶出发。

古玛拉扎上师：某年某月某日，早8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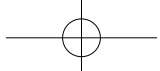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醍醐五味，队员们准备先吃早饭
等待昨天掉队的蝴蝶小高
然后入住藏民家庭客栈，老阿爸同意
属鸟的，可以每晚15元。
梦：我看见了这个人，他的红色的
喇嘛服，大约春山了15只红嘴的鸟。
鸟：我梦见我猛烈地撞击这个梦
一直到把冰的玻璃撞碎。
我飞向梦之外就像古玛拉扎上师
迎过来抱住龙钦巴尊者
他就像捡到了一块宝。

2019.1.15

对话与孔雀

龙钦巴尊者在青扑传法的时候
现场有一位大师的弟子
一位瑜伽女，突然被一髻佛母附身。
她的恒星眼变得空洞，转轴
冒出氧气，吐出的词有银色药材香。

一只在空中无所依的瓢虫可以
深邃地辨认出哪一种涡流是气旋的
哪一种是意识聚集的
尊者说，现在，她是日光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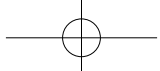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让我们飘荡起来吧。

而这位化身的空行(也许
瑜伽女本身也认知到这一点)
向尊者顶礼
她指着荟供的朵玛
说,为什么没有孔雀?

尊者答,意念供养即可。
空行母点头
但是她重复了她的意见
“粗劣的供品不能放在这里”
然后她展示了语义和声音的精华

为何都是天上的事物:
她弹奏了一支美妙的乐曲
没有琴和手。
这其实赞同了尊者的说法
意念是可以达到狂欢所要达到的

任意边界。
所有的瑜伽士于是开始狂欢。
无论男女,日夜沉浸
一旦我们用词表达这一切
我们就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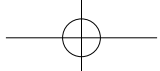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对话与意气

鹤鸣洒下阳光，意气足，雪山
晃荡在荆棘花的棘刺上。
棘刺并没有刺。而是在内部
香光芒向上飞，拉直了悬崖
沙果流出的汁满到
冰川在永恒里呆多久都饮不完。

龙钦巴尊者感知到阿松玛护法
降临到草间。他困惑于
一只长尾的、彩色羽毛的雉鸟
该怎么念：当他念到“啊”的时候
冈底斯山脉停止了搅拌寂静
尊者认为，这个音可以不发出来

藏起尾巴，声含在舌根。
在群山若有若无的气息中
没有发芽的牛群望向手指的云——
不念出来，它就可以是任何事物。
当意念处于搭弓未射的状态
语调宛转到第一个音节的起伏

它外显为这只亚砬山谷的鸟。
接着音滑到下一个音节
它是一个赞叹。也许它可以是
一只长在青稞粒里的羊，“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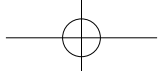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当它自足的时候它不需要青草。
这时，舌尖在海水涌时点一下水。

“亲爱的尊者，您理解得复杂了”
阿松玛护法突然开口，“我来示范下”
她用空行语念了一篇咒语。
之前没有人能听到这样的音律：
牛奶和牛奶在秋天的摄魂碰在一起。
但他们承认，他们一定听过。

2019.1.17

之颈

把他的腿换成鱼，他就可以游到
嘴的深处，舌头的后面是大海。
相比之大海，他的微笑就是
一台野草的发电机。
他在生死端发明了草而让草脱离了
生死的意义，在生死之外
野草的根再也不用吮
死在乌云里的，牦牛零碎的小腿骨。
它的粉红的小腐烂。
草从自身接来了电而把
每个人都照成了在海藻丛中
游来游去的，闪光的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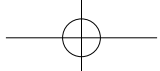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尊者坐在雪山的脖颈。头颅顶到
长叶松向下低垂的五个手指。
而在长叶松的世界里，他的身体与背景
已经不分彼此，向上喷射出光彩夺目的直线。

土拔鼠向外喷射的是地狱里稀有的
铁钩一样笔直的礼花。
皮肤黝黑的女子被喷射成星罗棋布的素白。
咋咋的呼唤声，铙钹击打声，彩鸡
飞行的姿态只有飞没有落下。
物只有声音没有形状。
原始的轮廓将整个空间抽离出来。
尊者从岩石上站起，他刚刚做完早上
沉思的功课。

2019.1.29

大雪不遇

下雪的时候我已经上路
上海的雪非常大，越靠近山里
雪越小，到大峡谷时绿意
已经把雪揉成一个小团儿
塞进了一只偶尔飞过的
画眉的灰外套里。
掌握到线索的人会多次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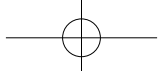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向天空了望
车外，新的实体在旧的里面生长
山顶，杉树的顶端
指向了一个反射：
从缥缈里开出一列高速火车
运来了白油漆
放肆的游戏是把松树刷得
不像一棵松树。
把桂树涂成鱼唇闪闪发光。
松鼠瞪着吃惊的眼珠注视着
这一切，世界突然多出来这么多
东西，它的身体好像也没有
缺失什么。
因此它望向地府的眼光
人投向这个
吹着口哨飘落的怪物的眼光
都是偶然的。当时的我
只产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有个降落伞，雪会落得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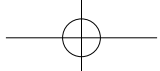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9.1

瑜伽行者冬至有感

他想在脑海的深处种一棵杉树
于是他在山上遇到了一模一样的一棵。



今年雪很大
所有事物的关联，因为滔滔不绝的
“落下”，变得都像雪：
他在山中行走的时候
意识连接到的是灌木丛
这些想法还留在春天的树木
身体已经跨过冬天
内心一直留在原地。
雪从高处纵身一跃，他们所依附的
高台，似乎正在坍塌——
他的意识想连接到坍塌
于是，雪睁开了“他”的眼
看到的是他自己，蓄着长发的脸
吃肉，行为放荡
自称是圣人。他念了一个口诀
杉树长到了雪花的肺里
一只杉树形状的塔。
他想连接到一个更高级的
更细微的灵魂的深处
一个鬼的深处。
于是他成为一个鬼。他吐着
这样长长的舌头，在山间晃荡
农夫们都叫他风。



没有雪下的雪天

下雪了

一部分雪下到了洞穴

鼠辈们认识到

黑暗只是黑暗生下来的某一个

用丢的手电筒，越怕黑，光越短

只有嗅觉灵敏的活物

看到依稀的白光。

一部分雪下到了白腹鸬鹚的身上

即使天下一片白

它的白依然属于铁水煮不烂的

细刺一样的斑斓。

松树的刺永远不会被雪吃掉

雪吃掉的只是死者

身体被吃空了，他过去是一棵树

现在是死树

而死去的头发变成了松针。

更多的雪下在地心以及

连着地心的寺院的院墙上

一个工头冒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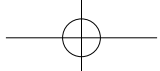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像一片孤单的树叶冒着火星

把这个也推倒！雪下在他的脸上

他手指指着虚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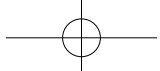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喂，我说你呢

下雪的下，你待在上面不冷吗



她的瀑布

她太邪恶了她的美形成了一个
地狱一样的小心眼。
这样她就有了两个小心眼：
一个放在锅里煮。
夜晚的时候她挑选了几件围巾
她说，天气冷的时候这些动物的尸体
拔下来的毛可以让美堕落的速度
慢一些
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她说，当她是石头的时候
整条瀑布在跳舞
瀑布不跳舞的时候月光就像地狱
忽明的灯火
映在她的脸上她的睫毛一闪一闪的
她依然是石头。
当她保留了这种灼伤的美
她看起来比石头还要静默。
她说，当她不是石头的时候
舞者依然在围着她转
她的身上长出了几条大河
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随着河水奔腾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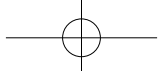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亦飘飘在人世

麦芒

黑暗颂

往往，在夏季和秋季之后
会出现一片短暂的空旷
这空旷由于
树的矗立
更显
意味
深长
仿佛有蜜
流淌

它使我拓展记忆和想象
向更北方
等待那种严寒
元音的
茁壮
无所
知觉
却扎根



坚硬

远非尽善尽美

然而

领略了各种

光线

的变化

不止一次我想说

是这雨

这湿

教导死者

如何真实享受黑暗人生

2000.11.29

澄清

五月，又是繁花

阳光洒下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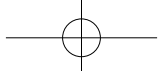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你我曾熟悉的颜色

加深这一切，记住这一切

那热，那光，那

温暖的眼神

飞鸟，那大地上



脉脉存在又默默消失的启示

那浊的一切，又澄清

那苦的一切，又甜蜜

凝视那解冻的

大海，辨认层出不穷的波涛

你我曾熟悉的悲欢

尽在其中

又是五月，蓝天

寥廓，拓展这一切，忘却这一切

2001.5.6

隐秘的哭泣

什么是生命中重要的意义？

请你倾听那些渺小的声音

青蛙的鸣叫，秋虫的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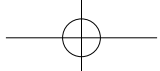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也包括那些几乎不出声的

书页翻动时的沙沙细响

情人赤裸对视时的脉脉无语

也包括那些常常被误解的

暴风雨抽打海洋的愤怒咆哮



黑夜面对死亡时的轻蔑憎恨

啊，纵使我一百次被质问
类似的问题，我也会一百次回答
请你倾听那些自我以外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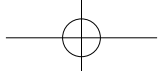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它们是自然和人类尊严的声音
哪怕那里藏有一丝隐秘的哭泣
哭泣来自重要的意义，别将这线索剪断抛弃

2001.5.6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春风吹我多快乐
遍采晓事与不晓事
枝头颤颤的虚荣花朵
我的歌声即为她们而发
愿她们每人都满足
哪管别的哎哟与唉呀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夏日晒我体健壮
沐浴小溪潺潺，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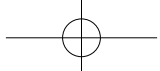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海无边，美人对我微笑
我的歌声即为她们而发
愿我能将她们每人都抱入怀
哪管别的阴郁与狂澜
我亦飘飘走在人间

我亦飘飘走在人间
秋天任我多高爽
随手摘苹果，酣睡浑不觉
成熟的夫人和赤裸少妇
我的歌声即为她们而发
愿我是她们每人的诚实爱侣
哪管别的忠与不忠情人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冬寒助我猛清醒
放眼四望皆死亡
惟有昔日难舍幻象
我的歌声即为她们而发
愿她们每人都纳藏我心底
哪管我将步入冰冷坟墓
我亦飘飘走在人世

2006.11.19



你是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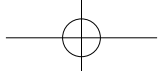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你是岛
会呼吸的岛
当你靠近我
我听得到海浪
悄悄的喧嚣

我们在同一黑暗中
即使我没看见你
你也没有看见我
那是因为我
正在你的眼睛后面
静静感受你
我就是你的眼睛

2006.11.28

我们肩并肩……

我们肩并肩坐在海湾礁石之上
眺望一艘快船匆匆出港
奔向茫茫水面那另一端的陆地
好似一个恋人
心急如焚地赴约
那里有一个甜美的爱人



一双渴望的手臂张开等待着拥抱

另一艘大船，缓慢地从那一端回返
沉思，迟疑，并不急于抵达
而是扫视打量着它周围经过的一切
这一切，它经过然而注定放弃
生命，仿佛最美好的都已留在身后
眼前即将到来的
只是从前的预感，变坏了的不变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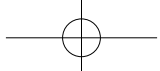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啊，亲爱的，你侧过头娇声问我
哪种人生才合我意，什么样的航程才算是
不快不慢

请看，请看就在离两艘船不远的地方
有一片白帆悠悠在海面上遨游
更无目的，更无欲求
仅仅是一双翅膀，上下搏击
在希望和失意的人生之中，飘逸自由

2007.5.29

什么是幸福？

不要向我
一个狂妄的诗人



布道
什么是希望或
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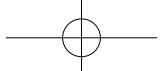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幸福在于
无论是深夜明月高升之际
任他人喃喃梦呓
亦或
拂晓时分纵目四望
走在属于
——或也许并不属于——
自己的草地上

任凭露珠
浸湿自己赤裸的双足

幸福在于
即使你是一个人
而且曾因
光天化日之下的
错失
被诅咒

你仍被爱
上下环绕

这就是



曾经囚于铁窗者
找到自由与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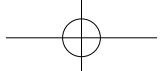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或是苦于
被土地羈累的走私者
终于
得以挣脱
舟行大海
遁忘
形骸

的感觉

2010.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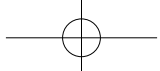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子夜穿过一条街时的随想

我在子夜时分穿过新伦敦的这条街
昔日我在子夜时分也曾这样穿过巴黎的一条街
也曾这样穿过罗马的一条街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种
安静寂寥的感觉
仿佛宇宙中只有这样一条街
仿佛只有子夜这条街才会这样
心甘情愿地从头到脚赤裸展开自己
就像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某条运河小巷曾经遭遇的那样



就像我在北京的长安大街上遭遇的那样
就像一条狗突然停住，眺望断断续续的街灯
仿佛心脏惟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怦怦直跳一样
而我在黑漆漆的夜里清醒十分
就像我是真正醒在梦里
走在水上，就像威尼斯海面上的一条船一样
就像满天星光的钻石最终被镶在一条精美的项链上一样
什么样的爱人将会佩戴上它
她将奔赴一场什么样的笑声喧哗杯盏碰撞的华宴
她可曾记得我这样子然一身
子夜穿过这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
任何一条街道的美妙感觉
(无须粉饰，无须雕琢)
哪怕没有她，这样一条街
也完全值得我像在墨西哥城里曾经穿过庄严的改革大道那样
或是在拉萨时那样一圈又一圈
无休止地沿着狭窄的八廓街循环
不管它是最长的一条街，还是最短的一条街
宇宙中只有这样一条街
就像希望和黎明曾经这样穿过一样
同样这样穿过的还有日落和死亡

2012.1.10



钟鼓楼

钟鼓楼

如果把你建在海上
那又会怎样？

把你建在海上
任你漂流
去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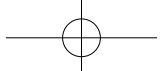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无须晨钟
无须暮鼓
只有波涛和海鸥

只有你对着
波涛镜中的自己
只有你们脉脉的爱情

钟鼓楼
谁说你离不开皇城
谁说你只属于北京

离开风沙
离开乌鸦
去看长城以外的世界

让沉船上的水手



瞻仰你
让鲨鱼吃惊地闭嘴

钟鼓楼
你们有如一对最初的兄妹
沐浴星光和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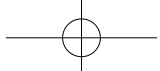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海上的
婚礼，就像一位迷失的诗人
曾经憧憬的那样

是蓝色的
不是金山，不是
岛屿

你已承负了
太多土地的前世
和今生

但不要掩饰
请大声随意告诉
每一个好奇的人

你自己的出身
就说是我
把你建在海上



284 《今天》总122期

无须晨钟
无须暮鼓
——钟鼓楼——

我只需要
你的心幸福
而且无忧

2012.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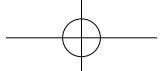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别样的爱情

我吻你
用内在的声音，不用嘴唇

我抱你
用空气，不用手臂

我思念你
用灌溉的花园，离开的鸟儿，无垠的天地，而非狭小的笼子和心

2013.7.23



雨中的消息

如果
你死在今天
无人能恰当评论，那是难纾的悲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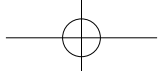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如果
你死在明天
但送信者尚在途中，那是惴惴不安的预言

如果
你死在昨天
缅怀很快就会蒸发成模糊的空白，几乎什么也没发生

然而
如果你死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根本没死，你早已改名换姓

雨中
静静伫立，一动不动
注视这不早不晚，不高不低，毫不奇怪的空荡人间

2013.8.30



来自一座岛的信

如果一首诗能够写得像一座岛那样

如果绕岛波涛没有边际

如果这就是我的沉默

如果我的沉默连根，抵着海的万顷重量

如果我不必说：“爱我的人请靠近我”

如果无论晴天还是暴雨之夜

仍有绝望的人怀抱地图梦着我

因为这是生命之岛，不管你知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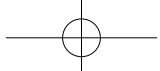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会在更加广阔的沉默里

支持着你，像一块不会沉没的石头

如果你在我这里度过一夜

你就会醒悟：诗是岛，不是词语的喧嚣

2013.9.8



不要用心写诗

不要用心写诗，尽管你是真心。诗不是用心写的。

不要用手写诗，你的手会写累的，而且适得其反。诗不是用手写的。

不要用耳、鼻、喉、舌写诗，如果没有眼睛的统摄，这些器官分开来只是废物，它们是被动的。

诗不是小丑，不是用残缺的五官写的。

不要用眼睛写诗，眼睛只是用来看的，如果一个美丽的女人让你联想到诗。但这个女人无论看起来多么美丽，本身并不是诗。

不要用脚和膝盖写诗，记住，如果你要保持高贵，你宁可不要写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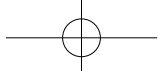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不要用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写诗，哪怕它很敏感，哪怕它按捺不住。它应该知道克制，而一旦忍耐不住，你就是暴露最差的人性。

不要用墨水写诗，也不要用鲜血，更不要用眼泪。

诗要求的是严苛与干燥，如同韩非子和赫拉克利特的格言所强调的那样。

不要用空气写诗，不要用自然中的事物去写诗。诗不是大自然。

不要用数学和政治写诗，数学太具体，政治太抽象。诗不是数学或



政治，或一切习俗常规。

不要用语言写诗。诗不是语言。

不要用沉默写诗。沉默很像诗，但谁能读懂沉默的深意呢？

不要用记忆写诗，也不要遗忘。记忆的是人，遗忘的也是人，诗应该有所不同。

不要用大海写诗，不要用盐写诗。诗不能奢望那么古老的东西。

不要写诗。鱼儿不写诗，鸟儿不写诗。

诗自己就在那儿，你不要写它。你不写它，它也在那儿。

我见过多少诗刻在死者的墓碑上，都是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像摇篮一样把生命慢慢筛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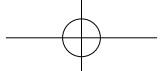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写也没用，诗隐去的时候，你喊没有用，诅咒更是徒劳。

2013.9.30

关于《蠢男子之歌》

也许

我总是很难



看到我所听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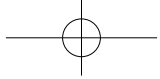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当我睁眼
看到天空下的雨
一滴连着
一滴
.....

我总是
听到
自己酗酒时曾经
惊动
血管里的
救火车
的
嘶喊

但那
不是歌
.....

起码
那不是
我曾经割腕写出的歌

那不是
我吐出的歌



不是我任梦解释的歌

.....

你无法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沉思

什么是铁屋子

什么是

无法原谅的爱

.....

我无法听到雨

而睁眼看到晴空

我无法相信彩虹

.....

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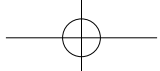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写歌的他

已不再是我

不过

它仍然是我的歌

2013.11.5



冬季人生的哲学奥秘

保尔对冬妮娅说：

“要是你真心爱我，不是闹着玩，我一定做你的好丈夫”

丽达对保尔说：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保尔把信撕碎了

保尔在公园里想用手枪自杀

然而，改变主意的他像迎接暴风雨的海燕那样
慷慨激昂地挑战：

“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

你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设法冲出这个铁环吗？”

“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

他既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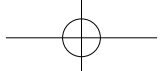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样，在临死的时候

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于是他瘫痪在床，双目失明，开始写作



我的朋友，炼成的红色钢铁最后在哪里？

黑的真理和白的谎言，两者的
界限在哪里？

我们都会死，未必每个人都会死在春天里

2014.2.22

观水

1

当我说水，我说的其实是山。当我说山，我说的其实是水。

2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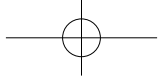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2014.11.15

致敬一艘雾中的船

雾中

船

多么美



雾中

海上航行的船

多么美

雾中

海上

无人看得见的船

多么美

雾中

岸上翻转的船

多么美

雾中

岸上

眺望彼岸的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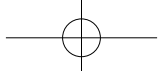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多么美

我

在雾中

拿起了

笔



村庄物语(组诗选)

世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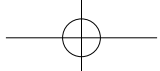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黑夜

当那些见不得光的事物在肆无忌惮地行进时
夜便降临了

夜的降临意味着：黑白不分
意味着作恶时留下的长长身影
可以轻而易举地抹掉
或者某处发出的惨叫，同样可以
被收入无边的死寂

夜的黑不是一下子就黑到底的
它总是一点点地黑，像积墨
是黑叠着黑，直至
黑，看不见了的黑

黑暗中，黑还在不断收集：
暴力、谎言、哀号、泪水……
黑的身上从未忌讳再增加一点黑



因为黑啊，只有一黑到底才能称为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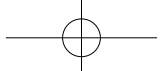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真正的黑，是黑不知道
另外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纵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众多的星光，依然在黑幕上方

2000.11.29

林中空地(二)

危险依然存在，打开时的
痛感，已愈来愈轻
周围反对的力量，有着
除也除不尽的活力
野草和杂树的根系
不遗余力地——冥顽不化的想法
不断地侵蚀着并不牢固的边缘

“它只活在自己痛苦的伤口里”
起初的裂缝——疼痛的觉醒
让它看见了漏光
照见了砾石、朽木……
一小块可以直立的平地
让它理解了黑暗，理解了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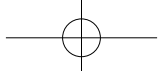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如何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杀人于无形

而那些沉睡的，又在集结
它们形成的合力，在四周
试探、合围、突破……试图
重新恢复原来的模样
重新把惊讶、赞叹——
那被照亮的空地湮没
在枝枝蔓蔓的酣睡中……

雷劈、火烧，要经过多少疼痛
要借助于多少偶然性
空地才得以敞开，才可能
让秘密大白于天下

当四周的黑暗再次光临，那疼痛
所唤起的记忆，失败的经历
将再次向沉默的安乐证明
忧虑并非一件可有可无的闲事

2018.10. 1



大地(二)

大地不欺人。速朽的
和那令人焦虑的，都一视同仁
没有比它更包容的故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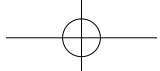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花朵和肉体任其开放而后凋谢
爱恨绵绵，总有枯竭的一刻
而大地，从不嘲弄

2018.12.3

蝉鸣

蝉鸣是密林的一个漏洞
那么坚定，不屈不挠地
把幽暗之处的真相传递出来
它必须一再地排除干扰，必须克服
巨大的恐惧，才能说出秘密的假象

大多时候，它们沉在漆黑的幕后
但这不是消失，而是酝酿
叶之网严密地防守着
筑起了一道道屏障
密林的厚实，足以压住
每一个探头的萌芽，足以



给眼睛制造更多的幻象

当蝉鸣结束林中压抑的沉默

从四面八方涌现

它细小的翅膀扇动

就撕开了一个明亮的口子

蝉鸣的出现突然、尖锐

仿佛有些偶然，仿佛一个奇迹

它的到来就可以让我们重新估量

那阴森的静默，那被施与魔咒的叠加态

它的到来就可以让我们相信

眼前高高筑起的墙总有坍塌的一刻

蝉鸣总要涌现，像一束光

2018.6.19

沙滩上的沙子

这众多的沉默，在大海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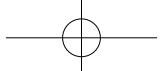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们希望它呐喊、歌唱

我们需要确认它在哪里

并且，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它们密集地紧挨着，多么弱小

几乎不能有任何想法



它们也无法叫喊，因为
绝对的隔绝湮没了它们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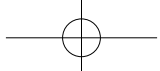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大海和海鸥的喧嚣如此巨大
只有沙子是无言的，它清楚
一切的伪善和甜蜜的谎言
——沙子呐喊时它是无声的

沙子是一直在呐喊的，只是
生了锈的耳朵在另一面
当他们铁了心的脸
被强行扭转过来
一定是某种力已经凝聚到了熔点
已经把本来迟钝的天平
拨向了另一边。那些沙子愤怒的质问
将没有什么能够遮盖

2018.6.30

小青藤

到了篱笆上，小青藤有了根据地
之前它小心翼翼，从泥土里探头
忍受昆虫的噬咬，艰难地
用几片嫩芽搭起了梯子



“只有阳光照耀的地方才值得活”

它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它

甚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怜悯从未在丛林的法则中产生

它被自由的意志带向了高处

柔软的触须最清楚四周的障碍，因为

它周围的否定力量具有高高在上的傲慢

小青藤攀上了篱笆，就拥有一片新天地

它看不见的脚爪，很快

就把那张绿色的大网

铺向所有的角落

2018.7.2

荷花

荷花从碧绿的荷池中升起

还可以升得更高些

一朵一朵，给单调的绿喷溅上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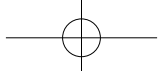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给一成不变的夏天，带来奇迹

它们的升起就是拓展

整个初夏，都那么畏葸

只有荷花从碧绿中升起

才点染了色彩、惊喜



才有了略微顺畅的呼吸

而在更早一些，这些被压抑的藕尖
在污泥的黑暗中，酝酿、潜行
努力越过石头的障碍
像我们的命运一样，拒绝
一连串的恐吓、洗劫
从污浊中，把自己洗净
从沉闷的深渊中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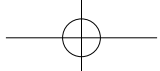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它分明也听见风的呼唤，摇摆
挣扎着，它从沉默的群体中
感受到力，正从块茎的通道
向它推送过来，把它举到了
乏味的荷塘上空。

2018.7.18

山坡上的一片竹林

像一座巨大的绿色喷池，借助
风的拂动，每一股喷泉
都在合奏一曲即兴的乐音

有时候风更加暴戾，而它们
轻轻的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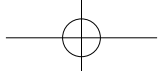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柔韧的身段就能化解于无形
并让演奏更接近华彩

风平浪静时，演奏让位
于情绪的酝酿：记忆
痛苦的经历，或某次砍伐
这些压抑在地下，快要腐朽的东西
便会通过根脉，重新送上枝头
那一夜间长出的新叶，是对
上一次激情的呼应
它们追随节眼的上升
不断叠加，苍翠之上的苍翠
时节虽然有长短
但雄心从未停息……

如若砍伐再次发生
也不会引起混乱，毕竟磨难
还未从生命中删除，而它们已经历
与催命的刀斧相比，生长的欲望
更加强烈、持久，短暂的生殖
足以形成新的合奏

201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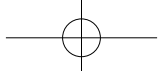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交叉路口

如果它静止，万千世界
陷于空寂；如果它沉默
万物和它们的纠葛
将暂时得到停歇
这个时候，它无限接近消失

如果此时它暴动
隐藏的黑夜就开始沸腾
所有的执拗互不兼容
交叉路口就来到书写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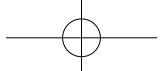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8.7.27



容器

谢炯

我不知道，我的天性不允许我知道
爱是没有形状的
我走在爱中，醉中，葡萄园中，从未想过
如何为爱捏造一个容器
当爱迎面而来
迎面扑来的风雪
我既无帽檐也无围巾
一双不合季节的鞋子，趟过泥泞
当爱离我远去，我是无形的
回归泥土，回归雪，甚至回归了水
流淌的我，怎么可能美丽？
满是泥泞和沙砾，怎么可能美丽？
我的水浑浊，我的爱不清
更要命的是，我无法捞起我自己
亲爱的，没有你
我将不知道我的爱
我将永远不知道我爱过你
当你，用你的容器
挽起我，你是否感觉沉重？
当你捧着走过香气斐然的紫罗兰



你是否矛盾过呢？你无法放下我
你永远都无法放下我，为了我
你保存着完美的自我
亲爱的，我的天性不允许我知道
云影，原野和寂寞
我的爱没有形状
除非你就是我的容器

2019.2.14

在玫瑰中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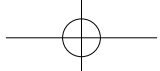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看见山坡下远方的大海
闪闪发光，紫菊枯谢

我看见风暴中不可移动的大海
贝壳灌音，碎银流泻

涨潮的海，退潮的海
深渊内部晦暗的大海

热烈渴求却身陷绝境的大海
我看见它被一个钓海的人拉在线上

晃动如巨大的芭蕉叶
我看见它被抛进小小的木桶



碎片哀声叹气
摇晃后再度成为统一的大海

而我的鞋底并没有沙
脚干干净净，头发纹丝不乱

而我闭着眼
只为看见更多，更多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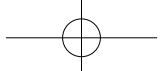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9.1.8

黑色赋

我喜欢黑色
比黑夜更纯粹
比孤独更彻底

我喜欢
黎明前的黑暗之色
那辽阔无限的不可预测
黑水 恶狠狠地拍打孤岛
黑手 开裂在雪白的粉墙
黑影 火的剪影

我喜欢沉陷于黑色
仿佛用光了五彩缤纷的白昼



仿佛厌倦了花朵盛开的理由
仿佛一张残缺不全的老唱片

只有黑色能够覆盖 能够贴近
能够被一个穿黑衣的人揣在怀里
摸黑走过山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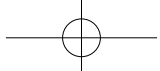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2017.12.1

风暴号

沙滩上，停着一条船。

黑色的桅杆
倾斜，几乎被阳光压弯了
四扇小玻璃窗亮的发烫。
白色帆布，仿佛夏天胡乱卷起的牛仔裤管
露出草率的粗线头
一面绣有天堂鸟的三角旗
垂在碎贝壳脚下。无风，无水，到处是沙。

“有人吗？有人吗？”她喊了几声
无人回答。她刚看过一部电影
士兵们躲在搁浅的船舱里
等待潮汛。尸横遍野
只有士兵的船飘进了大海



但是，船开始进水……

一种灾难和另一个灾难中间
不存在时间的恍惚和诧异

她钻下船舱
暗红的，埋藏许久的光
几只空塑料袋被她吓得上下扑腾
“有人吗？有人吗？”喊声回荡
她一遍一遍地摸索板壁
然后脱下外套，裙子，内衣，胸罩
短裤，堵住每一个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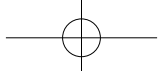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涨潮了。

2018.12.20

秋语三叠

一、问秋

船泊坞静，湖面空阔，野鹭过处
倒影如墨
登高
远眺群峰凋零



鹭啊，你不觉得秋天很残酷么？

夕阳温柔

山林一片金黄，有几株深红

往果园深处走——

鹭啊

没有秋天

我们还会小心翼翼地摘下苹果

将所有希望寄存进种子么？

鹭啊，我们还会爱得如此深么？

二、叹秋

第一片树叶落下时

我以为是偶然

千万片树叶随风飘散时

我以为是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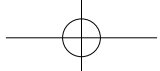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银杏变黄闪闪烁烁时

我以为是太阳

哦，我内心的秋色并不苍凉！

即使我在目送你

离我而去



三、送秋

悲乎，哀乎

雨后初霁，万木归箕

叶，烤焦的一面依然流着酒红

死亡是一门艺术

生和重生

今天，我想做的是将落叶归拢

碾成粉末，撒入泥土

然后直起腰

仿佛一根从土里钻出的野芦，抬头送鹭

2017.10.10 写

2018.9.5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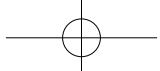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沙沙作响

我是我自己

瑟瑟发抖的影子

日晷尚未和大地妥协之前

落叶织成的金缕衣，沙沙作响



我是我有过和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切
包括舌尖上深刻的恐惧

我是我自己的秋天
敲锣打鼓的世界，仿佛在询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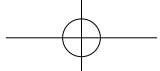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意义到底能否自动呈现。那么等吧，
等等看吧，等到秋响得更加大声一点

2017.10.26

破冰者

晚些时候
将下雪
然后是一场大雨
净化世界的愿望将被冻结

破冰者们
用尖锥戳着厚厚的冰层
我看见他们这样做已有许多个年代了
却只凿出一两个小洞
我曾经以为他们是徒劳的
冰层却突然开裂
从底部向上



—— 开裂

2017.12.5

最后的掘墓人

啊，六月！

昨日的咸鱼翻身上岸

钢铎亮 子弹出膛

血管中 芭乐几度开裂

人群焦灼如蚁 流出广场

宛如流向神经末梢上沉默的啜泣

啊，六月！

最后的掘墓人

穿过牙齿磨得嘎嘎响的土壤

穿过象牙般的白骨 珍珠般的血滴

穿过颊壁 植物和植物人的记忆

穿过长长的楚辞离骚赤壁赋

独自来到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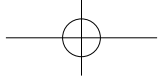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啊，广场！

空无一人的广场

连回音都没有了的广场

每块地砖打磨整齐统一的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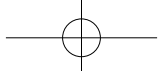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华灯初上熏风荡漾的广场



旗帜永远高高飘扬的广场
蔷薇熟烂腥臊的广场

啊，最后的掘墓人！
你独自走进被遗忘的广场
两鬓斑白 心如棉花
你是否依然有眼睛？
你是否依然有铁镐？
你是否依然会挖掘那朵
六月的恶之花？

2018.6.4



我的左手蔑视右手(组诗)

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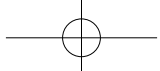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时间书

自从美国人登上月球
半个世纪又
过去了。

我的妈妈在养老院，说起那一年
九大召开。游行庆祝的人群
通宵达旦，火把映红了
整个夜空。

她越来越健忘，却唠叨着
桂花树和嫦娥。但她
至今不知道
那艘叫阿波罗的飞船。

那一年，阿姆斯特朗
在月球上小心弹跳
而我4岁，扛起红缨枪
学会了摸爬滚打。



漂流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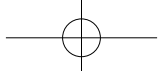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有不有比上帝更好的神
有不有比菩提树更小的寺庙
有不有比死亡更迅捷的运载工具
有不有比两性更着迷的关系……

我在忘川河边，扔下的这些瓶子
至今还在漂流
若它们回不到人类的手中，那么
大自然就永远多出一点点
超自然的东西

那些依附地表的……

天空慢慢变成所是的样子
它也慢慢地恢复它曾经的样子
现在，弯曲的事物离开自己的位置
来到我的内心啜饮。
它们可能是一个乞丐，一条心电图
或一群连绵的山脉。
可无论怎样，它们也只是
这颗星球上的事物。

就像此刻，MU2686航班上
我因一个人而内心发软



透过舷窗，我打量脚下的大地
想着无论好人和坏人，他们
也只是一生，他们都是
依附于地表的物种……

偶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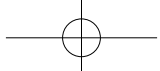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每年有三百种濒危的物种灭绝
每天有数百颗恒星在衰亡
每分钟都有人死于非命……

卡在这每年、每天、每秒里
一只老鼠依然顺着下水管觅食，一群大妈
依然在跳广场舞，一颗人造卫星
也抵达预定的位置

躺在她的床上，我为没有
把自己统计进去，而感不安
我们靠拢，像求生
做爱，像销赃

老年

参观我们的身体，发现很久
没有做爱了。



气象卫星也带来报告
——北极上空的臭氧层
出现了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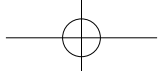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海平面上升、水土流失、人口老龄化……
全球性的问题
着陆老年
成为身体性的问题。

而我的老友，还在用退休金
同帕金森病搏斗。
我年迈的杂毛狗，也刚刚在宠物医院
做完白内障手术。

而时间的副作用，在我们的身体里
反射它的寒意。
——“感激老者因为他们英雄般地
忍受到最后”。我用一位诺奖诗人的话
嘉奖自己。

关掉灯，回到习惯的床上
我们聊到了傅达仁，一个台湾的老牌艺人
在情人、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
前往瑞士
实现了自己的安乐死。

.....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

在一个重力统治的世界
秤砣的地位
似乎不容置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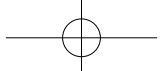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而此刻，“联盟”号上的宇航员
正在太空漂走
哈勃望远镜传来消息
宇宙中所有的天体之间
都在急剧地扩离……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牛顿看到了苹果，爱因斯坦看到了光速
霍金看到了黑洞
他们还没有看到的，我们还得
继续往前看

——继续往前看
是的，朋友
这是必须的主题

我的左手蔑视右手

对于死去的孩子们，我愿尽快地忘掉他们
愿他们从此独挡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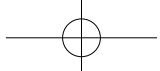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如果不能，就希望他们更加地无知
有时候，诗歌并不光彩
特别是我们轻易地动用“天堂”和“胜利”之类的字眼
死本身没有胜利，也没有天堂
看看那些父母眼神里的空洞吧，看看
他们一夜白头
你就明白，写作真的可以弃之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左手蔑视右手

论进化

花朵，是植物的性器官。
狗有两张脸，它把快乐和沮丧
写在尾巴上。

而我们的优越
还够不着这怒放，这坦荡
这天然的自由。

突然羞愧了。
人类依然在进化论中昂首阔步
而我唯一确定的
每一个肉身，都在衰退。



纪念起诉之夜

前东德的秘密警察，并没料到
柏林墙的最后一夜
会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 pa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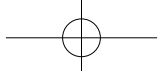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那么多的天鹅绒
更换着那么老的铁幕……”
拉闸的夜晚，我敲出这句话
可键盘告诉我：如果没有射钉枪的节奏
它就是病句。

让矛盾的东西变得连贯，并非易事
不妨将这些关键词
交给还在守夜的你们去完成吧
——墙。天鹅绒。射钉枪。
墙。天鹅绒。射钉枪……

庆祝无意义：纪念陶春霞

你对世界没有高潮了，这并非
阴道的失败。

活着依然是一款情趣用品
死亡是另一款。



你只是用了它们，你只是
不想再用。

现在，不谈论你，是对你
最好的尊重。
那么，举杯吧
就此庆祝我们的无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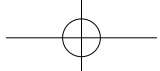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但偶尔，我还是忍不住去想
你是那么小的小姑娘。

偶尔，我们还会提起
你天才的年轻，天才的厌倦
天才的抑郁症……

月亮

我有一块遥远的不动产，一个户头
开在天空的账号。
打那儿，我转出了第一张支票
——一个孩子对未来的好奇，后来
我又把童年永久地
储存在其中。

我讨厌又喜欢人们提到“阿波罗”飞船
尽管那个叫阿姆斯特朗的美国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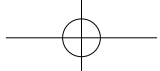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那是一块荒凉的不毛之地
可我的想象力
足以战胜过于实在的东西。

一个一贫如洗的人
怎么可以富可敌国。
想想梦幻、故园、爱的无价之宝……
它们滚动的利息
让我在富足的人群中
也变得丰厚。

但有时候，我收藏故土
故土已经贬值。
我储存爱，爱在物质里
已通货膨胀……

一个再次破产的人能说什么
我说我还是幸运儿，总受到眷顾
最终我遇到了
那个我一直在等待的人
她像月亮一样的轻盈，为我倾泻
银色的光辉。
我渴望她的重组、收购
并彻底地把我
控股……



小情诗

我怀上了你
无法堕胎。

一个男人
怀上一个女人
无法堕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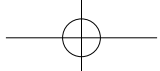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神说，你尚未成形
我已晓你

我已晓你
——我怀上的
是我的神……

世界

12路车经过植物园、钟研所、红专路小区
八里村、纬二街、小寨站、草场坡
南门口、钟楼、莲湖公园、玉祥门……
这是在西安。

12路车经过机械厂、临调院、兵团新区、
七三二公司、拥军路、水利厅农场、太阳工贸
生态村、豪门家具城、福利棉花厂、东风社区、儿童福利院站……



这是在乌鲁木齐。

12路车经过农贸中心、南医大二附院、热河路

兴中门、水关桥、方家营、南堡公园

金陵六村、上元门、五塘广场……

这是在南京。

12路车经过步行街、夷陵饭店、火车海关站、鑫昌大市场

高新区、易中广场、石板村、清江润城、梅子垭水库、

东方广场、夷陵国际、梅岭新村……

这是在宜昌。

12路车经过河滨公园、果菜市场、光仁國小、青年路

中正新城、国兴路、厦安里、林森路口、

台北大学、长庚医院、民生社区活动中心、新益里……

这是在台北。

12路车经过梅达尔街、惠灵顿博物馆、圣玛丽医院

海德公园、爱丁堡门、马里勒本站、贝尔格雷夫广场

皇家地理学院、北泰晤士河、艾伯特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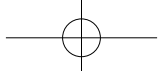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是在伦敦。

从一个类比的世界中，我取出不同的脸

他们会在不同12路车上相遇

但西安的12路，永远无法遇到

台北的12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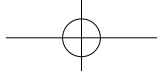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空间站

她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床上
打来电话。话筒流淌刚刚步出
浴缸的形状和雾气
她聊起 iPhone7 的玫瑰金和迷幻外观
而我想着她浴巾里的小生物
她身上的香水和宝马一样的臀部
她从不触摸书籍的手，钟情
购物清单和“爱喜”香烟
一个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和佩索阿的女人
总能让我变成大象。激发我使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总是疯狂地剥掉对方，像捆绑式的
火箭喷射火焰
每一次我都感到踏上了征服太空之旅
但她从来不是发光的天体，而是昂贵的
对接空间站

咏叹调

铁丝网
绷带
雨刮器
避雷针
望乡台



穷人的晚餐
敌人的女儿……

今夜，这些重的、疼痛的、没有声音的
它们像骆驼弯腰
慢慢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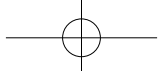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如是说

所有的语言
都知道我们的一切

即使有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
你也要顺着日文和德语
靠近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
靠近贝多芬的热情和康德的道德律

更多的时候，国家不等于祖国
它们的区别
是斯大林与柴可夫斯基的区别
是坦克与芭蕾、手风琴和白桦林的区别

从这样的区别中
升起了但丁、曼德拉、哈维尔、布罗茨基和赫塔·米勒……
正是这些被国家拒绝的人
活出了



所有人的祖国

客观性

太阳系有八大行星

人体有206块骨头

蜂鸟的振翅达到每秒80次

蜉蝣的一生也就十几个小时

来自甘肃的煤窑工张德清

尸体从矿井里刨出

身上有7处骨折，和9块8毛的现金

物理的世界不为所动

——地球依旧按原来的速度公转

国家的《新闻联播》，也在晚间七点

准时地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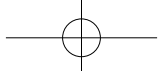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给晓坤

吾友晓坤，滇人。言讷，貌黑。

他眼光可以杀人，眉宇间

能跳出景阳冈的大虫

但心底却有



七级浮屠。

那年在酷热的三亚，我们终相遇

饮而散。

他返入滇东一隅，继续

吃酒、吃茶，吃人世的温藉和良苦。

某一日，在鄂西

见到一尊祥云伏虎的门神

甚觉眼热。

不禁脱口而出：此乃晓坤是也！

是夜，入梦。

鄂西与滇东间的山高水长

竟化作一幅《雪夜访戴》图……

所多玛，所多玛

怎样用一个米沃什，兑换“另一个欧洲”

那块大陆上曾发生的，也是我们还在继续的

有时候，波兰就是捷克，匈牙利就是罗马尼亚，华沙就是北京

前几天读策兰，我震惊他直接从宇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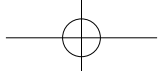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提取人类的黑洞

这个历经死亡营的犹太人，因为人的恶

而把奥斯维辛背负到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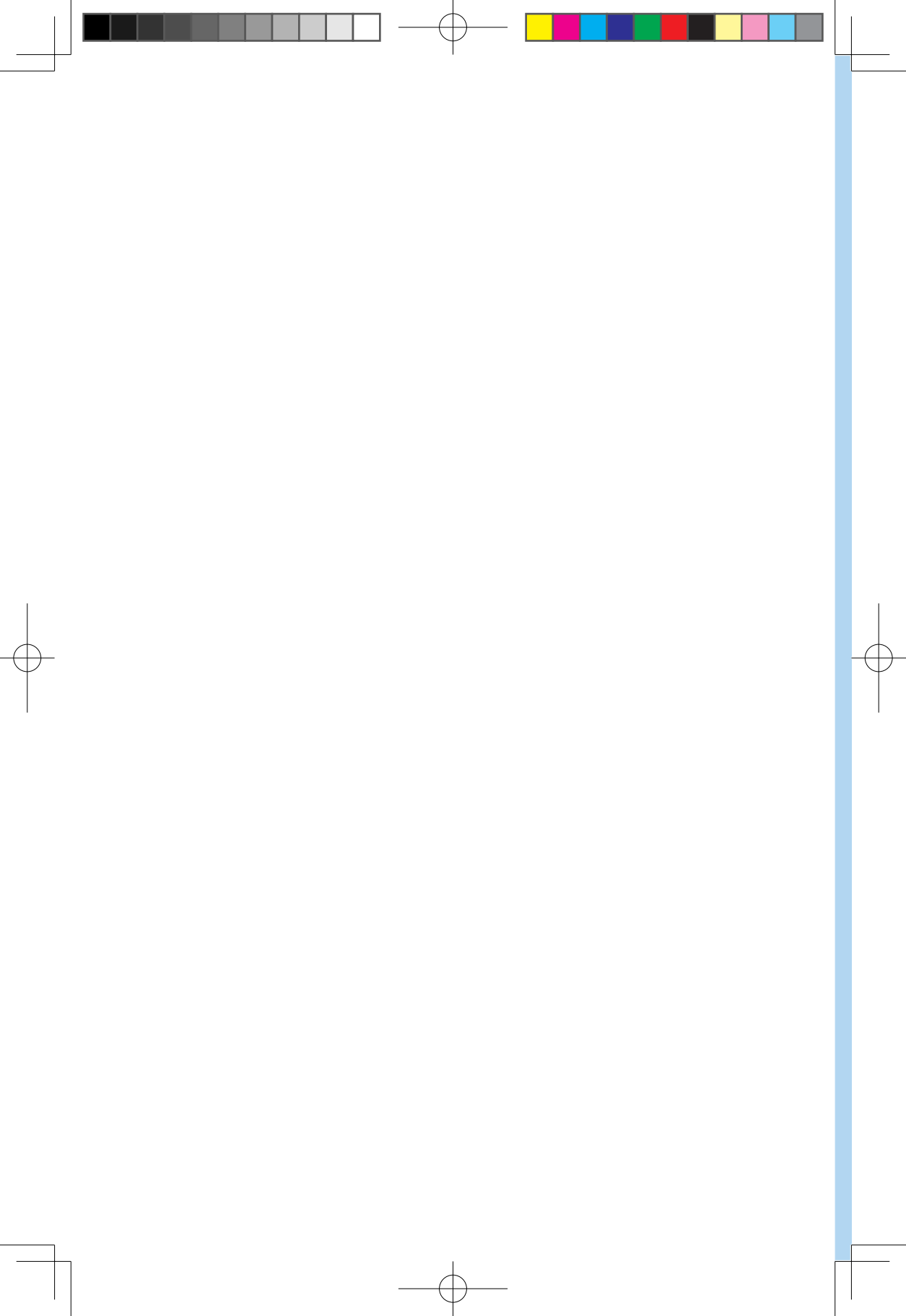
难怪布罗茨基说：疼痛是传记性的，喊声是非个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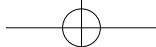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难怪朵渔也愤然：写小诗令人发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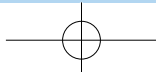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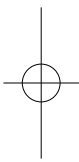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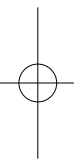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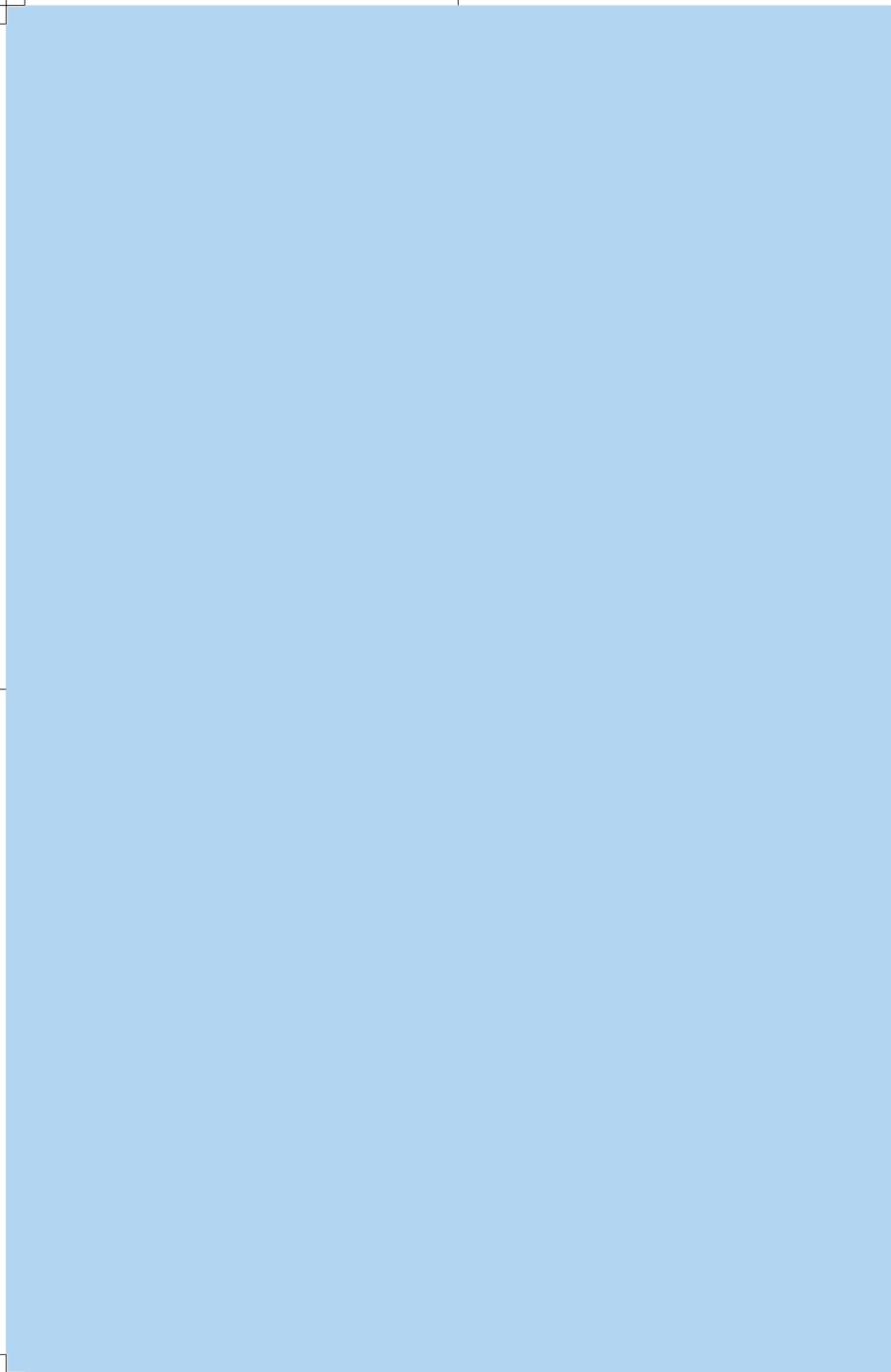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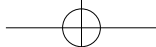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这些泥沙中的诗人，让我引以为傲
他们之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词语
都是断头台
是核废料
是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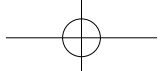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论到末日。我想起2009年夏季
日全食临头
人类在天空下，目睹了天空的死去活来
那一刻，不可一世的太阳也有灭顶之象
那一刻，我看见上帝从头上走过
像走过罪孽深重的索多玛城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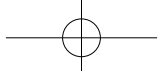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虎变

孙一圣

说话的人在说话，喝酒的人正喝酒，他们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他妈的我，我不想说话，也不会喝酒。我不得不喝，不然狗日的横三不贷款子给我。我差不多醉了，横三还没过瘾。真他妈有钱王八坐上君，无钱君子下流胚，我点头哈腰伺候钱大爷，他高举酒杯跟我喊：“来来来，走一个。”我一口闷了，肚子又他妈给人怼了一拳。我叫婆娘再整一箱啤酒来，狗日的磨磨蹭蹭，拉个驴脸给毬看。啤酒来了，北风也溜了来，门给老子杠严了，寒冬吱吱嘎嘎狗一样要进来。电视机讲故事，里头人打电话，他们再挣也出不来。电视机上头搁着尘封的电话机，红红彤彤，也沉沉默默。我说：“酒我不能再喝了，给你说个故事吧。我多说一句，就少喝一口。以电话为号，要是电话响了，故事没说完，我立马住口，咱们接着喝；要是故事说完了，电话还没响，咱就不喝了，成不成？”横三说：“有意思有意思。”我放下杯中酒，说：“故事是别人的故事，话得我来说，我不想说话，说他是头一回，我发誓说完说不完我都做哑巴，再也不说话。说起来这人才没话，怨不得我多嘴，因为人人都说他婆娘咬断了他的鸡巴。”横三说：“有意思有意思。”

幸好镇子给火车劈开了，差点拽跑喽。火车每天停靠三分钟，你要待里头，火车呜呜地慢慢停下，透过车窗你会看到巨大的墙上，写着小得可怜的“山推”，你一直看着“山推”这两字，脑瓜子一片白，也许是个机械厂，或者上市公司，世界五百强。况且人也都不见了，况且况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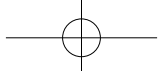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况且……火车前进了，“山推”在后退，仿佛火车是因为山推动的。“山推”没动，留给镇子叫山推。

山推不算大，过年足够了，好像别的地方从没有年。年嘛总跟大片大片的雪一块降下，雪越厚，年也越有味儿。过年一共分两步，去旧和迎新。第二步穿好新衣裳，快呀快呀跑出去，爆竹轻快地炸，火药的香味叫人担心拧坏了孩子们的鼻子。第一步祭祖或拜神，求个好年景。祭祀的供品除香烛、瓜果和酒蔬外，便是牲礼，牲礼是什么，猪猪猪啊。猪！为此，杀猪乃一年之压轴，杀猪匠也比任何时候都离我们近了。无论哪里，有屎粪就有屎壳郎，有头发就有剃头匠，有婊子就有嫖客，有了猪当然有杀猪匠。杀猪匠大都是祖传，跟姓一扁样，靠遗传。现在的人都不孝，随随便便宰了猪，杀猪匠也越来越少，几乎绝迹了。

杀猪吃力气，杀猪匠无不膀大腰圆，身强体壮，大都搭帮结伙。几个人把猪撂翻，上凳，捅刀，放血，拔毛，分边，调肠，分肉……动作麻利，众人无不击节瞠目。孩子们从大人膝盖的地方看这些，以为看到大人们当众脱掉裤子到膝盖，把屁股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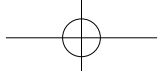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杀猪顶重要的是杀年猪。以往家家户户都会杀猪过年，每年腊月，山推从早到晚都响满猪嚎。杀年猪是每家的大事。屠杀是否顺利，干系主家来年的运气。因此，杀猪匠是关节，要是杀猪杀到一半，让猪挣脱了，要不跟人拼命，要不撒丫子跑喽。一条大街没别的，竟是疯猪狂奔，猪血狂飙，所有人在后面紧追，可不成。为求稳妥，人们总会请他。他是哪个。他不是杀猪的料，腰间别一册翻烂的《水浒》，他最不爱的人物是武松，最爱的人物是林冲。他的姓不是林冲的，也不是自己的，他不姓林，更不是谁的妹妹，人人都管他叫林妹妹，好像他是《红楼梦》的妹妹，生生把爹妈给的名姓拦下了。他瘦小伶仃，戴一副近视眼镜，死死盯住自己的布鞋，生怕丢了哪一只，黑色扎脚裤把他一下升到腰间，提肩搭了一件干净的白色的确良衬衫。这个书呆子，屁事干不成，他爹死后继承了镇上的肉铺，这么个人，猪面前一站，往肉铺后头



一搁，细细一琢磨真恐怖啊。这么个人，如何杀猪。须得主家亲身上阵或者雇帮工了，他直管杀。他的绝技是盲杀。他盲，猪也盲，每次杀猪他都扯一块红布给猪蒙上，猪嘴也给堵严实，那也嚎着，老实不了。他磨刀上水，他的刀磨得真好，搂把干草尝一尝刀刃，速度是如此之快，快过刀锋。看不到他也知道捅哪儿，从不失手。你要有幸看到，那把刀，隔着布匹，直击心脏，猪罗顷刻毙命。猪血流了一大盆，一股强大的海鲜的腥味扑扑腾腾，像一群男女聚众淫乱的场面，这头猪肯定是为情而死的，因为钟情它把性欲都困在肉里。这叫杀猪杀肚子，各有各的道。过后，他还要就着猪蹄吹气，把猪胀得溜圆，开水一烫好拔毛。活干完了，他身上滴血不沾，白衬衫彬彬有礼地把他提走了。

不杀猪的日子，林妹妹就站在肉铺后头。整条街都是肉铺，他的是最差的门脸。铺位上挂着一排猪肉，那册《水浒》挂在最边上，油腻、翻卷，努力接近猪肉的形态。那副近视眼镜白晃晃地跨在他的鼻梁上，白衬衫洁净得像是竭尽全力把肉铺向外推开，一点看不出他是杀猪好手。肉铺生意并不好。

林妹妹不喜欢卖肉，不喜欢杀猪，也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打小爱认字，认字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小学没上完，字还没学全，他爹勒令他退了学。三年以后一个夏日的晌午，他跟他爹去杀猪，杀完猪他爹蹲在磨盘上抽烟。为了平等，他被父亲的高度拽了下来。主家刚跨过门槛，就进了屋，像被谁推了一把，很快消失不见。他说：“我想上学。”他爹在抽烟，他说：“我想上学。”他爹看他一眼：“上什么上，识字越多越祸害。”他说：“我想上学。”他爹说：“好了好了，学也不是想上就上的，回头我去学校找老师问问。”主家的脑袋从屋里探出来，阳光噼里啪啦浇头上，他以为主家给阴影砍了头。主家的脑袋转了一转，同时，屋顶上方也飘来一朵白云。他站了起来，认为自己长高长大了，足以高到主家的高度，指向主家的手指与地平行，声音从上面飘下来：“喏，这就是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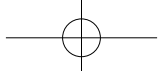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林妹妹的第二次上学勉强撑到初中毕业，再游荡几年，他琢磨去当兵。他爹不让，老支书更不同意。老支书给县里报了两个名额，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另一个是会计的儿子。这俩货一个近视，斗大个E瞧不见，一个心脏长在了右边，都他妈喇掉了。体检那天他以送行的名义跟着去了县上武装部，也活该他捡了漏。他在安徽亳州的山谷里当了五年兵，一心要出人头地，想考士官，因为底子薄，数学委实一窍不通，闭门造了一年多没屁长进，狗日的眼睛也熬坏了。只剩下转志愿兵一条道，又逢志愿兵改制，使他错失了长留部队的机会。此后，林妹妹天天去河边等待打台湾，水深及腰，每个四下无人的下午他都跳进河里握住鸡巴对着流水打手枪，因为昨天他从战友的枕头底下发现一册《肉蒲团》，读到心慌耳热的地方，他发现字都是他认得的字，换个地方再次见到，竟然如此温润、狡黠，窝满秘密。河水干燥、拥挤。每次他的鸡巴都腾一下跳出来，好像之前的鸡巴从来没有过，射出的精液像跃出水面的鱼，重新落入水中再也不见了。只剩一片净蓝的天。

每次过后，他都想哭，涌出一阵浓烈的悔恨和绝望，害怕河水悄悄溜走。他觉着所有女人也都从他身边悄悄溜走了。

终于，等来一场对越反击战，林妹妹又被排除在外。他看不到明天，装瘸不出操，连长指导员每天找他谈话，他一声不吭，出门进门一瘸一拐。惊动团长把他派给后勤做伙夫，专司杀猪。无事翻闲书。复原回家那天，和平到处都是，他带回两箱子东西，他爹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全是书，除了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水浒》，两册《辞源》（按例该四册，当年只出到两册）。

回了家他的腿还是瘸的，瘸得不厉害，丢了一只鞋那种瘸。如果不是因为他瘸了这么一点，不会有人发现他那路走得——可真好。他觉着他的那条好腿已经离开他，离开大地，永留部队浪荡了，跟他当真参加了对越反击战有幸被一颗子弹贯穿了胫骨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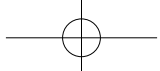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凭空响了，像一群孩子给我们头上抛的许许多多石头，这么多石头升到最高处是要稀里哗啦跌落下来的，吓得我们发抖。我起身关掉电视，电话铃声戛然而止，眼睁睁看到那么多石头凭空消失。他妈的，真以为电话响了呢。横三又打开电视，并把电视的音量调小了一些，相等数量的但被拧小一个倍数的石头霍然出现，接着刚才的高度向上爬升。不管它，它响它的，咱说咱的，我说哪了，你也忘了？算了算了，再开另一个头好了。……铃铃——，“喂。”电话被人接上。

山东的男人都死绝了，我老婆决定回四川。

反正她是六百块钱买来的，每回听到她都纠正说八百。她说她决定回去是因为穷，当初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也是因为穷，本来以为能过上好日子，还他妈是苦日子。她累死累活，贴补家里，总不够用。她在镇上开一家理发店，手艺不好，几乎没人来。理发的工具摆在那儿，毫无分量，她只好扯了一匹白色布帘挂在房间当中，隔出一小块空地卖逼挣钱。

谁都知道，我老婆大嘴巴，说话特别多。万万不能让她逮着你，你可跑不掉。她要看见谁，张口就来，不给对方喘息。每次换气都有几个“不骗你，真的”冒泡。她不为告诉你什么，也不解决什么，只是有话要说。被太多看不见的线拉扯，你一走她也走，挣不脱，撕不开，浓得像浆糊。因为话多，她的嗓子常年嘶哑，这也拦不住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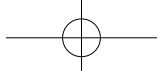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一场地震毁了她，地震只光顾了几户人家。她都穷成那样了，她想不通为什么还有人打她的主意。她像平时一样来到理发店，开门看到店里一派狼藉，她一定心平气和了一小会，心脏也跟着少跳了一下。她向派出所报了案，下面是她的陈述，这份笔录像是给小学生涂改不少，根本不是她的语气：“我看到地震发生在房子里。我只看到一部分地震。地震从天而降，跳进窗户，因为窗玻璃碎掉了，跳到天花板上，因为白



炽灯在摇晃，地震从灯泡上滑下来，摔倒在地板上，像个跤手要把我撂倒。地震如同电流，从地板传导，透过双脚，直达我的头顶，冲破脑壳，喷到天花板上。地震从天花板上退走，匆匆又从窗户跳逃了。看来地震是个小偷，从不走门。当我检查房间，我的全部家当都给偷走了。我不想承认，只愿接受地震是只小鸟，从窗户飞走了，回到它的天上去，不留一片羽毛。白炽灯还亮着，闪都没闪一下。我正躲在墙角，瑟瑟发抖，我不打算出来了。”像事后推理，也有现场还原的嫌疑。看来她被吓坏了，就被偷了几毛钱，却宁肯那是个强盗。

这个下午出奇地安静，阳光也好得过分。我老婆走在发烫的柏油路上，来到发烫的派出所，坐进椅子上，把双腿并排放好。只小张一人当班，他在拿扑克做演算，遇到对子就收走。这张扑克缺的一角，把数字也带走了。他打开落地扇，扇头开始缓缓摇摆，像多了一个摁一下开关就开工的同事，一会摸摸小张的头，一会把我老婆的胸脯往两边推，一会又搞得桌上的一叠纸张颤颤抖抖。我老婆她说话老重复，仿佛是在检验这句话。小张耐心听着，记录在册。他把风扇调到最大档，风扇有点可怕，像发了疯癫症。让她签完字，再也不能更改似的，小张拿来一个杯子压住它们。我老婆哭哭啼啼，希望从小张身上拿回这笔钱，像突然想起什么说，“这里头也有你的钱啊。”这么一说，她哭得更狠了，像唤醒了她的性欲。实则不然，她难以启齿，她再也不能禽逼了，她被偷走的不是她的钱，是她的屁，她的屁被小偷剝走了碗口那么大，一滴都不剩。狗日的个屁养的。

路上没人，两旁的田野看起来很相似，被阳光照得很干净，干净得像整个世界蒸发不见了。我老婆心情不好，走哪都觉着踩到了地震。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小婉吧，好像她忘记了这是她的名字。她兜兜转转，无处可去了，只好来到她的情人家。她喜欢她的情人，尽管他没什么用。她的情人有个小得可怜的小鸡鸡，就像一朵小蘑菇。她让他禽她，从来不收钱。她不收钱不因为他是她的情人，也不因为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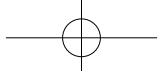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爱他，而是他拥有一个非常小的小鸡鸡。每次她都不知道他进来了，哪个洞都吃不准。他这个人糟糕透顶，但拥有一条完美的小鸡鸡，每次看到它，她几乎要哭了，一直盯着看，它吃素般洁净，它又莹白，被她的目光剥了皮似的竖在那里。她再也不想找他了，兴许任何地方都比他那里令她高兴。

她的情人刚从医院出来，正走在沥青路上。

回到家里，他发现我老婆正在客厅等他。他们没脱去对方的衣物，没有接吻，也没有做爱。他问她：“吃了吗。”她说：“吃过了。”然后，他们开始看电视，电视比他们想象的精彩。有时他看看门，铁门铁锁，导热良好，担心谁将破门而入。头顶的三叶吊扇坏了，无论调多大档只是乏乏地转着，这样的速率让他数出五片叶子。他们因为天热，脱去了衣物。她的情人还是很热，想去洗澡，想到伤口还在流血，就问她要不要洗澡。她早进去了，他竟然没注意，她出来的时候只穿了个三角内裤，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毫无保留地裸给他看，甚至有些无耻，只有那条花边内裤害羞得陷进她的肉里。她说，浴室里没有肥皂了。

他想起来了，就搁一周前，他去县城。回去时他在路边等车，抽了两支烟，不见车来，闲着也是闲着，他穿过马路走进了个精品小屋，墙壁装潢得粉粉嫩嫩的，货架上摆满了女士商品。店主是个姑娘，装扮得好像是墙壁的一部分。他硬着头皮走进更里面，又尴尬地离开，不想竟看到一块肥肉。这是一块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肥肉。可能已经呆了很久，仿佛只要呆得足够久，它就能开口说话。他问店主：“那块肥肉多少钱？”她说：“七块钱。”他说：“太贵了。”她说：“贵是贵，是块好东西。”要不是因为他兜里正好有这么多钱，他是不会买的。他付了十块钱，把肥肉装进口袋，接下姑娘找他的零钱。还能再买一包哈德门，他想。事实上，这三枚硬币他付了车钱。坐在开往回家的公交车里，口袋里再也没了硬币的撞击声，回响他脑壳的是店主的一句话，姑娘说：“它不是肥肉，那是一块肥皂。”



他想不起来肥皂搁哪了，几乎把房间兜底翻了一遍，厨房也没放过，什么都没找到。我老婆已经洗完澡出来了。他问她：“那天我买的一块肥肉你见了么？”她说：“碗里那块吗？”他想他确实搁碗里了，哪只碗呢，那么多只碗。她说：“我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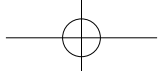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老婆洗了三遍澡，每次出来还都是她。他紧紧地盯住她，生怕她被人调了三次包，她还是那个全身滚烫的女人，脚下的地板沸腾般地颤抖。最后一回，他偷偷打开浴室门，也偷偷看她——似乎他才突然发现他是她的情人——许多水从她身上倾泻流下，像无数个微型的、嚎叫不休的小猪崽不停地从她身体里冒出来，迅疾地爬过她的身体。她扭头一笑，光溜溜的身子啊，捏到挂脖子的一小块青玉，说：“好不好看，才十块哩。”

好了好了，我说不下去了，我承认我承认，我婆娘没情人。这他娘的情人是她丈夫，她也并非我婆娘，她是林妹妹的老婆。你知道。我怕太枯燥，才想了这么个讲法，不然早他妈睡着了。我们言归正传，该是杀猪匠就是杀猪匠，该是林妹妹就是林妹妹，绝不要花枪。

杀猪匠每隔一阵就会进城，是一个和尚把他领进门。

他十指紧扣，不愿出门。鹏飞他爹哗啦啦蹿上来，铁链毗溜蹬直喽，鹏飞他爹抖了一抖，身子留在那里，以为蹿了出去，狂乱的目光突然暴涨，弹了出去，又是抓又是挠，要不是他后退两步，早给撕烂了。鹏飞他爹不正常，常年锁在磨盘边上，疯的地方比不疯的地方多，衣裳也不穿，方便他随时发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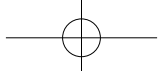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杀猪匠来到城里，下了车，跺一跺脚，两条轻快的腿抖掉乡下的泥淖。径直穿过玉龙桥，来到博宇中学，身子一扭，抬头望见一幅招贴画，很是巨大。招贴里画着个和尚，是同样的巨大，褪了色，接近半透明，几乎把砖墙弹出来。杀猪匠头一回来，天正在下雨，这雨想必也是



和尚招来的，画给淋湿了，像重新画了一回，和尚的袖筒必是藏了一把雨具，不然雨怎么下下来呢。他本是避雨，一进来以为是影院，花了三块钱坐下才辨出是录像厅，坐去一下午看掉三部电影也没遇到和尚演的这一部。你看，每隔一阵他就跑来，像专门为了寻找和尚藏身哪座庙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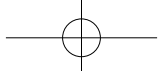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今天很大的太阳，他在录像厅待太久，脑袋发昏，一出门给阳光照得惨白惨白，哪哪都是这张脸。直到他坐上客车回去，也变不出第二张脸。

他在数数，很多人在动，老也数不完，超过九个数，妈了个巴子，总有一个人混淆了另一个人的数。一开始没有很多人，邻座也空着。旁边坐进来老太婆，人数也多起来。老太婆的头发几乎全白，脸皱得像个核桃，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挤走了。她身子蜷缩着，一双小脚够不着地，孩子似的悬着，这么一来她好像是从下向上变老的。他觉着她也在数数，她一直念叨什么，竟然有哭腔，可能是数到自己的时候——替售票员——突然难过地发现少了一人，因为她已经下车了。新坐进来的姑娘很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颠。她年轻得有些过分，杀猪匠都没察觉换了人，惊讶于转头的功夫老太婆怎就变年轻了呢。她的脸年轻得令人沮丧。粉嫩的颈子，瘦削的肩膀，肩膀落下来是胳膊。她穿的洁白的T恤，他只看到她的一条胳膊从短袖里掏出来，客车跳了一下，像从一个人身上轧了过去，其实是跃过一次不小的泥坑。她的另一条胳膊同这一条胳膊一起飘荡了一下，好像突然骨折了一回，软和起来，她的两条胳膊这才给了他正确的数字。杀猪匠始终认为是自己主动坐到她身旁的，尽管她后坐进来，整个车厢热气腾腾，臭气烘烘，只有她像个冰块。他不敢看她，把衬衫的袖子卷上来，目光跟着售票员数人数。售票员已经来过这里，他数给他三块钱，姑娘递给他一张五块钱。她在朝售票员招手，手摇得很轻，轻到没谁看得见。姑娘的手多好看呀，有多好看，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她的算术真不错，不然谁还记得呢。



售票员说：“我知道我知道。”售票员挤了过来，突然的出现，仿佛一下子从两个人之间生了出来。姑娘接到了两块硬币，他看到她的手指，一二三四五，像一个一个掰开她的手指，五根手指。

客车遇到了很多次坑坑洼洼，其中的一次，她的胳膊肘主动抵到了他的胳膊肘，那瞬间，他以为触到了一块冰凉的玉，全身颤抖，皮肤起了无数细小的颗粒。要是她有名字，就该叫申雪，多贴切。申雪是他一个小学同学的名字。他全身都软了，只一块地方硬着。他没有马上离开，也不敢离开，申雪也没有，她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尽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客车转弯的时候，他没有抗拒惯性，往申雪那边倾斜身子，他们的胳膊一寸一寸地贴在了一块。他的皮肤一寸一寸前进，一秒也不停，尽可能远地沉进她的皮肤。他感到愉悦，觉着他一寸一寸进入了她的身体，与她交媾了起来。整个过程他都很克制，控制着匀速，也控制着激动，生怕弄疼了她。她垂了头，头发遮住脸，像是睡着了，却醒着。然而，当手腕结束了胳膊，手指也结束了进程。他的小拇指什么都没遇到，这时，他觉着她欺骗了他，起码欺骗了他的手指。他马上就要射精了，突然有人把他头砍掉了，鸡巴突然就消退了。他于是数数了，六七八九——，他数了四个数，像是他从小没学全十以内的数字。他没看到姑娘的第十根手指，没有伤口，也没有流血，一定是她以特别的手势将这根小拇指藏了起来。她这只手紧紧攥着，原来如是，她把她的的小拇指攥在了手心里，他想。像是发现了她的秘密，他突然惊慌地离开了她的胳膊，胳膊上像给人撕下来一条皮肤，他替申雪感到生痛。这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他看到申雪齐根断去的伤疤，那截去小拇指的地方，像突然降临的怪物冒了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那两块钱把这根手指买断了呢。肯定是意外，伤疤突兀得像多出的一根六指儿，闪着光，比其他地方要硬，也比其他地方洁净，洁净得像一块污渍。他很难过，他想用口袋里的那块肥皂给她洗净，似乎洗净以后，就能重新长出一根小拇指了。



她突然的下车，似乎是不耐烦他久不到站，转身就走，头也不回。车还在开，他什么都不愿想了，没想到还是偷偷给路旁的杨树数了数，数到十一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不是因为他数不动了或不识数了，他发现自己坐过了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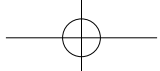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他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好像不是他迟到了，是老天拨快了半个钟头。后头跟一屁股孩子，他骂他们：“妈了个巴子，滚一边子去。”进了院门，看见月牙儿当空挂着，他觉着他把月牙像狗一样关进了院场里。孩子们还在门外狂叫，这一路他没听到狗叫，现在也没有，他害怕起来，因为他想到刚刚路过鹏飞家时没有害怕，一丝紧张都没有，一早离开的时候也是。

他杀了鹏飞他爹那天，也没听到狗叫。

那天他饿了一天，本来没事的，他婆娘骂他没本事，不是男人，是个窝囊废。他赌气没吃饭，撑到下午，有人找他去杀猪。他本不愿去，一点力气都没有，能出去躲一躲也好。第一次到鹏飞家，鹏飞他爹不在家，很令他意外。他并不放松。他又饿了，仿佛他的饿不是一直都在，是随机的。

院场里有不少人，刚好够打两桌麻将，拉拉杂杂，穿得很少，不同程度地笑着，像刚打完一圈麻将，有说不完的话。李鹏飞从人群里走出来，殷勤得不像他，要不是有求于他，林妹妹真怀疑他在耍什么阴谋。李鹏飞又走回去，似乎是故意混在人群里，不想让他找到。他们已经把猪打捆，装进麻袋。他们为什么把猪装进麻袋？他们没有说，他也没问，不然怎会叫他来杀呢，也许只因为麻袋刚好能够装下这头猪。

他在这宽大的院场杀了这头猪。用不着帮扶，麻袋纹丝不动。照例，他一句话不说，取一块红布蒙住，仔仔细细地磨刀上水，给锋利的刀口磨得更锋利。也早揣度好心脏的位置，众人还没看清，他已下刀进肉了。哪里不对劲，他没能杀死这头猪，在他之前猪已经死了。他拔出杀猪刀，没有血液喷出，这把刀就像刚刚从血口里逃出的一条命，垂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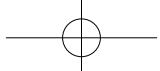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丧气。事情严重了，林妹妹饿得就要飞升了，空气都摁不住他。他们摒心静气地紧张，小孩们跑出去又跑进来，踩死了蚂蚁。李鹏飞表情慌乱，嘴皮颤抖，整个身体都发起抖来，他说：“那不是猪，你杀了人，那是我爹，你杀了我爹。”林妹妹终于知道今天为什么没看到鹏飞他爹了，脑壳里嗡嗡直响，想跑跑不动，双脚如此用力，站都站不稳，像掉进了水里，一个劲往下坠，是谁把他拽了下去。是膝盖，他在膝盖的地方发现了自己，因为他瀑布一样跪了下去，大地在他四周抬升。他伸手去摸麻袋，确实不是猪头，也不是猪身，要瘦，猪不会这么瘦。骗子，都是骗子。

鹏飞说：“叫爸爸。叫爸爸，就饶了你。”

林妹妹委屈地说：“你叫我杀的，你叫我杀的。”他没说出口，喉头咕唧咕唧，他又咽回肚里去了。

李鹏飞说：“叫爸爸，叫爸爸。”

鹏飞跟林妹妹的爸爸长得不像。林妹妹跪在地上，几乎哭出来。他的脸贴到鹏飞的鞋面，这真是一双锃光瓦亮的上好皮鞋。林妹妹嘴里咕咕啾啾，一直干呕，死死咬住了“什么”，“什么”也吐不出来。他们没料到 he 这么快就喊了。像真神下凡，“爸爸”附了鹏飞的身，威严起来。有那么一瞬，林妹妹真以为父亲从棺材板底下爬出来，要揍自己。他们客气起来，像是他的儿子们，恭恭敬敬地送他出门。快要出门了，他觉着自己要永远矮人半截了，鹏飞喊了一声。他不该扭头的，只见鹏飞解开麻袋，抖出一只老鼠。他一定看错了，没有那么大的老鼠，对啊，老鼠应该有多小？谁都知道，老鼠很小，身子小，脑袋小，嘴巴跟着小，小到最大只能咬掉一根手指。是的，他听父辈讲过这样的事，老鼠饿得咬掉过谁的手指。好像大家都忘了。他有点头昏眼花，是饿的，一定没错。那不是老鼠，吃再多也没那么大，那是一匹狗，还瞧了他两眼呢。那匹狗瞧他一定是个疯子，那是奇怪的两眼，然后死掉了。给狗瞧过以后，他再瞧别人也都怪怪的。可是，鹏飞他爹哪儿去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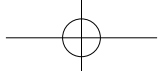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妈了个巴子，该死的电话再不响就砸了它听个响。真叫人着急，早他妈说完了。喝酒？再喝头都炸了。走了？谁走了，早都走了个龟孙，我开个头啊。哪个故事不是从前开的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了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了个故事：从前有座山……没完没了。要不要另起一行啊，从前有个太监，下面没有了……哈哈哈哈哈，开个玩笑，不带急眼的。下面有没有，你说了不算，谁说了都他妈不算。

反正很晚了，我坐在院场里不进屋，抬头望见莹白的月儿。我已经忘了，忘了姑娘的脸，忘了姑娘的手脚，也忘了姑娘的衣裳，只记得姑娘断去的手指，我想那根手指想得发了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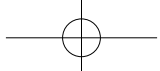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下午时候我就知道晚了，因为多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我没看到名字，突然有个女儿就找他爸爸。她听人说她的爸爸住在一个叫做停刀口的地方，她背着妈妈就出发了。她遇着了小偷老头流浪汉妓女还有大象，是小偷帮她到了停刀口。可那儿啥也没有，无边荒凉，处处瓦砾，连个门也没有。回去路上，小偷给路人绊倒了，就与路人打了架，给警察捉住，铐到栏杆边上。女儿就哭啊叫啊，求求警察叔叔放了我爸爸吧。

要不因为停电，我会更晚。上车之前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并不是要告诉家里我回家晚了，只是想让家里接个电话，家里没有电话。然而，街上到处都是电话，无论哪个方向只要走几步，就会冒出一个电话亭，这些电话亭仿佛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遍布大街小巷。偶尔，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到电话铃声，是某个电话亭的电话响了，我总被吓到。不是停电了吗，电话怎么还会响。我鼓起勇气，接了电话，说：“喂，你好。”没人说话，我听到电流的嘶嘶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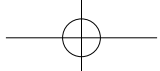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夜晚更晚了，再晚一会就该睡了。到处都朦朦胧胧，什么都看不清楚。家门是从里面扛上了。我转身去墙根尿尿，好像我真的为了出门撒尿，又回去的。是不是因为没力气，我忘了今天又一天没吃饭，比去鹏飞家那天多饿了一截肠子。屋里亮着灯，透过门缝我什么都看见了。实在难以启齿，叫谁都不好意思。

房间的水泥地泼了水，也架不住热啊。吊扇坏了吧，小婉去洗脸，也不用毛巾擦擦。刘海贴到额头，滴着水。小婉问，“你不洗一洗？”小婉又去，衣裳毫无廉耻轻易脱净了，丢进洗衣机，一摞便动。小婉接了半盆水兜头浇下。“肥皂递我一下。”鹏飞嗯嗯，就不起身。“就你后头，碗里那块肥肉便是。”肥皂就剩薄薄的透明一小片了，莹绿莹绿长霉了吧。小婉湿淋淋的手捉住鹏飞的手，才揪到肥皂，才把鹏飞点着了。鹏飞脱也脱不洁净，把个衣裳撕烂算毬。小婉说，“不急不急。”洗衣机滚筒把水滚完，咣咣脱水。小婉溜肩半耸屁股提上洗衣机了，整个人隆隆地晃。小婉叉开了腿，蹚开镇子的火车好像从她胯下轻易开了出去。鹏飞的裤子褪到膝盖，抽出两根大腿，一张高高的脸飘在上头。小婉摇摇荡荡，双手抓举横杆，老也掉不下来。屁股边上的洗衣机放了一只碗，碗里盛着半碗液体。他们交媾的过程，接壤水龙头的塑胶管嘶嘶漏水，滴滴嗒嗒，都滴进了碗里。碗底咯咯噎噎往洗衣机的边沿跑，碗的水漾起碎碎波纹。洗衣机脱完水安静了，皮肤的颤栗从那条缝开始由内向外翻一次，再翻一次，无论把脸推翻几遍，她都是小婉。小婉伸长了长长的脖子，闭着嘴，发出呜呜的响，这便是火车远远的要来啊。小婉着魔似的翘起双脚，其中一只勾住毛巾，送出这场交媾之外。月光透窗打来，照不在他们身上，只一小块四四方方的月亮掉地上，像四四方方一盆泼上去的。小婉不似平日般撒泼，鹏飞也不似先前那般可恶。他们两个一个比一个认真，像锯木头，都抢着使劲，那劲头，那力量，似乎每一次拉扯都能从对方身上夺下一个性器来。窗外的晾衣绳上明明垮垮地挂了两个衣架，晾衣绳是锈的铁丝，紧紧绷的，几乎绷断了。鹏飞



的东西意外掉了出来。我看到好大个一只屌啊，惊讶地斜长在一个可笑的地方，我不知道鸡巴可以大到这种程度，大到这块身体毫无存在的必要。鹏飞好像还不知道，还在使劲，他大喊：“快叫，快叫啊。”小婉说：“叫什么，叫床么。”鹏飞说：“叫爸爸，叫爸爸。”

我老远看到家里亮着灯，轰然闯了门去。女儿端庄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没一丝紧张。明明是我回家，女儿张口就来：“爸，我回来了。”女儿站到沙发上，双脚陷落了。她穿的小小花裙，缝了花边的。我慈祥地看看女儿，说：“在家也要多穿一些衣裳，整整齐齐多好，不然会着凉的。”女儿哼着歌儿，斜斜歪歪跳着。我吓坏了，她手上那条长长的、黑黑的东西好大一条鸡巴啊。我的声音陡然尖尖的、细细的，很怪，如今我的声音竟也能拐弯。对女儿就该如此温柔。女儿说：“爸爸你的嗓子？”我咳了咳，说：“不要穿鞋踩到沙发上。”女儿说：“我都等了一天了，你怎么才来。”女儿刚刚上完幼儿园，还不到上小学年纪，我便给她又上一回幼儿园。女儿很气，嘟嘴不理我。不隔两天她又黏我，缠我过家家。女儿说：“爸爸你做爸爸，我做老婆，我们过日子好不好。”过完家家，我凶起来：“作业做完了吗？”女儿说：“今天老师布置作业很奇怪，问家长是什么座的。爸爸你是什么座的。”我说：“猴子座的。”女儿说：“你要赖那是属相，爸爸该你问我了。”我说：“你什么座的啊。”女儿说：“我是调皮做的。”女儿咯咯笑了，“爸爸你上当了，老师的作业要我们回家做一件东西。”我问：“做什么啊。”女儿说：“你该问用什么做。”我问：“用什么做啊？”女儿抓举粗大的一条，“喏，就是这条嘛。”原来不是鸡巴，是条橡皮泥。女儿坐到桌边把长长一条橡皮泥揉面一样，团成一团，做个圆滚滚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啊？”女儿说：“这条长虫就是白娘娘。”女儿坐到桌边把长长一条橡皮泥揉面一样，团成一团，做个圆滚滚的东西。我说：“这是啥啊？”女儿说：“这是蛋啊。”我说：“白娘娘下的蛋，分明蛇蛋嘛。”女儿咯咯笑了，“你上当了，分明鸡蛋嘛。”我问：“下蛋的鸡呢？”女儿说：“鸡在鸡蛋里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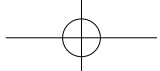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女儿随便捏了鸡蛋三下，鸡蛋变作了一只鸡，又随便捏了两下，鸡变做了一只兔子，女儿不满意又捏三两下，兔子变做了只猪。女儿说：“这是只猪，这只猪要能卖十万块就好了，这样黑脸叔叔再来爸爸就能还钱了。”我一阵酸楚，难过地说，“是啊是啊。”女儿把猪捏扁了揉揉，变做了一只猫。女儿说：“它不是猫。”我小心翼翼，“那还是猪？”女儿说，“爸爸，是我啊，你看啊你看我是不是一只橡皮泥。”说着女儿把橡皮泥揉啊揉团啊团就团到自己身上了，橡皮泥把女儿渗透，一点一点团成了一团，真把女儿变做了一团巨大的橡皮泥，滚落沙发了。女儿变做了橡皮泥，女儿还会说话。我知不道女儿没有嘴巴，哪里发音。女儿闷闷地响了：“爸爸你看我你看我做你儿子好不好。”此等严重时刻，我居然想撒尿，就出了门，可我不能抖一抖就很快把尿撒出来了。再回去时候，门严严实实关紧了。

夜晚跟白天一样热，门缝像一根棒子把我楔了出去，我又退回院场。搁院场头转了两转，发觉自己没有想象中的熟悉院场，多转了两转，才进厨房取了杀猪刀。我在月光下磨刀，刀光闪闪，月牙儿也一闪一闪，好像这把刀是从天上借来的月亮。蹲到门槛边，静静待他们完事我才一脚踹到门上，门似乎很硬，与墙一样硬。我扑上门，像个囚犯扒在门缝，大喊：“开门，开门。”

小婉开的门，她赤裸着上半身，两个乳房像突然出现的大雾来到我的眼前。屋内灯光盛好，我能清晰看到每一件家具。鹏飞站在后面很远的地方，裤子还没提上。面对他们，我很为自己的穿戴整齐羞耻。我手持杀猪刀，挡在门口，说：“我杀了你。”

墙还是硬的，尽管内翻了进来，小婉走了进去。小婉觉着委屈，坐在地上撒泼哭了，哭不大会，想到我要杀的也许不是她，就不哭了。

鹏飞瞧见杀猪刀。他知道，我的刀磨得真快，什么都杀得掉。鹏飞呆了一呆，裤子堆在脚边。褂子挂到椅子，一只袖筒扯掉似的，拖到地上。鹏飞噗通跪下，说：“都怪我一时糊涂，就饶我这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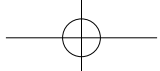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我把鹏飞晾在一边，冲着小婉，我说：“为什么要在家里，不在理发店？”

鹏飞说：“都怪我一时糊涂，保证不会有下次了，保证保证，我写保证书。”

鹏飞从女儿的数学作业本撕下来的一张纸，铅笔的笔头有女儿牙齿咬过的痕迹。鹏飞蹲下身把纸铺在膝盖上，纸上都是字，他就铺到背面，第一笔便把纸扎漏了，他又取来作业本垫到膝上。却写不下去，他突然沮丧地说：“我，我不认字。”我抽来那张纸，团了一团，朝皮鞋抛投。鹏飞看到纸团碰到门框又弹了回来，滚到门边，又被弹了一道，滚到他赤的脚边了。

要我饶你也罢，我与小婉说。小婉难过得什么似的。鹏飞说，“要我做牛做马都好。”我说，“不要你做。”我对小婉说，“你来做，你做我女儿好不好。”我也奇怪，我竟然低声下气地求小婉。我把碗拿开放到电视机上面，碗早就清净了。我把洗衣机打开，小婉的衣裳也给绞干了。我一件一件给小婉穿上，说，“做我的女儿，就要多穿一些衣裳，整整齐齐的多好，不然会着凉的。”我说：“我们来演戏，我演我，你演我的女儿。”鹏飞想走，我说：“你就跪着，你演观众啊，哪有没有观众的戏呢，一个观众也是观众嘛。”鹏飞跪到地上，身子簌簌地直，像一把没人坐的椅子坐在那里。我重新回到门外，关好门，准备突然闯进门去。做戏就要做足嘛。从我进门，女儿就狡诈多变。我十分溺爱这个女儿，放任她变作鸡蛋变作兔子变作猪还有变作猫。她还没变作猴子呢，她就哭起来。因为要演出《三打白骨精》，也因为她变的好老师要她演白骨精。女儿说：“我是猴子啊，七十二般变化也还没变完，怎么能是妖精呢。”我安慰她：“猴子会变嘛变做妖精不在话下。”三藏呢？来来来横三你来客串一下三藏吧，都有个“三”字嘛，不会又有什么关系呢，枯木头总会吧。说着女儿变做妖精要变的女儿魅惑三藏。给我一棒打死了。女儿说：“你要赖，你不是悟空。”我说：“我有棒子啊，能变大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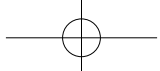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小。”妖精又变做妈妈，也给我一棒打死了。妖精变做爸爸，给我当头一棒，又敲死了。猴头抽走妖精的身，委实委屈，涕泗落泪，摇身一晃变做了林妹妹。我瞧在眼中，心里大骇。我才是林妹妹啊。我说：“你是假妹妹，我才是真妹妹。”这个假妹妹也不狡辩，只说欺负二字，又把眼框儿圈红，汪汪滚下泪来。我当即大怒，“哪来的妖精。”刀梢儿一拨，把个假做的林妹妹豁然砍了头。我左手提个血淋淋人头正要发愤，真是扫兴，我居然想撒尿，就从戏里走了出来，踏了头一步，发觉我右手竟然还提了杀猪刀。我知道，我的刀磨得真快，什么都切的掉。

从个戏台子上意外掉下来，假的林妹妹挂就挂吧，泪也哭干了。我的衬衫干干净净，偏头瞧到戏台子，没有血糊一地，同样干干净净落了件东西，近身瞧了。便是小婉脖子上挂的莹绿莹绿一块玉，像她落的泪，给一截红绳圈过，胡乱缠在地上。

举了这般高，走了这般久，提的我手也酸了，我便把假妹妹这颗头装回小婉脖子，舍了搭下的这条长袖绑绑结实，竟然复活了假做的林妹妹。头颅下挂的身子软绵绵一条，当真是个累赘，就给摆到沙发里了。

光光砍了假林妹妹的头还不证明我是真林妹妹，我那只小的可怜小蘑菇啊，调皮地一跳一跳，眼看要跳落下来。亏我手快，马上握住了，手淫起来。没多久，什么东西好大，大到我囫圇个儿缩到椅子底下了，我极力地克制着，以为自己要死了，尿线又高又细，锯疼了马眼。尿一半便塌了，几滴尿像费劲卸下来的弹簧，蹦出老远。我一刻不停，小东西硬得像两倍的子弹，击穿了我的天灵盖，啊，真不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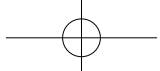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小婉不再说话，身子陷到沙发里，只管眨巴眨巴眼，她知道她丈夫就是花两个八百块也买不回来了。她看到我当机立断，一刀切掉了我的鸡巴，鹏飞也帮我看到，手也染红了。他安静得像块面包。切下鸡巴之刹那，我没觉到疼痛，仿佛终于射精，用力之猛，不小心把个鸡巴扯掉了，差点死了过去。鹏飞的嘴张着，替我发疼，似乎我切掉的不是我的鸡巴，而是他的舌头。他的嘴巴干净得像从未说过话，喉头涌动，发出



可怕的咿咿呀呀，仿佛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水里，突然长出许多条手臂伸出她的嘴巴。

我站到原地，胯下的伤口嘀嘀嗒嗒往下滴。墙似乎有点多，围了我。鹏飞还没从戏里出来，他的脸冲到我肚脐的位置。真是可怜，这个观众不知道他也即将参与演出了。我拣些干草裹住鸡巴，走了过去。鹏飞以为我让他叫呢。叫什么呢。我想粗声野气来着，竟然尖尖的、细细的。鹏飞还没从戏里出来呢。他看到我女儿的头颅给我血淋淋悬到半空，眼藐藐嘴也藐藐，不屑死了似的。不晓得横三怎么从女儿嘴里叛逃出来(竟然还活着)，突然插嘴说，“你说了啥。”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了开，门外大夜无疆，直涌到门口，不知哪来的鸡蛋也滚到屋外，不该碎了吗。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我想起小时候，生平没见过这么奇怪而大的夜，仿佛一只巨大无比的绿蛙趴在门口。我走到门外，要把鸡蛋捡起来，是一团纸团，来不及看纸上写什么，偏偏横三打落了。他说：“你到底说了啥啊。”横三呲着牙，咧个嘴，这黑面无常好一番红口白牙，我忍不住举箸敲了过去，我说：“张嘴。”

2019.03.29-31



高渐离

周云蓬

高渐离起初只想有生之年过上太平日子，做个平凡人，吃肉喝酒了此残生。

他们那一拨人的热血，都给了荆轲。荆轲失败了，他们也该随之销声匿迹了。他隐姓埋名，替一户官宦人家扫院子。太阳出来，就拖着扫把，一下下地扫，忽而激愤地快扫几下，忽而颓唐地缓慢挥洒。把蝼蚁落叶通通扫尽，如驱六国残兵。本来可以这样过下去，一直到汉朝，也许那时候，再出来，还能荣归故里。

刘邦是很敬重他们这一代人的。

可他能忍受平庸的日子，能忍受麻木的脸，就是不能忍受平庸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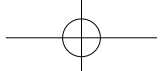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那天，主人家宴请贵客，厅堂上有人击筑唱歌。他低头扫院子，越扫越慢。难道谁都能击筑吗？他拄着扫把，仰天喟叹。

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丢下扫把昂然上堂，忘了尊卑礼仪，指出这筑不是这个击法，要有轻重缓急，轻如鸿毛，重如泰山，可以浮光掠影，可以生死相搏，有的时候，甚至要打破常规，快一霎那，迟一霎那，期间微妙处，全凭心绪的涨落。

厅堂上，鸦雀无声。有个贵客，长身询问：先生何人？

高渐离转身回房间，换上他当年易水上送荆轲穿的礼服，轩昂地再次步入厅堂。满座骇然，主人奉上筑，高渐离接过，宛若抱情人入怀。

那是怎样的音声，仿佛把钱塘潮引入池塘。普通的茶余饭后的小



耳朵小心脏，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撞。

稀里哗啦，酒杯落地烛光明灭，满座主宾呆若木鸡。

他打破沉默，小声说：我是高渐离。

从此，他的音声和他的名字开始流传开来：高渐离还活着。

始皇帝知道了，他派赵高去，把高渐离找来。他已经听腻了秦声，总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现在迷恋楚国迷幻飘渺的音乐，齐国堂皇庄重的音乐，他也想听燕赵悲歌。他把那么多死赐给别人，但自己再也没有遭遇过死的恐惧。只有荆轲让他恐惧过。荆轲扯住他袖子那一瞬间，死神跟他面面相觑。荆轲是个大丈夫，值得他敬重。他讨厌那个躲在后面的燕国太子丹，就会流别人的血，报自己的仇，只不过是胆小的伪君子，死不足惜。

如今，高渐离还活着，那是荆轲的好朋友。荆轲的残魂，将会附在高渐离身上。他想再见一次荆轲。

赵高见到高渐离，第一句话就说：我是赵国人，全族长辈，在长平之战中，都被白起活埋了。沉默了很久，他说：天下是始皇帝的，你逃到哪里都没用；走吧，始皇帝要听你击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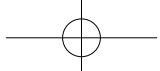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这个国家崇尚黑色，五行属水；周，属火德，秦代周，水克火。

他跟随赵高，走到这个黑暗帝国的最黑处——始皇帝的阿房宫。阿房宫是一所黑夜的宫殿，亭台楼阁各抱地势勾心斗角，长桥回廊，就像地底下纠缠蠕动的蛇。始皇帝藏在黑暗深处，只有他要你死的时候，你才能感知到他的存在。

丞相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高渐离和荆轲一样，是天下闻名的勇士，提防他借此为荆轲复仇，皇帝如想听他击筑，必须先熏坏他的双眼。

赵高亲自践行。高渐离成了个盲人。

赵高牵着高渐离上台阶下台阶，跨门槛，拐弯再拐弯。走进了一所空旷的大殿。他要在此为始皇帝击筑。起初，宏大的回声，把高渐离自己都震撼住了。



过去，他是在观众们的脸上看到他音乐的回响，惊讶的，激动的，羡慕的。他看到的是水面波纹荡漾，那是他音乐的大石头投下去的结果，这让他有荣誉感。自己的价值，就是让这水平如镜的湖面波涛汹涌起来。如今，他看不见了，他的音乐代替了周遭的日月星辰。原来每一声击打，都那么惊心动魄。

丞相李斯向皇帝进言：高渐离击筑的时候，皇帝不要发出声响，盲者可以靠听觉判断方位。这也是潜在的危险。

高渐离击筑时，大殿内外鸦雀无声。没有人喝彩叫好。

一曲唱罢，有人无声地端来一大盘猪腿、羊腿，还有几大碗烈酒，放到他手边。这证明皇帝听美了，很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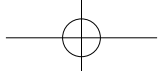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本来，他是可以这样活下去，有酒有肉，给皇帝唱唱歌，一直到天下再次大乱。然而，连着几个晚上，他梦见荆轲，他们在燕国的街市上，喝酒，唱歌，喝醉了就旁若无人地抱在一起哭。醒来，他想那般好光景里，哭什么呢？是预感到生命来日无多？是预感到六国即将覆灭，万马齐喑千人一面四海之内异口同声的时代快来了吗？

没办法苟活，一切还没有结束。他必须干一把。就像音乐需要最后一个强音，一锤定音做个了断。要不然，像爵士乐一样拖拖拉拉的，没完没了，一直挨到心如死灰。最后，都不知道何为结尾。

高渐离把筑灌满了铅，他亲手毁掉了心爱的乐器，把它变成武器了。

多少天的演奏，他已经摸索到了大殿里的情况。通过他击筑时候在场人的呼吸变化，他能觉察到：皇帝的嫔妃呼吸是轻轻地吹气如兰，音乐高潮时，她们的喉咙里会发出小动物似的哀鸣，只是短促的一小声。那些身经百战的武士，呼吸深沉悠长，音乐紧张时，也只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大殿里唯一的没有呼吸的方位，就是始皇帝所在。那个一句话可让千万人头落地的怪物，他必然是一座冰山，不敢动，不哭泣，不笑也不哭。就照着那个方位掷过去。

赵高来找他了。赵高说，我知道你准备干了，但是你的判断不见



得准确，始皇帝坐在哪儿？明天，请你唱那首风萧萧兮易水寒，我会随着节拍呼吸，这支歌我很熟悉，到结尾，我会摒住呼吸，眨两下眼的时
间，你一定能听出来我的方位，我站在始皇帝身后。临走，他回头说，
全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高渐离动摇了，他觉得赵高如果想出卖他，有一千种方法。不需要
这样。

第二天，高渐离拿着他的变沉重了的筑，走进大殿。他没有像往常
一样击筑，就那么扯嗓子有腔无调撕心裂肺地高喊：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十年了，他重唱这歌，比十年前唱得还好。这一次，歌是为自己壮
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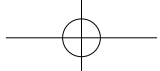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整个大殿里的呼吸随着歌声急促起来，就像山风吹过树林。他觉察
到，曾经无呼吸的寂静的空白处，始皇帝竟然被触动，也不由自主了。
如按原计划，他真无法判断那个怪物坐在哪儿。幸好，他听到一长串的
呼吸深深浅浅合着他的节拍，等到最后一个字唱完，那个呼吸停顿了眨
两下眼的时间。高渐离朝着那个方位投掷手中灌满铅的筑，桃榔一声，
他心爱的乐器一声大响断成几截。

第一次，他听到了始皇帝的声音，响起在另一个方向。始皇帝笑
了，先是短促的如深夜猫头鹰般的窃笑，接着升高成旷野里的狼嚎，震
得梁上的灰尘下雪般落在他脸上。

赵高一直想，怎么能告诉九泉下的高渐离自己的想法呢？

如果，你当时杀了始皇帝，那么即位的会是太子扶苏。扶苏宽厚
仁慈善于纳谏，他跟执掌兵权的蒙恬关系密切，如他做皇帝，秦国将有
可能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至少，我有生之年看不到它的灭亡。那可不
行，所以，你不能杀始皇帝，尽管你和荆轲都是我敬重的好汉子。

看我的复仇多美妙，你刺杀始皇帝失败后，他再不敢接近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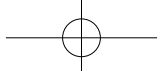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越来越疑神疑鬼，只信任我一人。在沙丘，我怂恿胡亥威逼利诱李斯篡改了始皇帝遗诏，赐死了扶苏、蒙恬。接着弄死了李斯这个狡猾的大老鼠。逼迫能打仗的章邯，投降了项羽。二世胡亥也让我吓唬得自杀了。秦国朝野上下没人了。马上，刘邦就快进入函谷关了。我的日子也不长了。全天下人都恨我入骨。

你的复仇，也就是街头小混混打架斗殴，什么我剁你手打破你的头。匹夫之勇。我的复仇，那真是放眼天下的大手笔，鬼斧神工撼人心魄，跟你的击筑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了，我要去秦王子婴那里去了，小娃娃设下圈套要杀我。这点小伎俩我能看不透吗？反正，死谁手里都是死，给这孩子点面子，让他高兴高兴，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忘了告诉你，项羽坑杀了二十万秦军，那些被活埋的赵国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回该我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请你在地下为我击筑吧。

2019.3，于大理



西夏旅馆

尤文虎

其实这个旅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是靠着公路的那一面破墙上，门左手写着一个很小的“西夏”，右手边用白色刷了看起来正规些的“旅馆”，字都不一样。

但是，非住不可。这是天黑之前唯一能看见的旅馆了。

推门进去，没人，喊，仍是没人应。穿过后门，到了院子，不远处一个小房子亮着灯光，是个厨房。烟气缭绕，两个孩子坐在小板凳上望着锅台，一个女人正在炒菜，电鼓风机吹得嗡嗡响，难怪听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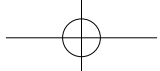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还有房吗？”我大声喊。

“啥？”女人扭过头来，手上却继续翻炒。

“我说还能住店吗？！”

“哦，有，靠公路三间，随便找一间住吧。”

我只好自己返回来，选了一间稍微干净点还有暖水瓶的，就着温水吃了一张包里的白饼，然后洗漱，躺下。



这一天我原计划搭一个远方堂哥的卡车回家过年，但早上他突然想起有个事没办好，要返回去，带着我又不方便，就把我半路扔下，顺路一指，说：从这往前走，有四、五家旅馆，随便住下，我去办个事，快则一天，慢则三天，肯定回来找你！然后卡车突突响，走了。

我沿着他说的方向走了三、四公里，确实有四、五家旅馆，但都关门了。大过年的档口，这荒芜的戈壁，一条狗都难见。又走了很久，才碰见这个西夏旅馆。

我斜躺在床上想着这一天的事，突然门响，起身开门，黑乎乎的什么也不见，探出去看，迎面撞上一颗白头，吓了一跳。

“弄吗？”一个女人，是傍晚做饭的女人，只是惨白的粉底和红嘴唇大概画得匆忙，从阴影里的脖子上面突兀出来，有些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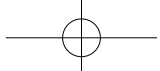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她似乎怕我没听懂，又缓和了语气，问：“那个，弄吗？”

“算了。”她的意思我懂了，但今天确实走累了，二来也被她吓到。

可是，看她扭头走远，又觉得小腹有些热胀。

第二天上午被太阳晒醒，这迎东靠路的砖房，连个窗帘都没有，躺也躺不住了。我披上棉衣出门，地上没有一粒残雪，今年一直干冷。

女人已经早起来了，坐个小板凳在路边阳光处洗衣服，大塑料盆冒着热气。两个孩子却不见，大概还睡着。



“米汤在厨房锅里，碗在柜子里，馒头在案板上，咸菜在盆下面。”她很早就发现我出来了。

“哦，昨晚房钱还没给你呢。多少？”我想起昨晚的事，多少有些尴尬。

“30一天，饭另算，住几天？”她却很自然。

“倒不贵。说不好几天，一天一天来吧。60元能管住每天的饭吗？”我这才仔细看了看她，不好看，也不丑，不胖，也不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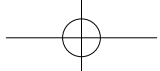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饭不好，管饱。”和夜里相比，这太阳光真是神奇，把一个女人，照回了女人样。

我从兜里掏了一把钱，数了三遍，确定60元，交给她，她也不数，湿手接过，塞进围裙的口袋里。我站了会，想了想，没话说，索性回去吃早饭，依旧穿过后门，到了厨房。

果然如她所说，一切停当。我搬过小板凳坐在案前，灶膛的柴火还冒着红芯子，掀开锅盖，一股白气罩住房间。汤热馒头软，包菜辣子腌得清脆，连喝三碗汤，一身热汗。

我突然觉得世间美好。勤快利落的女人，总有办法把世上任何一个荒芜冰冷的地方，变得温暖。

吃过早饭，我跟女人交代，午饭不回来吃了，我四处逛逛，傍晚回来，一起吃饭。女人笑笑，说戈壁都一样，门口就看了，不用走远。我说，待着也是无聊，走一走吧。



傍晚回来，女人刚好把饭菜上桌，见我进门，倒像是很熟悉的样子了，说：“猜你该回来了，快去洗把脸，中午没吃，晚上给你加个菜，还有酒，能喝吧？”

“能喝一点。”我笑了笑。

洗过上桌，两个孩子也一起吃，大的一个男孩，五六岁的样子，小的女儿，三四岁，都还干净，也不闹腾。

“男人呢？”喝了几杯，我似乎有了兴趣了解女人的事。

“没有。”她不喝酒，却不停给我倒。

“那这娃儿？”

“大的叫和和儿，我姐的，这个店以前我们俩开，她前年嫁人，去了贵州，带着娃娃不方便，留下了。小的果儿，我的，快四岁了。都没爸。”

她没有再细说，但我已经知道，两个孩子，都是路人留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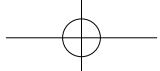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你呢？”她突然问我。

“光棍儿！”

“还年轻么，不着急。”

“三十三了。”

“哦，那大我四岁……”



话突然聊完，屋子里又安静下来，两个孩子还在吃，吧唧吧唧。

我又干了喝了几杯，有些恍惚，放下筷子，说睡，就离桌回了。女人不搭话，麻利的收拾了碗筷，轻声对两个孩子说，快。

晚上我躺在床上，等着女人重新敲门，想着这一次一定开门让她进来。可等了很久，门也没响，而我酒劲又上来，不知不觉睡着了。

又是一天。

堂哥还没来。我还是早起喝汤，中午出门闲逛，下午回来。顺便帮女人修了一个房门把手，换了个电灯泡。晚上照旧吃饭喝酒，闲聊，这次倒是话多些，酒反而喝得少。两个孩子和我已经熟了，吃饭竟靠着我，我摸一摸他们毛茸茸的头发，真是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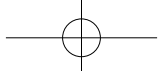
女人说，这条公路曾经热闹，大车小车都过，后来附近通了高速，车就越来越少了，戈壁上吃水吃菜都难，小旅馆都搬走了，送菜的车都很少过来。她迟早也要走，只是这里住习惯了，还没想好去哪里。我说，我倒是跑的地方多，哪里都能习惯。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女人呢？”女人问。

“也可能就是乱跑耽误了，说不好，就是没找上。”我又问，“你呢？”

“一样。也可能是常不出门耽误了，也可能是这两个孩子。”女人说。

然后我们又聊了聊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几天都不走。聊了聊我



362 《今天》总122期

们都已很早就死去的父母，聊得两个孩子都睡着了才散。

洗漱后，我躺在床上，试着睡了几次，没睡着。不知道今晚房门会不会响，女人会不会来，也不知道如果明天天亮了堂哥来，我会不会走。

2016.10.10，初写

2018.4.12，小改

